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无名箫

(上)

 **BOOK**
网络资料 非商业

内容提要

群山环抱之中，一座荒凉的寺院，名满天下的中原五义在这里秘密聚会，谁知无声无息间身中剧毒，相继倒地；西域武林高手与江南大侠在荒寺决斗，双方搏击正酣，一声长啸，一青衣蒙面人飞落场中，其人武功通神，场中数十名高手尽被搏杀，少年侠士上官琦，目睹两场惊变，不料与青衣人狭路相逢，被一掌打落悬崖；一种莫名的箫声，使迷惘中的上官琦萌发了求生的意志，循箫声会见一残腿怪人，并拜其为师，苦练神功。受武林各派所推重的闵仲堂突然死去，为查其死因，数百名武林人物到闵府吊唁，谁知祭奠大礼原是一个阴谋，这些人全被留名记死簿中。阴险毒辣的滚龙王，凭其高超的武功和智慧，制造了一个又一个血案，凭药物奴役了一大批武林人物，欲图灭掉各派，独霸武林。滚龙王义女连雪娇幡然悔悟，联络各大门派同滚龙王展开了武功和智力的较量，但她同时又陷入了与上官琦和袁孝的感情纠葛之中……

该书立意新颖，故事性强，情节紧凑，悬念迭起，语言简练，是新派武侠小说中甚值一读的名作。

为卧龙生真品全集写序
中国武侠小说 宁宗一
研究会会长

金秋北京，首届海峡两岸武侠小说研讨会在西山卧佛寺举行。中华各地的著名武侠小说作家、评论家和出版界人士齐集一堂，共同探讨中国武侠小说的地位与价值，探讨 20 世纪 90 年代武侠小说创作的趋势和走向，这无疑是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盛会。根据大会组委会的安排，决定由我来做开幕词，尽管我知道这是一般学术研讨会的通例，但它还是“逼”我思考了一些问题，所以我的发言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侠和儒的文化心理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影响，并渗透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前贤和时俊大多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中潜藏着儒的影响，而民间社会中的平民百姓又多闪动着侠的影子。其实，在众多知识分子中间，对侠也同样独有深爱，所谓“欣赏其斑斓的色彩与光圈”也，事实上，侠的精神与对侠的崇拜，已积淀成中华民族的“一种寄希望于痛苦之中的遗传基因”了。而武侠小说的生成，可能就是这种“基因”的物化。

这段话我确实是有感而发。在我任教的大学中，无论文科还是理科的学生中都拥有一大批武侠小说的读者群。而博士和硕士诸生中更有同好。至于教师群更不分老中青，都能找到同道。我个人的欣赏趣味固然不足为凭，但武侠小说拥有一个较高文化水准的读者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武侠小说并非如一些宣传文字所言，都是格调不高，乃至导人向善的坏书，并非只能对无知青少年“卖卖野人头”。当然，谁也不否认，武侠小说中也有高下之分，也有把“武”渲染成血淋淋的暴力，把“侠”写成恶棍等等劣制品。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喜看高水平的武侠小说的热潮却长盛不衰，这，就自有其社会心理方面的诸多原因了。所以在我那篇即兴的“开幕词”中，说出了我读那些武侠名篇的审美感受，而目的仍然是为还武侠小说以应有的文学地位大声呼吁：

……这种英雄文字最有价值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想象力的丰富和情节的传奇性，更在于那文字背后含茹的精神气质，以重然诺、讲气节、轻生死、蔑视封建王法、救人厄难、惩办奸宦、热爱祖国河山等等。因此，在传世的武侠小说的杰作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刚毅、蛮勇、有力量、有血性的世界。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可能不是文化上的巨人，但他们却往往是性格上的巨人。这些刚毅剽悍、勇健的斗士，富于个性，敏于行动，无论为善还是作恶，都是无所顾忌，至死方休。它们往往诱发读者十分强烈的感情：或促人奋发昂扬，或迫人扼腕悲愤；或令人仰天长啸，或使人悲歌慷慨。这正表现了杰出的武侠小说作家的一种人生气度，即对力的崇拜，对勇的追求，对激情的礼赞。它使你看到的是刚毅的雄风，是男性的严峻美，是巾帼的豪情。这美就是意志、个性、热情和对理想境界的不断追求。这无疑是另一种价值准则的判断，而这恰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壮美的一面。

令人十分快慰和兴奋的是，'95 北京武侠小说研讨会暨首届武侠小说创作大奖评比活动刚刚结束不到两个月，我就确切地听说西安的太白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卧龙生先生的武侠作品全集，这无疑是继海南的梁羽生作品集、三联的金庸作品集和珠海的古龙作品集后的又一庞大的工程，这对于喜爱武

侠小说，特别是对卧龙生情有独钟的读者来说，不啻为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举措。略熟悉出版界情况的读者，大都知道，卧龙生先生作为台湾武侠小说作家中早期即著名的“三剑客”之首，他的大名当然具有强大的诱惑力，所以盗用“卧龙生”之名出版的武侠小说真是络绎不绝，甚至有越演越烈之势，以至真正的卧龙生饱受声名之累。太白文艺出版社此次经过认真清理，又经卧龙生先生亲自认定，出版这样一套卧龙生真品全集，真乃是功德无量的事。从客观意义上说，这是在武侠小说出版领域的一次打伪活动，也必然是对一切“伪卧龙生”的一次大曝光。

卧龙生作品的整体基调是呈现中国人的灵魂——大勇、大智、大德。正直、真诚、博大、傲岸、深沉、热情是他笔下人物的生命核心和人格力量之所在。卧龙生善于把他的人物置于死神紧紧地盘踞在喉头的生死边缘，或是感情危机的白热点之中，或是与环境剧烈冲撞难以自拔的瞬间，然后去刻画或讴歌他们的搏斗、追求、夺取，直到人物战胜对手和战胜自我，从而登上精神新岸。总之，在卧龙生的武侠世界中，有豪气与无豪气，有血性与无血性，有力度与无力度，关键并不在于场面和环境的描写是否火爆，是否有气势，又多么九转回肠，而在于他笔下人物的心灵深层结构中有没有克服迷惘、犹豫和软弱的力的激流。如果我们能深入到卧龙生先生的创作心境中去，我们会感知到，在浑象而蕴藉的艺术风度里，表现出这位著名小说家的一种人生气度，即对人性的礼赞，对正气的渴望，对智性的欣赏，对勇与力的追求。

卧龙生先生的作品多贯穿着对人性的有意味的描述。面对书中几位女性人物，他的笔触能极准确地把握那回肠荡气的情愫，并顺水推舟地把它变成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动力（见《金剑雕翎》、《飞燕惊龙》、《金笔点龙记》、《天马霜衣》）等。同时这也就决定了他的作品的节奏富于变化：时而金戈铁马，雷霆震击，时而凤管鸾弦，光风霁月，紧张杀伐之际，插入抒情短曲，即使着墨不多的几笔粗线条的勾勒，也能摇曳多姿。这种不简单地追求传奇之奇，而写出心灵的真实，是极见匠心的。

卧龙生在他设置的善恶并存、光影交错的大千世界中，总能打破一刀切的常规，写出人物性格的组合性。他的小说人物最成功之处就是把人物的内心矛盾、性格中的冲突、心理上的扭曲综合地表现出来。我特别喜爱卧龙生笔下的不少男子汉形象，他们都被写得十分真切。因为作者能把笔触深入到男子汉气概的内部，揭示内在善与恶的两种人性的交锋，粗犷的外部性格和深沉忧郁的心理特质、外部生活的缺憾和内在心灵的冲撞，交织起大生命的苦痛与欢欣，充满了原始的质感，读后令人心灵为之震撼。见（《剑气洞彻九重天》）

卧龙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国学根底深厚，学识渊博，但他从不把中国文化看作一个封闭的系统，他对新思潮极敏感，不知不觉地对八面来风的新鲜气息已有所吸收。他当代意识极强，因此在说传奇故事的同时，有意识地运用了现代小说的某些技法，使作品在颂美匡恶、除恶扬善的传统立意中，浓淡相宜地融入和泼洒了不少现代生活的哲理色彩。仅就小说技法来说，卧龙生不满足于情节单一的故事，而喜欢采用多条线索，对列式结构组织素材，由单向审视变为立体审视，变封闭式叙事为开放式、辐射式的布局。众多的人或事的交替穿插、时序错位的叙述以及空间缠绵的展示，不单纯追求情节发展的连续性、因果性，所以反而使小说的传奇性更加浓郁。仅从这角度来说，卧龙生的一些优秀代表作完全可与世界高品位的通俗文学读物和畅

销书媲美。

总之，我读卧龙生先生的作品总体感受是：他是以智者的沉思与幽默掩盖着心的沉重，在侠和平凡的人生状况的描写中，升华出他对宇宙、自由、生命、人的玄思默想，正是这些不易一下子为人发觉的深层意蕴，才是他给予他的读者最有价值的审美感应，他的独特贡献也许正在这里。

当然，卧龙生先生的作品并不都是成功的，即使成功之作，也如研究者所说“因为其经常涉及杂学的解释而枝蔓较多，略显杂沓。”另外，卧龙生有时在追求量时而忽视了质的标准，粗疏、简陋之作也有一些。当然任何作家都有得意之笔，也有失意之笔，不过不尽如人意的瑕疵，毕竟不能掩盖卧龙生的实力和成就。人们毕竟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认识到了他的襟抱、道德、学问、才气和文章。

1995年11月26日
于南开大学寓所

前言

在我国众多的小说题材中，武侠小说是比较突出的一种，它山藏海纳，无所不包，天文、地理、人文、数艺，皆入其中，也溶入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传统，辨是非、讲道义，锄强扶弱，舍己为人的侠义情怀，以及正义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尚武精神。

大部分武侠小说的故事内容，浅显明朗、易读易解，事件似是就发生在距你不远的地方，但你如认真的去思维求取，却又迷蒙飘渺，似有若无。我喜爱这种迷蒙的美，也喜欢那如梦如幻的感受，所以，我爱看武侠小说，也看了很多的武侠小说。

看的太多了，就忍不住也写了起来。我从事武侠小说写作的过程，就是这样简单。当然，我也可以找出一个伟大的理想，来美化一下写作的动机，看起来就心怀大志了。

武侠小说容易写，因为它取材容易，只要具有文学创作的基本条件，多看些武侠小说，都可以提笔写作。听到的传奇故事，看到的奇人异事，都可以溶入小说之中，随手拈来，俯仰皆是。是故，武侠小说一旦行销流畅，大批武侠小说就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真是万箭齐发，其势壮观。可惜的是这些大都不是创作者的成品，而是东抄西凑的怪诞作品，牛头接在马嘴上，看的人莫名所以，倒尽了读者胃口。

近年来行走国内各地，发现盗版之风甚盛。这种做法，破坏了原著形象，也打破了市场规范。盗印者旨在赚钱，成书了事，错漏不予补正，也不理会读者反应，不付稿费，劣纸印装，省了很多成本，大量占据市场，形成了劣帮逐出良帮，造成了正当出版商的痛苦，创作者也受到极大伤害。

也有一些好书，借用了卧龙生名字出版，细阅内容，才发觉多本出于名家手笔。这些人已有了良好的创作声誉，想不出盗版者为什么要弃置原作者的笔名不用。

更为可怕的是盗名欺世的伪书，一些黄黑色的作品，内容诲淫诲盗，充斥血腥暴力，文字也粗俗不通，也借用卧龙生名字出版，而且还杜撰了香港卧龙生和台湾卧生龙的区别。事实上卧龙生只有一个，香港的作家群中，也无人以卧龙生作为笔名。也有自认聪明的伪书制造者，以卧笼生、卧龙笙，蒙混耳目，更是画蛇添足，欲盖弥彰了。

这些书非出自一社一地，粗略的查访了一下，竟有十余家出版社参与了制作伪书行列，出书百余部，有六七百本之多，胆大妄为，令人惊叹，对卧龙生个人戕害之深，真是断肠泣血，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亦极可观。

希望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卧龙生全集之后，能滞止伪书在市场横行，不能再以卧龙生之名欺骗读者。彻底的灭绝伪书，恐还需读者大力支持，不买不看，伪造者无利可图，自会烟消云散。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全集，一共三十九部，是我至1995年3月为止的全部著作，排出于全集之外的，均非我的创作。这是个非常明确的界限，希望读者给予支持，指教。

卧龙生
1995年10月于西安

无名箫

第一回江湖惊变

这是个寂静的深夜，一弯残月，吃力地山云层中透射出黯淡昏黄的幽光，天地间一片浑浊，萧萧秋风，吹飘着片片黄叶。

一座耸立在荒凉郊野的古刹大殿上，却高燃着四支粗逾儿臂的红烛，四个衣着不同的老人，分布大殿四角，盘膝而坐。

四人的脸色，都异常严肃，静静地坐着，像木雕泥塑一般，彼此默不作声。

一阵秋风，吹进来浓郁的桂花香味，也摇动了四支高燃的烛光，烛影摇红，光华一暗。

当灯颤复明时，大殿正中，已多出个身着青色长衫，白髯垂胸的老者。

他环视了四周一眼，突然抱拳一礼，高声说道：“有劳四位久候了。”

四个老人连眼皮也未睁动一下，仍然静坐着，恍似未闻这长衫白髯老言之言。

白髯老者微微一叹，自言自语地说道：“往事已成过去，难道诸位贤弟三十年来，仍然难以忘怀此事吗？小兄一念铸错，致咱们五兄弟翻目成仇，虽未自相残杀，但已视若路人。三十年来，小兄为此惶惶难安，无日不为咱们五兄弟和好为念，但因各位贤弟远走天涯，一时间不易寻到，以致小兄心愿难以得偿。流光如驰，一拖就是三十寒暑，好不容易寻得四位贤弟行踪，个别留柬，邀请四位在此相聚，以慰三十年阔别相恩，想不到四位贤弟，竟然仍难谅解小兄这番苦心……”

他自言自语地说了半天，四位端坐老者，仍然不闻不问，连身子也未移动一下。

待他正再说下去，突闻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十二个佩带兵刃的少年，一拥而入，并肩挡在大殿出口。

白髯老者微微一皱眉头，望了十二个少年一眼，只见个个精神饱满，英气勃勃，脸上立时泛起笑意，道：“这些孩子个个英挺不凡，想来定是四位贤弟门下弟子！”

四个盘膝静坐的老者，仍然默不作声。

十二个少年虽都是身着劲装，但各人服色却不相同，浅蓝、鹅黄、银白、淡紫，每三人穿着一色，正好和四角分坐的四个老者服色暗中相合。

白髯老人虽然希望逗得四人开口，事情就好解释，但四人竟似不愿开口，任那白髯长衫老人想尽方法，都难逗得四人说话，不觉间，心中微生怒意，长眉一展，高声说道：“诸位贤弟，纵然不能谅解小兄，也请明说出来，这等的不言不语，实叫小兄难以忍受得了！”

四个静坐老者仍然是动也未动一下。

忽闻一声：“慢着！”三个身着浅蓝色劲装的少年，纵身齐跃过来，挡在那白髯老者前面，道：“老前辈有话，请告诉晚辈们，家师用功未醒，不宜惊扰于他！”

白髯老人陡然面泛怒意，但一闪而逝，刹那间又恢复镇静和蔼的神情，笑道：“你们可知道我是谁吗？”

三个浅蓝劲装少年，齐齐答道：“不管什么人，都不能惊扰家师行功。”

白髯老人突然一沉脸色，道：“你师父可是真的在运功调息吗？”

左首少年回头瞧了师父一眼答道：“家师入定，常常一日夜不食不动，现下还不到一夜时间，有什么稀奇之处？”

白髯老人目光凝注在那身着浅蓝长衫老者脸上瞧了一阵，转过身子，缓步向对面壁角处身穿鹅黄长衫老者走去。

但闻衣袂飘风之声，三个身穿鹅黄劲装的少年，迅快无比地跃入大殿，一字排开，拦住那白髯老人的去路。

白髯老人轻叹一声，摇摇头，又转向身穿淡紫长衫的老者走去。

又是衣袂飘风声响，三个身穿淡紫劲装的少年，急跃而来，挡在那淡紫衫老者前面。

这分据四个壁角的老者，每人都带着三个服色相同的少年，那白髯青衫老人，不管对哪个老者走去，立时就有三个少年拦挡在他的前面，阻止住去路。

白髯老人似是不愿和几个少年动手，缓步踱回大殿中央，目光炯炯环视了拱围在四周的十二个少年一眼，沉声问道：“你们都能确定你们的师父是在运功坐息，而没有意外吗？”

这几句话问得很是突然，十二个少年同时感到心头一震：“不错，家师确实是在坐息运功……”

青衫老人微一点头，道：“但愿你们的说法不错……”

当下盘膝而坐，闭上双目。

十二个服色不同的劲装少年，各自退到师父身后，席地而坐，大殿恢复了原有的寂静。

秋风不断地飘送来桂花香味，摇动着大殿上的烛光，使灯光忽明忽暗。

不知何时，一缕柔媚娇细的音韵，混入桂花香味中传入大殿。

这音韵怪异至极，柔媚细细，若有若无，袅袅的旋绕在耳际，但当凝神静听时，它却又隐去难闻。十二个劲装少年，都听到了这种声音，但却没有一个肯说出来，因他们无法确定别人是否也听到了这种声音，只怕这是自己的幻觉，说出来自己丢人事小，有损师门威名事大。是以十二个人虽然同时听到，但却都装得若无其事一般。

只觉那若有若无，似真似幻的柔柔清韵，忽然变得低沉异常，十二个劲装少年，同时产生出一种极奇怪的感应，似是被人由千百丈高的绝峰上推了下来，向深不见底的绝壑中沉落下去，既无法挣扎，也无法喊叫出声，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当几人醒来之时，天色已经大亮，蜡烛早已燃烧净尽。

大殿正中端坐的白髯青衫老人，不知何时已去。

他们相互望了一眼，各自把目光投注到师父脸上。

四个分据壁角，服色不同的老人，仍然静静地坐着。

也许是为了师门的威名，这十二个劲装少年，虽无敌视之心，但彼此之间，谁也不肯先对谁说话。

他们对青衫白髯老人的突然离去，心中都感到莫名的惶然，二十几道眼光，不时地投到青衫白髯老人坐息的地方，似是想从坐息过的地上，找出点蛛丝马迹……

这是一个十分微妙的局面，十二个劲装少年，都觉出情形有些不对，但谁也不愿先把师父唤醒过来，彼此瞧来看去，心中虽然紧张无比，但却无一人开口说话。

原来这十二个少年，自随师父进入这大殿之后，四个老人就各自选择一处壁角盘膝坐下，彼此之间互不交谈，盘坐之后，各自闭目调息，从未睁眼互望一次。

这等情势，罕闻罕见，这一十二人，虽都常年追随师父身侧，但却从未遇上过这等情事，一时之间，想不出如何处理，担心四老互以打坐比赛内功，是以，始终不敢惊动。

一天时间，匆匆过去，四个服色不同的老人，仍然静坐原处，从来动过一次。

十二个劲装少年，个个急得有如热锅上蚂蚁一般，不停地在大殿之中，转来转去，但却不敢惊扰师父。

忽闻一个身着银白劲服的少年，低声说道：“武林之中，从来未闻过比赛打坐这一门功夫，师父已经一日夜之久未进饮食。这等长时的打坐，不知到底何用？”

只听一个年龄较大之人，答道：“师父常常闭目打坐，数日夜不进饮食，一日夜的时间，岂能损伤到他老人家！”

此言说的声音很大，似是有意让那四个老人听到。

奇怪的是那四个老者，竟然不闻不问，眼皮也未睁动过一下。

转眼间，天色入暮，大殿上逐渐黑暗下来。

十二个劲装少年，分守在各人师父身旁，度过了一天时间。幸好这座古刹，地处僻野，平常之日很少人来，是故也无人惊动他们。

夜色渐深，新月初上，一片月华，透入大殿，十二个劲装少年，也愈来愈觉情势不对，心神惶惶不安。

忽听一个身穿浅蓝衣服的少年，高声说道：“咱们如这样等待下去，不知要到何时为止？如以在下之见，不如同时唤醒几位师长……”

他话还未完，这时有个身穿淡紫服色的少年接道：“此言不错，咱们纵然有耐心再等下去，只怕也难等出眉目，以家师的内功而言，一经打坐入定，耳目就特别灵敏，咱们这等高声谈论，岂有不闻之理？”

十二人你言我语地说了半天，才同意一齐唤醒那分据四处壁角的老者。

但见十几人以极为迅捷的身法，各自奔到师父身前，拜伏地上，齐齐叫了一声：“师父……”

四个分据四角的老者，仍然静坐未动，对门下弟子呼唤之声，恍如未闻。

十二个劲装少年，同时觉着心头震荡起来，分别把目光凝注在师父的脸上。

但见四个老者脸色如常，毫无异样，只是紧闭双目，这本是行功运气应有的现象，十二个劲装少年，每人心中都有着坚强的自信，各人都觉得自己的师父武功深湛，决不会在静坐中发生什么意外……他们都眼看着师父进了大殿之后，即在原地盘膝坐下，除了那青衫白髯老人之外，再无人进过大殿，如若说身具上乘武功之人，未受强敌暗袭，而在静坐之中发生了意外，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唯一的可疑之处，就是四人始终未睁动一次眼睛……

十二个劲装少年，似乎都为眼下从未遇上过的奇怪境遇，而大感困扰，愕然凝注着师父……

忽听一个身着鹅黄劲装的少年惊叫一声：“师父！”登时热泪如泉，夺眶而出。

其他之人，都被他这突然惊叫举动，骇得心头怦然乱跳，一齐转头望去。

只听另一个身着鹅黄劲装，年龄较大的少年，低声问道：“周师弟，你发了疯吗？”

那姓周少年拂拭一下脸上泪痕，说道：“师……父……已经死了……”

此言一出，顿使全场之人，都为之震惊，个个脸色大变。

那个年龄较大的黄衣少年，怒道：“师父静坐运功，无缘无故的怎会死去，满口胡说八道。”他心中虽然已为师弟惊人之言，弄得心弦震动，疑虑重重，但想到师父在武林中的声誉，竟不敢出手试探，以求证师弟之言。

那周姓少年黯然说道：“师父死掉之事，千真万确，他老人家的双手都已经僵硬冰冷了。”

年龄较大的黄衣少年，缓缓伸向师父手上摸去，但在将要触及那身着鹅黄长衫老人胸前双手时，陡然又缩了回来，道：“师父内功精深，岂能真的死去……”他心中对师父崇敬无比，虽明知师弟说的不是谎言，却又不肯承认他说的话。

那个周姓少年，看师兄默然不言，又接了一句，道：“我看师父端坐不动，心中实觉怀疑，暗中伸手触摸了一下师父合掌当胸的双手，才知他老人家已死去多时，双手已经僵冷了。”

其他十一个人，都啊的愕然惊叫了一声，齐齐出手，向师父手上摸去。

这四个服色不同的老人，打坐的姿势，却是一样，盘膝而坐，双掌合在前胸。

这群少年伸出之手，在将和四个老人手掌相触之时，不约而同的都停了下来，彼此互相瞧了一眼，缓缓又把伸出之手，收了回来……

十一个人心情一般，都怕周姓黄衣少年说的不错，师父真的都已死去，一触之下，势将揭穿了这场隐秘……

一阵阴云，掩住了射入大殿中的月光，大殿上霎时一片漆黑。

黑暗里一片沉寂，幽静的可互闻呼吸之声。

不知何人，陡然大叫一声，“师父！”放声大哭起来。

似是黑暗增加了几人的勇气，十几人不约而同地重又伸出手去，向师父手上摸去。

一触之下，哭声群起，因那姓周的黄衣少年没有说错，四个老人都已死去多时，双手已然坚硬冰冷。

萧萧秋风，吹飘来浓烈的桂花香味，一缕细细柔韵夹杂在桂花香味中传入大殿。

那音韵虽是微弱的若有若无，但却人人听入耳中。

不知何人突然叫道：“听！这是什么声音？”

另一人高声应道：“不错，昨宵之中，我已经听到这声音。”

大殿之中，夜暗如漆，只可听到说话声音，却不知出自何人之口，其实此时此地，每人心情都沉重得如压上千斤重铅，哪里还有人去留心什么人说话。

但闻另一人接道：“这声音好像箫声……”

大殿上哭声顿住，这时有人反驳道：“这哪里会像箫声，在下吹了十几年箫，自信对此道稍具心得。”

忽的响起一个粗豪高昂的声音，道：“这声音虽然娇柔悦耳，但听来却使人昏昏欲睡。”

此人一番说，顿使大殿上所有之人，忆起昨宵之事，闻得这怪异柔媚的

声音之后，即受到强烈感应，不久即沉沉入梦，连那青衫白髯老人何时离去，亦不知道。

蓦然间，声韵大变，一缕柔柔细韵，忽的高拔激昂，充满杀伐之声，万马千军，横戈冲来，十二个劲装少年，同时感到如陷身重重包围之中。

幸得激昂的杀伐之声，很快消逝，几人初受感应，已然隐失不闻。

不知何人大喝一声，站了起来，直向殿外冲去。

此时，浓云轻飘，一片黄昏的月光照见了下来，隐隐可见奔出殿外之人，身着银白劲装。

只听另一人大声叫道：“王师弟，你要到哪里，还不回来！”

奔行之人去势快速，对师兄喝叱之言充耳不闻，转瞬间，消失殿外。

只听另一人怒声说道：“师父尸骨未寒，他已不听师兄约束，我去追他回来。”

他虽是和师弟谈话，但却是大殿中所有之人的关心之事，是以全场中人，都在屏息凝神，听他说些什么。

在这等情况之下，这些人本可相互商议，共筹对策，但因那四个老人进入大殿之时，没有交谈一言，致使门下弟子彼此之间，如隔重山，谁也不好对谁攀谈，好像先对人讲一句话，就有辱了师门威名一般。

蓦地里，大殿上亮起了一道火光，昨宵离去的青衫白髯老人，重又出现在大殿之上。

此人来的无声无息，大殿所有之人，都不知他何时进入殿中。火光照见他垂胸白髯和庄严的脸色，十一个劲装少年不约而同地一齐站了起来，团团把老人围在中间。

青衫老人双目闪烁着威严逼人的神光，环视了围在四周的劲装少年一眼后，严肃地问道：“还有一个人哪里去了？”言词之间，俨然以长辈自居。

两个身着银白劲装的少年，同时怒道：“你是什么人，倚老卖老的……”

青衫白髯老人陡然一耸双眉，似要发作，但略一沉吟之后，又隐忍了下去，说道：

“老夫如不告诉你们，量你们也不知道老夫是谁！”

他微微一顿之后，接道：“你们可听到师长讲过一个名叫叶一萍的人吗？”声音低沉，微带伤感。

十一个劲装少年都听得微微一怔，同声答道：“你就是大师伯吗？”一齐拜伏在地上。

叶一萍双目中闪烁着濡濡泪光，仰脸一叹，道：“四位贤弟竟然还未忘怀于我……”不知他是高兴还是伤感，老泪纷纷滚下双颊。

身着银白劲装的两个少年，同声说道：“家师常提起师伯大名，想不到今日竟能拜见，可惜师伯晚来一步，家师已作古人……”忽然想到昨宵，此人也在殿中，倏然收住未完之言。

叶一萍黯然一叹，道：“如非我早有安排，四位贤弟只怕真要送命那人的手下了！”

十一个劲装少年愕然相顾，奇道：“什么，难道师父……”

叶一萍点点头，说道：“他们都没有死，不过眼下还不能让他们清醒过来，强敌狡猾无比，如若知得你们四个师父未死，必然会去而复返，此人武功，高不可测，你我无法胜他，为今之计，只有……”

忽闻衣袂飘风之声，大殿之外，突然跃入一个身着黑色夜行疾服，背插

宝剑，猿臂蜂腰，剑眉朗目的英俊少年，右手持着一个全身银白劲装之人，躬身对那青衫白髯老人，说道：“弟子已点了他的穴道，生擒回来。”

叶一萍目光一扫那银装少年，说道：“很好，你把他放在此地，守住殿门，不管什么人只要向外奔逃，一律格杀勿论。”

那黑衣少年应了一声，拔出背上宝剑，守在殿口。叶一萍目光环扫了围在四周的十一个劲装少年，道：“你们之中，哪个是带艺投师之人，请走近老夫一步。”

他一连问了数声，但却无人答话。

叶一萍缓缓由怀中摸出一本薄薄的册子，笑道：“老夫早对此事用过一番心血，调查清楚，你们之间的事，我已记入这本册子上。是以，别想有逃走之心。”当下打开册子，仔细地翻阅起来。

忽闻一个身着浅紫衣服的少年说道：“别听此人胡说八道，分明是他暗中下了毒手，害了师父，却又故作这等模样，师父之死，都是我们亲眼所见，试问人死之后，哪里还能复生。”

此人一言，登时引起全场中人怀疑之心，其余十个劲装少年，立时齐声附和，大殿内引起一阵骚动。

叶一萍瞧也不瞧几人一眼，高声吩咐守在大殿门口的黑衣少年，道：“先把那个鼓动群情的人给我拿下。”

黑衣少年应了一声，侧身向人群之中冲去，举手一掌，向那最先发话，身着浅紫的少年拍去。

他这一出手，登时引起十个劲装少年的全体公愤，但闻几声冷哼怒叱，十几人拳掌齐出，纷纷向那黑衣少年攻去。

黑衣少年冷笑一声，右手易打为拿，捷逾电闪般抓住了那紫衣少年左腕，身子一侧，猛向外面冲去。

他向外猛冲之势虽强，逼得拦路之人纷纷让开，但却无法避开那击向他身上的拳掌。

但闻几声呼呼响声过后，凡是拳掌击在那黑衣劲装少年身上之人，同时向后疾退，捧着右手，望着那黑衣少年发呆。

原来拳掌击在那黑衣少年身上，有如击中坚铁一般，震得几人腕骨生疼，但那黑衣少年却似浑然不觉般。

叶一萍目光炯炯，环扫了全场一周，冷然喝道：“住手！”

他喝声虽然不大，但却有如疾风贯耳一般，只听得全场中人个个心头一凛，全都静立原地不动。

叶一萍望了那被擒的紫衣少年一眼，低声说道：“琦儿，先把他穴道点住。”

那黑衣少年应声出手，点住了那紫衣少年穴道。

叶一萍轻拂一下白髯，缓缓地说道：“这一盏茶工夫之内，你们之间即将有四个人溅血这大殿之上……”他转脸望了并卧在地上、身着银白和淡紫服色两个少年一眼，脸色陡然变得十分严肃，接道：“除了他们两个人之外，还有两人快些给我站出来，我决不折磨，你们如想含含糊糊的混过老夫两目，可别怪我手段阴辣了。”

十个劲装少年彼此互相望了一眼，个个脸色茫然，似是都不太了解那老人之言。

忽见一人，大步走了出来，拔出背上长剑，指着那老人，厉声喝道：“你

究竟是什么人？故作这等诡异神态，是何用心？”

众人转头望去，只见那说话之人，身着一身银白色劲装，横剑怒视着青衫白髯老人，大有跃跃欲动之势。

叶一萍冷冷地瞧了那横剑少年一眼，说道：“难道你怀疑老夫身份不成？”那身着银白劲装少年正待回答，忽听神像之后传出来一声阴恻恻的笑声道：“叶一萍，连你也中了老夫暗算，再难活一十二个时辰了。”

叶一萍回头望去，只见一个身材瘦高身着白衣，手扶竹杖的老者，缓步而出。

此人也不知何时隐藏在那神像之后，此刻突然现身出来。

叶一萍脸色一变道：“翁天义……你讲话算不算？”

白衣瘦长老者，轻轻一顿手中竹杖，笑道：“我翁天义几时讲过话不算了？”

叶一萍道：“那你又为什么暗算于我？”

翁天义哈哈一笑道：“我只答应帮你使他们四人不死，但却没有答应过你不死啊？”

叶一萍转头瞧那黑衣少年一眼，冷然说道：“我这徒弟，也可曾中了毒吗？”

翁天义微一咧嘴，无声无息地笑道：“在场之人个个都有。”叶一萍道：“在下之毒，不知几时发作？”

翁天义抬头望望天色，道：“早的很哩！明天午时光景。”

叶一萍道：“这么说老夫还可活上五个时辰了？”

翁天义道：“如你肯改变心意，至少尚可再活三年。”

叶一萍凝神沉思，默然不言。

那黑衣少年突然怒喝一声，仗剑直冲过来。

翁天义竹杖一顿，低声喝道：“住手，你那点微末之技，岂是老夫敌手。”

叶一萍一横身拦住那黑衣少年道：“琦儿不可造次，快些给我退下。”

翁天义目光炯炯横扫了全场中人一眼，冷冷说道：“眼下在场之人，都已为老夫毒针所伤，十二个时辰以内，个个毒发身死，举世之间，没有任何一种解药能救得你们生命，唯一生存的机会，是服用老夫自制的解毒丹药，每隔三日服下一粒，如果延误了十二个时辰以上，毒性立刻发作。”

十个劲装少年被此等错综复杂的奇怪之事，闹得头昏脑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何所适从。

最左站的一个身着鹅黄服色少年突然插口说道：“老前辈把晚辈等师父救活之后，再谈其他之事。”

翁天义摇摇头冷笑一声，道：“他们四位已服用了我的药物，三天之后，不用人救，自己也会清醒。”

他微微一顿之后，突然提高了声音道：“你们是准备死在这大殿之中呢？还是仍然希望再活下去？”

他连问了数声，始终无人应答。原来场中之人除了叶一萍知道此人之外，大都不知此人是谁，是以，他说中针之事，都有些不肯相信。

翁天义似已查觉几人脸上的不信之情，冷笑一声，道：“在下生平从来不打诳语，几位如若不信，请卷起左臂衣袖瞧瞧，当知老夫之言非虚了。”

十个劲装少年依言卷起袖管，果见紧依肘间关节之外，有一块黄豆大小一片黑点，登时觉着心头一震，竟然不知何时中了对方毒针，而且毫无疼痛

之感。

翁天义轻轻一顿手中竹杖，道：“你们在这荒凉大殿之上，过了两日一夜的时间，也许在你们这段生命之中，觉得这几日经历十分怪异，其实天下黑白两道中的高手，在这两日夜中展开了一场武林中罕难遇上的激烈斗智、斗力之战，而且有不少武林高手，受创而退……”

话至此处，叶一萍手中的火折子，已经燃完，火光一闪而熄。

夜暗之中，不知何人发声问道：“老前辈此话含意，晚辈们极是难解，不知可否把此中原因，告诉我们？”

大殿上重归沉寂，半晌之后，才听到一个粗豪的声音问道：“天下黑白两道中高手相搏于这等荒凉古刹之中，不知和我等恩师聚会这古刹之事，有何关联……”

突闻一阵哈哈大笑之声，打断了那粗豪声音的未完之言，接道：“叶一萍，你这一妄运真气，当使毒性提前发作两个时辰，还不快给我静坐调息，再要争强逞能，只怕身受之毒，眼下就要发作。”

忽如火光一闪，翁天义高举着手中火折子，缓步走到神像前面的供台上，点燃起一支火烛。

火焰高高燃起，大殿上一片明亮，只见那青衫白髯老人，满脸痛苦之色，盘膝坐在地上，目光投瞥了翁天义一眼，冷笑一声，说道：“如果我叶一萍身未中毒受伤，决不会输在翁天义的手下！”

翁天义大笑，道：“天下武林同道有谁不知我翁某人是以善用毒物出名？这件事难道还用你说吗？”

叶一萍不再接言，缓缓闭上双目，运气调息。

原来两人在火光熄去之时，借那夜暗之色掩护，暗中交手，以上乘内功，拼了三招，叶一萍因内伤未愈，且身中剧毒，难以支撑时间，败在翁天义手中。

那黑衣少年眼看师父痛苦神色，心中大怒，不顾身中毒针，仗剑一跃，疾扑而上，举手一招“穿云摘月”，疾刺过去。

翁天义举起手中竹杖，架开长剑，冷然说道：“你师父一时之间，还死不了，快些停下手来，再要对老夫无礼，可别怪老夫出手毒辣了！”

叶一萍忽然睁开眼睛，喝道：“琦儿，你是打不过的，快些住手。”

那黑衣少年长叹一声，收了宝剑，退到一侧。

翁天义目光炯炯环扫了全场一眼，说道：“老夫做事，一向明快，现下你们是否愿意让老夫相救，我决不勉强……”

他微微一顿后，接道：“不过，我必须先把话说明白，我那毒针，除了经过毒物淬炼，毒性特别强烈之外，体积也异常细小，中人之后，如不在六个时辰以内取出，毒针即将浸入血道之中，随着血液流行，刺在心脏之上，虽然你们毒性要明晚才能发作，但如要保全性命，却是不能等过明晨寅时。”

他说完之后，策杖举步，慢慢向殿外走去。

叶一萍突然叫道：“翁天义，回来！咱们再商量商量。”

翁天义微微一笑，走了回来，说道：“眼下决不是逞强斗气之时，叶兄还得早拿主意，如果兄弟真的撒手一走，不但你们将毒发身死，就是你这四位义弟，在无人保护之下，也难活得下去。”

叶一萍道：“他们四人虽和我有着结盟之义，但我们已三十年未晤面相聚，我也难以作得主张，眼下之策，只有你先把他们十二个门下弟子，毒针

取出，救醒我四位义弟，和他们当面说明，不管事情他们是否答应，但老夫可担保，决不伤害于你。”

翁天义略一思忖，目光环扫大殿中所有之人一眼，笑道：“如若我不答应于你，只怕还有人认为老夫危言耸听，故相恫吓。”

叶一萍抬头望望大殿外面的夜色，说道：“时光已然不早，你如答允此事，也该即刻动手。”

翁天义微一点头，走到神像前面的烛光之下，道：“哪个愿先让老夫为他取出毒针？”

那黑衣劲装少年，大步走了过去，说道：“我先试试看你说的是真是假？”

翁天义望了他一眼，笑道：“很好，把你上身衣服脱下。”

那黑衣少年犹豫了一阵，问道：“我何处中了你的毒针？”

翁天义道：“在你左臂之上。”

黑衣少年举手把衣袖撕开，道：“我把衣袖这样撕开能否疗治？”

翁天义不再答言，探手由怀中摸出一块马蹄形的磁铁，放下手中竹杖，左手紧紧抓住他左臂，用磁铁在伤处，不停地游动，一面潜运真力，逼他行血返聚，片刻之后，只见那黑衣少年嫩白的左臂，变成了一片艳红之色。

十个劲装少年，齐齐围了上来观看。

忽听翁天义轻轻的咳了一声，手中磁铁，猛然向上一收，道：“毒针虽已取出，但针上剧毒，早已侵入你血液之中，如不服老夫独门解药，明夜此时之前，仍然毒性发作而死。”

众人抬头看去，果见那墨色磁铁之上，粘着一枚细如发丝，长约一分左右，通体蓝色晶晶的毒针，几人目力，都异常人，烛光下看得甚是清楚。

这情景使围在四周观看的人，都为之心头一震，不约而同地一齐卷起了袖管，瞧着自己臂上的伤势。

那黑衣少年退下之后，翁天义开始为第二个人疗治伤势。

此人倒非满口狂言，果然在每人的臂上吸出下一枚毒针。

不足一顿饭时光，十几人臂上毒针尽为吸出，翁天义缓缓把手中磁铁放入怀中，冷冷扫视了几人一眼，说道：“你们身上毒针虽已为我吸出，但毒性已深浸体内，无人再能活过一十二个时辰。”

全殿中人，都是亲自看到他吸取毒针之事，对他之言，心中再无怀疑，彼此互相瞧了一眼，默不作声。

叶一萍轻轻叹息一声，道：“时光已然不早，你先把他们救醒过来，咱们再详细谈谈。”

翁天义微微一笑，道：“使他们由浑返清，不过是举手之劳，但我在救他们清醒之前，需先要让他们服用下烈性的毒药，三十年前中原五义的大名，已然震荡着江湖，三十年后的今日，想各位的功力，亦必随岁月日渐精深，兄弟自知难抵几位联手之力，如果他们服下毒药，兄弟不再顾虑此等之事了。”

叶一萍抬头望了十几个劲装少年一眼，默默不语。

他已三十年未和四位义弟见面，对几位义弟近日生活情形，全无所知，一时之间不便擅作决定，把目光投注在义弟门下脸上，想从他们神色之中，窥得一点意向。

哪知十个劲装少年，人人满脸庄肃之色，似是对此事既无反对之意，也无赞同之心。

叶一萍暗自忖道：“翁天义以善用各种毒药，驰名江湖，博得千臂毒叟之称，江湖之上，提起此人，无不退避，让他三分。四位义弟既已服用过他的药物，生死之事，早已操于其手中，倒不如答应于他，先让他把四位义弟救活再说。当下说道：“好吧！就依翁兄之见做吧！但有一点，兄弟得事先说明，那就是翁兄救醒我四位盟弟之后，必使他们神智复常，使我们兄弟之间，有一番谈话的时间。”

翁天义道：“这乃当然之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吩咐？”

叶一萍道：“如若我们兄弟答应了翁兄的要求，是否立刻把解药交于兄弟？”

翁天义略一忖思，道：“兄弟也有一个条件，如果叶兄出于诚心，必需先把口诀告诉兄弟，使兄弟能有时间分辨那口诀真伪，再把解毒药物交给叶兄。”

叶一萍叹道：“好吧！咱们一言为定，就这么办！”

翁天义放下手中竹杖，缓缓从怀中取出两个玉瓶，一瓶翠绿，一瓶雪白。举起翠绿色的瓶子说道：“这绿瓶是兄弟生平所用于百种毒药中最毒的百步断肠散，常人服用之后百步之内，七窍流血而死。但叶兄和四位盟弟，各具深厚的内功，情形又当别论，只要能运气闭住穴道，不使剧毒侵入内腑，决不会有何妨害。这白瓶之中，是专解这百步断肠散的化毒神丹，叶兄授过兄弟口诀之后，兄弟立即以解药相赠。”

叶一萍道：“我四位义弟神智未复之前，服用这剧毒之药，不知运气闭穴，岂不要受你毒药之害？”

翁天义哈哈一笑，道：“这个么，叶兄尽管放心，兄弟早已有了准备，我已把这毒散之外，加了一层糖衣相裹，你四位盟弟服下之后，只要能听从兄弟之言，不要妄动无名之火，在半个时辰之内，外裹糖衣，尤未化尽，毒性不致发作，但如妄自运气，促使毒性提前发作，那就怪不得兄弟了。”

翁天义缓缓站起身子，走到大殿一角那身着淡紫服色老人前面，打开那白玉瓶塞，倒出一粒丹丸，左手一举，启开那人牙关，把一粒丹丸，投入那人口中，右手连连推拿他全身一十二处大穴。

他手法熟练迅快，如法炮制，片刻之间，把分坐四角的四个老人，各自放入口中一粒丹药，拍了一十二处穴道，然后走到叶一萍身前，和他对面而坐，闭目运气调息。

他在连连推拿四人身上穴道之后，真气消耗甚大，面色之上，隐隐现出倦容。

大殿上，恢复了一片沉寂，虽然坐了十个人，但却闻不到一点声息。

大约过了一顿饭工夫之久，忽见那分坐四壁的老人，身躯颤了一下，张口长长吁了一口气。

数十道眼光，一齐投注在四个老人身上，但四人略一挣动吁气之后，又恢复了静坐之态。

翁天义站起身说道：“在一盏热茶工夫之内，兄弟给他们服用下的迷魂之药，即将失去了效用。”说话之间，又探手摸出那绿色玉瓶倒出四粒绿色药丸，分别投入四人口中，又踱回到叶一萍身前，笑道：“叶兄也请服用一粒如何？”

叶一萍淡淡一笑，说道：“在下已然中了翁兄之毒，难道还要再服一次毒药吗？”

翁天义笑道：“叶兄所中之毒，要几个时辰之后才能发作，和这百步断肠散毒性比较起来，相差那就太远，如果你四位盟弟清醒之后，叶兄拚着毒伤发作，硬抢兄弟手中解药，那时双拳难敌四手，解药被抢事小，叶兄推翻相许转授兄弟的武功诺言事大！”

叶一萍伸手接过翁天义手中药丸投入口中，笑道：“这样翁兄该放心吧！”

翁天义微微一笑，道：“叶兄如把百步断肠散的药丸，暗藏口中不吞入腹内，那外裹糖衣，溶化极快，对叶兄来说有害无益，兄弟先把话说明，叶兄肯否相信兄弟，那就不是兄弟的事叶一萍微微一笑道：“多谢翁兄指教。”暗用舌头一舔藏在口中的药丸，果然有一股甜味，知他所言不虚，翁天义双目炯炯，投注在他脸上一瞬不瞬，其势绝难把药丸吐出口来，正感为难之际，突闻那人群之中拍的一声脆响，接着听到一个粗豪的声音骂道：“你怎么出手打人？”

只听一个冷傲的声音答道：“难道你瞎了眼睛，伸腿之时，也不睁眼瞧瞧，一脚就踢在我身上呢？”

翁天义不自觉地转脸一瞧，叶一萍就在他转脸一顾之间，用迅速无比的动作，把含在口中的药丸，吐了出来，藏入怀中，定神瞧去，只见那出手打人耳光之人，正是自己的衣钵弟子上官琦，知他是有意惹出一场纠纷，以分散翁天义的心神，心中暗暗赞道：“此子不但聪明绝顶，而且机智过人，逃出这次劫难之后，我一定要把身怀几种绝学秘技倾囊相授于他……”

忽听那身着淡紫服色老人长长地吁一口气，睁开了眼睛，看到眼前坐满了各种服色之人，不觉一怔。

叶一萍微微一笑，道：“二弟还识得小兄吗？昔年一点误会，造成了咱们兄弟间三十年视若路人，小兄为此一直惶惶难安，也曾到处追查你们下落，一则因你们行踪隐秘，不易找到，二则你们各奔一方，辛勤经营，都成了当地雄主之尊，小兄……”

但闻一声长叹，另一个壁角之处身着银白服色的老者接道：“三十年往事若梦，想来痛心疾首，我们四个自和大哥划地绝交之后，三十年来无不以大哥行踪为念，当时虽因一点误解，使咱们情重骨肉的兄弟决绝分袂，但在一年之后，我们心中就生了悔恨之意，四人不约而同，赶到了我们兄弟昔年结义之处，相对约言，不见到大哥之面，我们四人之间，也不相互往来，哪知大哥行踪杳如黄鹤，这一番误会，造成了咱们兄弟三十年相思之痛。似水年华，匆匆岁月，记得和大哥分袂之时，还是少壮之年，如今少年头白，两鬓霜斑，就是五弟，也已是年届花甲了。”

只听另外两处壁角上身穿鹅黄、浅蓝的两个老者按道：“大哥别来无恙。”齐齐抱拳对叶一萍施了一礼。

叶一萍合掌前胸，低声说道：“三十年来，小兄为此日夜不安，深觉愧对几位义弟，细想当时那老人传授咱们武功的情景，故作各种神秘安排，用心不无可疑。只怪我一时大意，受他欺骗，立下重誓，不能把学得武功，泄露出口，故害得咱们五兄弟彼此猜疑，终于闹得反目不快，划地绝交。”

翁天义道：“叶兄最好先把咱们相约之事，对你四位义弟说明，把那武功口诀先告诉兄弟，兄弟立时以解药相赠，几位服了解毒药物之后，谈起来也可无后顾之忧。”

分坐四角，四个服色不同的老者，齐齐转日向翁天义瞧去，那最先醒来，

身着淡紫服色的老人，冷冷说道：“我道是谁，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千臂毒叟翁天义……”

翁天义接道：“好说！好说！兄弟今天有幸能参与名震天下的中原五义之会，心中高兴得很……”

他微微一顿之后，又冷冷地接道：“不过，兄弟这千臂毒叟之名，也不是让人白叫的，在座各位，都已服下了兄弟的百步断肠散的剧毒，除了兄弟的化毒神丹之外，大概当今武林，还没有第二种药物能够解得！”

只听另一个壁角处，身着银白长衫老人怒道：“别说百步断肠散了，就是十步断肠，又有何惧，中原五义岂是贪生怕死之人？”说完话，人已霍然站起身子。

其他三处壁角上盘膝而坐的老人，也都有了怒意，纷纷起身，目注千臂毒叟翁天义，大有立时出手之意。

翁天义只怕四人真的一齐出手，心中暗自惊骇，一面暗中运气戒备，一面向目注叶一萍，低声说道：“如若他们擅自出手，围攻于我，那可不能怪兄弟推翻承诺之言，拂袖而去。”

叶一萍目光转动，投注了四位义弟一眼，道：“四位贤弟请盘坐下去，运气调息，如若有什么异样感觉，就赶快运气闭住穴道。”

四个服色不同的老人，齐齐把目光投注到翁天义身上，道：“翁兄请小心一点，如若毒性发作得能为我们事先觉，翁兄也别想活着出这古刹大殿。”

叶一萍轻轻叹息一声，缓缓举起了右手，伸出一指，说道：“降魔十三掌第一招‘飞笔招魂’……”

大殿上所有的眼光，全都投到叶一萍的身上，瞧着他神情。翁天义轻轻咳了一声，目光横扫大殿一遍。

叶一萍是何等人物，一听翁天义轻咳声，立时明了他是何用心，当下接道：“翁兄请附耳上来。”

翁天义回头望了四个服色不同的老人一眼，依言走近叶一萍身侧坐下，附耳上去。

叶一萍极快地讲了三招降魔掌法的口诀，只听得翁天义不住点头。

要知翁天义武功不弱，听叶一萍讲述口诀，立时觉出那掌法果是非同凡响的武功，不禁暗自忖道：无怪庄主要用尽方法、手段，迫逼中原五义，想学得这降魔掌法。

叶一萍传完三掌口诀之后，说道：“这套降魔掌法，我们兄弟每人都分学了几招，兄弟只知这前面三招，叶兄如果觉得兄弟相授口诀，不似随口捏造，那就请把解药授于兄弟，先让四位义弟服用下解药之后，兄弟才好请他们解说下面口诀。”

翁天义忖思了良久之后，笑道：“叶兄一言九鼎，兄弟自是相信叶兄之言！”当下把那白玉瓶连同药物，一齐送了过来。

叶一萍倒是没有想到，翁天义竟然这般慷慨，伸手接过药物。

他亲眼看到翁天义把瓶中药物倒出来，给四位盟弟服下使他们由昏迷中清醒过来，是以对这药物，毫无怀疑之心。

他把瓶中的药丸，倒出来四粒，分别送到四位盟弟手中，说道：“翁兄在武林中乃极有身份之人，这解毒药物，自是不会有有什么可疑之处，四位贤弟快请服下，小兄也可放心一些……”

四个老者望着叶一萍微微一笑，各自把手中药丸，送入口中，咽了下去。

叶一萍吞下一丸，抬头望去，只见四位盟弟脸色渐都好转，泛现血色，不觉心中一宽。

翁天义似已感不耐，大声说道：“叶一萍你说话算不算？”

身着银白服色老人，忽然睁眼，怒道：“翁天义，你随口胡说八道，可是想讨苦头吗！哼！叶一萍也是你叫的吗？中原五义生平未对人说过一句谎言，岂肯失信于你！”

翁天义冷冷说道：“我和令兄相约有言，他把降魔十三掌传授于我，我把化毒神丹交付他，以解诸位身受之毒，如今我已依约交付他化毒神丹，但叶兄却借故推拖，不肯相授那降魔十三掌，这算不算欺骗在下呢？”

身着银白服色老人，微微一怔，回头对叶一萍道：“大哥！此话可是当真吗？”

叶一萍长长一叹，道：“为了相救四位盟弟，我答应以降魔十三掌法换他化毒神丹解药……”

那银白服色老者“啊”了一声，道：“大哥既然答应了他。咱们自不能失信。”

叶一萍道：“小兄十年来心中一直隐藏着一件隐秘之事，没有对你们说过……”

那淡紫服色老者接道，“过去之事，不说也罢叶一萍微微一笑，道：“承蒙几位义弟谅解，小兄感激不尽，不过此事如不说出，小兄终是难安，倒不如一吐为快，纵然有背我立下重誓，也较闷在心中好些……”

他微微一顿后，接道：“三十年前那无名老人毛遂自荐的找上了咱们中原五义之门，自说自话，要把一种旷绝武林的绝技传授咱们，当时我心中虽然觉着此事太过突然，但因好奇之心过强，就贸然答应下来，心想咱们中原五义之名，非同江湖间无名小卒可比，量他决不敢欺骗咱们，何况此等之事，立刻就要揭穿，哪知他竟提出个别相授之法，据他所言，因那降魔十三掌，乃天下武林中最为精革之学，一个人的精力，不可能把十三招掌式在短短的数年之中完全学习精熟，是故，他才找到我们中原五义，分别传授，把降魔十三掌，分别传授我们五人，以便精神集中，求其精进。我一时被他好言说动，未和四位盟弟商量，就答应了他。小兄首先被召入空中，传了我一招之后，突然停了下来，要我立下重誓，今生今世不得对人谈起他传授武功之事，因他那一招掌法，过于奇奥，小兄被他奇招所惑，没有多考虑，就下重誓，播种了咱们兄弟反目的因果/那分坐四壁的老者，一个个听得双目圆睁，齐齐他说了一声：“那无名老人传授我们武功之时，经过之情，和大哥说的一样，不过……”

不知何故三人同时住口不言。叶一萍微微一叹，道：“不知那老人传给四位贤弟的是什么武功，但传给小兄的却只有……”

忽闻那身着鹅黄衣服的老者大叫一声，吐出来一口鲜血。叶一萍一皱眉头，说道：“翁兄这解药没有错吗？”

翁天义摇摇头道：“兄弟这化毒神丹乃解毒圣品……”

一语未完，忽闻连声大叫，那身着浅蓝、淡紫、银白的老者，各自喷出一口鲜血。

翁天义瞧的脸色一变，霍然站起了身子。

身着银白服色老人双手捧胸，惨然一笑，道：“大哥，我们都被千臂毒叟翁天义骗啦……”

叶一萍羞忿交加，大喝一声，急跃而起，疾直向翁天义猛扑过去。

就在叶一萍纵身猛扑翁天义的同时，十二个劲装少年也一齐站起了身子，准备出手拦截千臂毒叟。

翁天义竹杖疾举，一招“潮泛南海”，向前猛攻过去，逼退四个劲装少年，冲出一条路来，快如流矢一般，疾向大殿外面奔去。

上官琦见所有之人，一齐出手，正想站起身子，忽闻扑扑通通一阵阵响，十二个身着劲装少年，几乎同时摔倒在地上。他乃聪明绝伦之人，心中忽然一动，不再提聚真气，仰身倒卧在人群之中。

分坐在四个壁角的老者，忽然一齐站了起来，个个两手捧腹，双目圆睁，向外狂奔，但不过走了四五步，先后摔倒地上，一个个口中血喷如泉。

叶一萍一扑未中，正待放腿疾追过去，但却为眼前触目惊心的变化所震慑，不觉一怔。

眼看四位义弟和十二个门下弟子，以及爱徒上官琦，全都摔倒在大殿之上，直似千百枝利箭，穿心而过，饶是他久走江湖，定力深厚，也不禁老泪纷披，六神无主，自言自语地叫道：“四位盟弟暂请安息，小兄要在毒发之前，拚尽余力追杀千臂毒叟翁天义，奠祭四位贤弟英灵之前，然后横剑自绝，聊谢愧疚之罪。”说完，疾向大殿外面追去。

一阵惊心动魄的大变过去，大殿上又恢复一片静寂。

夜风吹来摇动了大殿上的烛光，烛影摇红，照着横卧地上的一十七具尸体。

上官琦暗暗地吐出了胸中一口闷气，忖道：“十二个劲装少年，和我同时身受毒针之伤，为什么我的毒性没有发作，他们却一齐毒发，大概因他们动了怒火，妄自提聚真气，使毒性加快了发作。”

心中正自付思之间，忽见数尺外一个身着银白色劲装的少年手脚微微伸动了一下，不禁心中一惊，暗道：难道他们都是和我一样的没有死吗？当下静卧不动，以观究竟。

大约过了有一顿饭工夫之久，忽见那手脚伸动的银白服色少年，挺身坐了起来，双手轻击三掌。

掌声甫落，三个服色不同的劲装少年，一齐坐了起来。

上官琦暗暗叹道：果然四位师叔门下，都有卧底之人……

只听那银白服色少年，低声吟道：“肠断江城雁。”

身著浅紫服色的少年也脱口吟道：“高高向北飞。”

那银白服色劲装少年，忽然站起身来，低声说道：“三位师兄可都是来自万柳塘中荷花堡吗？”

那三个身着淡紫、鹅黄、浅蓝坐起来的劲装少年，齐站起来答道：“不错，师兄可是姓陈吗？”

那银白服色少年，目光炯炯，横扫了大殿横卧尸体一眼，笑道：“小兄陈一志，三位师弟可学到那‘降魔十三掌’吗？”

三人又恭恭敬敬地答道：“我等费尽心机，耗时三年，只偷偷学到三招……”

陈一志微微一笑，道：“降魔十三掌中第一招可是叫‘飞笔招魂’？”

三人略一沉吟，答道：“不错。”

陈一志道：“第二招‘阴阳合一’？”

三个劲装少年，思索了很久，才一齐点头答道：“也不错。”

陈一志微微一笑，道：“第三招可是叫‘天马行空’？”

三人齐声说道：“师兄武功高强，所说三招，一招不错，兄弟等难及万一。”

陈一志道：“除了这三招之外，三位师弟可见过第四招吗？”

三人齐声答道：“我们暗窥了三年之久，并未见过师父练过第四招，但上述三招，却是常见。”

陈一志哈哈一笑，道：“为了三招掌法，我们四人耗费四年多的时间，如非师父月前派人暗中传书相告，说那‘降魔十三掌’可能只有三招留传于中原五义，连我一时间，也被中原五义所惑，还误认暗窥练武之事被人发觉，无法窥得第四招掌法……”

那淡紫、浅蓝、鹅黄服色的劲装少年相互瞧了一眼，说道：“师父做事，一向玄机难测，我等四人虽然同受遣派，投在中原五义门下，学那‘降魔十三掌’的武功，历时四年，彼此互不相识，别说中原五义了，就是我们四人，也不知哪个是回来偷学武功之人。临别时师父传示的暗语，应用在四年之后这古刹之中。放眼当今江湖，谁有这等缜密的算计……”

陈一志大笑道：“师父才智，岂止如此，他老人家在遥遥千里之外，不但能把我们的行动了若指掌，而且能够知得‘降魔十三掌’只有三招，证诸三位师弟刚才之言，咱们四人暗窥所得，三招尽皆相同，师父之言一定不错了。那‘降魔十三掌’，留在世间的只有三招。”

那淡紫服色少年问道：“师兄此言，可确真么？”他心中虽对陈一志之言不尽相信，但却不敢出言反驳，转弯抹角地问了一句。

陈一志道：“适才那叶一萍传授翁老前辈口诀之时，第一招高声叫出，也是‘飞笔招魂’，你我都是亲耳听得，那自然是不会错了？”

淡紫服色少年“啊”了一声，道：“不错！此言我也听得十分清楚。”

陈一志微微一笑，接道：“但叶一萍却亲口说出那无名老人在传授几人武功之时，是把中原五义，分别召入一间密室之中，个别分授那‘降魔十三掌法’，如今五人所学三招掌法，尽皆相同，如非那无名老人故意欺骗中原五义，害他们兄弟反目，就是他也未把‘降魔十三掌’研究通达。他如真的是顾及中原五义一人之力无法在短时间内把‘降魔十三掌’的精奇变化穷通，想借中原五义五个人的才智，分授十三掌法，每人所学，应该不同才对，但五人学得的却是完全一样，因此小兄敢于断言，中原五义，每人所学全都是一样的三招。”

那身穿鹅黄服色少年，突然插嘴问道：“不知师父何以会要我不学别的武功，单单要学这‘降魔十三掌’呢？”

陈一志沉吟一阵，说道：“这个我未听师父谈过，但料想十分重大，也许那‘降魔十三掌’，对师父身具武功，有所克制之处？”

上官琦在地上，把三人问答之言，听得十分清楚，心中暗暗忖道：“此人口中所称的师父，不知是什么人？”

只听那身着浅蓝服色少年说道：“不知师父送下手谕之中，还要咱们做些什么？”

陈一志道：“师父手书之上，要咱们在中原五义死去之后，立刻回去。”

那淡紫服色少年，道：“这大殿之上，虽然荒凉，但如就这般的放着一十三具尸体，而且死的又是武林道上大名鼎鼎的中原五老，势必引起一场轰

动不可，倒不如捡集上一些干草之类，堆积大殿之上，一把火烧它个半点痕迹不留……”

陈一志摇头接道：“师父来示之中，也曾提起此事，他要咱目睹中原五老死后，想法把他们的尸体，移放有人之处，要使这件轰动江湖之事，早些传言江湖之上，师父这举动，自然含有作用，不过，他老人家才智超人，咱们难以在事前料知他目的何在罢了。”

鹅黄服色少年，目光环视躺在大殿上横七竖八的尸体，说道：“不知这些人，是否全都真的死去，咱们是否要仔细检查一下再走？”

陈一志道：“此言大有道理！”仔细向每一具尸体之上瞧去。这些人中，除了上官琦外，其他之人和四人各有数年同门之谊，看几人脸色铁青，都似死了多时，四个服色不同的老者，也都全部气绝。

上官琦凝神内视，闭住了一口真气，封着各处穴道，闭上眼睛，使四肢僵凉。

只觉左右开弓，自己脸上一连中了两个耳光，又听到一人骂道：“这小子是叶一萍门下弟子！”啪的一声，又是一个耳光打去。

另一个声音接道：“此人似已得叶一萍的衣钵真传……”

另一人接道：“他已死去，得到叶一萍的真传，又有何用，咱们快点走啦……”但闻衣袂飘风之声，几人似是先后跃出了大殿。

上官琦虽然连被人打了几个耳光，但仍然闭住真气！眼睛也不敢睁动一下，他心中很明白，如果对方发现自己未死，决不会放过自己。

直待他确定了几人完全离去之后，才微微启开双目望去。

大殿上一片沉寂，除了横陈的十几具尸体之外，再也听不到一点声息。

他缓缓坐起身子，长长吁一口气，仔细向着横陈的尸体望去，他想能发现一个和自己一般的装死之人。

在他潜意识中，认为自己和他同门的师兄弟一般，中了剧毒，纵然现在不死，也难活过两个时辰。

一念系心，对生死之事，反而看的十分淡了，站起身子，走到尸体旁边，对每一具尸体，都很用心的观察了半晌。

他看完了所有横卧在大殿上的尸体，发觉每一个都是真真实实的死去，唯一活着之人，只他一个。

他黯然叹息一声，站起身来，目光呆滞地向四周转动一下，大殿中的景象，和数个时辰之前，似乎没有丝毫改变，壮严而狰狞的神像，也仍然像数个时辰以前一样，高高地矗立在大殿中央，只有神像前的蜡炬，已将全化灰烬，火焰也比较先前的微弱但是在这数个时辰里，殿中人所发生的变故，那是何等巨大呢？

他虽是宁折不弯的性格，却是至性至情之人，此刻放眼四顾，觉烛焰如豆，昏黄的光线映在大殿之上，使得这本已凄清无比的神殿，又平添了几许哀伤。

一时之间，他只觉心中悲哀伤痛之情，有如泉涌，好像是堵塞着一块难以移动的大石一样。

一阵微风从殿外吹来，吹在他身上，他微微觉得有些寒意，转身望去，只见神殿前晓色迷蒙的东方，业已现出鱼白之色，他知道又是新的一天将要来临。往常，这充满活力的少年，总有着十分充沛的活力来迎接清晨，但是此刻，面对着晨光，却只有沉重的叹息。

晨光在他的叹息声中逐渐光明起来，远处的山峰，开始有了青葱的颜色，他呆呆地望着，呆呆地发着愣，也不知过了多久，清晨的第一道阳光，终于从东方的云层中笔直地射了出来，射在神殿前青灰色的石阶上。使得这灰黯的石阶，都蒙上一层黄金般的颜色。

但是他的心，却丝毫未因这清晨的阳光而有丝毫改变，因为他面对着的，虽然是如此灿烂辉煌的生命，但是在他背后，却是无比森冷凄清。于是他转回身，目光方自接触到那些尸身，忽然间，一阵激昂的箫声，遥遥传来，紧随着大殿上飘起了浓郁的桂花香味。

那箫声十分奇异，似是从极遥远的地方传来，声音不大，但却音韵清晰，听得人油然生出视死如归之感。

上官琦似是被那箫声激起了豪侠之气，正待奔出殿外探查那箫声来处，箫声却适时的倏然而断。

强烈的桂子香味，也随着消失。

上官琦心中早已存下了身中剧毒之念，自思在一两个时辰内必死，突然想到自己如果把这横陈在大殿上的尸体运出埋葬后死去，这些人的埋骨之处，可能要成为一件千古疑案，倒不如把它留在大殿之上，易为他人发现。

念头一转，不再存埋葬尸体之心，缓步向大殿外面走去。

原来他心中又生奇想，如若自己能够死在道路之旁，不但易为过路之人发现，且可在仅存的一两个时辰的生命之中，遇上游山之人，把这大殿上尸体横陈之事，告诉于他……让他走告江湖，甚至官府中人也好，只要这儿凶讯能够传扬出来，即算达到了目的……

大殿外一片荒凉，萧萧秋风，满地落叶，只有几株杂生乱草中的秋菊，仍然盛放着鲜丽的花朵。

他突然感觉出脚步十分沉重，似是双足被人压上了千斤的重铅。

出了大殿之后，放眼一片连绵的浅山，金黄色的阳光照在含露的草地上，一片银光闪闪。

他信步往前走去，没有目的，也没有方向，心中唯一想念之事，就是想早一些遇上个人，让他将那大殿横陈尸体之事，当神话一般传扬开去。

他自知自己已无能力，亲口传扬在江湖上了。

这等深山之中，一大早怎会有人来？是以，上官琦奔行了近两三里路，仍然未见到一个人影。

他忽然觉出心脏跳动加速了很多，暗自想道：完了，我身中剧毒恐怕发作了！

一念及此，突然觉着双腿也有些发软起来，似乎那剧毒之毒，已随着畅行经脉之中的血液，缓缓地攻入内腑。

这等心理感受，使支持他身躯的精神崩溃，他缓缓在这崎岖的山径旁边坐了下来，闭上双目，心中忖道：完了，完了，我即将离开这个世界，人世间许多亲友、事物，都将和我永诀，此后永难再见……只觉一股气血，由胸中直冲上来，不自觉地身子向后躺去，倚在一块大岩石上，沉沉睡熟过去。

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突闻一阵悦耳箫声传来，他举手擦拭一下眼睛，凝神听去，只觉那箫音之中，充满欢乐、愉快，叫人听来精神随着一振。

他被欢乐愉悦的箫声激起了强烈的求生意志，站起身子，舒展一下腿臂，大步向那传来箫声的方向寻去。

欢乐愉快的箫声，使他暂时忘去自己身受剧毒之事，循声寻去，不知不

觉间，加快了脚步。片刻之后，健步如飞，疾如离弦流矢一般，原来他不觉中施展出了轻身功夫。

但闻箫声愈来愈嘹亮，似是已相距不远，音波荡漾，听来心神大感舒畅。

上官琦不自觉间又加快了脚步，一口气奔到了一片峭立的山壁之下。

这是一座百丈高低的山峰，壁间光滑如削，袅袅箫音，都从那山壁之间透了出来。

上官琦运足了目力，仔细地在山壁上搜望了半晌，但见崖壁平滑，找不出一个可资透出音波的山洞，或是一条裂开的山缝，不禁心中大感奇怪，暗道：这崖壁光滑如镜，如何能传出箫音，但这箫声却又明明从山壁中透了出来。

他虽是极为聪明之人，但遇上难以测度的事情也是束手无策。

凝神听去，音韵细细，从那石壁间悠扬而出。

不知何时，箫声已变，高昂欢畅之声，变成柔婉低沉的音韵。

但这柔柔细韵，并无半点悲伤气氛，有如一对久别重逢的情侣，喁喁细语，诉不完相思情意……

音乐的本身，原具有无比感人的力量，这箫声却吹奏的更是杰出，听去它没有一定的音符，但却幻化出千百种的声音，忽男忽女，忽高忽低，穷尽变化之能。

上官琦被那箫声吸引了全部心神，不知不觉间受到感应，反而把寻找箫声之事忘去，依壁而立，默默静听。

蓦然间箫音高拔，直冲而起，上官琦不自觉地抬头向上望去。

感觉之中，那箫声似是顺着光滑的崖壁，急急而上，到达峰顶之后，倏然而住，余音袅袅转入空中。

上官琦如梦初醒一般，抬头望望无际苍穹，轻轻在头顶之上，击了一掌，暗自骂道：“该死！你本是寻找箫声而来，怎的竟被那箫声所惑……”

他乃意志异常坚强之人，箫声虽止，但他寻找那箫声来处之心，仍然十分坚定，施展轻功，向那峭壁之上爬去，一面不停用手在山壁之上敲打。

他想那箫声发自石壁之上，吹箫之人必是也在石壁之内安居。哪知敲打了半天，仍然找不出一点头绪，但觉手敲之处，一片坚石，找不出一可疑的空壁回声。

大约有一盅热茶工夫，上官琦头上汗珠如水浇一般，滚滚而下。

要知这石壁之上，光滑异常，全凭提聚在丹田的一口真气施展壁虎功，把身体贴在石壁之上，猿升、游走，不但极耗真气，而且不易持久，上官琦虽是内外兼修的高手，但在石壁上停留了一阵之后，亦觉着难再停留，累得满头大汗，滚滚而下，只好落下石壁。

他忽然又想到自己已中了剧毒，不知何故，现在竟然还未死去。

忽然那消失的箫音，重又响起，不过这次的曲调，却和上次不大相同，音韵慷慨激昂，有如壮士别家出征一般，悲壮之中，充满了豪侠之气。

上官琦听了一阵，不自觉地又被箫声感染，不禁低声吟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纵身而起，仰天一声长啸。

仔细听去，箫声来处，似又转变，竟若从左侧透出。

他已为这忽隐忽现，难以测度的箫声，引起了强烈的好奇之心，对那吹出这千变万化的箫声之人，更有了渴于一见之心，不自觉间，缓步向左侧走

去。

待他走近山角之下一瞧，不禁呆在当场，原来这座耸立的山峰和适才自己寻找的山峰一般，有一面如同刀削的光滑石壁，婉转中满含悲壮的箫声，竟似从那石壁中悠扬而出……

抬头看去，两座山峰并接在一起，除非两山之间，有一条相通的地下甬道，沟通了两座山峰的空壁，而那吹箫之人，用极迅快的身法，转入左面山峰的空壁之中吹起箫来，除此之外，决无他法能使刚刚消失在右面峰顶的箫声，突然间转到了左面石壁之中……

他相度两山相隔的距离和地理形势，又觉得这是一件极不可能之事，因为在两山相隔之间，有一道极深的山谷，只有天然的石洞可通，人工无论如何是无法能打通这两山的距离。

这是一件叫人无法忖度的奇异之事，上官琦虽是聪明绝顶之人，也无法想得其中原因。

他茫然地听了一阵，又循声向那山壁之上爬去。

当他爬上山壁之时，那激昂悲壮的箫声，突然又消失不闻。

他已听出来那箫声，似在石壁之间流动，无可捉摸，但仍然在那山壁敲打一阵。

直到他真气不继，难以在石壁间停留之时，才跃落实地、盘膝而坐，闭目调息。

这诡谲箫声，激起了他强烈的好奇之心，暂时把生死之事，置之度外，等那箫声重起。

哪知过了有半个时辰之久，不再闻那箫声传来。

他睁开眼望无际的苍穹，心中暗暗付道：快啦！如那箫声不能在午时之前重起，今生今世，就永难再听得那箫声了。

正在忖思之间，袅袅箫音，重又响起，这次他心中早有了戒备，凝神静听，想分辨出来那箫声究竟来自何处？

哪知事情的变化，又大大的出乎人意料之外，这次传来的箫声，竟似从甚为遥远之处飘来，声音虽然不大，但却听得甚是清楚。

他本想去追查那箫声的下落，低沉幽婉，和刚才又不相同，不禁暗自叹道：“这吹箫之人，也不知能吹出几种音韵，似每次的箫声都不相同。”

忽然间，箫声高拔，声音由低沉突转嘹亮，那吹箫声似由极远的地方突然之间又在左面山壁。

这怪异的难以使人忖度的箫声，激发了上官琦潜伏在性格中的倔强，寻找那箫声来源的意志，更为坚决。

这时，他不再追到那传出箫声的石壁前去探测，一提真气，向一株巨大的松树之上爬去。

这棵树已不知有几百千年，足足有五六丈之高。

他爬上了树顶之后，凝神静听，哪知这一来竟被他听出一些蛛丝马迹。

原来他感觉那箫声似是先由其他地方传来，撞在那山壁之上，然后发出回音。

不过，那传来的音波十分轻微，撞在山壁之上的回音，却又非常嘹亮。

他忽然忖道：“难道有一个人，站在很远的地方，以精深无伦的内功，吹出一阵音波，待那音波撞在山壁上，才发出回声？”

这是一个不着边际的奇想，连他也不相信世界会有此等之人此等之事。

可是，除了这个玄奇的想法之外，更无法解释那箫声何以会在石壁中透出的原因。

仰脸望去，只见太阳已近中天，不禁豪气一馁，暗道：如果我还能活上两天，定要把这箫声来源查出不可，可是，天色已近午时，而我在午时之前要毒发而死。

要知千臂毒叟翁天义，以用毒驰名江湖，上官琦心中已自认身中剧毒，翁天义警告之言，时时在耳际响起，凡是身中他毒针之人，午时之前，必然毒发而死。

精神上的感受，使他对生命已失去信心，一个即将诀别世界的人，要他在仅有的片刻生命之中，大耗精力，去寻找那奇异箫声的源出之处，实是大不可能之事。

上官琦此刻的心情正陷入两个极端冲突之中。他先天性格中潜伏了无比的倔强，一向意志坚决，想到之事，立刻就做，不畏任何艰苦，但他估计自己的生命，无论如何无法完成这件工作，即使他此刻已经确然知道这箫声是一个站在很远地方的人，以近于玄奇的深厚内功吹出了一种音波……但他自己生命存在的时间，恐怕亦无法允许他追寻到那人的停身之处。

突然间，箫声一变，只听袅袅音韵之中，充满了慈爱，有如母亲呼唤一般。

上官琦不自觉中缓缓站起身子，顺着箫声走去。要知他此时心情，最易为这至情至圣的声音感动，片刻之间，已完全为那箫声控制，失去了主宰自己的力量。

这次箫音似是有意引他，不再像适才那般不可捉摸，清音缕缕，从一定方向传来。

上官琦不知不觉中加快了脚步，片刻间重又回到那古刹所在。

他此时已被箫声控制，毫不犹豫地举步登上石级，直向古刹后面走去。

这是一座荒凉的古刹，残垣断壁，满目破损，荒草盈尺，蛛网尘封。

上官琦在箫声接引之下，奔到古刹后院一座残破古楼的旁边，箫声突然中断。

抬头望去，只见那古楼隐隐可见“藏经楼”三字。

箫声一落，上官琦的神志突然清醒过来，他打量了一下四周的景物，抬头望望天色，但见丽日当空，已是近午时分。

他忽然又想到自己身受剧毒之事，看秋阳当中，想那剧毒即将发作。

他为即将死亡的生命轻轻叹息一声，举手推开两扇紧闭的黑漆大门。

这座楼门，已不知多少年没有动过，上官琦举手推门，门虽然应手呀然而开，但积尘横飞，弥目难睁，上官琦疾向后退了数步，待了良久时光，那些积尘才完全落尽。

上官琦缓缓步入厅中，目光扫掠全室一周，大厅中除了些整整齐齐的瓦罐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之物。

他常和恩师在江湖上走动，已有甚多阅历，一瞧那瓦罐形状，已然辨出是存放尸骨之物。

除了这数十只整齐分列的瓦罐之外，左侧壁角处突出了一座楼梯。

上官琦毫不犹豫地走了过去，他要尽可能争取时间，以充实生命中的见闻，纵然，他明知这楼梯上布满了陷阱，也将毫不考虑地冲上楼去。

制做楼梯的木料似是异常坚硬，居然毫无腐朽之处。

走上十五层楼梯，眼前是一座广大的经堂，但见四面尽都是紧闭的木柜，这本质似是上好之材，除布满积尘之外，竟无一片破损。

他缓步绕行经堂一周，除了藏经的木柜之外，再也找不出一点痕迹，那箫声不知从何发出。

他打开了一扇窗子，看看天色已近午时，心中暗暗想到：快啦！毒性就要发作了，这地方如此幽静，倒是一处极好的埋骨之所。

他选择了一处适中的地方，拂去积尘，仰脸倒卧在楼上，想到，就这样安静地死去，让万卷藏经相伴着我的尸体吧！缓缓闭上了双目，他自忖必死，万念俱灰，不大工夫，竟沉沉睡去。

待他醒来之时，天色已然入夜，满室漆黑，伸手难见五指，他心中早存着自己死去之念，醒来虽见景物，只道自己已经死去，缓缓坐起身子，暗道：我现在不知是人是鬼……

忽觉凉风拂面，飘传来浓郁的桂花香味，他已嗅到过此种香味，此刻重又闻到，脑际忽然一清，伸出食指，在口中咬了一下。

只觉一股疼痛，神智全复，暗道：我还好好的活在世上么！站起身子，举步向窗口走去。

探头一望，只见满天寒星，闪烁生光，阵阵夜风，掠面而过，浓郁的桂花香味，也更加强烈。

这时，他已确定了自己还活在世上，心中甚感奇怪，暗道：千臂毒叟翁天义，以用毒名满天下，大殿所有之人，除了那四个派来卧底之人以外，都中了翁天义之毒死去，不知我何以竟然未死，还这般好好的活在世上，大殿上诸般经过之情，又一一在他脑中展现。

忽闻一声长叹，由那屋顶之上传了下来。

这声音来得甚是突然，在这等荒凉的古刹之中，纵是胆大之人，也不禁心生惊怖之感……

他为这突来的长叹声，吓得颤栗了一下，只感背脊之上升起了一股寒意，下意识伸手向背上抓去，一把抓空，才想起身带的宝剑遗失在大殿之上。

那长叹之声，口音甚重，他镇定了一下心神之后，仍然能清晰的记得，他确定那声音决非幻觉的感应之后，忽然生出了一种好奇的冲动，暗道：这经楼附近，如植有桂花之类，何以我在登上经楼之时，未能嗅到，难道这桂花香味，是从甚远之处飘来不成？他联想到，闻到这桂花香味之后，紧接着就听到那诡异的箫声，心中忽然一动，振臂穿窗而出，悬空一翻，落到屋面之上。

抬头望去，星光下，只见一个须眉俱白的怪头，出现在一张窗口之上。原来这经楼之上有着一个两间房子大小的阁楼，因那经楼广大，这小阁楼筑建在这经楼屋顶之间，如若不到经楼屋面之上，很难瞧得出来。

那人似是凭窗而坐，下半身完全被板壁遮去，只露出一颗须发虬结的怪头。

此时此地，骤然间出现了这般形状的一颗怪头，就是上官琦胆子再大一点，也有些心惊肉跳，失声一叫，本能的一闭双目。

待他心神略定，睁眼望去之时，那出现在窗口的怪头，已然不见。

他仔细打量阁楼一番，只见四面都开着长窗，浓郁的桂花香味，都从那阁楼之上飘出，室中一片漆黑，无法窥得景物。

他缓步走到那阁楼前面，凝神向里望去。

他目光本有黑夜辨物之能，这一用心瞧着，果然看清了室中景物。

只见刚才那出现在窗口的怪头，端正的放在阁楼正中一般。

上官琦略一沉吟，心中已经明白，原来那人穿着一身黑衣，在没有烛光的暗室之中，瞧去有如单单的一颗怪头，放在那里一般。上官琦瞧了一眼之后，心中暗暗忖道：这人不但装束诡异，而且选择了这样一所阴森恐怖之处作安居之地，自非是什么好人，还是别惹他好了。

正待转身而去，忽听那室中怪人冷冰冰地喝道：“哼！你心中敢骂老夫吗？”

上官琦听得一怔，道：“你怎么知道我心中在骂你了？”

那怪人道：“我瞧你脸上神情，就知道你在骂我了，如是在老夫年轻时，早就把你一掌劈死……”

他微微一顿之后，又道：“现在我年纪大了，火气小了，你心中骂我几句，我也不放心上啦！”声音语调之中，充满着晚年的寂寞。

上官琦忖道：我虽没有暗中骂他，但心中对他却有厌恶之感，在这等夜暗之中，他能瞧出我脸上神色表情，目光可算锐利惊人。

只听那怪人继续说道：“这阁楼四面，都开有窗子，你如想进来瞧瞧，尽管请进吧！”

上官琦又向前走了两步，问道：“老前辈可就是那吹箫之人么？”

那怪人似是十分喜悦别人赞美，当下说道：“不错，不错，不知吹得好是不好？”

上官琦暗暗吃了一惊，忖道：如那箫声果真是他所吹，此人内功的精湛，实是生平仅见之人。

那怪人见上官琦怔怔地没有回答，心中似是很不高兴，又提高嗓子问道：“你说我那箫吹得好是不好？”

上官琦被他这一喝问，心里想道：你这人的性子倒是很急呢。当下答道：“老前辈的箫吹得实在太好了。”

那怪人仿佛不信他的话，又追问道：“你这话是真的吗？还是存心欺骗于我？”

上官琦道：“我的话，句句都是由衷而发，怎的会相欺于老前辈呢？老前辈试想，如若我不是被老前辈那美妙动人的箫声所引，又怎么能找到此处，又怎能有缘拜会老前辈呢？”

那怪人一听上官琦之言，竟高兴得微笑出声，点点怪头，道：“你这话倒也是实在之言，想来确不是讨好于我……”

第二回残腿怪人

那怪人瞧了上官琦一阵，得意地接道：“想不到今天我倒遇到一位知音了。”言词中，充满了无邪的童心。

上官琦道：“晚辈愚鲁，知音愧不敢当，但老前辈的箫声，真是仙韵纶音，令人听到了感奋无比，却是千真万确之事……”

那怪人听得呵呵一笑，道：“仙韵纶音，谈何容易，不过老夫在这箫上，确曾下过一番功夫倒是事实……”

他忽然想起两人竟是隔着窗子在说话，不由得又哈哈笑了起来，道：“多年来，你可称得是老夫唯一的客人，来来来，快请进来，如是这等隔着窗子相谈，岂不是待慢客人了么！”

上官琦原本不想与这怪人交攀，可是一则因为对他的箫声太过喜爱；二则，看这怪人有时竟是童心未泯，说话很是天真有趣。这时听他一邀，也就改变了主意，心道：好吧，我就进来，看看你到底是个人什么样的人……

移动脚步，走近了窗口，人一纵身，便已越窗而入。口里说道：“老前辈这房子倒真也奇怪，怎么不用门呢？”

那怪人冷冷地道：“哼，我已与世隔绝，要门又有何用？”

两人对答声中，上官琦已脚落地地站在那怪人身前。

那怪人抬头瞧了瞧上官琦，点点头道：“嗯，难怪你胆敢深入涉险。”那怪人头向侧转动了一下，示意上官琦，道：“你且坐下，咱们谈谈。”

上官琦低头一看，木桌旁正好有一张椅子，矮身坐了下来。

那怪人待上官琦坐定之后，问道：“你当真是为了追寻箫声，才到这里来的吗？”

上官琦道：“不错，老前辈的箫声，实在是太好听了，真正是动人已极，所以晚辈才循声寻来……”

那怪人方才还冷冷的，这时一提箫声，又听上官琦如此一说，他又开心起来，高兴地说：“既是如此，你想必能懂我的箫音了？”

上官琦道：“晚辈虽不能说懂，但是那箫音所奏出的哀乐之情，晚辈倒也能够领会一二……”

那怪人点点头道：“这个自然，不要说人了，就是禽兽，也能知道声音美妙，好恶……不过，听得之后，各人的体会与感觉不同罢了”

上官琦心里暗道：看你这么怪，说的话，可真也有道理。

那怪人忽然兴冲冲地道：“深夜客来，难得又是知音，我再奏几段，让你听听可好？”

上官琦微微一笑，答道：“老前辈有雅兴，晚辈求之不得。”

那怪人听他竟然真的要听，心中似是感触甚多，身子向前一探，失从那方桌之上，取过一方布帕，脸色十分凝重地放在自己身前，翻手伸入怀中恭恭敬敬取出一支箫来，双手捧住，放在面前布帕之上。

上官琦仔细瞧去，只见那怪人取出放在布帕上的洞箫和一般洞箫大不相同，此箫长不过尺许左右，通体漆黑，也不知用什么东西做成，在箫的尾端之上，残去了一片缺口。

只见那老人闭上双目，双掌合胸，先自默默祈祷了一阵，然后，突然一睁双目，目注墨箫，虔诚无比地取在手中，右手横箫，左手忽然在地板之上，一拍，身子忽然凌空而起，原姿不变的，落到窗子前面。

上官琦心头暗自吃了一惊，忖道：“这是什么身法，臂不挥拂，脚不跃奔，但凭左手在地板轻轻一击，人竟能凌空飞过去，而臂腿不动，仍然保持着原姿不变，此等怪异身法，实是罕闻罕见之学。

只见那怪人，两手捧起短箫，就唇吹了起来。

哪知过了半晌工夫，始终不闻半点箫音，不觉心中大生奇怪之感，凝目望去，便见那怪人目瞪口呆，吹得似是十分吃力。

正待开口相询，忽闻袅袅箫音，遥遥的飘传过来……

初闻箫声之时，只觉音韵十分柔细，若断若续，渐渐声音转大，箫声嘹亮起来。

上官琦心中奇怪，不自觉的站起了身，缓步走到那老人身边，运足目力，仔细看去。

只见那老人就唇短箫的尾部，似是有着一股线雾般的白气波向前面而去。

上官琦瞧了半晌之后，心中忽有所悟，暗道：是啦，这老人果然是以精深绝伦的内功，吹一种音波，待这音波遇到阻挡之时，激发出箫声出来……是以他看去吹得十分吃力。

那怪人似是注意到了上官琦在瞧自己，忽的把就唇短箫一收，冷冷地问道：“你瞧我干什么？”

上官琦看他忽喜忽怒，忽冷忽热的神态，心中暗道：这人果是个冷僻难测的怪物，还是早想些法子离开这里的好。当下答道：“晚辈看老前辈，吹箫神情似是十分吃力，不自觉间多瞧了两眼……”

但闻箫声袅袅，仍然不停的飘传过来。

这怪人虽已停下不吹，但那箫音却延了将近一盏茶的工夫，才停了下来。

只听他冷冷地哼了一声，道：“年轻的孩子，自然不解其中的奥妙了……”

上官琦乃是生性倔强之人，听这怪人说他不解其中奥妙，心中大为不服，不由冷笑了一声，道：“晚辈虽然年轻，对音律之学却也略窥门径，对丝竹乐器，虽没有研习过，但听得也不在少数……”

那怪人听上官琦一番辩解，知他心中不服，冷冷笑道：“听你之言，似乎懂的不少，我问你，你看老夫吹的是和平常人一般吗？”

上官琦道：“如若将老前辈与常人相比，确有不同之处。”

那怪人翻了翻一双大眼，脸上泛起了好奇的神色，忽又微笑道：“老夫与别人有何不同之处，你且说说看……”

上官琦略一沉吟，道：“丝竹吹弹，原是怡情悦性之用，吹弹之人，当时的心情虽有哀乐之分，但也一定有曲有调，尤其吹奏洞箫，更须气定神凝，徐徐吐气，其音才能柔婉。可是老前辈却与一般人大不相同，吹奏的既无曲无调，宫商音律，也不谐和，而且，而且……”他忽然想到和自己相对而坐的乃是一个喜怒无常，冷热不定的怪人，如果说的太坦直，反为不妥，是以“而且”了两句，住口不言。

那怪人听得连连点头，神情上似是很为高兴，这时见上官琦住口不言，一转脸，急急问道：“而且什么，快说，快说……”

上官琦看他神情知道自己不说，必将激起这怪人的怒意，轻咳了一声，说道：“而且老前辈吹奏之时，贯神用功，吹得十分吃力，以晚辈看，老前辈吹弄洞箫，就如同在施运一种内家功夫一般……”

那怪人不待上官琦说完，突然哈哈一阵大笑，道：“难得，难得，看不

出你年纪轻轻，对音律运功两道，却懂得不少……”

转脸瞧着上官琦，又道：“数十年来，听见老夫箫音的人，自是很多，但能循声找到的，却只有你一人，想不到你竟精通此道。实对你说，老夫吹奏之法，自是与常人不同，他们吹箫只是抒情怡性，老夫吹箫除了抒情怡性之外，却还在修为一种高深的武学，老夫吹箫是运功化气，聚气成音，集音成力，这种力量能伤人于无形之中……”说时脸上满是得意之色。

上官琦道：“晚辈虽是愚鲁，但在箫音之中已听出老前辈是一位武林高人了。”

那怪人被上官琦一阵恭维，心里更是高兴，朗朗大笑，道：“放眼当今武林，堪与老夫匹敌的，还数不出什么人物，只是老夫武功虽高，但未遇到一个可传之人……”窗外陡然黑影一闪，那怪人疾伸右手，一吐一收，他这突然的动作，把上官琦吓了一跳，但那怪人却笑向上官琦道：“你且看看老夫这一手功。”张开五指，掌心里竟是一只很大的黑蝙蝠。

那黑蝙蝠停在掌心，双翅不住的扇张，仿佛想飞，却又飞不出去。

那怪人眼睛望着蝙蝠在掌心飞动，脸上现出了欢愉之色，似觉玩得十分有趣，人却向上官琦道：“老夫倒很喜欢你这份胆识与聪慧，打明天起，我要将我的绝学传授与你。”

此人虽已是须发苍然，嬉玩之心却是甚重，做事说话常带几分稚气。

上官琦暗暗忖道：看他武功，确有过人之处，挥手攫鸟，实非常人可以办到，但武林之中，最重师道一伦，我岂能见异思迁，认作师……当下高声说道：“老前辈授我武功虽可，但我却不能认你作师。”

那怪人沉吟一阵，笑道：“当今之世，不知有多少人想投在老夫门下，均被老夫婉拒。你不认我作师，却又想学我的武功，那成什么体统？”

上官琦道：“传我武功之言，是老前辈亲口说出，在下并未心存此意，老前辈既不愿相授，那也罢了……”霍然转过身大步向外走去。

忽觉一股强猛的暗劲袭上身来，有如千百斤重铅，压在身上一般，不自觉的运集了全身功力，向那袭上身来的暗劲相抗，但觉压力逐渐加重，上官琦也不自主把全身的真力集中相抗。那袭来的暗劲，绵绵不绝，上官琦渐感承受不住，待他想起要走之时，双腿已然不听指挥，别说向前走动了，就是想移动一下，也觉力难从心。

原来他把全身所能用出的气力，都用来和那袭上身来的暗劲相抗，全身不剩半点余力，有如一个身负千斤重担之人，全身力量都运集在负重之上，连动弹一下的气力也没有了。

只觉那袭来的暗劲，适可而止，身后响起老人冷森的笑声，道：“老夫这居住之处，数十年来，从未有人涉足其间，你这娃儿既然进来了，岂能轻易的出去……”

上官琦心中想道：是你要我进来的，怎能这般强词夺理的反来怪我……他心中虽然想和他争论，但因没有说话之力，开口不得，空自心中焦急。

只听那老人呵呵大笑了一阵，接道：“你现在该知道老夫之言，说的不错了！举世能和我武功相抗之人，大约只有两三个人，但我这数十年来潜居阁楼，日夜研究，武功一道，已是大有进境，如你能投我门下，得我绝学，十年后，定然成为武林中第一高手……”

上官琦只觉运集抗拒那袭来暗劲的真气逐渐消减，脸上汗水滚滚而下，连分心听那老人说话的精神都难抽出，但听他声音缭绕耳际，却是一句也没

听清楚。

要知他此刻，把全身所有的潜力，都用了出来和那袭上身来的暗劲抗拒，血脉暴张，毛发竖立，神意集中，耳目都逐渐失去了灵敏。

那老人久久不闻上官琦回答自己之言，心中怒火大起，高声说道：“我说的话，你听到没有？”

忽觉他抗拒之力，突然消失，上官琦的身子倏然摔倒地上。怪老人口中骂了一声：“没有用韵娃儿！”左掌在地上一拍，飞了过去，举手在他“天灵”“玄机”“金门”三处要穴上各拍一掌。

上官琦本已气绝，经他在三处要穴上各拍一掌之后，长长吁一口气，忽然挺身坐了起来，张嘴喷出几口鲜血，望了那老人一眼怒道：“就是你的武功举世难有一人匹敌，我也不要认你作师，学你的武功。”站直身来，向外走去。

那怪人似是被上官琦的豪强之气所慑，忽的长长叹息了一声，道：“好吧！你不认我为师，也就算了，只要你肯答应我几件事，我就把武功传你。”

上官琦回过头道：“你要我答应什么事？”其实，他对那老人的武功，心中亦甚向往，但因他生性倔强，心存师伦，不肯向那老人服输。

怪老人仰脸望着屋顶，口中喃喃地答道：“一、二、三、四……”忽然转脸望着上官琦道：“此事最是容易不过，只要你答应武功学成之后，替我去杀二十八个人，就算报了我传授你武功之恩。”

上官琦道：“这二十八人是何等人物？老前辈必须先说清楚，让在下斟酌一下再说。”

那怪老人突然一掌击在地板之上，震得楼瓦格格作响，大怒道：“你这么盘根究底，哪里像随我学武的样子，倒像是我要从你学习功夫了。”

上官琦冷冷说道：“晚辈武功虽然平庸，但寸心却有正邪之分，如果要我杀害之人，都是奸恶之徒，且莫说二十八人，就是二百八十，二千八百，晚辈亦当为你一一诛绝；如是大忠大孝，侠胆义肝之人，就一人晚辈也不愿妄杀……”说完，转身向前走怪老人冷冷喝道：“站住，进我这阁楼容易，但如要出这阁楼，哼哼！岂是轻而易举之事？”

上官琦停下脚步回顾那老人一眼，笑道：“老前辈武功高强，杀晚辈不过是举手之劳，不过，我上官琦却不是贪生怕死之人……”突然提高了声音，道：“老前辈想杀就杀，我自知武功不敌，决不还手就是！”一挺胸，闭目而立。

阁楼上突然寂静下来，久久不闻那老人回答之言。

上官琦心头大感奇怪，睁眼望去，眼前哪里还有那怪老人的踪迹，正待转身走去，忽听一声十分凄凉的长叹之声，起自阁楼一角。

定神望去，只见那怪老人怀抱一个尺许见方的黑色箱子，双目之中泪光闪动，午夜静寂，清晰的听到那泪水滴在木箱上的声音。

上官琦忽然觉得这怪老人是位十分可怜之人，不觉间油生怜悯之心。

但闻泪水滴打在木箱上的嘀嗒之声，不绝于耳，显然，那老人正泪如泉涌哭得伤心无比。

上官琦不由自主地缓步走了过去，只见那老人双目圆睁，望着屋顶，口齿启动，但却听不到一点声音，也不知他在说的什么，两行泪水，夺眶而出，滴在木箱之上。

他似是忘记了这阁楼上还有一个上官琦一般，仰望着屋顶，动也未动一

下。

上官琦走到他身侧后，低声说道：“老前辈可有什么伤心之事吗？”

那怪老人忽的转过头来，放下手中木箱，接道：“哪个要你来多管闲事，别说我没有什么伤心事，纵然是有，告诉你又有什么用处……”

这一番话，说的童心犹存，听得人甚觉好笑。

上官琦勉强忍住笑意，低声说道：“老前辈如有什么需要之处，尽管吩咐晚辈，只要我能力所及，决不推辞。”那怪老人道：“老夫生平不愿受人相助之恩。”

上官琦默然沉思一阵，回身走去，心中暗道：他说的倒是不错，像他那样的武功，举世无匹，纵然有什么需人相助之事，我也帮不了忙。

忖思之间，人已走到窗口，正待举步跨出，忽听那老人叫道：“站住，老夫倒想起求你办一件事情！”

上官琦回身答道：“老前辈尽管吩咐，晚辈自当尽力以赴！”怪老人长叹一声，说道：“我求你答应学我的武功好吗？”

上官琦一付思，答道：“老前辈授我武功之意，要我去为你杀人，此事晚辈实难答应。”

怪老人想了一想，道：“那么你就少杀几个，减去一半好了。”

上官琦道：“一半之数，那是十四个了……”

怪老人喜道：“不错，不错，二十八人一半，正是十四个。”上官琦连连摇头说道：“不行，妄杀一十四个和我无怨无仇之人……”

怪老人不待上官琦说完，抢先接道：“那就再减一半，替杀七个人，总该可以了吧！”上官琦道：“妄杀一人，我也不会答应，何况要杀七人。”怪老人道：“就再减一半，你替我杀上三个人吧！”上官琦看他目光之中，满是期望之，不觉轻轻叹息一声，沉吟不语。

怪老左手忽的一拍地板，原坐姿不变，凌空直跃过来，落在上官琦身前说道：“只要你肯点头答应，我立时就开始授你武功……”

上官琦突然抬起头来，说道：“不答应。”转身一跃，向窗外飞去。

怪老人右手一伸，迅快绝伦的抓住了上官的左臂，微一挫腕，硬把上官琦向前飞跃之势，拉了回来，摔在楼板上。上官琦原待挣扎爬起，但那怪老人突伸右手，按在己肩上，一股强大的力道压着，使他动弹不得。那怪老人望着上官琦，发出一阵如怒龙啸云般的冷笑，道：“小娃儿，你自能走得了吗？”

冷哼了两声，又道：“你也太不知好歹了，普天之下，有少人想对老夫拜师学艺，但老夫连瞧也懒得瞧他们一眼。如今老夫这等求，自愿将生平绝学传授于你，想不到你这娃儿如此冷傲，任老夫如何说，不肯答应，你说，你这等对待于我，叫老夫怎不恨你入骨……”

上官琦然受制于人，心中忖道：这老人武功高得令人莫测，要想逃出阁楼，只怕非易事。如今怪老人对自己既是如此憎恨，必已不存善意，与其受辱蒙羞还不如痛痛快快求死来得爽快。心意既定，转脸向怪老人道：“学艺之事自然要双方情愿，如今老前辈竟仗着武功，威胁在下，这无疑是一种凌辱我上官琦虽然是武林后辈，却也不甘受人羞辱，现在既然落在你手，一切听尊便，要想我拜你为师学艺，那是做不到……”那怪老人翻着两只大眼，望了上官琦一阵，哼了一声，道：“娃儿你可打了算盘，你想顶撞老夫，要我在大怒之下，把你杀死，以求一个痛快……哈……哈！”

怪老人狂笑一阵，接道：“老夫生平做，从来是任意而为，人想跟我学，老夫偏不收他，你不跟我学，我就非得到不可。如若有人不听老夫之言，那老夫就以世间最残忍的手法，点他的经，叫他痛苦一生……小娃儿，老夫倒真喜欢你这份傲气，现下再给你一个后机会，如你肯答应老夫之言，老夫愿不咎既往。”上官琦见那老人盛气凌人，不由心生怒意，未待他说完，高声喝道：“不说了，上官琦岂是怕死之人，杀刚听便，决不反悔。”

那怪人怪笑一声，道：“好呀，这是你自讨苦吃，可不要怨老夫心狠手辣了，在我要告诉你我用的手法，我要点毁你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大经脉一十二处要穴。还要点你三大经外奇穴，哼哼，老夫最后还要把你任督二的气道阻塞，我要你慢慢饱尝那废而不废，残而不残，噬骨钻心的痛苦！”

上官琦虽听得心中冒出一股寒气，但他生性倔强，决不肯屈服于人，这时满怀愤怒，当下说道：“你且不要得意，上官琦不一定惧你这种手法，不多说了，要动手就动罢。”满脸庄穆之色，大有凛然视死如归的气概。怪老人阴森地冷笑一阵，道：“好倔强的娃儿，老夫就不信你是铁打铜铸人。”右手猛然在他身上一拂。上官琦只觉他手掌所经之处经脉穴道，如受重击，登时感到半身麻木，手难动。

怪老人又是一阴沉的冷笑，道：“世上最残酷的刑法，就是让一个人求生不能，求死不，老夫在这阁楼之上，熬度了十几年的岁月，十几年没有一个人相伴过我现在我要逆转你全身经脉行血，使它反攻内腑，先让你受三日夜行血逆转痛苦之后，我再废去你双臂双腿，相伴我在这阁楼上，消磨你一生岁月！

这番话，说得阴风森森，句句字字，都使人不寒而栗。

上官琦抬头瞧了那怪人一眼，心中暗忖道：“此人在这阁之上，一过十几年，内心之中积压了无比的寂寞、怨毒，既能说出口来，必能够做到，如其让他把我摆弄得不死不活，倒不如自己早些想个法儿，得一死，既可免去很多罪受，亦可免去受他羞辱。”心念一动，暗中提聚真气，准备在那老人不防之时，突然举掌，自碎“天”要穴一死。

哪知一提真气，忽受那老人拂伤的经脉穴道，如受闭塞一般，但行血难通，而且连经常运行于经脉之间的真气，也被阻塞难过，但觉伤处一阵剧烈的麻疼，提聚丹田的一口真气，随之散去。

怪老人冷眼旁观，把上官琦的一举一动，都瞧得十分清楚，只听他又是一阵入耳惊心的阴沉冷笑，道：“本来你的伤势，还要两三个时辰后，俟穴脉暴胀，行血壅塞之后，才能发作，但你现在已运气行动，迫使血脉流速加快，这一来，集血不但加多，而且伤势也提前发作，你先尝试一下这个滋味如何？不过，眼下你身受之苦，只不过是经穴被我用‘拂脉震穴’两种手法混用的伤人之法，如果我要封了你全身经穴脉道，再迫你行血反集，那时你所受到之苦，比现在更要厉害数倍之多。”

上官琦真气忽然散去，心中已知道不对，赶快舒展一下身体，长长吸口气，把散浮的真气，缓缓逼回丹田之中，心中却在盘算着如何逃离这座阁楼，或如问才能求得速死……

怪老人沉默了一阵后，左手突然举起，又在上官琦几处关节之上，轻轻的击了数掌。

他掌势每次击在上官琦一处关节上，上官琦就立时觉到此处关节和身体脱节一般，除了一阵阵微疼的感觉之外，并未有什么剧烈的反应，唯一的感

觉，就是被敲中的关节，似已不属他有，意识中无法再挥举运功。

他缓缓把目光投在那怪老人的脸上，想道：咱们无怨无仇，你又为什么这般折磨我呢？天性中潜伏的倔强，使他不愿把心中想到之言，说出口去，长长地叹息一声，闭上双目。

只听那怪老人轻蔑地笑道：“你可是后悔了吗？”

上官琦用力地摇摇头，坚决地答道：“没有，我永不后悔！”他的回答简短有力，而且毫不考虑、就快速的答复出来。

怪老人冷冷地说道：“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一盏热茶工夫之后，你即将尝受到最难受的痛苦，行血反攻内腑，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条经脉中的行血暴胀，其苦有如万蛇蠕行于身体之中，孩子！你是无法忍受这些痛苦的！”最后一句话，突然间变得十分慈爱柔和，俨然长者口气。

上官琦淡淡一笑，道：“生死之事，也不放在晚辈心上，但我有一事心中难明，不知老前辈能否相告？”

怪老人听他口气之中，对自己毫无怨恨之心，甚感奇怪，略一沉思，说道：“什么事，你尽管问吧！”

上官琦道：“老前辈的武功，既然世无匹敌，不知何以常在这阁楼之中，吹箫自娱，不肯到江湖上去走动走动？”

怪老人道：“哼！江湖险诈，人心难测，世界虽大，但却没有我这阁楼中来得清静。”

上官琦微微一笑，道：“世间才具超人之士，多有孤傲之癖，老前辈武功成就，为晚辈生平仅见高人，一管洞箫，更是吹得婉转入化，抛去世俗曲调，自成一格，似此等大成大就，纵是才华横溢，智慧绝代之人，亦必要心神集中，胸无杂念，才可步入此等境界，老前辈心神精智，尽耗在武功、洞箫之上，自是难免性格孤僻，喜怒难测，此点不足为奇。最使晚辈难以想通之处，就是老前辈何以会有杀人之念，而且指定要杀二十八人？”

怪老人沉思一阵，答道：“因这二十八人都和我有仇，血海之恨，不杀他们，难以消解胸中不平之气。”

上官琦忽然睁开双目，追问道：“那老前辈为什么不肯亲自仗剑，追觅仇踪，却躲在这阁楼之中，以箫声引人入彀，借传武功之名，使人感恩图报，仗剑替你卖命，自己却遁身事外，坐视虎斗，可是存心盗名欺世……”

那怪老人听他愈说声音愈高，最后几句，声色俱厉，立时大喝一声：“住口！”伸手撩起黑色长衫。

上官琦仔细望去，只见那黑衣老人双腿自膝以下，完全断去，歉然一叹，道：“老前辈原来是身体残缺之人，这就难怪……”

忽觉胸中气血壅塞，经脉暴胀欲裂，无法接下去，倏然住口。

怪老人忽然间变得十分慈爱，低声说道：“快些闭上眼睛，把胸中所有的思虑完全排除，尽量使你自己身体和精神轻松舒适。”

上官琦又待开口，那怪老人摇头示意，不让他再接下去，说道：“大概你已是伤势将发，我虽有点伤你穴道之能，但却无法在你伤势将要发作之时，阻止你伤势发作。”

上官琦心中暗道：难道我身受内伤的反应，当真会如他所说的这般厉害？就这精神微分之时，果觉一股气血向上冲去，不禁心头一惊。

但感那上冲气血，似是被一股强劲的东西堵塞，冲又冲不出去，不冲又无法遏止排消。

他开始尝受到这行血返攻内腑的痛苦，体内好像惊涛骇浪，汹涌翻滚，冲激得他心里泛起一阵恶心，欲呕欲吐，脑际更是痛苦难耐，忽而胀痛如裂，忽而又是一片空空洞洞，似觉得自己身子在万丈悬崖上，往下疾落，手足颤抖，两眼昏花，鼻息如窒。这时他才知道那怪老人所说，这种痛苦，实非常人所能忍受。

那怪老人凝神注视着上官琦脸的变化，这时见他额汗如雨，知他已经发作，点头道：“孩子，这份罪可不好受吧。赶快依老夫之言，闭上双目，息去心中杂念，也许对你有点用处，如要再任性硬抗强持，不用说你这点修为，就是武功再高，也是无法克制……”

上官琦知他所言不虚，立时依言紧闭双目，口咬舌尖，鼻观心腑，将无数的思虑涤荡干净，心中才逐渐平伏，痛苦慢慢减消。

那怪老人见上官琦依言运功行气，脸上绽出一点喜色，道：“年轻人最要紧的就是听人忠告，现在可觉好些没有？”

上官琦点点头道：“好些了，多谢你老人家……”

那怪老人哼了一声道：“我也不要你谢，你现在虽然好了一点，不过你的伤势从今以后，每天在子、卯、午、酉四个时辰必定发作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厉害……”边说边注意着上官琦脸上的神情，嘿嘿冷笑了两声，道：“这全是你自作自受，不听老夫相求之言，却要硬充英雄豪杰。老夫虽能点伤你，却无能为力疗治，唉！如今看你这等痛苦，老夫倒是大大后悔了……”

上官琦心中虽是被他危言所动，却不愿开口求恕，但又念念难忘那怪老人警告之言，每日子、卯、午、酉四个时辰之中，伤势发作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利害，暗自忖道：如我伤势真如他所言一般，一日夜功夫之中，发作四次之多，这个罪可是难凭血肉之躯强自忍受，看来我眼下只有一条死路可遁。

想到一死可解这身受痛苦时，心中安稳了不少，淡然一笑，道：“老前辈大可不必为此抱疚，晚辈早已不把生死之事放在心上，当我拒绝者前辈相授武功时，已想到此等举动难以获得老前辈的谅解……”

一顿，又叹道：“晚辈并非不愿学老前辈的武功，实因我早已有了师父，自不便再拜在老前辈的门下。”

怪老人道：“一个人生平之中多拜几个师父，也是极为平常之事，这有什么为难？”

上官琦道：“一身兼数家之长，同时拜认几个师父，武林中虽非罕见，但总该事先禀明启蒙师长，获允之后，才可重拜新师，此乃师伦大道，晚辈岂敢稍有擅越？”

怪老人道：“要授你武功，不过是见你资质过人，世难求得，并非存夺人弟子之心，拜师不拜，都是些无关紧要之事，此等繁文缛节，老夫素不喜爱，免了最好。”

上官琦道：“老前辈虽无坚持要我拜师之心，但却有挟恩求报之意，你传授了我世无其匹的武功，却要凭仗这些武功去为你追杀仇人。”

他微微一顿之后，接道：“如果老前辈的仇人，都是不法盗匪，绿林巨凶，晚辈杀之心安理得，如是大忠大孝的正人君子，晚辈届时定感十分为难，既不能毁弃承诺，有负老前辈传授武功之恩，又不能盲目杀戮好人。想来想去，还是不学老前辈的武功最好。”

怪老人冷笑一声道：“但眼下我已点伤你全身四大经脉，一十二处要穴，

你如不答应学我武功之事，此后岁月却将永留这阁楼之上，除了每日熬受四次伤势发作之苦以外，还要受尽我的讥讽羞辱，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只要拖延上三月时间，你受伤的经脉即将开始硬化，那时你纵然心中后悔，但已无法可想了，据老夫所知，纵然是一代神医国手，也无能把人体逐渐硬化的经脉复元，现在，你还有足够的时间，先熬受三天试试？看老夫之言，是真还是假，三日内你若能回心转意，一言相求，老夫当不惜消耗真力，打通你受伤经脉，如若你还要这做硬，那就把你最宝贵的青春耗在阁楼之上，陪老夫一辈子吧！”

上官琦冷然答道：“我不必用三天时间去想，现下就可以肯定的答复你，我永不后悔！”脸色神情之间，一副大义凛然之态，当真是豪气干云，视死如归。

怪老人和他相互凝注了一阵，忽然闭上双目，喃喃自语道：“好倔强的娃儿。”

阁楼上恢复了一片死寂，靠窗处摆放的几盆盛开桂花，散出浓郁的幽香，但这撩人绮念的桂子清香和这阴森可怖的环境，很不调和。

上官琦努力使自己忘去一切，使心情清明平静，不知何时，已沉沉睡熟过去。

当他醒来的时候，已是日升三竿时分，阳光透窗而入，照入了阁楼中。

怪老人怀抱着一支黑漆木箱，凭窗而坐，抬头望着无际蓝天，背影中流现出无比的寂寞。

上官琦暗自叹息一声，忖道：“像他这般枯守这阁楼之中，一过十几年的岁月，寸步难离……”

突然心中一动，脑际中闪过一个念头，暗暗忖道：“以他这般武功之人，纵然失去了双腿，也难把他困居这阁楼之中，不知何故，他竟十几年不肯离开？……这些年来，他又食用什么？”

这种种疑问一一从脑际闪过，使他对眼下怪老人，有了更多的迷惑。

忽觉一阵气血壅塞，经脉暴胀，心知又到伤势发作时辰，赶忙屏绝杂念，平伸双臂，使身体重心，分配在全身各处，躺得异常舒适，准备迎接气血闭塞，经脉暴胀的痛苦。

但觉平日畅通全身各条经脉的行血，此刻突然像被人在几处经脉要位上分隔开来，气血难以通行，壅塞在几处要穴经脉之处，筋脉暴胀欲裂，全身痛楚无比。

但见他头上汗水有如水浇一般，滚滚而下，但却咬牙苦撑，不肯发出一句呻吟二声。

那怪老人静静的坐在一侧，圆睁双目，一瞬不瞬的凝注着他，脸上神情十分奇怪，也不知他在想什么心事。

上官琦望了那老人一眼，别过头去。

他性情刚直，宁断不曲，不愿让那老人瞧到他痛苦神色。

怪老人冷笑一声，说道：“现下你伤势不过刚刚发作，待那积血渐消，全身经脉经过一阵暴胀之后，复变收缩，那时脉道之中行血蠕动，有如千百条毒蛇，爬行于全身经脉之中，麻疼痒酸，万苦齐作，别说你这般年轻之人，就是老夫这般身历惨变之人，也难有忍受那等痛苦的定力……”

他微微一顿后，又道：“眼下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救你身历的疾苦……”话至此处，倏然住口不言。沉默了足足有一盏热茶工夫之久，才继续说道：

“那就是在你积血渐消之时，点了你三大晕穴。”

他原想自己停口不言之时，上官琦定然会追问解救之法，哪知事情大有出意外，上官琦竟似未曾听得一般，毫无半点反应，只好又自行接说下去。

上官琦强忍着无比痛楚，回头一笑，说道：“老前辈盛情，晚辈心领了……”

怪老人怔了一怔，道：“什么？疼痒酸之苦，实非人所能受。孩子，你就是铜筋铁骨，也一样忍受不了。”

上官琦淡淡一笑，道：“晚辈如果真难以熬受之时，自会了断自己，老前辈不必多费心。”

怪老人冷哼一声，骂道：“老夫生平之中，还未遇上过像你这般不知好歹之人，届时你忍受不了之时，可别向我求救。”

上官琦微微一笑，闭上双目。

但觉那涌行在几处脉穴之处的积血，渐渐消去，暴胀欲裂的经脉，为之一松，无比的痛苦，突然消解，精神随之畅。

但他心中知道那老人决非相欺之言，这刹那的舒适之后，紧接着将是更难熬的痛苦，借这轻适的瞬间，用出了所有的气力，疾向一侧翻滚过去。要知人体气血的运行，本有一定的常规，脉道被伤，气血壅塞，久攻不通之后，积血就渐返原位。

上官琦虽然尝试了经脉暴胀欲裂之苦，但他觉出时间并不长久，只要咬牙苦忍，或能撑得过去，万一忍受不了时，再想自尽之法，但他又不愿让那怪老人瞧到他强自忍受痛苦之状，是以借身体舒适的刹那间，翻滚到阁楼一角。

怪老人是已对上官琦完全绝望，连转脸望他一眼也不愿瞧，打开身边黑色箱子，点点热泪，滚落箱中。

上官琦却在注意那老人的一举一动，瞧他打开黑色箱子，热泪就夺眶而出，心中大感奇怪，暗道：那黑色箱子之中，也不知放的什么？怎的能使这冷若冰霜的老人，一瞧之下，就热泪滚滚？

未容他心念转完，突觉胸中伤处一阵麻疼，紧接着各处伤穴一齐发作，麻疼大作，经脉之中，若有物蠕蠕而动，而且愈来愈凶，有如千百条毒蛇，爬行在体内一般，痒疼交作，酸麻难忘，果然是痛苦无比。

上官琦咬紧了牙关，强忍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不肯出一句呻吟之声。

但这等非人所能承受的痛苦，纵是铜筋铁骨之人，也难以忍受得了，只觉全身汗水，泉涌而出，整个的躯体，似被万蛇啃噬一般，终于发出了呻吟之声。

怪老人回头瞧了上官琦一眼，缓缓合上黑色箱盖，仰脸一声长笑。

笑声凄厉刺耳，直似碧霄鹤唳，悲壮中混入无比的痛苦，震得壁间积尘纷纷落下，屋瓦格格作响。

直待那凄厉的长笑之声停息之后，才望着上官琦冷冷说道：“我道你真是铜涛铁打之人，原来也承受不了。”

上官琦伤势发作正凶，全身痛楚难耐，根本就无法听清楚怪老人说些什么，只见他嘴唇一张一合的启动。

忽见他左手一拍地板，纵身跃了过来，右手挥动，连点了上官琦四处晕穴。

上官琦晕穴被点，立时昏了过去，呻吟之声亦随着停了下来。

他无法再看到怪老人做些什么，当他醒来之时，天色又已入夜。

睁眼望去，只见那怪老人静静的坐在身侧，双目圆睁，神光如电，凝注在自己脸上。

他缓缓举手，轻按在胸口之上，对那万蛇穿过经脉的痛苦，似是犹有余悸，呆呆地瞧着那怪老人的冷冰冰的脸色，说道：“咱们无怨无仇，你这般折磨我，不知对你有什么好处？”

怪老人冷漠的脸色，突然泛起了一丝笑意，道：“只要你答应学我武功，替我杀两个仇人，我就打通你受伤经脉。”上官琦摇摇头，转过身去，答道：“我一日夜中，有大部时间不受被伤经脉困扰之苦，你纵然防范严密，但也无法每时每刻都监视着我。”

忽听那怪老人低声求道：我已是年近古稀之人，不知哪一天就要死去，如若不能把我这一身武功传于人，死了实在可惜！”

上官琦道：“世上尽才质俱佳之人，求之不得，你又何苦一定找我？”

怪老人怒道：“我要传你不可！”

上官琦道：“要学会你武功之后替你杀人，晚辈决然不干。”

怪老人黯然一：“老夫生平之中从未开口求过别人，今日破例求你一次。”

上官琦道：老前辈有什么事求我呢？”

怪老人道：“我求你答应我，学我武功，认我师与否，都不要紧，只答应替我杀上一人，就可以了。”

上官见他脸上神情凄然，心中大是不忍，暗道：“世间哪有求人学艺的师父，老人这般相求于我，不知是何用心？难道真如他所言，一个练习上乘武功人的资质，极难遇得，而我又确有了这等修习上乘武功之人的资质不成”

他沉吟了一阵说道：“难道老前辈的武功，除了晚辈之外，当真就不易找得继承你衣钵之人吗？”怪老人又是一声叹息，道：“像你这般资质之人，找来虽是不易，但也并非寻……”

他微微一顿之后，道：“不过，资质之外，更难求得的是侠义之心，像你这般资才，又具侠之心的，那就绝无仅有了。唉！要知一个资质过人，聪明绝伦的人，如若没有侠义之心，武功愈是高强，为害世间愈大，老夫曾经亲睹其人，而且亲经受惨痛……”话至此处，倏而住口，点点热泪，滚了下来。

上官琦道：“老前辈要我杀之人，可就是残害老前辈的正凶吗？”

怪老人：“此中经历，老夫不愿亲口对人说，但我可以告诉你的，他决不是一好人。”

上官琦道：“不知老前辈可否把那人姓名，告诉于我？”

怪老人摇摇头，道：“不行。”

上官琦道：“晚辈如若答应下来，决不会背弃诺言，那时前辈传了我的武功，挟恩告诉我仇人姓名，如其那时叫晚辈左右为难，还不如我现在死去的好。”

怪老人突然敛容说道：“好吧！不管你肯不肯为我报仇，我也打通你受伤的经脉，传你武功。”

上官琦道：“晚辈不愿意无缘无故受人之恩。”

怪老人举手点了他穴道，说道：“我要传你武功，那就非要传你不可，还能由得你做主吗？”

上官琦被他点了哑穴，口不能言，身受内伤又重，也无法和他挣扎，只好瞪着一双眼睛，听任那怪老人的摆布，心中空自焦急。

但身体被那怪老人不停地翻来转去，折腾了半天工夫，才觉到一双掌抵在背心之上，一股热流传入身体之中。那怪老人的功力深厚，热流绵绵不绝地攻入体内，但那热流一近受伤经脉，受到阻力，难再通过。

但热流滚滚，冲撞之势甚是强烈，大约有一顿饭工夫之久，才通过一处伤穴。

他觉着攻入体内的热流，在打通一道伤穴之后，忽然消失，紧接着就听到那怪老人的喘息之声。

等那怪老人喘息之声停了良久，重又开始把手掌抵在他背心之上，热流重又向体内攻去。

到他伤势将要发作的时间，老人就点了他晕穴，使他知觉消失，忘去痛苦，时辰一过，又拍活他晕穴，继续运功打通他受伤经脉。

怪老人足足耗去了有三日夜工夫之久，才把上官琦受伤经脉完全打通，说道：“我已决定把一身武功传授于你，唯一之求，你每日必须离开这阁楼三个时辰，你可借这三个时辰，去找些食物回来，听得我萧声相召，才准登上阁楼。”

上官琦回头瞧了那老人一眼，缓缓站起身子，舒展一下筋骨，穿窗而出。

一阵秋风吹来，忽觉精神一振，回头向阁楼之中望去，只见那怪老人，手拿洞箫，怀抱黑色箱子，凭窗而坐，抬头望着天上悠悠的白云，不知在想什么心事，神情似是并不关心上官琦的去留。

他轻轻叹息一声，想着数日来在阁楼中的诸般经过，恍如经历了一场梦境。

忽然间，心中一动，想到了大殿上还陈放着师叔、师兄的尸体，在这等深山之内，荒凉的古刹之中，不知是否有野兽伤损到几人的尸体，心念一动，立时向大殿之中奔去。

但见大殿之外鸟尸遍地，心头甚感奇怪，一提气，施展轻功身法，疾奔入大殿之中。

他奔行之势，过于迅快，闪电而入，只觉脚下一软，踏在一团软绵绵的物体之上，几乎滑倒地上，赶忙一提丹田之气，稳住身子。

定神看去，只见殿门口处，横卧着一只金钱豹，双目已闭，似已死去多时，刚才一脚，正踏在那豹子尸体之上。

除了门口的一只金钱豹外，大殿上还杂陈着十几条野狼尸体，这些凶残的猛兽看不到一点伤痕，毛皮完整，但却已僵挺而卧，不知如何死去。

转脸望去，只见四五具血肉狼藉的尸体，残散一地，腐臭之味，一阵阵扑鼻冲来。

他乃绝顶聪明之人，一瞧当前景物，心中顿有所悟，暗道：千臂毒叟翁天义毒名果不虚传，这些鸟兽必是食用了大殿上横陈的尸体，纷纷中毒而亡，但看这十几头野狼和一头金钱豹，未能逃过寻丈距离，就暴毙大殿之上，毒性之烈，可以想见。

他一面运气闭住呼吸，一面点查大殿上残留的尸体，数来数去，大殿上只有八具尸体，心中暗自忖道，四位师叔，一十二位同门师兄弟，除了四个奉派来卧底的人，尚该有一十二具尸体才对。

定神瞧去，只见那横陈尸之上，虽是血肉狼藉，但大部分尚都完整，这八具尸体既然一般模样，尚有四尸，总不能被这些鸟兽食用得尸骨无存？

心中疑念大动，立时仔细分辨几具尸体，果然瞧出这些尸体之中，竟无

一根白发须髯，暗道：莫非四位师叔内功精湛，运气逼住剧毒，逃离了此地不成？

忽闻萧声袅袅飘传过来，这次声音大是怪异难听，如啸如嚎，刺耳至极。

上官琦不敢再看，跃上屋顶，直向经楼奔去。

那怪老人正凭窗而坐，一见上官琦奔了回来，面上忽现喜色，但一瞬间，又恢复冷漠的镇静。

上官琦心中本有很多事，想问那老人，但一见那老人之后，竟是一句也问不出来。

怪老人回头望着上官琦道：“孩子，今天是几月初几？”上官琦仰脸想了一阵，道：“大约是八月十一了。”怪老人道：“十一、十二、十三的晚上，有一场好热闹瞧。”说完，凭窗遥望远天，默然不言。

上官琦沉吟了一阵，问道：“有什么热闹瞧？”

怪老人回头望了上官琦一眼，但却答非所问地说道：“你连番出入，已在经楼的屋顶之上，留下很多痕迹，快些去把这痕迹灭掉，再去找些食用之物回来，明天开始，咱们就要躲在这阁楼之中，不能再擅离一步，免得留给人追寻的痕迹。”

上官琦茫然望了那老人一眼，跃出阁楼，心中虽然在想着不要听那老人之言，但行动却是不知不觉地依照他吩咐去做，毁去在阁楼外面留下的痕迹，茫然向古刹外面走去。

他茫然奔出四五里路，但见山峰绵接，连云而起，别说一处村舍人家了，就是个樵夫，也没有遇上一个。

正待转身走去，忽觉迎面山风之中，送过来一阵清香，又不禁向谷中奔去。

上官琦数日夜来，都未进饮食，此刻骤然遇到这等又大又白的桃子，如何不垂涎欲滴，伸手在树上摘下两个，大吃起来，但觉脆甜可口，一口气把两个大桃子尽皆吃下。

吃完了两个大桃子，精神随之一振，暗道：此等深山之中，哪有食用之物可寻，不如把这桃子多摘一些，带回古刹，代作口粮。

心念一转，举手摘了十几个又大又白的桃子，施展开飞行之术，奔回古刹，直登阁楼。

在他想来，这老人长居这阁楼之上，十几年恐怕都没有吃到过这等新鲜的水果，见到这等又大又白的桃子，定然十分欢喜。哪知怪老人回头瞧那几个桃子一眼，十分冷漠地说道：“从现在起，我开始传授你武功……”他缓缓转动双目，把上官琦全身各处，都极仔细地看了一阵说道：“你虽学过武功，但可惜所学的和我要传你的武功，大不相同，只有从头开始，先学入门的坐息之法。”

上官琦不自觉地说道：“我已学过打坐调息之法”怪老人冷冷接道：“内功一道，博深精远，学之不尽，何况我所授于你的，乃武学中一大奥秘，快些调匀呼吸，听我指授你入学法门。”

上官琦虽然疑虑重重，但却不自觉依照吩咐之言，盘膝坐好，调匀了呼吸。

只听那怪老人低沉的声音，缭绕耳际，道：“闭上双目，澄清杂念，凝神内视，五心向天……”

忽然住口不言侧耳静听。

上官琦凝神听去，除闻得萧萧山风外，再难听得一点声息。忽见那怪老人脸色一整，说道：“不能学啦，快把所有窗子关好。”

上官琦看他说的这等庄严，只好站起身子，把四周窗子一齐关上。

怪老人一指左面窗子，说道：“你可藏在那扇窗下看热闹，不管遇到什么惊骇之事，都不许大惊小怪，发出声息。”

上官琦瞧了那老人一眼，心中暗暗骂道：“故弄玄虚，下次再有机会离开这古刹之时，决不再回来了……”

心念未息，耳际间又响起那怪老人的声音，道：“来人乃西藏密宗一支中的高手，你要留心看他武功和中原武学，有何不同之处。”

声音甫落，遥见一点红影，风驰电奔而来。

片刻之间，已入古刹，停身在一座屋脊之上。

上官琦定神看去，只见来人身材奇高，足足有八尺以上，头上金箍束发，身披大红僧袍，顶门之上，有一块鸭蛋大小的疤痕，站在屋脊之上，四下张望一眼，突然振臂而起，拔身三丈多高，悬空打了一个转身，头下脚上，流星般疾射而下，一起一落之间，足足有四丈多远。

这等举世罕见的轻功身法，只瞧得上官琦倒吸一口凉气，暗道：看来武功一道，当真是学无止境了。

这等荒凉的古刹，陡然之间，来了这么一个西域高手，实是一件大为难解之事。上官琦虽然觉出了事非寻常，却但想不出原因何在？但他又不愿开口问那怪老人，只好闷在肚里发急。忽听一声怪啸，起自经楼之下，紧接着响起了沉重的步履之声。

上官琦一听那步履之声，立时辨出正有人步行在楼梯之上，而且步履杂乱，似非一人。

他默数着那步履之声，由重转轻，似是人已登上藏经楼。

只听一人咕哩呱啦的叫了几句，立时有人随着叫了起来，除了可从嗓门粗细之中，辨出是两个人在谈话之外，却无法听懂两人说些什么。

他回头瞧了那怪老人一眼，只见他侧耳静听，似是十分入神，心中甚感奇怪，暗道：这断腿老人听得这般津津有味，难道他真能听懂不成？

但闻两人咕哩呱啦谈了一阵之后，重又响起沉重步履之声，似已下楼而去，逐渐消失不闻。

那怪老人突然转了过来，笑问上官琦道：“你听懂那两个藏僧谈什么话吗？”

上官琦道：“晚辈不通藏语。”

怪老人微微一笑道：“他们虽是藏僧，但却说的是维语！”

上官琦道：“老前辈当真能听懂维语吗？”

怪老人道：“难道老朽会骗你不成？”

上官琦见他孤傲之中，还带着几分浑朴天真之气，不觉心中暗暗忖道：“此人虽是喜怒难测，但还保有至纯的天性。”当下答道：“老人家既通维语，但不知他们说些什么？”

怪老人应道：“你可曾在那经楼之上，留下什么痕迹吗？”

上官琦点点头，还未来得及答话，那怪老人已抢先说道：“是啦！一个藏僧发现了你留下的痕迹，指说这古刹之中定然暗藏有人，主张大肆搜查，另一个却说那痕迹不一定是人所留，就算对方在这古刹之中布下埋伏，也没有什么可怕，两人你言我语争执了半天，才下楼而去……”

说了一半，突然似想起什么紧要之事，倏而住口不言，左掌一按地，飞到阁楼一角，打开那黑色箱子，取出一粒绿色丹丸，合好箱盖，一按地面，重又纵了回来，说道：“你先把这粒丹丸服下。”

此人做事，想到就做，从不说明理由。

上官琦微一犹豫，接过丹丸，吞了下去，问道：“两个藏僧遥遥万里跑到中原，却找上这座古刹，不知是何用心？”

怪老人突然双目圆睁，神光炯炯，逼视上官琦的脸上说道：“这是一场震撼武林的赌技决赛，双方都付出了庞大无比的赌注，唉！可是这等惊世骇俗的事，知道的人，竟是不多。”

这几句话，字字如巨雷贯耳一般，只听得上官琦呆在当地，半晌工夫，才问道：“江湖之上，比武的事倒是常见，大不了关连一人或数人的伤亡而已，赌注惊世骇俗，实叫晚辈难解！”

怪老人伸手推开身旁一扇窗子，说道：“老夫双腿未断之前，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边荒海角，见过了无数较技打赌之事，此事虽是不奇，奇的却是双方惊人的赌注，唉！如果他们真的能够力行承诺之言，实使人难以料得后果。”

上官琦道：“不知双方赌的什么？”

怪老人目光投注远天，缓缓说道：“一方赌注是终身为奴，连带西域数省所有。另一方则是诱杀中原所有武林高手后，自废武功退隐江湖，拱手举让十万里锦绣河山。”

上官琦怔了一怔，道：“什么！难道那打赌之人，是当今皇上不成？”

怪老人摇摇头道：“不是。”

上官琦道：“既非当今皇上，要输掉十万里锦绣河山，岂不是一件玩笑之事，他纵然敢说，那些藏僧们，就真能相信吗？”

怪老人沉吟一阵，道：“老夫听到之情只此而已，此事源起于五年之前，他们就在这古刹中藏经楼上，立约打赌，可惜当时我未能看清楚他们立约相赌之人的正主形貌……”

他缓缓把目光投注在上官琦身上，道：“此中详情，一时之间，我也思解不透，好在只有数日时间，待他们到来之后，就不难听得其中详情了……”他忽然长长叹息一声，接道：“纵然听得其中隐秘，我也无能插手其间，为天下苍生一尽心力。”言来神情黯然，一副英雄末路的忧苦。

上官琦忽然感觉到这老人并不是想象之中的冷怪，相反的还是一位忧国忧民，侠骨热肠的老人，只觉他神情间，无限凄凉，不自禁大主同情之心，当下说道：“老前辈武功卓绝，晚辈亲眼所见，纵然失去双腿，也无大碍，如果这般人中真有阴谋祸国之心，在下愿助老前辈……”

忽然想到自己一点武功，如何能够相助人家，微微一顿，接道：“晚辈自知武功不济，难以相助老前辈，但却极愿随附骥后，全力以赴，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那怪老人仰脸思索了一阵道：“届时再说，如我们力能所及，自当为天下苍生一尽心力。”

他微一沉吟之后，突然冷冷说道：“不管遇上什么事情，我如未出手之前你不要擅自出手！”

上官琦看他还在和颜悦色谈话当儿，突然之间变得冷漠异常，满脸寒霜，凛然难犯。心中大感别扭，暗道：此人心地虽是不坏，但这忽冷忽热，喜怒无

常的态度，却叫人太难忍受。正在忖思之间，忽听那怪老人又低声说道：“快些把打开的一扇窗子关上，又有人到这里来了。”

上官琦有了上次的经验，知他耳目灵敏，绝对不会听错，迅快地挺身而起，关好窗子，隐在窗门之下，向外瞧去。大约有一盏热茶工夫，果见两条人影，出现在对面屋脊之上。

这两人一身劲装，背插兵刃，一望之下，立可辨出不是边荒人物。

这两人来的和那藏僧大不相同，似是借着物体隐身而来，直待上了屋脊之后，才可见到。

上官琦心中暗道：“中原之人究竟是比边荒中的人物奸诈一些……”

心念未息，忽见屋脊之上两人，突然左右跃开，分成两路，向藏经楼所在而来。

这两人的行径，也和那藏僧不同，借用屋脊之势，隐身而进，忽隐忽现不可捉摸。

上官琦正在留神瞧着两人，瞥见左面屋脊之上，人影一闪，转头瞧去，敢情左面屋脊之上也有两人站着。

这一发现，使他心中忽有警觉，暗道：左面现有人来，右面定然是也有人了，赶紧把头一缩，隐入窗下。

伏地缓行，爬到左面窗前，偷眼向外瞧去，果右屋脊之上，也站着两个身着劲装、佩带兵刃的大汉。

只见其中一人伸手指着阁楼，说道：“那屋顶之上，一座突立小阁，倒是一处隐秘所在，又是全寺最高之处，隐身其中，可见全寺中景物，而且又极隐秘，不上屋顶，决难瞧到。”上官琦心头吃了一骇，暗道：“如若他们要先把这阁楼搜查一下，那可是大为麻烦之事。”

只听另一人说道：“此事我等岂能擅自做主，待镖把子来了之后，由他决定吧！”

最先说话一人笑道：“那咱先去那阁楼之中瞧瞧，总该是可以的吧！”

当下举起左手，不停摇动，大概是招呼同来之人，到经楼之上聚齐。

上官琦暗道：糟了，这阁楼只不过寻丈大小，如果他们真要是搜查，连个可容藏身之处也没有。回头向那老人望去，只见他神色镇静，若无其事一般。

忽觉窗外屋瓦之上，响起一阵轻微的步履之声。

上官琦随师父久在江湖上行走，听声辨音，已知有人到了窗外的屋脊之上，当下把头一缩，藏在窗子下面，暗中运气戒备，想道：今日这一场架，看来是非打不可，对方既到了阁楼之外，势必要进这阁楼瞧瞧，只要推开窗子，就可瞧到咱们。正在忖思，忽听窗外响起一个朗朗大笑之声，道：“几位请替我把风，我进这阁楼中看看。”

上官琦挺身站了起来，隐在窗后，只要来人一推窗子，立时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下手施袭。

忽觉右臂“曲池穴”似被东西撞了一下，虽不疼痛，但因击的是穴道之位，登时觉手肘一麻。

回头望去，只见那怪老人形貌突然大变，脸色一片淡金，紧靠壁角而坐，如非他举手相召，一时之间，实难认得出来。

上官琦机警无比，一瞧那老人戴了面具，知他已有退敌之法，急急奔了过去，躲在那老人身后。

怪老人双臂微微一张，身着长衫突然被一股无形罡气，膨胀开来，把上官琦掩入长衫之中，长衫边缘如同钉在地板上一一般，除了衣服对襟之处略呈裂缝，可供空气流过之外，四周密不透光。

只听砰的一声，室中光线突然一亮，上官琦侧脸贴在那老人衣襟裂缝之处，偷眼向外瞧去，只见一人破窗而入。来人大约四十上下，浓眉环目，生相甚是威猛。他似是为这阁楼中怪老人的形貌所惊，微微一震之后，才缓步走了过来。

但见人影连闪，紧随那四旬大汉身后，又进来三人。步履移动之声，四人都走近老人身侧。

只听那当先而入的大汉说道：“张兄请看这是座什么神像，罗汉不像罗汉，倒像玉皇庙里的黑灵官，但却胯下无虎，手中缺鞭，兄弟生平之中，不知逛过了多少寺院，但却从未见过这种模样的神像。”

这时，进入阁楼的四人，都已走近老人身侧，相距过近，上官琦已无法看得其他三人的形像。

只听另一人慢条斯理地接道：“这座佛像实有些怪，既不像木雕，又不像泥塑……”

忽闻呵呵长笑过后，一个粗壮的声音说道：“这座神像可能是檀木雕成。”

另一个声音接道：“不像，不像，檀木必有香味……”

那粗壮的声音截住了同伴未完之言，说道：“你摸摸他手臂看，除了檀木之外，还会是泥塑石雕不成？”

上官琦好奇心动，伸手向那老人肌肤之上摸去，果然如同触在木石之上，坚硬之中，微带凉意。

又一个细声细气的声音道：“你们别争执了，木雕也好，泥塑也好，肉身坐化的也好，反正是一座神像，这一点大概不错……”

但那个慢条斯理的声音，重又响起，道：“吴兄被人称作智多星，咱们一向佩服，但这次兄弟却是不敢苟同高见。”那细声细气的声音重又响起，道：“陆兄定是看到这阁楼之中，积尘已除，而且留有桃核，就想这阁楼之中，定然有人，是吧？”

那被称姓陆的人，接道：“不错，不知吴兄对此有何高见？”

上官琦吃了一惊，暗道：糟糕，如若被他从遗留桃核看出破绽，推断这神像是人所装，那可是一大恨事，暗责自己大意。

只听那被称吴兄，说话细声细气之人，先是冷笑一阵，道：“萤火之光，也敢和日月争明，这阁楼之中，不但有人，而且还不只一人……”

上官琦听得打了一个冷颤，暗中凝神戒备。

但那人又是一阵冷笑后，接道：“不过这阁楼之中隐藏的人，早已离去多时，兄弟方才留心查看了屋顶殿院之内，都留有不少痕迹，这说明在咱们之前，已有人到过此处，而且足痕大小不等，证明来人不只一个，如果在下推断不错，可能是几个藏僧，已先来勘查此地，还有一个是咱们中原道上的绿林人物，替他们带路，藏僧大都是身躯高大，是以留下的足痕较大，而且他们在这阁楼之中停的时间不短，这桃核么，自是他们所留。”

上官琦躲在那老人身后，听得暗暗赞道：“此人智力，倒是确有过人之处，只是一着失错，满盘皆输了。”

那被称姓陆之人歉道：“吴兄一番话，使弟茅塞顿开，智多星之名，果非虚传，咱们既被人家抢了先去，只怕对方已有什么阴谋，还得早些回去，

告诉镖把子，早作准备。”

半晌没有讲话的粗壮声音，此刻突然接口骂道：“想不到看上去笨头笨脑的喇嘛僧，竟也是诡计多端。”

只听四人谈笑之声，逐渐远去，离开了阁楼。

上官琦又等待了一盏热茶工夫，料想几个人已然去远，才伸手一撩老人身衫，意欲出来，哪知手触之处，如摸在铜墙铁壁之上，竟然无法掀动分毫。

这一惊非同小可，呆了一呆，忖道：此人能把内力传注在一袭长衫之上，实是未闻未见之事。不自觉间，激起好胜之心，暗运真气，力贯右臂，猛向外推了一掌。但觉一股暗劲撞过来，强烈的反弹之力，倒把自己身子撞得摇了几摇，那贴在地上的长衫，却丝毫未动，不觉心头大生惊骇。

耳际间传来了那老人低沉的声音，道：“双手掌心，两足足心，头顶顶心，是谓五心，澄滤杂念，五心向天，攒簇五行，气走奇经，乃上乘速成内功心法。”

上官琦默默背诵了一遍，道：“晚辈愚昧，不知何谓五行？”

耳际间重又响起那低沉的声音，道：“东魂之木，西魄之金，南神之火，北精之水，中意之土，魂、魄、神、精、意，五行并集，则可化三花聚顶。”

上官琦又默默背诵两遍，道：“何谓三花？”

那怪老人冷哼一声，道：“精化气，气化神，神还虚，虚生无上大力。”

上官琦凝神思索了片刻，道：“晚辈愚劣，只能稍解一二。”怪老人道：“此乃武学中大奥大秘之法，能解一二，已是终身受用不尽。”

他略一停顿之后，又道：“盘膝而坐，闭目内视。”上官琦依照吩咐之言，调匀真气，依言施为。

但觉平日畅通百穴经脉的真气，此刻突然如受强力所阻使全身行血，速度大减，胸口之上，如压重铅，内腑五脏，似欲挣动离位。片刻之间，已然汗透衣裤，难过至极。

但他生性坚毅，愈是困苦，愈是不肯屈服，强自咬牙，拚力忍受。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突觉全身真气，缓缓向一处从未经过的经脉中攻去，胸口压力大减，行血渐畅，心中舒泰不少，但却感到困倦难支，不知不觉由清入浑。

待他醒来之时，天色已然是黄昏时分。

那怪老人正自凭窗而坐，双目相注，见他醒来，微微一笑道：“此等荒山之中，除了水果之外，只有禽兽之肉用来充饥，你久食五谷，只怕食用不惯。”

上官琦道：“晚辈常随恩师出入深山大泽之中，露宿荒峰，惯以水果充饥，老前辈不必为晚辈操心。”

怪老人笑道：“那很好，也可免得我多费心思。”忽然举萧就唇，吹了起来。

一阵萧声，穿窗而出，韵波荡向远山而去。

上官琦静坐身侧，听那萧音反而十分低弱，但隐隐可辨其曲调非宫非商，似在呼唤着一个人的名字。

大约有一刻工夫，那老人突收了洞萧，回头笑道：“世间人心太过险诈，和人交朋友，不如和野兽交朋友来得放心。”

上官琦忽然想到他利用萧声，招来那大蟒之事，说道：“老前辈可是又要招来那条毒蟒吗？”

怪老人道：“这附近山上的虎蟒猿鸟，大部和我相熟，不过和我交成朋友的却是不多，过去我独居这阁楼之上，心中感觉寂寞之时，就常常用萧邀它们来这古刹之中谈心。”

上官琦呆了一呆，道：“什么？老前辈招它们来谈心？”

怪老人大笑道：“不错，不错。”

上官琦道：“人兽之间，言语不通，难道老前辈精通兽语么？”

怪老人望望天色，道：“今夜的月色很好，如非他们打赌，倒可以把我那虎、蟒、猿、鸟的朋友，全都招来，让你瞧瞧。”

他微微一顿之后，又道：“它们虽然长得难看一点，但却纯纯朴朴，没有机心，不讲机诈，发怒之时就张牙舞爪，只要一瞧，立时可以知道它心里不快乐了，比起那些外貌伪善，胸怀奸诈的衣冠禽兽好得多了。”

上官琦暗暗忖道：此人不知遇上了何等伤心之事，对世人有着这等憎恨之心？正在忖思之间，忽闻遥遥传来一声虎啸。

那怪老人忽现满脸欢容，道：“啊！大黄回来了，半年之前，不知它因何离此，几次萧音相请，都未能邀到它来。”他这番话既似对上官琦说，又似自言自语，听得上官琦不便不理，又不便接口，想了半晌，问道：“那大黄，想来定然是一只大老虎了？”

怪老人回目望了上官琦一眼，正待答话，忽闻一阵破空风啸之声，一只奇大的巨鸟，敛翼直下，落在窗外屋面之上。上官琦定神瞧去，只见那巨鸟在屋面之上，仍有两尺多高，暗自惊道：好大的鸟儿。

忽见那怪老人伸出手去，笑道：“鹏兄，久违久违。”那巨鸟探头进来，但见铁喙似剑，目光如星，偎入那老人胸前，形状甚是亲热。

上官琦只觉此鸟雄俊英挺，气概宏昂，生平从未见过，瞧了半晌，问道：“此鸟如此神俊，世所罕见，可是传说中的大鹏鸟吗？”

怪老人微微一笑，道：“不错，不错，它本非此山之物，三年之前途经此处和我交了朋友，想不到它竟在三年之后还来看我，看来鸟兽之情，要比人深挚多了。”

暮闻虎啸破空，一头黄毛黑纹巨虎，越屋疾奔而来。上官琦看那巨虎大得出奇，不禁吃了一惊，暗道这等巨大之虎，倒是很少见到。

正在忖思之际，忽见那大鹏鸟双翅一展，迅快绝伦地翻过身去，直向那巨虎扑去。

一阵急风吹入，令人弥目难睁。

耳际间响起那怪老人的声音，道：“鹏兄，鹏兄，这大黄也是我的朋友。”

鸟兽虽已通灵，但也无法听懂人言，但闻鹏啾、虎啸，震耳欲聋，急风旋转在屋脊之上，吹得瓦片飞落。上官琦睁眼瞧去，只见那大鹏和巨虎，已开始搏斗，大鹏双翼展开，足足有九尺大小，扇动之间，刮起阵阵强风，凌空下击。

那虎仰首相望，作势欲扑，口中怒啸之声，响彻云天。那怪老人大叫了一阵之后，似是想起鹏、虎不能人言，举萧就唇，吹了起来。

但闻那袅袅萧声之中，一片祥和，而且隐隐可闻呼唤之声。果然，萧声一起，那大鹏和巨虎，不再相搏，大鹏鸟首先一展双翼，飞了回来，落在窗处，那巨虎也同时长啸一声，跃了上来，慢慢走近那老人的窗前。

怪老人忽然停下萧声，伸出双手，左手拂大鹏，右手摸着虎头，说道：“鹏兄不远千里，大黄应该尽地主之谊，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可别打架啦！”

大鹏鸟双翼微一伸动，低鸣一声，那巨虎也点头低啸。怪老人哈哈一阵大笑，回头对上官琦道：“你瞧我这鸟兽朋友，比起人来好多了吧？”

上官琦略一犹豫，道：“那也不能一概而论，纵是通灵的乌鲁，也无分辨好恶之能，如若被人……”

忽见那大鹏鸟长颈一收，缩到窗外，那巨虎也随着向后退了几步，作势欲扑。

那怪老人自见了大鹏、巨虎大为欢喜，耳目也似失去了平时的灵敏，直待见到那大鹏、巨虎的退后的动作，才突然惊觉，凝神静听一阵，低声对上官琦道：“来了人啦！”

话刚出口，突见一点红影闪动，对面屋脊之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红衣少女。

此女轻功绝伦，来的声息全无，上官琦丝毫未闻异声，那红衣少女已出现在对面屋脊之上。

那大鹏鸟和巨虎四只眼睛，齐齐盯在那红衣少女身上，似在监视着那红衣少女的举动，也似在等那怪老人的命令。

上官琦定神瞧去，只见那红衣女，生得美丽绝伦，但装束却有点诡异，红巾束发，长垂肩后，罗袖到肘间，露出一对雪白的粉藕，十个纤纤手指上，除了两个大拇指之外，都戴着金光灿灿的指环，粉颈上挂一串形如佛珠之物，但却粒粒发出乌光，短裙及膝，暴露着一双莹莹透光的玉腿，但一双玉足之上，却穿着一双鹿皮剑靴。

此等装束一望即知不是中原人物，但她玉面朱唇，却又生得极为俏丽。

她似是被那世所少见的大鹏巨虎，吓得微微一怔，但只一瞬间立时恢复了镇静，缓步向阁楼之处走来。

怪老人双眉微耸，两道眼神却紧紧盯在红衣少女身上，若有所思，一直默然不语。

红衣少女走到屋脊边缘，竟然毫不犹豫地纵身飞了过来，落在经楼屋脊之上。

上官琦看她跃飞过来的轻功，灵敏迅快，兼而有之，心中大生敬佩，暗道：“只瞧她这一跃的身法，轻功造诣，已比我高出甚多。”

那坐在窗前的巨虎，低啸一声，身子微一晃动，疾如流星般直扑过去。

红衣少女似是早有戒备，就在巨虎扑袭的同时，忽然凌空而起，跃飞起两丈多高，悬空打了一个转身，直向另一扇窗前落去。

那巨虎一扑未中，大发虎威，怒啸反扑过去。

红衣少女动作较那巨虎快速许多，娇躯一闪，人已穿窗而入。

上官琦忽的站起，暗提真气，拦住那红衣少女去路，冷冷喝道：“站住！”

红衣少女娇躯一侧，后背让开窗子，紧依墙壁而立，星目流转，打量了上官琦一眼，一语未发，脸上既无惊慌之色，也无忿怒之容，神情镇静得大出上官琦意料之外。

此等局面，紧张之中充满了神秘，上官琦一时之间，真还想不出该如何处理，愣了一阵，问道：“你懂汉语吗？”

那红衣少女打量完阁楼所有的景物之后，才答非所问地说道：“这阁楼中就是你们两个人？”

此女不但说的是汉语，而且清脆娇甜，字正腔圆，流畅通顺，毫不牵强。

上官琦还未来得及开口，那怪老人左手一按地板，身子直飞过来，向下落时，突然一晃双臂打了一个转身，背向窗口，挡住去路，冷冷说道：“你这女娃儿可是密宗门下的弟子吗？”

红衣少女笑道：“密宗一支很少收传女弟子，我虽来自边疆，却非密宗门下。”

怪老人冷然一笑，道：“不管你是否密宗一支，但既来自边疆，定然是参与这场赌武之人？”

他微微一顿之后，把目光投注在那少女脸上说道：“你既跑入这阁楼之上，那就别再想平平安安的回去了。”

红衣少女嫣然一笑，道：“我哥哥都管不了我！你怎么能够管到呢？”此言说的尤带天真稚气，听得上官琦失声笑道：“我们本是不该管你的事，但因你发现了我们的秘密……”

红衣少女俏目扫掠了上官琦一眼，冷冷接道：“你们汉人，男女授受不亲，你干吗总是找机会和我讲话呀？”

这几句话说的虽觉可笑，但她神态却是十分庄严。

上官琦大感尴尬的向后退了两步，心中暗自忖道：难道我真十分注意她的美丽了吗？

怪老人突然扬起掌来，冷漠地说道：“老夫十几年来已没杀过人了，今日事非得已，只好开次杀戒了。”那红衣少女脸上毫无惧怕之意，微微一笑，道：“你真的敢杀掉我吗？”缓步直向窗口之处走去。

怪老人冷冷地说道：“我为什么不敢！”

但见她脸上笑容如花，不禁心中一凛，暗道：此女装束虽是诡异，但神情之间，一派娇憨天真之气，她竟然十分自信我不会杀她，是以毫无防备。

直待红衣少女行近窗口之时，才突然大喝道：“站住！”

红衣少女柳眉微微一蹙，回头望着那怪老人问道：“你为什么想杀掉我呢？”

怪老人沉吟一阵，说道：“只要你能不把见到我们之事，向人泄露，就可以放你出这阁楼。”

红衣少女脸上突然流现出十分奇异的神色，目光不停地在两人脸上转来转去，似是她心中正思索着一件十分为难之事，半晌工夫，才冷冷问道：“你们不让我把此事告诉别人，想来定是和我哥哥作对之人。”

怪老人冷冷说道：“老夫如是和你们作对之人，今日岂肯这般轻易易的放你离此，只要你不向人泄露这阁楼中的秘密，我们谁也不帮，但如你要对外谈起此事，那就不一定了。”

红衣少女凝目寻思了片刻，说道：“好吧！一言为定，不过你们汉人最是狡诈不过，常常说了不算……”

上官琦怒道：“我们中原人士，讲求一诺千金，只有那边荒之人，说了不算。”

红衣少女脸色微微一变，目光盯在上官琦脸上，冷冷说道：“你这人是怎么了，为什么总是想和我说话，哼！不要脸。”

上官琦被她骂得怔了怔，满脸彤红如火，只觉此事无法和人相辩，气得长长吁一口气，转目他顾。

红衣少女望着那怪老人嫣然一笑，道：“好吧！咱们就这样决定，我不泄露你们阁楼中的秘密，但如被别人自行发觉了，那可不能怪我。”说完，

振臂穿窗而出，脚尖一点窗楹，身躯凌空而起，一跃之势，人已到对面屋脊之上。

那大鹏、巨虎似是已知那红衣少女和怪老人和好了一般，也未再向那红衣少女追扑。

怪老人望着那去如飘风的俏丽背影，闪了几闪，已然不见，不禁轻轻叹息一声，道：“此女虽是来自西藏，但武功却不像密宗门下弟子……”

上官琦被女孩骂了顿，脸上羞红未退，默然不发一言，缓缓坐下。

怪老人又和那大鹏、巨虎亲热了一阵，回头望着上官琦笑道：“你怎么不高兴了？”

这两人虽有师徒之实，但却无师徒之名，上官琦未唤过那怪老人一声师父，那怪老人也从未叫过他一声徒儿，是以，谈起话来的口气无伦无次，有时如朋友，有时却有长幼之分。

上官琦微一欠身说道：“没有。”

怪老人哈哈大笑道：“你定是被那红衣女娃儿骂得不好意思了。”

上官琦被他点破心事，倒不好再出言否认，只好微笑默认。

怪老人道：“被女孩子骂上几句，也不算什么丢人之事，咱们堂堂男子汉、大丈夫岂能和她们女孩子家怩气……”话至此处，脸上突然变得十分沉重起来，叹息一声问：“你瞧那女孩子有几岁了？”

上官琦道：“晚辈没有仔细瞧她，匆匆一瞥间，大约十六八岁了。”

怪老人道：“黛儿今年也有十七岁啦。”

第三回 荒野惨剧

上官琦道：“黛儿是什么人？”

怪老人怅惘一叹，道：“黛儿，唉！什么样子，我就知道了？”

上官琦怔了一怔，暗道：“此人说话颠三倒四，实叫人难以猜测了！”

那怪老人似已瞧出上官琦迷惘神色，微微一笑，道：“咱们开始学武功吧！也许三日之后，还要派上用场。”

上官琦口中不言，心下却暗想道：“三日时间，转眼就过，纵然传授得法，又能学得多少？”

只见那怪老人一整脸色，说道：“本来我想先从内功奠基着手，好让你打好基础，然后再传你武功，但那要极长的一段时间。眼下情势不同了，三日之后，他们赌武之争一开始，极可能找上这处阁楼，一旦被他们发现了咱们，势必难免一场搏斗，后果演变，甚难预料，所以，我要在这三日之内，尽量把各种武功要诀传授于你。如若他们赌武之争，波及咱们，也许这阁楼之中，就是老夫丧身之地，至于你能否逃出此劫，那就要看你的造化了。”

上官琦叹道：“老前辈双腿虽失，但武功仍在，不如早些逃出这座阁楼。”

怪老人突然脸色大变，冷然说道：

“老夫和人有约，二十年中不能离开这座阁楼，快些闭目凝神，听我传授给你武功。”

上官琦望着窗外的大鹏、巨虎，道：“这鸟兽要遣走吗？”

怪老人回过身去，凝目望着那大鹏、巨虎，轻轻叹息，缓缓摇动右手。

但见大鹏振翼长鸣，首先凌空而去，那巨虎却绕着阁楼，走了两周，才长啸奔去。

怪老人望着那大鹏、巨虎的背影，怅然若失，足足有一顿饭工夫之久，才回过头来，说道：“咱们开始练功吧！”

三日时间，匆匆过去，在这三日夜中，上官琦竭尽了他最大的智能，那怪老人也觉他悟性过人，更加细心传授，待第三日天亮时分，上官琦已累得精疲力竭，难以动弹，不知不觉中沉沉睡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忽觉身子被人不停的推动，睁眼瞧去，只见那怪老人双手不停在他关节之上按摩，掌势及处，必有一股热力侵人体内。

那怪老人一见上官琦醒了过来，停下双手，微微一笑，说道：“你现在可觉困倦消退了吗？”

上官琦挺身而出，拜伏地上，说道：“老前辈以本身真气，推动晚辈全身经脉……”

怪老人道：“咱们既没有师徒之名，那就不必拜啦！刚才我已听到动静，赌武双方，已然到了这古刹附近，如你再睡下去，不但要白白放弃这一场世难再逢的高手相搏机会，而且乍起应变，难免措手不及，因此我不惜消耗本身真气，助你早些醒来……”话至此处，突然住口不言，侧身静听一阵，压低声音道：“来了！”

上官琦迅快地站起身子，向左面窗口奔去。

怪老人早已有备，探手入怀，摸出一包药粉，在脸上抹一抹，登时变成了一片淡金。

上官琦知他将重施故伎，必要之时，装作神像，微微一笑，转头向窗外望去，只见对面屋顶之上，鱼贯走过来一大群人，八个劲装疾服，佩带兵器

的大汉，护拥着一个身着长衫，头戴方巾，留着八字胡的中年男子。

此人生得獐头鼠目，一脸狡诈神色，只看得上官琦一皱眉头，暗自骂道：“此等人物，难道也身负绝世武功不成，单凭这份长像，也不配和人论武。”

他虽然不知双方内情，对谁都无好恶之心，但潜在的意识之中，却对代表中原武林的高手，有着一份偏爱，是以一见其人外表，猥猥琐琐，毫无豪侠气度，不自觉的暗骂一声。

但闻一阵粗豪的声音，起自经楼之下，道：“来的可是云庄主吗？敝派中掌门法驾早已到古刹大殿，候驾多时了。”说的竟是汉语，而且口齿甚是清楚。

上官琦转眼望去，但见一个身披袈裟的高大藏僧走了过来。

那獐头鼠目，身着长衫之人，也在八个健壮的大汉挟护之中，落下屋面，抢上两步，抱拳说道：“敝庄主因有意外之事，晚来一步，有劳大师法驾等候。”

在他说话之时，那八个健壮大汉，始终分站在他的前后，恭守在两侧，似乎此人的性命十分重要。

那高大藏僧合掌答道：“大驾不是云庄主，想来定是摩云神手雄健飞了？”

那猥琐中年人答道：“雄兄乃‘天下第一庄’的武师总管，在下是‘天下第一庄’的文案总管常昆。庄主此次和贵派定下赌武之约，名虽是以赌武为主，其实是想借此机会和贵派掌门见上一面。久闻贵派威镇西域，武功和中原大不相同，虽是蹊径别走，但成就却是惊人。”说完，又是深深一揖。

那高大藏僧神态却甚是倨傲，冷笑一声说：“敝派之中，有着一特殊规矩，对方不是一派宗师的首脑人物，不肯接见，如若一定要见，必须要闯过十二护法的拦截……”

常昆伸手摸了两下八字须，道：“在下并无立时晋见贵派掌门之意……”

那高大藏僧突然转过身去，举手一招，立时见四个身披天蓝袈裟的和尚走了过来，一字排开，在几人面前盘膝坐下，挡住了去路。

常昆微一摇头，向后退两步，虽然未说什么，但在神色之间、居然流现出不屑之情，想来他定在暗骂边荒之人不懂礼法八个健壮大汉一见常昆向后退了两步，立时向中间一合，把常昆团团围在中间，一齐坐下。

上官琦隐在阁楼窗后，把几人对答之言和一切举动均都看到听到，心中暗暗想道：“如若他们双方比武之事，不在这经楼之下，我们就难以看到，那可是一大憾事。”

正在忖思之间，忽听一声清越的长啸之声遥遥传来，那八个健壮大汉突然一齐起身，整齐地排成两行。

常昆又举起手来，摸摸颌下的八字胡，拱手对那盘坐挡路的藏僧说道：“敝庄主大驾就到，快请通知贵派掌门迎接。”

那身披红色袈裟的和尚缓缓站起来说道：“敝派掌门人身份尊崇无比，岂肯随便迎接他人，待贵庄主驾到之时，叫他前去晋见就是。”

八个健壮大汉一听那藏僧口中这等轻视庄主，个个脸色大变，怒视了那藏僧一眼。

但闻那清朗的长啸之声愈来愈近，此时已似起自古刹之内。

上官琦换了一个位置，偷眼望去，只见数十个大汉，前呼后拥着一个青布蒙遮的轻便小轿而来。

轿前蓝缎垂遮，难见轿中人物形貌，小轿之后，紧随着四个衣着不同之人，似是护轿武师，个个佩着兵刃。

上官琦暗道：“此人这等气魄，大概是什么云庄主了。”

心念未息，瞥见那青布幔遮的轻便小轿之后，又出现一红缎幔遮的小轿，双轿相距不过八九尺远。

上官琦暗自叹道：“此人气魄可真不小，在这等深山之中，也要坐轿赶来。”

那红缎幔遮的小轿出现不久，紧随着又出现一顶黄缎幔遮的轻便小轿。

上官琦怔了一怔，暗道：“这三顶小轿接踵而来，不知哪一顶坐的是庄主？”

凝目瞧去，黄缎幔遮的小轿之后，又出现了一顶翠幔蒙遮的轻便小轿。

上官琦暗自忖道：“这人怎么这等的排场，不知还有多少顶轻便小轿呢。”

事情又出他意料之外，那翠幔小轿之后，再无小轿相接。

四顶小轿距离都保持八九尺远近，鱼贯直对经楼而来。

那抬轿之人，似都有着甚佳轻功，翻房越脊，奔行在屋面之上，毫无吃力之感，而且步履矫健，片刻工夫，已到了经楼对面的屋脊之上。

那屋脊距离实地，大约有一丈左右，八个抬轿大汉竟然毫不迟疑的一跃而下。

数十个护拥大汉，迅快地散布开来，四顶轻便小轿，整整齐齐地排在一起，但见那跟在青布轻便的小轿之后的四个服色不同大汉，分守各轿门前。

这时，上官琦才瞧出，那四个大汉服色和那幔遮小轿的颜色相同，分成青、红、黄、翠四色。

只听那身披大红袈裟的藏僧，高喧了一声佛号，大步走了过来，合掌当胸，说道：“哪位是云庄主，敝派掌门方丈已在大殿中候驾多时了。”

但见人群之中挺身走出来一个雄伟的大汉，抱拳对那藏僧说道：“敝庄主和贵派掌门相约在这经楼之下相会，请他到此见面吧！”

那高大藏僧神色一整说道：“敝派掌门，比与贵庄主相约时间早到了半个时辰，而云庄主却比相约时间晚到了半个时辰，你们中原武林人物，常有一诺千金之言，看来都是欺人之谈了！”

那雄伟劲装大汉微微一皱眉头，道：“如果不念在你们万里迢迢赶来赴约，边荒化外，不知礼数，凭此一言，就该处死。敝庄主虽然晚到了半个时辰，但已先行派遣常总管依时赶来通知了。”

红衣藏僧冷笑一声，道：“敝派中人，虽生长西域，但未必有输于你们中原人物之处，好在约赌之赛，即将展开，生死胜败、转眼即可决定了。”

说完，转身向前走了几步，突然似想到了一件重大之事，急忙转身问道：“听你口气，可是‘天下第一庄’的武师总管摩云神手雄健飞吗？”

雄伟劲装大汉昂然笑道：“不错，不知大师父怎么称呼？”

那红衣藏僧笑道：“哈克久闻雄武师的大名了。”合掌当胸，微微往前一送，立时有一股强猛的暗劲，直击过来。

雄健飞足踏丁字步，左掌平胸还礼，右手暗蓄功力，硬接了那红衣藏僧一掌，微笑说道：“不敢，不敢，雄膛飞托护在云庄主院下，混口饭吃而已。”

两股强猛的暗劲一撞之下，立时旋激起一阵强风，沙石横飞之中，雄幢飞脚下浮动，双肩连晃三次。

那红衣藏僧袈裟飘飞，高大的身躯向后移退了半步。

彼此一较内力，各自心生惊骇，互相瞧了一眼，同时抱拳作礼。哈克微微一笑，道：“摩云神手之名，果不虚传，贫僧领教了。”转身大步而去。

只听那顶青布幔遮的小轿之中，传出来一阵朗朗大笑，道：“敬烦大和尚通告贵派掌门一声，就说云某和茅山一真、青城二老，在相约经楼之下的空场候教！”

声音不大，但却字字如泻地水银一般，钻人人耳中，听得人心惊肉跳。那红衣藏僧脚未停步地大声应道：“云庄主之言，小僧不敢擅自做主，尚待禀明敝派掌门，恭候裁夺。”

说话之间，人也同时加快脚步，向前奔去。

只见那青幔遮住的轻便小轿，轿帘起处，走出个穿天蓝长衫，年约三旬的中年文士。

上官琦心中原想号称“天下第一庄”的庄主，定然是位年纪甚大之人，哪知竟是这样年轻之人，心中甚感奇怪，暗道：“此人如此年轻，竟有这等盛名。”

但见那散布在四周的大汉，齐齐躬身抱拳，恭敬之态，流露无遗。

那蓝衣文士朗朗一笑，对另外三顶轻便小轿，拱手说道，“道兄、王兄、黄兄，请下轿吧！”

只见那红、黄、翠三色小轿，帘门启动，走出来一个头挽道髻，手执拂尘，身着羽衣，白髯垂胸的老人，两个身材矮小，衣服相同，每人手中都握着一只竹杖的老叟。

那羽衣老人对那中年文士一挥手道：“云兄和那藏僧赌武之地，就是此处吗？”

那中年文士微微一笑，道：“就在这经楼下的空场之上。”他虽是满脸笑意，但却无法掩遮眉宇间愁苦之色。

那手策竹杖的两个老叟，离开小轿之后，一直寒着脸，一语不发。

蓝衣文士转脸又向那两个老叟挥手笑道：“王兄、黄兄，此次有劳两位，甚感不安，但因此次赌武胜败的关系太大，兄弟不得不劳请两位，相助一臂之力。”

左面老叟冷冷说道：“当今武林之世，能够请得茅山牛鼻子老道和我们两个怪物下山助拳之人，除了你云庄主之外，只怕再难有这大脸面之人，我们兄弟从不轻诺，但既然答应了下来，也不要人称谢。”

此人说话生硬难听，加上声音冷漠，听入耳中大不受用。

忽闻鼓声突起，铙、钹相和，由远而近。

抬头看去，只见经楼一角，转出来十几个身披黄色袈裟的和尚，人人手执法器，缓步而来。

群僧之后，四个身披红袈裟的和尚，抬着一座石鼎，鼎中香烟袅袅。

石鼎之后，八个红衣藏僧护拥着一个身披彩缎的瘦高和尚，项挂念珠，双手合十，两只眼似睁似闭，在他身后紧随着一个气度轩昂的三旬大汉和一个身着红衣，娇美绝伦的少女，十几个分披红、蓝、黄三色袈裟的和尚，紧随相护。

双方相距约丈余左右，群僧陡然停了下来，鼓声、铙、钹，一齐停下。

那身着天蓝长衫的文士，当先缓步而出，抱拳说道：“云九龙有要事延误，迟来一步，有劳大师久候，于心甚感不安。”

但见那手执法器的和尚，忽然散分两侧，垂手而立，四个抬鼎的红衣和尚，也放下石鼎，退后两步。

身披彩缎的瘦高和尚忽然睁开双目，两道神光，冰电般暴射而出，扫掠了云九龙一眼，说：“云庄主既是被要事延误，过出无心，贫僧怎敢责怪。”

云九龙脸色微微一变，道：“在下虽然晚了一步，但已遣人依约赶来说明，不知大师是否已得门下弟子禀告？”

那身披彩缎的藏僧，微微望着那气宇轩昂的大汉，说道：“老僧三年前，派遣门下赶奔贵庄，重提十年古刹约言，想云庄主定是记得了？”

云九龙道：“大丈夫一言九鼎，兄弟怎会忘去相约之言？”

身披彩缎的藏僧淡淡一笑，道：“那很好，云庄主之言，自是不能不算，不知应备之物是否已齐？”

云九龙缓缓从怀中摸出一个白绫密封的布包，道：“在下应备之物早已备齐，不知大师是否也已备好？”

那藏僧探手从宽大的僧袍之中，取出一个黄绫密封的布包，说道：“此包之中，除了我密宗教下各处藏宝之外，并有本教之中历代相传的金刀，只要云庄主能够取去金刀，凡我教下弟子，均将听命庄主，纵然要他们赴汤蹈火，也是不敢推辞。”

云九龙微微一笑道：“在下这白绫包中，除了我云家庄飞龙令牌之外，尚有中原武林高手名单一份，以及三份秘图，得我云家庄飞龙令牌，江南七省中黑白两道人物，大部将臣服听用，三份秘图，十万里锦绣河山，一份名单网罗尽中原高手，只要大师能把我们赴约之人，尽伤古刹，依照兄弟包中设计之法施为，逐鹿中原，称霸武林，易如反掌。”

忽听茅山一真冷笑一声，道：“好啊！云庄主，你竟把我们全出卖了？”

云九龙纵声长笑一阵，道：“云九龙和诸位今日如果伤损在这古刹之中，中原武林道上，又有谁还能抗拒，与其惨被杀戮，还不如臣服的好。”

茅山一真缓缓闭上双目，道：“这话倒也不错……”

忽听一个冷冰冰的声音说道：“云庄主既是约定比武，那就不如早些打完了事，我们兄弟还有要事待办，再不动手，我们可要失陪了！”

云九龙转头望去，看那说话之人正是青城二老中的老大，秃叟王吉。

要知茅山一真和青城二老都已退隐甚久，三十多年未在江湖之上走动，武林中较为年轻的一代，早已不知他们的姓名，是以上官琦对茅山一真，青城二老并未注意，但对云九龙却十分留心。因他常听师父谈起“天下第一庄”云九龙的传奇事迹，凭一面飞龙令牌，能调动江南七省中黑白两道人物。

但听得秃叟王吉一番话后，不自觉转目望去，只见其人五短身材，枯瘦如柴，但双目之中，却是精芒如电，目睹那身披彩缎藏僧，一副跃跃欲试之情。

云九龙似是对这场拚搏的胜负毫无把握，不愿立刻发动，沉吟了一阵，道：“此事关系甚大，一动上手，不死不休，也许片刻工夫，即可分现胜负，抑或打上数个日夜难分输赢，兄弟已另约了一位助拳之人，尚未赶到，待他到了之后，咱们再动手不迟。”

秃叟王吉侧头望了兄弟一眼，说道：“云庄主既然有所顾虑，我们两个不怕死的先行出手好了。”

那身披彩缎藏僧，冷笑一声，道：“两位既愿出手，贫僧甚愿奉陪。”

秃叟王吉一顿手中竹杖大步走了出来，两道冷电般的目光，环扫了藏僧

一眼，说道：“你们一齐上呢？还是一个一个的来？”

那身披彩缎的瘦高和尚，回手一招，立时奔出来三个和尚，这三人分穿着红、蓝、黄三色袈裟，并肩缓步而出。

秃叟冷笑一声，道：“三个人不觉着少一点吗？”竹杖一顿，身子凌空直飞过来，人还未落实地，手中竹杖已探臂点出，竹杖一挥之间，幻化出满天杖影，分向三僧攻去。

三个和尚身法亦极迅快，但见人影晃动，各向后退五尺，但一退即上，同时又猛扑过来，三掌齐出，猛向王吉击去。

密宗一支的武功，别走蹊径，这三人身法虽快，但发出掌力却是虚飘飘的毫无劲道。

秃叟王吉但觉三僧掌势之中，夹着一股阴寒之气，知是一类极为歹毒的内功，但他自恃武功高强，想以身试试威镇西域的密宗武功，当下一提真气，全身坚如钢铁，硬受三僧一击。

三僧似是想不到对方竟然硬接掌势，不禁微微一怔，同时收掌跃退。

秃叟王吉冷笑一声，缓步向前逼去，面凝寒霜，眉泛杀机。

那身披彩缎，个子瘦高的和尚，突然站了起来，冷然说道：“你已为本门至阴至寒的‘阴风掌’力所伤，如果不及时运气迫出阴寒之毒，十二个时辰之内，全身的筋骨即将开始僵硬，三个月内寒毒攻心而死……”说话的声音，阴沉、冰冷，听来就使人有一种极不舒服的感觉。

秃叟王吉被他说得微微一动，抬头望去，只见那瘦高和尚静静地站在那石鼎之后，香烟缭绕之中，庄严得像一尊石刻佛像，双目圆睁，望着自己。

王吉和他目光相触，立时觉着心头一跳，一股寒意，由心底直泛上来，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冷颤。

只听那冰冷的声音，重又响起道：“你身受阴寒极重，如不快坐下运气调息，两个时辰之内，即将感受到阴寒侵入筋骨关节之苦。”他虽说的汉语，但声音吐字如敲金石一般，听来生硬阴沉。

那瘦高和尚忽然微微一笑，双掌当胸一合，缓缓向下坐下。

石鼎中冒起的香烟，愈来愈浓，那和尚身披彩缎，都是极为鲜明的颜色，从那袅袅烟雾环绕，朦胧中看上去，忽红忽绿，缤纷夺目，一切都似在若有若无之间，只有他两道冷电般的眼神，明朗的穿过了迷蒙烟雾，但王吉一和他目光相触，就会不自觉地打个冷颤。

云九龙和茅山一真，都发觉了王吉的神情，愈来愈是不对，但见他目光凝呆，但却瞪的又圆又大，脸上却逐渐泛现出困倦之色。

茅山一真挺身而出，翻腕抽出背上宝剑，运足丹田真气，大喝一声：“无量寿佛！善哉！善哉！”

行腔裂云，吐字如雷，只震得全场所有之人，耳际中嗡嗡作响，秃叟王吉的神志，忽然为之一清，圆睁的双目一闭，身躯忽然向后倒退了几步。

但闻竹杖顿地之声，一条人影，疾如惊鸿，翩然跃入场中，正是青城二老的枯叟黄昌。

只见他左手疾伸，一把扶住王吉，右手竹杖一顿，登时入地半尺。腾出右手，在他背后命门穴上连击了三掌。

云九龙低声对茅山一真道：“道兄胸罗万有，见识广博，那和尚可是施展瑜伽术中的移魂大法吗？”

茅山一真点头答道：“看来颇似传说的移魂大法，但贫道不敢肯定……”

云九龙道：“密宗一门中，最是诡异难测，瑜伽一门，兄弟虽然略知一二，但极有限，对付此等之人，倒可不和他讲什么武林过节礼数了。”振袂跃出，大声说道：“我云九龙领教大师父移魂大法。”话出口，双掌也平胸推出。

但觉一股强劲绝伦的暗劲，夹着划空的啸风之声，直撞过去。

那身披彩缎的瘦高和尚，冷笑一声，双手疾分，迎向云九龙劈来的强劲掌力之上。

一强一柔的两股掌力，击撞之下，云九龙忽觉自己的掌力被一股阴柔之劲化去，威势顿消，不禁心头一惊，暗道：“这和尚不知用的什么武功，竟把我这等强劲的一击，化解于无形之间。当下一提真气，正待再发一掌。忽听茅山一真大声叫道：“云兄且慢出手。”

云九龙倏然向旁侧退开三步，回头说道：“道兄有什么吩咐？”

茅山一真微微一笑，道：“既要动手，那就干脆定下规矩，正式开始打上一场，也好早分胜败。”

云九龙本待另外一位助拳之人到来，然后再正式开始比试，但见青城二老，茅山一真，都预备立刻出手，而且那藏僧等鬼鬼祟祟的行动，使他心中忽生不安之感，暗自忖道：久闻喇嘛一教，武功诡异，今日看来，果是不错，单凭一双眼睛，能把一位武功绝伦的人看得魂不守舍，如晕如醉，此等近乎妖法的武功，实使人难以索解，再拖下去，只怕于己方更是不利，倒不如早些和他们拚上一场，分出胜败，也好安心。

心念一转，说道：“道兄弟说的不错，咱们眼下就开始正式比武，以便早些分出胜败。”

那瘦高藏僧冷冷地说道：“这样最好不过，贫僧亦有同感，如何动手，悉凭云庄主的吩咐。”

云九龙目光如电，横掠群僧而过，心中暗自盘算，我们眼下有四位武功高强之人，除了秃叟王吉受伤之外，尚有枯叟黄昌、茅山一真和我三人，不如和他相约斗三阵，二胜为赢，一胜为负。

因那群藏僧之中，只有身披彩缎的掌门人武功怪异，其他之人，都似门下弟子，避重就轻和他相约三阵，纵然自己不敌，赌武已算是胜，当下说道：“大师吩咐，在下恭敬不如从命。以兄弟之见，咱们三阵比试，决定胜负，大师就随行高手之中，选出两位武功最强之人，兄弟也就约请高手中选出两人，动手相搏，最后一战，由兄弟领教大师的武功；不知大师是否赞同兄弟这比武之法？”

那身披彩缎的和尚并不立刻答复，回头望着那气宇轩昂的大汉，叽哩咕噜的讲了半天。

足足有了一盅茶工夫，那身披彩缎的瘦高和尚才回过头来冷冷说道：“好吧，就依你们办法，比拚三阵，二胜为赢，一胜为负。”

云九龙头对枯叟黄昌说道：“有劳黄兄先打头阵。”

黄昌缓缓放开王吉，拔出插入地中的竹杖，大步走向场中。

那身披彩缎的瘦高僧人突然自言自语说了几句维语，立时有一个身披黄色袈裟的矮小和尚走了出来。

此人和枯叟黄昌，长相一般瘦小，一双细眼，半睁半闭，有如沉睡刚醒一般，举步走来，十分缓慢。

黄昌冷笑一声，横杖说道：“快亮出兵刃，老朽和人动手，从来不愿多

说废话。”

那枯瘦和尚似是不懂汉语，愕然地望了黄昌一眼，从身披袈裟之后，缓缓取出一对护手金环，分执左右双手，当胸一合，重又分开，口中叽哩咕噜地说了两句话。

一个不通汉语，一个不懂维语，谁也听不懂对方说的什么，只有从神情之上去推测对方之言。

黄昌一顺手中竹杖，拉开门户，左手搭在右腕之上，向前一送。

这在中原武林之中，本是请对方先出手之意，哪知手执金环的藏僧，不懂中原礼数，学他一般的把左手架在右手腕上，向前一送。

黄昌暗自忖道，此人浑浑噩噩和他客气礼让，不过徒费时间，右臂一推，手中竹杖疾向小腹点去。

其实他自己不懂维语，又不解密宗门下规矩，那藏僧纵是礼让，他也不懂。

手执金环藏僧，左环转向下面一压，架开竹杖，右手金环一抖，突然脱手飞出，挟着破空金风，直击过来。

黄昌吃了一惊，竹杖疾收，迅快地向一侧退开了五尺。只见那藏僧一挫右腕，飞出金环，陡然间重又收了回去。敢情那金环之后，有着一极细的金线相系。

黄昌暗骂道：“我道密宗门下真有什么邪法，原来是这么回事。”

他目睹秃叟王吉受伤之情，心中已生警惕之心，不敢轻举躁进，待瞧对方兵刃上有金线，不觉胆气一壮，竹杖呼的一招“横扫千军”，拦腰直击过去。

这一杖势道惊人，带着强劲的啸风之声。

那藏僧微闭的细目一睁，金环振臂，瘦小的身子突然凌空飞去，双环突然一齐脱手，飞袭过来。

黄昌冷笑一声，道：“雕虫小技，也敢卖弄。”竹杖疾收，回手一招“白云出岫”，猛向系着金环的金线之上扫去，收杖出杖，一挥而就，势道迅快绝伦。

那瘦小藏僧虽然听不懂他说的什么，但从神情之间，却看出必是轻视自己之言，突然一吸真气，身子倏忽又向上升高了七八尺，双腿随身而上，让开一杖。

枯叟黄昌大喝一声，振臂跳起，手中竹杖一招“弯弓射雕”笔直而上，直点过去。

那瘦小藏僧突然一抖右腕，一双金环疾飞而来，环圈正套在竹杖之上，身子却疾向下面坠落。

枯叟黄昌暗中一提真气，握杖右手用力向上一挥。

他虽是凭空发力，但因内功精深，力道亦甚惊人，只见那向下急落的藏僧身躯，吃这一甩之势，陡然向上翻去，人如脱线风筝一般，凭空疾转如轮，飞出去四五丈才落到地上。

但枯叟黄昌凭空发劲，无处借力，虽把藏僧摔出去四五丈，自己也无法提住丹田一口真气，身子疾落而下，呼的一声，双脚落在买地，震得沙土横飞。

那藏僧双足落地之后，竟是毫无伤损，纵身一跃，直飞过来。

枯叟黄昌不待那藏僧站稳脚步，立时纵身而上。一招“泰山压顶”，当

头劈下。

这一招平平常常的武学，虽无什么奇奥之处，但他功力深厚，劈下竹杖带起啸风之声，威势十分凌厉。

那瘦小藏僧，似已知这枯瘦的老人内力强猛，不敢再硬接杖势，身子一转，闪避开去。

黄昌一击落空，立时借势变招，一沉腕势，拦腰扫去。那瘦小藏僧，还未来及还击，对方第二招杖势又到，纵身又向一旁闪过。

黄昌以迅快无比的身法，攻击两招，抢得先机，立时展开快攻，竹杖纵送横击，片刻之间，杖影如山，挟着阵阵破空的啸风之声，直攻过去。

十合之后，双方胜负之数已可看出，那瘦小藏僧被枯叟黄昌凌厉的杖势，迫得步法已乱，失去还手之能。

那气宇轩昂的中年大汉，忽然上前一步，低声向那身披彩缎的和尚说了一阵。

那身披彩缎和尚微一摇头，缓缓闭上双目。

两人说的维语，云九龙等一句也听不懂，但可从两人神色之间看出一点端倪，茅山一真低声对云九龙道：“云兄，那身披彩缎的和尚，看神情是不管这藏僧的死活了，这一阵，大概咱们是胜定了。”

云九龙心中也甚奇怪，但他已对密宗门下武功心有戒备，心中还不敢深信，正在怀疑当儿，忽听黄昌大喝一声，紧接响起一声惨叫。

转头看去，只见枯叟黄昌手横竹杖，站在当场中，那瘦小藏僧已然脑浆迸裂，横死当场。

茅山一真仗剑一跃，落入场，冷然说道：“第一阵已分出胜负，第二阵哪位和贫道动手？”

那身披彩缎的和尚，突然回头朝着那气宇轩昂的中年大汉，用维语说道：“这个道人看去内在精华之气、武功定然较那矮老头子更强几分，我又必须留在下一阵对付那更厉害的云九龙，这一阵，不知该派哪个出战？”

那中年大汉道：“我去抵他一阵试试？”身披彩缎和尚道：“三赌二胜，就要决定胜负，此战十分重要，我已决定施展本门至高的移魂心法，拼耗真元，把参与这场拚搏的中原武林人物一网打尽，你只要能支撑百合不败就行了。”那气宇轩昂的中年大汉，大步走了出来，说：“百合之力，我自信可以支撑得住……”探手在身上一摸，抖出两面尺许长短，一寸宽窄，两柄形如灵牌之物，一面金光闪闪，一面灿白夺目，分执在双手之中。

茅山一真早已蓄势待发，只要对方迎战之人一出，立时将全力运剑一击。

但当茅山一真瞧到那中年大汉手中兵刃，不禁微微一怔，道：“你这兵刃之上，可写的有字吗？”

那中年大汉微微一笑，用汉语答道：“不错，你怎么知道？”

茅山一真自言自语地说道：“难道他真的还在人世之间吗？”

他微微一顿之后，又道：“你手中兵刃，可否给我瞧上一瞧？”

那大汉忽的举起手中金银二牌，说道：“道长请看。”茅山一真仔细瞧去，只见那金牌之上写道：“拘魄令”三字。银牌上面写着“招魂牌”。

茅山一真的脸色突然大变，但只一瞬间，又恢复冷静的神色，冷冷问道：“使用这金银二牌之人何在？”

他虽然保持外形的镇静，但却无法控制住内心的激动，问的话难免词不达意。

那气宇轩昂的中年大汉，一展手中金银双牌，冷冷说道：“使用这金银双牌之人吗？就是区区在下。”

这句话答得十分讽刺，只听得茅山一真大为震怒，一挥手中长剑，怒道：“纵然是使用这金银双牌的老魔头亲身临阵，也不放在贫道心上。”振腕一剑直刺过去。

那中年大汉正待用手中金牌封架，茅山一真的剑势突然又收了回去。

原来他突然想到自己在中原武林道上的至尊地位，这等先行对人出手，实是有失身份，是以剑招刺出一半，又突然收了回来。

那中年大汉却借势抢得先机，金银双牌一前一后，接连攻到。

此等手法，江湖上极是少见，手中金银双牌，不是分取合击，而是一先一后的接连攻到。各自成为一路。茅山一真大声喝道：“果是老魔头独门武功。”手中长剑疾挥，一招“云雾金光”，剑芒闪动之中，幻起满天剑影。但闻一阵金铁相触之声，那中年大汉突然向后疾退五尺。原来茅山一真内力深厚绝伦，双方兵刃一触，那大汉立时觉出难以硬接对方剑势，疾收金银双牌而退。

他有心游斗，拖延时间，纵然能接得对方凌厉的剑招，也不愿硬接。

茅山一真挺剑追袭，一招“飞瀑流泉”当胸直刺过去。那中年大汉金牌斜出，一撩剑势，银牌却疾如电奔一般，斜肩劈下。

此人出手的武功十分怪异，手中虽有两种兵刃，但在出手之时，却似两个人各执一种兵刃击出一般。

茅山一真长剑急施一招“倒转阴阳”，封开中年大汉的金银双牌，借势一招“笑指天南”平刺过去。

两人交手虽是几招，但全场中人都已瞧出这是十分凶险的搏斗，看上去两人的剑影、牌势并不紧张，但每攻一招之后，无不紧随着奇奥、迅厉的攻势。

茅山一真的脸色，已变得十分严肃，凝神横剑而立。那中年大汉圆睁双目，远远地站在四五尺外，神情也变得十分凝重。原来两人交手几招之后，都已觉出逢到了生平未遇的劲敌。

正当双方运集功力，准备出手之时，忽闻咚咚咚三声鼓响，紧接着铜钹相和，响起一片乐声，那静站原地不动的藏僧，随着响起的乐声转动起来。

那身披彩缎的和尚忽然站起身来，越过石鼎，盘膝坐下，大喝一声，乐声倏然终止，环立的群僧纷纷归座。

群僧的位置，都有了变动，各人合掌当胸，紧闭着双目。

藏僧这诡异的行动，使云九龙大感不耐，只觉这般相持下去，必是己方吃亏，当下大步走了出来，拱手对那身披彩缎的和尚说道：“大师急于求胜，兄弟也觉着早分出胜负来才能完心。”

那身披彩缎和尚答道：“请恕贫僧不解云庄主言中之意。”云九龙道：“兄弟想把和大师比武之约，提前一点，二、三两阵，同时开始。”

身披彩缎和尚微微一笑，道：“你们已经胜了一阵，如把二、三两阵合并举行，你们不觉着太吃亏吗？”

云九龙心中暗自骂道：“话虽说得不错，但谁知道你在捣什么鬼？”口中却微笑说道：“我们纵然再胜一阵，只怕这三阵还是得打，索性一齐开始，是胜是负，大家都心服口服。”身披彩缎的藏僧还要推辞，云九龙已自出手，暗运功力，遥遥一掌击去。

一股强厉绝伦的暗劲，直撞过去，人也同时欺身攻去。原来云九龙眼看秃叟玉吉，被那藏僧用目光催眠一般，把他伤在手下，心中早生惊惧，一见藏僧打鼓击钹的移动，不知这些和尚们，又要搞什么鬼，心中甚是不安，这才大步而出，逼那身披彩缎的和尚出手，打出一记劈空掌力之后，人也紧随着攻了上去。

身披彩缎和尚当胸双掌，忽的向外一推，硬接了云九龙一股强劲的掌风，笑道：“云庄主好雄浑的掌。”

云九龙只觉对方接一掌之后的反震之力，亦是强猛，心中暗暗赞道：“瞧不出这藏僧竟也有着这等深厚的功力。”

抬头看去，只见那身披彩缎的和尚，也正瞪着一双眼睛，瞧着自己，一和他目光接触，不觉心头一跳。

云九龙早已心生警觉，慌忙别过头去，一提真气，稳住了惶乱的心神，挥手一掌劈去。

两股强力一接，云九龙心头微震，身躯向后退了一步，不禁大骇，暗道：“此人功力，当真能胜强过我不成？”

不知不觉地又抬头望了那藏僧一眼。

但觉对方目中之光，如有实物射出，直入内脏，心头又是一阵跳动，赶忙闭起双目，运气调息。

只听那身披彩缎的藏僧低沉的笑声，响绕耳际，道：“云庄主，你决非贫僧之敌，早些认输，免得身受重伤。那就不值得了。”字字入耳惊心，夺人魂魄。

云九龙被他呼魂唤魄的怪异声音，叫得心惊肉跳，全身微微颤抖，赶忙一提真气，开始运气调息。

他内功精深，一运气，立时沉静下来，心中暗忖道：“这是什么武功，难道密宗一派武学之中，真的会有妖法不成？”

正自忖思，忽觉一股暗劲，当胸袭来。

他功力精深，乃是中原武林中极力少见的奇才，出道十五年，压服江南七省中所有武林高手，感应灵敏过人，来不及睁开眼睛，双手已平胸推出。

那袭来劲道虽甚猛烈，但觉在自己反击之下，硬被挡了回去，正待再运集功力反击，忽听一个阴冷刺耳的声音说道：“云九龙，你已被贫僧至阴至寒的独门阴气所伤，再不服输，三个时辰，即将受阴寒攻入内腑而死。”

云九龙一听到那阴冷的声音，立时觉着全身的内劲，消减甚多，反击的力道，随着大为减弱。

只听那一阵阴寒冰冷的怪笑声，紧随着传入耳际，其声之怪，有如冰窖中吹出来的寒风一般。

笑声停止，又传来那藏僧冷漠的声音，道：“云九龙，贫僧念你一身武功得来不易，不忍立时把你伤在手下，现在最后劝告于你，如不及早服输，贫僧可要下毒手。”

云九龙一直闭着双目，不敢睁开眼睛，因他已警觉到那藏僧的眼光，十分怪异，只和他一触，立时心神摇荡。

哪知闭上双目之后，却又为那惊心动魄的声音团扰。

但他内功深厚，定力也超于常人甚多，虽被那藏僧的声音困扰得十分不安，但还能保持心神不乱。

一面暗运真气遍布全身，一面忖思应付目下局面之策，暗道：“眼下之

局，只有出其不意攻到那身披彩缎的和尚跟前和他近身相搏，迫他无暇说话。”

心念一转，暗运功力，气贯全身，外面却故意装出困倦不支的状态以求分散敌心。

只听那藏僧冷冷的声音，重又在耳际响起，道：“云九龙，你还有什么未完心愿……”

云九龙突然大喝一声，打断了那藏僧未完之言，双目圆睁，纵身一跃直冲过去。

那身披彩缎藏僧，对云九龙这陡然冲来之势，似是甚感意外，双足微一用力，人已凌空而起，跃到石鼎之后。

两侧护法的和尚，立时一齐拥上，挡住了云九龙，三面铜钹，紧随破空的劲风直飞过来。

云九龙运集真气，仰面一声长啸，双掌一齐击出，震落了三面飞钹，人已随着发出的掌力跃起了两丈多高，饥鹰攫燕般直扑而下，疾向那身披彩缎的和尚撞去。

他被尊称江南武林第一高手，武功自非一般江湖人可比，跃起扑击之势，迅如电火，那身披彩缎的藏僧，虽不愿和他近身相搏，但他以密宗教下一代掌门身份，不便一直让避云九龙扑击之势，只好潜运内力，双掌一齐推出，想在云九龙未落实地之前，把他逼退回去。

哪知云九龙已有了硬拚之心，见对方推来掌势内劲凌厉，立时施展千斤坠的身法，凝集全身功力，硬向实地抢落。

一股强猛的暗劲，正撞在向下急落的云九龙身上，但却无法阻挡住云九龙下落之势。

云九龙脚落实地，张嘴喷出一口鲜血，立时抽身抢攻，掌脚齐使，眨眼间拍出了三掌，踢出四腿。

这一轮急攻，不但迅快得间不容发，而且招招含蕴内力，迫得那身披彩缎藏僧向后退了五步。

云九龙不待对方开口，舌绽春雷般大喝一声，又纵身攻了上去。

这次不再猛攻，双掌平胸，缓缓推出。冷然说道：“兄弟久闻密宗一支武学诡异精博，哪知传闻竟是不若目睹，大师如果有胆、就接我云某这一招试试？”

那身披彩缎的藏僧吃他一激，不自觉伸出双掌迎去。

云九龙推出双掌之势突然加快，但闻双掌轻微的相触之声，两人身躯同时受到了甚大的震动。藏僧身披的彩缎和云九龙的长衫，同时起了一阵波动，但两人相抵的四掌却并未即时分开。

这四掌相抵的一击，似都是两人生平功力所聚的锐锋，接实之后，同时很长的吐了一口气，闭上双目，好像不经过一番运气调息，谁也没了反击之力。

就在两人四掌接实当儿，茅山一真和中年大汉，也同时开始了惨烈绝伦的拼搏。

以茅山一真在江湖的声誉，竟然不敢小看那金银二牌，运气凝聚内力，准备全神迎战。

那气宇轩昂的中年大汉，在和茅山一真两招交接之中，已知逢上劲敌，这等强硬的对手，想撑上百招，甚是不易，也暗中准备，只要对方不出手，

他自是乐得拖延点时间。

云九龙和那藏僧动手情形，尽落在茅山一真眼中，眼下之局很明显，这群藏僧，并非要凭藉真功实学求胜，学走偏激，行动诡异，最好的办法，是不让他们有机施展什么移魂大法，心志一转，举剑疾向那气宇轩昂的中年大汉刺去。

那气宇轩昂的中年大汉，双牌齐举，硬接了一剑，剑势虽然被他接了下来，但人却被震得当场后退三步。

茅山一真冷笑一声，道：“那授你这双牌之人，现在何处，要他出来和贫道对招，或可能打上个半斤八两，你这点微末之技，决非我的敌手。”口中说着话，长剑已连续出手。

这次，那中年大汉已不敢再挥牌硬接，纵身一让避过，手中金银双牌陡然展开了快迅绝伦的猛招。

刹那间牌影纵横，剑气漫天。

再说云九龙和那和尚四掌抵触之后，彼此略一闭目休息，立时各运真气，传击过去。

表面上看去，云九龙和身披彩缎的藏僧，打得最是平静无波，但事实两人打得却是最为凶险，因为这等近身相击，四掌相抵的搏斗、除了各以内力传击过去震伤敌手之外，别无办法可想，这等凭藉真功实学的伤人之法，全仗内功真力，一点也取巧不得，云九龙内力虽较对方深厚，但他在抢落实地时，硬受了对方一掌击袭，已被震伤内腑，一时之间，半斤八两，难分胜负。

忽听那藏僧阴冷的笑声，重又响起道：“云九龙，你还不认败服输，当真是不要命了吗？”

云九龙不由地抬头望去，一和对方目光接触，立时觉得心神摇荡，内力大减，登时退了三步，一跤跌坐地上。

那藏僧借势一伸双臂，运力攻了过来。

云九龙跌坐在实地之后，突然一震双腕，全力推出两掌。

反击之势虽把那藏僧攻势挡住，但又被震得喷出两口鲜血。

雄健飞眼看庄主不支；大喝一声，冲了过来。

那红衣少女早已跃跃欲试，一见雄健飞冲了过来，立时振袂而起，拔剑接斗。

云九龙随来之人，大都是江南道上甚负时誉的高手，一见雄健飞出了手，纷纷拔出兵刃一拥而上。

群僧高喧佛号，分头迎战，立时展开了一场混战。

忽觉秋风之中，飘来一股异香，一条人影疾从左面屋后跃起，直投场中。

来人一袭青衣，手执短剑，面色如漆，不辨五官，只有双目神光如电，只听他朗朗笑道：“云兄别慌，兄弟助拳来了！”

喝声之中已到云九龙的身边。

全场之人闻得那异香之后，都觉得头脑一晕，全身劲力大减，手中的兵刃，登时缓慢了许多。

只见那青衣人短剑一挥，先将那身披彩缎的藏僧劈成两半。回头一剑，直向云九龙胸前刺去。

云九龙在和那藏僧力拚内功之后，人已困乏，再加那青衣人手法迅快绝伦，他还未来得及开口，短剑已深入前胸。

那青衣人身法快捷，剑中云九龙后，借势一掠，人已到那中年大汉和茅

山一真的身侧，出手拍在那大汉背心。

青衣人却随在那大汉尸体之后，欺身而进，口中叫道：“道兄别来无恙。”

茅山一真微微一怔，那青衣人已到身侧，短剑疾出，直刺过去。

这动作迅快得间不容发，茅山一真手中刺入那中年大汉胸前的宝剑还未抽出，青衣人短剑已到胸前。

形势迫得他不得不撒手丢剑，当下一吸真气，准备向后疾退。

哪知一提丹田真气后，突觉一阵头晕目眩，不禁大吃一惊，暗叫一声完了！

心念还未息去，短剑已刺入前胸。

青衣人刺死了茅山一真后，突然放声一阵长笑，笑声中拔身而起，直向枯叟黄昌冲去。

黄昌眼看那青衣人连伤了云九龙、茅山一真，心中早已有了警惕，举起竹杖横击过去，口中大声喝道：“你是什么人？”

青衣人一语不发，举起短剑，但闻呛的一声，竹杖应声而断。

黄昌怔了一怔，青衣人已欺身而入，短剑疾出，当胸刺去。

黄昌竹杖被削，不禁心头大吃一惊，连忙一提真气，准备向后跃退。

只觉一阵头晕目眩，耳际长鸣不绝，竟无法将真气提聚前胸。

青衣人冷笑一声，短剑寒锋当胸直刺而入。

回身一跃，又飞落到秃史王吉身侧，照头一脚，踢得王吉脑浆迸裂，当场死去。

这青衣人在片刻之间，连杀当世六个顶尖高手，心中似是大感欢愉，纵声长笑，划空裂云。

全场动手之人，都被这长笑之声镇慑，一齐停下手来。

青衣人目光炯炯，环扫了全场一周，高声说道：“你们都已中了剧毒，静坐不动，还可活上三个时辰，如若动手相搏，那就只有半个时辰的寿命。”

在场的武林高手，全都听得呆愣在当地。

一群藏僧看到掌门师尊死去，各自敲着法器，跪在那尸体之前。

但闻鼓、钹交响之声，夹着一声惨叫，一个和尚倒地死去。青衣人忽又放声长笑。

笑声中，但闻连续响起闷哼之声，群豪和藏僧连续着倒地死去。鼓、钹、长笑，加上一声声死前闷哼，交织成一片哀乐。这突然的惨变，使全场之人，都为之心生震骇，目睹那一个个摔倒下去的尸体，谁都不禁的替生命生出一份怜惜，每人的心中都在想着，完啦！接着倒下去的只怕是我了……

忽听雄健飞大喝一声，疾向那青衣人冲了过去。

青衣人疾如电光石火一般，向左侧横跨两步，闪让开雄健飞扑击之势。虚空推出一掌。

一股强劲的潜力，直撞过去，雄健飞应声大叫，连喷三口鲜血，倒摔在地上。

青衣人目光环扫了横躺在地上的尸体一眼，突然挥动短剑，冲入人群之中，宝剑摇挥，鲜血溅飞，数名江南道上的武林高手和密宗门下的藏僧，都已中了剧毒，只觉天旋地转，身子摇摇欲倒，哪里还有回手之力，但见人头滚滚，喷血如箭，一场惨绝人寰的屠杀，使生者触目惊心，死者尸体横陈，鲜血染红了四丈方圆土地。

就在那青衣人挥动手中锋利无比的短剑，展开了惊人的屠杀当儿，身受

剑创的云九龙突然挣扎着坐了起来，将自己的白绫密封布包和那藏僧取出的黄绫密封布包，一齐投入那香烟袅袅的石鼎之中，重又倒在地上。

那面目漆黑，五官难辨的青衣人手法迅快无比，片刻之间，已把数十个江南武林道上高手和几十个藏僧，尽皆杀光。

空旷的草地，横陈着数十具的尸体，满地鲜血，惨不忍睹。

全场中，只余下那个红衣少女尚在呆呆的站着。

她似是已经失去了知觉，目光迟滞，呆呆的望着那气宇轩昂的中年大汉尸体，但却一语不发，那青衣人手执短剑奔到她身侧之时，她似是仍无所觉。

青衣人举起了手中锋利的短剑但又迅快的放了下来，略一沉思，突然举手点了她的穴道。

红衣女举手向后倒去，青衣人左手握剑，右手迅快的一伸。拦腰把她抱了起来，纵身一跃，登上屋面，如飞而去。

倒卧在石鼎旁侧的云九龙，突然挣扎着坐了起来，爬到茅山一真的尸体旁边，在那道袍之中，一阵搜摸，拿出一个磁瓶、打开瓶塞，倒出几粒丹药，放入口中，吞了下去，闭上双目，略一调息，突然挣扎着站了起来，向前奔了几步，又自动停了下来。

只见他伸手抓过来一具尸体，迅快的脱了那人衣服，然后又脱去自己衣服和那具尸体换上，把那具伪装自己的尸体，移到那石鼎旁边，抓住那尸体背心，在石鼎之上一撞，立时撞得脑浆迸裂，云九龙挣扎着奔了出去。

他身形刚刚隐去不久，那面目漆黑的青衣人，已急急转了回来。

只见他目光迅快地扫视了全场一周，然后缓步来到石鼎旁边，用脚挑起那具伪扮云九龙的尸体，低头瞧了一阵。

但那人早已脑浆迸裂，面目难辨，任他狡猾绝伦，机智过人，也难瞧出个所以然来，但他仍然看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才似息了心中疑团，仰脸望天，一声长啸，纵身跃到那一边。

但闻啸声响彻云霄，震得四外空山回音不绝。

隐在阁楼中的上官琦，只听得暗自叹道：“此人内功精深，实是叫人佩服，只是片刻间杀死六七十条人命、手段也太毒辣不大工夫，正东方屋脊之上，突然出现了八条人影，个个身手矫健踏房越屋而来。

几人都用了一块黑纱包在脸上，只露出两只眼睛，每人身上都带着兵刃，一见那青衣人，立时站在一侧，一副毕恭毕敬的神态。

那青衣人却是神情倨傲，不但没有还礼，而且连望也不望几人一眼，冷冷地吩咐道：“把这些尸体埋去，血迹打扫净，不许留下一点痕迹。”

八个劲装大汉，一齐躬身应道：“庄主放心。”

那青衣人微一点头，大步直向那石鼎走去，飞起一脚，把那石鼎踢得飞出一丈多远，头下脚上的入土中半尺多深。

他似是意犹未尽，回头又吩咐那八个劲装大汉道：“把这石鼎也埋在地下，鼎中之物不许擅动一件。”说完，也不待那八个劲装大汉答活，突然一振双臂，拔起了两丈多高，起落之间，人已到三丈以外。

八个劲装大汉，抱拳肃立，遥遥相送，直待那青衣人身形消失不见，才回过身来，开始清扫地上陈尸血迹、各自拔出身上兵刃，在地上挖掘了一个大坑。

几个人动作虽然迅快熟练，但因地上血迹尸体过多，也足耗去两个时辰之久才把尸体埋好，血迹打扫干净、待埋好石鼎，天色已近黄昏。

果然，无一人敢看那石鼎中存放之物。

八个劲装大汉，重又检查了一遍，觉得没有留下痕迹，才联袂而去。

隐身在阁楼上的上官琦，瞧完了这幕变化诡异、凶毒绝伦的惨剧，不禁心胆俱碎，暗自叹道：“江湖凶险，当真是防不胜防，任你武功绝世，也难防冷箭暗算，那青衣人在片刻之间，连伤六七十条人命，而且其中几个高人，都是一代怪僧雄豪。

抬头看去，晚霞绚烂，一抹夕阳，反照在树梢殿脊之上，夕阳景色，仍和往常一般的美丽，可是武林中已少去五六个顶尖高手，人世间也毁灭了六十多条生命，这些人一生中辛苦练武数十年心血劳苦，片刻间尽为一抔黄土掩埋。

他想到感慨之处，不自觉黯然一声长叹。

忽听那残腿老人冷笑一声，道：“好辣的手段，当真是一个活口不留。”

上官琦极目望去，只见夕阳照射中，十几只巨鸟，盘旋在寺外里许上空，心中甚感奇怪，想了一阵，问道：“老前辈可是说的那青衣人吗？”

怪老人叹道：“他在片刻工夫之中，连伤六七十条人命，似是意犹未尽，竟然把那八个属下，全都杀了。”

上官琦怔了一怔，道，“此事当真么……”忽觉着此言失礼，赶忙又接了一句道：“我去瞧瞧。”

怪老人冷冷说道：“不用去瞧，只怕那八个人只余一堆白骨了。

上官琦站起身子，道：“晚辈去去就来。”纵身穿窗而去。

那怪老人也不阻拦于他，斜倚窗口，呆呆地望着天空出神。

上官琦心地甚是忠厚，他不信人世之上真有这等阴险毒辣之人，是以，听得那怪老人的话后，竟然难以遏止心中冲动，非要去看看不可。

他穿出窗口之后，长长舒一口气施展轻功提纵术，放腿向外奔去。

他心中急欲早看究竟，奔行之势异常迅快，片刻工夫已到寺外。

但见上百只巨鸟穿梭般抢夺着几具尸体，片刻之间，抢食已完，只剩下八具骷髅。

他虽随着师父在江湖之上走动甚久、但此等之事，还是初见，不觉看得暗自惊心。

一群巨鸟吃光了八具尸体之后，似是意犹未尽，振翅长鸣，互相拚打起来、一旦伤死，立时被吃得尸骨无存，不大工夫，那百只以上巨鸟，已相互斗死了二三十只，鸟羽遍地，血迹斑斑。

直待那巨鸟相互斗死了三分之一，群鸟才似吃饱了肚子，各自振翼长鸣而去。

上官琦呆呆地站在一株松树之下，看到群鸟振翼而去，长长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说道：“这些鸟儿虽然凶悍绝伦，饥饿之下自相残杀，弱肉强食，残酷绝伦，但在吃饱之后，立时振翼而去，那凶残阴毒之人比起这些鸟儿，却更为凶狠，纵然是无冤无仇……”

心念及此，忽听身后响起一声轻微的冷笑。

转头望去，只见一个身着青衣，满脸漆黑，五官难以辨认之人，静静地站在八九尺外，嘴角间仍然挂着一分冷笑，除了两道冷电似的目光外，微露白牙，因他脸色特黑，牙齿也更显得惨白。

此人一直静静地站着，目光凝注在上官琦的脸上，但却一语不发。

上官琦只觉他两道目光之中充满着杀机，看得人心惊肉跳。呆了良久，

壮着胆子问道：“你是什么人，瞧着我干什么？”

青衣人仍然一语不发，缓步直走过来，他移动很慢，目光却一直盯在上官琦脸上，一眨不眨。

上官琦暗中提聚真气蓄势戒备，心中暗想到：“完了，此人武功高强，我岂是他敌手？”

心念未息，那青衣人已到身前，左手一伸，疾向上官琦左腕之上抓去。

他出手之势并不迅速，但却来得奇奥无比，上官琦左腕向旁一让，竟然没有让开，已被人抓在手中，不禁心头大急，右拳一晃，迎面捣去。

这一拳迅猛兼具，用尽他生平之力。

青衣人冷哼一声，身子一侧，避开拳势，右手疾拂而出。

上官琦只觉得肘间关节之处一麻，全身劲力忽然消失。青衣人冷冷地问道：“你是什么人？”

上官琦半身酸麻，已经无抗拒之能，半身穴脉闭塞，血气不通，心中暗自付道：“此人手辣无比，片刻间连杀六七十条人命，他此刻杀我，只不过举手之劳……”

正自忖思，那青衣人似已不耐，提高了声音，道：“你听到我问话没有？”

上官琦灵机一动，答道：“在下赶赴友人之约，路过此地，见这些飞鸟争夺人尸，故而留步瞧看……”

青衣人微一咧嘴，笑得无声无息，但见满口森森白牙，十分可怖，说：“你是赴什么人的约会？”声音冷漠，听来甚是刺耳。

上官琦道：“赴一个姓翁之人的约会……”故意顿了一顿，道：“你问我这些事情干吗？”

青衣人微一沉思，道：“你说的可是千臂毒叟翁天义？”

上官琦暗道：看来他和翁天义相识，这倒得骗他一骗，当下说道：“不错，你如何能够猜到？”

他自认这几句谎言说得甚是得体，哪知青衣人听了之后，突然仰脸冷笑一阵，道：

“好狡猾，你觉着这几句谎言就可以骗得我吗？”转过身子，向前疾奔而去。

上官琦左腕脉门被扣，挣扎不脱，右半身麻木难动，本虽自行奔走，但在那青衣人硬拖之下，只觉身子如被人托起，凌空而行一般，身不由已地向前奔去。

他身体虽已受伤，但神志并未昏迷，心中十分清楚，暗道：“此人凭借内家真力，带我而行，竟是这般迅快，又丝毫不觉得异样，实是罕闻罕见之事。”

只觉奔行如风，片刻间奔上一座山峰。

青衣人突然停下步来，松了上官琦被托手腕，说道：“你从这处悬崖跳下去吧！虽然要粉身碎骨而死，但总比我点你五阴绝穴，忍受那全身经脉化而死的痛苦好受一些。”

他说得心平气和，毫无怒意，上官琦呆了半晌，才想到他话中含意，不觉打了一个寒噤，暗道：此人在准备置人死地之时，仍是这般心平气和，果是阴沉得可怕……

青衣人见他久不回答，心中甚感不耐，低沉地喝道：“你必须在吃半盏热茶的工夫中，选择自绝之路，超过时限，别怪我不教而杀了。”口气托大，

一派老气横秋。

上官琦忽觉一股怒意冲上心头，说道：“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大步走到悬崖边缘。

抬头看去，一轮红日半隐山下，满天红云，耀眼彩霞，反照着峰顶上皑皑积雪，幻化出美丽无伦的景象。

极目四外，山峰连绵，好一片锦绣河山，不禁趑趄不前，犹豫起来。

忽觉一双手掌，抵在背心之上，紧随着响起那青衣人冷漠的声音，道：“下去吧。”

上官琦只感一股暗劲，由后背直涌过来，不自主地举步向悬崖下面跳去。

那涌来暗劲，十分强大，上官琦整个身子在那暗劲震送之下，平飞出八九尺远，才向下坠去。

落势奇快，有如陨星飞泻。

青衣人推落上官琦后，突然振臂长啸，拔身而起，直向来路奔去。

上官琦坠落之势虽然迅如电奔，但他心中仍然十分清醒，几度想提聚真气，向山壁上跃冲过去，但每一提气，半身经脉立时一麻。

但觉两耳风生，下落之势似是愈来愈快，不禁暗自叹息一声，道：“完了！”

忽觉一股寒气直冲上来，心念还未来得及转动，蓦觉全身一凉，水珠四溅，呼吸大受阻碍，原来跌入了水中。

他由数百丈高的悬崖之上跌了下来，冲击之力甚大，虽然略通水性，也难稳住向水底冲落之势，一口气沉入了两三丈深，才把沉落的力道减去。

只觉一股闷气憋在胸中，忍不住张开口来。

冰凝潭水涌入口中，神志陡觉一清，赶忙凝神闭气，手拨潭水，向上浮来。

待他浮上水面，爬到岸上、人已累的筋疲力尽、只觉全身酸软无力，头昏脑晕，躺在岸边休息，不知不觉间，沉沉睡熟过不知过了多少时间，醒来已是深夜，抬头看去，满天寒星，闪烁生光。

他伸手轻轻在自己脑袋上拍了一下，挣动坐起身子，打量四周的形势。

夜色虽深；但藉寒星的微光，仍然隐隐可辨景物。这是一条狭长的山谷，宽不过三丈，由东曲弯而来，又向下曲弯而去，谷底下石地坚硬。

除了谷中一片潭水附近生着一块块的小草地外，都是拳头大小的鹅卵石。

这水潭的面积不过七八尺宽窄，两丈多长，在这道山谷占地甚是微小，如果是那青衣人运内力把他震飞落向山谷正中，直摔下来，势必撞在谷边鹅卵石上，撞个粉身碎骨不可。他想着想着不觉哑然失笑，暗道：他想把我推到中间，四周无着力之处，定然要被摔死，却没有想到，倒是救了我的性命。他在大难之后，心胸忽然开阔起来。

他挣扎着站了起来，沿着山壁走了一段，山道立时向下弯折过去。

他半身经脉受伤，难再运气，行动和常人一般，走了一阵，只觉得寒意渐消，身体暖和了不少。

原来他经过一阵活动之后，身体行血循环转加快。身体虽然觉着暖意，但半身经脉却是愈来愈觉麻木，行动也愈来愈感不便。

两面的山崖，陡立如削，十丈之下连一株葛藤岩松也不生长，如果没有受伤，还可设法攀登，此刻半身经脉麻木，行动已甚不便，哪里还有余力攀

登峭壁。

他茫然的手扶山壁而行，心中只有一线希望，只愿这山谷不要太长，早日走到尽头，如能出了这道山谷，摸索着回那古刹而去，也许那怪老人有能力为自己疗治经脉伤势。

一面打着如意算盘，一面扶壁而行，走了四五里路，果然到了尽头。

但见立壁千寻，横阻去路，敢情这山谷尽头，也是一片断崖。

上官琦呆呆地望着面前立壁，一股失望的痛苦，泛上心头，心灰气馁，支持他的精神随之崩溃，只觉两腿一软，跌坐地上。

他闭上双目，静静地坐了一会，又缓缓扶着石壁站了起来，暗暗付道：“这条山谷，如是一条死谷，千百年来山洪积聚，恐怕早已满盛山水，既无存水，定然有排水之处，也许在山谷的那头，有通出山谷的出路。

心念一转，不禁精神一振，手扶石壁，又向来路走去。

这条山谷大约有十四五里之长，上官琦如若没有受伤，走来自是极为容易，现下他身受重伤，半身经脉麻木，如是静坐休息，还不觉得如何，这等走来走去，伤势逐渐加重，举步如手拖千斤重担一般，痛苦异常。

他虽困倦不堪，但一股求生的锐气，支持着身体上的痛苦。

待他走到山谷尽头之后，已是曙光将露时分。

抬头看去，只见横阻去路的山壁，仍在百丈之上，不禁心头一震，暗道：完了，我既身受重伤，又隐入这样一道绝壑之中，哪里还有生路？

只觉困倦难支，倚壁坐了下去。

这时，他的精神，已经完全溃散，支持身体的生命潜力，随着消失，手脚转动，已失去灵活。

他缓缓闭上双目，长长呼几口气，尽量想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

只觉困倦之意愈来愈浓，不知不觉倚壁睡去。

熟睡中，也不知过去了好多时间，醒来已经是日挂中天，绝艳秋阳，照射在绝壑之中，满地雪白如玉的鹅卵石，在强烈阳光照射之下，如蒙上一层云气。

这奇丽的景色，并没有吸引到上官琦的注意，只管呆呆的望着对面山壁出神，心中暗暗想道：这绝壑之中，除了那一片小潭之外，全谷之中，似都为这雪白的鹅卵石所铺满，连一株短松，一片草坪也难以见到，我纵然不为伤势拖累而死，亦必被活活饿死。

潜在的求生本能，愈是遇上艰苦的环境，愈是容易振奋，上官琦手扶石壁站了起来，缓缓向前走去。

他想在最后的寻视中，找出一线生机来，一面扶壁而行，一面不住的四处打量。

但见满地鹅卵石一片雪白，目光下雪雾蒙蒙，走了百丈之遥，仍未见一根花草。

他失望的坐了下来，暗暗想道：这道山谷甚是奇怪，怎么连一根野草也不生长。

伸出手去，抓起一个白色的鹅卵石来。

只觉入手一片光滑，而且冰冷刺骨，水濛濛的，如同泡在水中一般。

他轻轻在手中掂了两下，只觉这谷中鹅卵石和其他之处的石不同，不但望去水气濛濛，而且力量方面，也较其他之处的鹅卵石重了很多，不禁引起了好奇之心，暗道：这鹅卵石似和其他之处的不同，不如把它打开一颗瞧瞧。

心念一转，猛然把手中鹅卵石向山壁上面投去。但闻呼的一声大震，那鹅卵石还声在山壁之上，溅飞起一片碎石。

定神看去，只见那石壁之上搯一片大疤，那投在山壁间的鹅卵石却是完好无恙。

上官琦心中十分奇怪，又伏身捡起一块石头，举手投了过去。

但闻一声大震，那鹅卵石又被弹震回来，石壁间又多一片大疤，鹅卵石仍是完好无恙。正自觉着奇怪，忽听箫声传入耳际。这箫声有如慈母呼唤一般，柔和中满含慈爱。

上官琦霍然站起身来，仰首一声长啸。

啸声刚刚出口，忽觉左腿一麻，跌倒在地上。

他半身经脉受伤，已不能提聚真气，听得那箫声之后，突然提气长啸，伤脉痉挛，一阵剧疼，跌倒在地上。这一下摔的甚重，感觉眼前一花，晕了过去。

那长啸之声亦随之中断。

待他再次醒来时，只觉如倒卧在寒冰之上一般，奇寒难耐。他用尽了气力，挣扎着坐了起来，伸手摸去，但觉那身体覆卧的鹅卵石，仍然毫无暖意。

他轻轻叹息一声，心中忖道：“看来我已无法出此绝壑了，与其让它慢慢的饿死，倒不如趁现在尚有余力，早些自绝的好……”

心念初动，忽听空中一阵极刺耳的鸟鸣，不禁心中一动。抬头看去，只见一只巨鸟隐入了十几丈高处一块突岩之后不见，不禁心中又是一动，暗道：“这绝谷之中既有鸟来，想来必有生物了，又生出求生之念。

他闭目休息了一阵，澄清了脑际中的杂念，然后睁开眼，四周打量一下，想找出那一条生机之路。这次他心中十分平静，目光缓缓沿着山壁移动，想找一处可以攀登之处，爬上那巨鸟隐失的突岩之处，然后再想法子借那巨鸟之力，登上绝峰。

但他又失望了，十丈以下的山壁，全都是光滑如削，竟是难以找到一处可以着足借力的地方。

如在平时，他还可施展壁虎功一试，但此刻，半身经脉受伤，别说施展壁虎功游上那九丈山壁，就是走上几步路，也觉得疲倦难支。

箫音重起，非宫非商，声声若仙子歌唱，柔婉音韵中充满了欢悦之情，油然激发了求生之念。

上官琦萎靡的精神，被那柔婉的箫声唤起，求生之念大增，站起身来，走到山壁之处，倚壁坐下，闭目运气。

他已有过经验，只要一提真气，受伤经脉立时痉挛收缩，痛苦难以忍受，这次哪敢贸然尝试，缓缓提吸真气，一面又尽量放松受伤的半身经脉。

果然痛苦的反应，减弱了不少，不似先前那般强烈，直待大半真气凝聚在丹田之后，忽然觉着受伤经脉，开始萎靡、疼痛，赶快把提聚丹田的真气散去。

真气一散，伤脉痛苦立止。

这发现大大的提高了他生存的希望，暗道：只要我这般慢慢的试行运气，也许能自行把伤脉治愈，闭塞的穴道打通。他估计自己还可以忍受三日夜的饥寒，如果在三日夜中能把半身受伤的经脉打通，还有余力可用，设法攀上那巨鸟隐失的突岩所在，借那巨鸟之力，出此绝壑，如若三日之内无法把受伤的经脉打通，饥寒交迫之下，体力将逐渐消失，势将活活饿死在这山谷之

中。

他开始静坐调息，想运气打通受伤的经脉。

哪知两日夜的时间过去，不但受伤的经脉没有打通，而且愈来愈重，已觉着经脉起了变化，不禁心头大骇，挣扎着站起身子，才发觉左腿左臂已经失去效用。

绝壑死谷，重伤难动，纵是对生命有着无比信心之人，也将隐入绝望之境。

上官琦开始对生命失去了信心，恐怖的死亡，因绝望已对他失去了威力，他抬头看着天上悠悠的白云，想道：现在我除了一步一步接近死亡之外，已无第二条可行之路，这仅余的时间，对一个行将抛别世间的生命，是何等的可贵，我要尽情的享受，这短暂的时间才对……

正待仰卧下去，静静的欣赏那云彩美丽的变化，忽然觉着口渴起来，念头一转，暗道：我不能在死亡前让自己忍受口渴之苦，绝壑没有食物，饥饿是难以解除了，但却有一片潭水可以解渴呀！我该尽量去做，减少身体感受的痛苦，于是，他挣扎着向那片潭水所在爬去。

这一段不远的距离，但行来却十分艰苦，因为他左腿左臂的经脉已经麻木，他只能以右臂和右膝代替双足，爬行在雪白的鹅卵石上。

右肘和右膝处的衣服都已被鹅卵石磨破了凡个大洞，但上官琦却似乎毫无畏苦的感觉，也没有一点痛苦的神情，反而神情欢愉，满脸微笑，似是对这爬行之事，甚感兴趣。

要知一个人自知将死之时，心理有两种失常的变化，一种是忧虑、恐惧、一种是出乎常情的平静，对任何艰苦和折磨，都不放在心上，上官琦正属于后者。

他爬行一个时辰之久，终于重回到水潭所在。

他爬到潭边，已是口渴难受，伸出手去，舀起潭水，喝了几口，只觉凉透肺腑，精神为之一震。

潭水中反映出他的影子，只见头发散乱，披垂肩上，但嘴角间却仍然带着微微的笑意。

忽然，水潭中映现出一团黑影，疾掠而过，他警觉得抬头看时，但见一片蓝天，飘浮着几片悠悠白云。

他暗自想道：也许是我饿的眼花了，这等绝壑之中，两侧山壁都高在百丈之上，纵有鸟儿飞过，也不会在潭水中映现出来。他心中虽如此想，但仍然不自觉凝神向潭水望去。

碧波中映现出一片突出的石壁，在那石壁之间，摇动着一个影子。

他急急回头看去，但见身后三十余丈高低之处，果有一片突出石壁和水中映出的石壁形态一样，只是不见那摇动影子。

他呆呆地望了山壁一阵，忽然觉得困倦难支，身子一移，滚在一片草地上，闭目休息。

一觉醒来，不自觉的先向那突出石壁之处望去。

只见一个全身金毛长垂，似猿非猿，似猩非猩的怪物，正缓缓拖着一条葛藤，一面下落，一面松着背上葛藤，不时停住，向上官琦凝神注望。

第四回人猿夫妻

上官琦虽然从未见过此等猩猩，但也辨识出是一只幼猿。

那幼猿不但异常胆小，而且十分机警，但却又似掩不住好奇之心，一面不时的停下张望，一面仍然借那长藤向下滑落。

那猩猩滑落谷底缓步向他走来。他正待挣扎坐起，准备抗拒，突然脑际灵光一闪，付道：“这条绝谷之中，除了一潭水解渴之外。任何食用之物均无，纵然不遇什么凶险，也难逃活活饿死之危，倒不如装作不知，看这头金毛幼猿如何对我？”一念好奇，索性闭上双目，调匀呼吸，静静地躺着不动。

只觉一双毛茸茸的怪手，轻轻在脸上触，立时缩了回去。

上官琦微微启开双目望去，只见那金毛猩猩远远的站在五六尺外，半屈半伏，圆睁着一对火目，凝神相注。

足足等待了一盏茶工夫之久，重又缓步走了过来，只见它一面摇动着金光闪闪的猴头，一面伸出长臂向上官琦摸去。

上官琦虽早已把生死置诸度外，但眼看一双毛手向脸上触摸过来，心中也不禁生出厌恶之感，赶忙又把双目紧闭起来。

但觉一双毛手在脸上触来摸去，初时甚觉厌恶，过了一阵，心中逐渐平静下来，只觉那毛手触在脸上，十分柔软，厌恶之心忽消。

逐渐的那毛手缩了回去，上官琦睁眼望去，只见那金毛猩猩，转身又向那石壁之处奔去，手攀葛藤，迅速绝伦地向上爬去，片刻之间，已到那突出石壁之后不见。

上官琦目睹那金毛猩猩去后，心中反而生出了怅惘之感，盼望着那金毛猩猩，重再出现，不时把目光投到那突出的石壁之上。

大约过了有一顿饭工夫之久，但见突石上金光闪动，那金猩猩，果又攀藤而下，而且连续出现了四个之多，每个金猿的身上，都背着一大捆葛藤。

四只毛猿下落之势，异常快速，眨眼间落到实地。这次不再犹豫，一齐向上官琦身侧奔去。

上官琦心中忖道：“这几头金毛猴子，也不知存的什么用心，反正留在这山谷之中也要饿死，倒不如看他们如何摆布于我。”

但听四周金猿，绕身而走，口中吱吱乱叫，似是争执什么一般。

上官琦早已把生死之事看淡，心中毫无惊畏之感，反而觉得在这等大山绝壁之中，人迹罕至之处，能有几个猴子相陪，已是件十分难能之事。

心中甚感平静，闭着眼睛也不动一下。

只觉手脚似被牵动，身子也被抬了起来，心中虽然甚想睁开眼睛看看，但又怕把四个金毛猩猩吓跑，强忍着好奇的行动。

但觉手臂、双腿之处，突被绳索一绕，紧接着全身都被索绳捆起，不禁心头大吃一惊，睁眼看时，只见四个金毛猩猩，各自手执葛藤，挥起毛臂不住在自己身上捆绕，赶忙暗中运气，想把绕身葛藤震断，哪知一提劲，伤脉立时剧痛难忍，心中暗暗一叹，忖道：“完了，这四个金毛猴子，看去虽然生的甚是灵巧，但他们究竟非人，不知要如何摆布我了？”

四个金毛猩猩的动作甚快，片刻之间已把上官琦全身绕满了葛藤，合力抬了起来，向那断崖之处奔去。

上官琦虽然睁着双目，但那四个金毛猩猩似已不再怕他，龇牙咧嘴，吱吱怪笑，放下了上官琦，相对跳跃起来，手舞足蹈，似是十分高兴。

大约过有一盏热茶工夫，忽听其中一猿，长啸一声，跃起四五尺高，抓住那突岩之上垂下来的葛藤，手足并用，向上攀登，动作迅快，眨眼之间，攀登到突岩之处。

另一猿紧随而上，余下的两猿却把那垂下葛藤，牵了过来和上官琦身上缠捆的葛藤，结在一起，仰首长啸。上官琦的身子，随着向上升去，片刻之间，已升高三四十丈。

回头下望，只见谷底双猿，翘首仰视，不禁哑然失笑，暗道：“想不到我上官琦竟被几头小毛猴子这般摆布起来。”

但觉上升之势逐渐加快，忽然眼前一暗，耳际怪声不绝，定神看时，只见自己已仰卧在那突岩之后一个石洞入口之处。

这座石洞，十分宽大，深入约二丈左右，即向右面转弯过去，因洞口被那突出石岩挡住，人在谷底之中，极不易看得出来。

两只金猿拖上上官琦后，似是甚觉吃力，倚在洞口石壁之上休息，神情却似十分快乐，不时吱吱而笑。

忽闻连声长啸，传了上来，两猿闻得啸声之后，才似想起还有两个同伴留在谷底，由上官琦身上解下葛藤，放了下去。

片刻之后，留在谷底的两个猩猩，也攀登上来，四猿相会，又相对跳跃一阵，抬起上官琦，直向洞中走去。

上官琦暗中留神石洞形势，只觉洞中十分干燥、深大，四猿抬着他转了四五个弯，才停了下来。

这是一座两间房子大小的石室，地上铺着异常柔细的干草，躺在上面，如卧在绸榻之上一般，十分舒适，四猿把他放好之后，忽然一齐转身，争先恐后的向外奔，看得上官琦暗感奇怪。

不大工夫，四个金毛猩猩，又一齐走了回来，来的和去势相同，个个要抢先而入。

直待走到上官琦身边之时，才一齐停了下来，但见毛臂晃动，每个金猿都把手中的桃子，送了过来。

上官琦数日夜未进饮食，眼看着那又大又白的桃子，早已馋涎欲滴，但因双手仍被葛藤困着，却无法伸手去接。

这金猿虽然生性灵巧，但究竟非人，过了近一顿饭的工夫，才有一个金猿发觉了上官琦双手仍被绑着，奔了过去，放下手中桃子，扯断了绑在上官琦手上的葛藤。上官琦略一活动双手，抓过摆在地上的桃子，大口吃了起来，只觉甜香可口，味美无比，连着几口，把桃子吃的只剩了一颗桃核。

另外三猿见状，齐齐把手中桃子，放在地上，转身向外奔去，一面吱吱大叫，似是心中甚为快乐。

上官琦腹中饥饿，一口气把四个桃子，尽都吃了下去，腹中饥火顿消，精神也好转了不少，闭目休息一会，自行动手把身上葛藤解去。

他扶着石壁站了起来，绕洞走了一周，伤势虽未减轻，但行动尚无大碍，只是不能运气，一身武功尽失，暗自叹道：“在这等深山绝谷中，失去了武功，纵然不被什么虎豹之类猛兽伤害，也是难以出这绝谷……”

心中正付思间，忽觉眼前一阵金光闪闪，一只奇大的金猿，疾奔而入。

此猿高可及人，全身金毛闪闪生光，长臂过膝，火眼金睛，头上金毛如发，直垂腰际，形状威武，异常吓人，后面相随的四个小猿，只不过到他腰间高低。

上官琦呆了一呆，暗自道：“这金毛猴子好大！定然有甚大气力，内伤未愈，决难打得过他，看来只有任他宰割了。”

那高大金猿突然伸出手来，口中吱吱低叫，好像对人说话一般。

上官琦不解兽语，但见指手划脚，也不知说什么。

金猿似是甚有耐心，一遍不通，又连做带叫的比划了一遍。

上官琦聪明过人，心中也逐渐平静下来，待那金猿比划到第五遍时，他居然看懂了一半，当下微微一笑，转过身去，走到石壁之下，躺在一片柔和的干草之上。

那巨大金猿，看到上官琦躺下之后，伸出长臂一挥，四个小猿立时退了回去，然后它也缓步退了回去。

上官琦看的心中甚感奇怪，暗道：“这猴子似是甚有灵性，既然让我休息，那就不如放心大胆的好好睡它一觉再说。”当下紧闭双目，沉沉睡了过去。

这一觉睡的甚是香甜，醒来时天已入夜，满室昏暗。

他觉着精神好转了甚多，除了不能运气之外，一切都和常人无异，他举手轻轻在头顶上摸了两下，开始思索眼前这特殊的境遇，目下武功既失，想出这立壁如削的绝谷，甚少可能，但也不能就这样的和几个金毛猴子守在一起，糊糊涂涂的生活下去……

他在数日夜中连番惊遇了很多闻名已久，但却难得一见的武林高人和很多机诈凶险人物，手段之辣，阴毒残酷，兼而有之，这使他对世道人心，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关系，都有了戒心，对事之心，也不似初出道武林时的躁急，虽然也觉这几个猴子，定有什么秘密通路和山下相接，但他却不肯轻举妄动。

时光匆匆转眼之间，上官琦在这石室之中，已度了旬日时光。

在这十日之间，那巨大金猿很少在石室之中出现，倒是四个金毛小猿，经常给他送来甚多水果之类的食用之物。

这日天色入夜时分，忽见那巨大金猿带了四个小猿，奔入室来，抓住上官琦一只左手，不停摇动，口中吱吱乱叫，神色之间，似甚惶急。

上官琦虽然和这几头金毛猿，相处了半月之久，对他们的动作习性，已不似初来之时那样陌生，但这些兽声兽语，还难完全了然，只是觉得巨猿和四头小猿神情急促异于往常，如不是遇上什么惊险之事，定然有什么重大的欢乐事情。

只觉那只巨猿抓在手上的力道，愈来愈重，叫声愈来愈急，只好站起身来。

那巨猿见他站起身子，叫声立时停了下来，松开上官琦的手臂，转身向外走去。

上官琦略一犹豫，随在那巨猿身后，四只小猿，已和上官琦相处得十分熟悉，紧随他身侧而行。

左转右曲，连转了七八个弯，形势突然开阔起来。

那巨猿突然长啸一声，纵身直向前面跃去。

夜暗如漆，很难看得清楚前面景物，只能隐隐约约瞧出前面形势突然开阔了甚多，看那巨猿向下落的情形，似是前面开阔之处，陡然的低了下去，只见那巨猿，金毛闪了几闪，消失在黑暗之中不见。

上官琦暗暗忖道：“看那巨猿向前跃去的情形，前面可能低陷甚深，我眼下失了武功，难提真气，无法施展轻功提纵之术，跌将下去，只怕要摔个

筋断骨折。”当下放慢了脚步，缓缓向前走去。

果然向前走了大约一丈左右之后，地势突然向下陷去。

低头望去，只见那深陷之处，大约有丈许高低，心中暗暗忖道：“我已失去武功，如若跳将下去，非要摔倒不可……”

正在付思之间，只见那四个较小的金猿，齐齐跃了下去。

上官琦看那四个小金猿，毫不避忌危险的跳了下去，忽然激起了豪壮之气，暗道：“我上官琦难道连这四个小毛猴也不如吗？”

当下一咬牙，纵身跳了下去。

只听嘭的一声，摔在地上，跌得头晕脑胀，双耳长鸣不绝，全身痛楚难当，足足过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才从地上爬了起来。

凝神看去，那金毛巨猿和四个小猿，早已跑的不知去向，伸出双手，撑在地上，吃力地站起身子，只觉触手之处，十分松软，原来地上竟然是土地，不禁精神一振，暗暗付道：“此处到处坚石，既然有了土地，定然长有生物，想来那四个金毛小猿送给我食用的桃子，极可能就是生长在此地，说不定这一道幽谷，可能达绝壑之外。”

心中一阵高兴，忘去了身上的痛楚，挣扎着站起身来，向前走去。

大约走有四五丈远，忽觉眼前一亮，抬头一看，繁星满天，拂面微风中夹杂着阵阵花香，敢情已出了石洞，到了一片露天的草地之上。藉繁星微弱的光芒看去，只见林木隐隐，这一片空洞的草地，竟然是十分广大，可惜夜色过暗，无法看得清四周的真正情形。只能凭藉感受上，觉到这一块世外乐土，地方十分阔大。忽闻猿啸传来，那四个金毛小猿似是受到了惊骇一般，齐齐疾奔过来，躲在上官琦的身后。

上官琦还未来得及转动念头，忽听厉啸之声大起，四个金毛小猿也突然吱吱怪叫起来，似是和厉啸之声相应，也似与那厉啸助威。

四个金毛小猿，忽然一齐伸出毛茸茸的小手，抓住了上官琦的衣袂，不停地向前推他。

上官琦忽有所悟，暗道：“是啦！想必是那巨猿遇到了什么强敌，彼此争持不下，拖我来帮它对付。”

仔细听去，果然隐隐中辨出那厉啸声似是巨猿所发。

但闻那厉啸之声愈来愈是凄厉、尖锐，震得人两耳嗡嗡作响。四个小猿也随着那高亢的厉啸，提高了怪叫之声，两个抓住上官琦的衣袖，两个推着他的后背，强行向前拖去。

上官琦在四个金毛小猿推拉之下，不自主地向前走去，行约十几丈远，到一处树林旁边。

只见两个巨猿，相互搏斗在一起，一个正是那金毛巨猿，另一个全身黑毛，彼此挥动着毛臂利爪，相互扑击，斗的十分激烈。那金毛巨猿，似是瞧到了上官琦，斗兴忽起，突然长啸一声，缩身而起，凭空打了两个筋斗，手臂挥动，疾向那黑毛巨猿抓去。这一扑迅快恶猛至极，那黑毛巨猿微微向后一挫身子，也纵身跃了起来，直向上面猛撞过去。

但闻砰然一响，两只毛猿悬空撞在一起，一齐摔在地上，震得沙土横飞。

可是这两只凶悍绝伦的罕见巨猿，并未停下手来，彼此互相揪住对方身上长毛，扭作一团，不住在地上翻来滚去，脚踢口咬，大有不分死活不住手的决心。

四只金毛小猿忽然齐声大叫，放开了上官琦的衣袂，齐齐扑了上去，八

条毛臂挥动，一齐向那黑毛巨猿抓去。

黑毛巨猿和那金毛巨猿缠斗正烈，实难分手对付这四个金毛小猿的扑击，八条猿臂，一齐抓在那黑毛巨猿的身上。

哪知黑毛巨猿虽然无法腾出手来，对付四个金毛小猿，但凭仗坚厚的皮毛，忽然向后一滚，反向四个小猿撞去，四个金毛小猿吃它身躯一撞，一齐向后翻跌过去，但闻一阵吱吱怪叫，全被撞跌出四五尺外。

那金毛巨猿目睹小猿被伤，凶性大发，借那黑猿分心撞击四个小猿之势，突然一口咬去。

上官琦站在夜黑之中，看两猿扑击搏斗，目力逐渐适应，但见那金毛巨猿森森白牙，一口咬去，正中那黑猿臂上，登时深入毛臂，疼的那黑猿，吱的一声怪叫，猛然一翻，挣脱金毛巨猿深入臂上的利齿，急跃而起，直向林中奔去。

那金毛巨猿站起身来，不顾剧斗后的疲乏之身，疾快地奔向四个跌倒的小猿身侧，扶起四个小猿。

上官琦凝神看去，只见四个小猿之中，有个被那巨猿扶起之后，竟自站立不稳，吱的怪叫一声，又自行跌了下去，不自禁缓步走了上去，低头一看，原来那小猿腿被撞断了一条。

他伸手扶起伤腿的小猿，把他平放地上，不住在他伤腿之处抚摸，忽然双手一错，那小猿突然怪叫一声，站了起来。

上官琦武功虽然失去，但他神志并未受到什么影响，胸中所学，仍能记忆，在那小猿伤处抚摸一阵，已知是猿腿关节错折，当下施用接骨之术，替那小猿接上断骨。

当他接上小猿断骨，站起身子之时，忽觉眼前一花，跌倒地上，晕了过去。原来他刚才跌了一交，震动了经脉，致使全身气血流动不畅，适才间那两猿搏打，精神十分紧张，一股精神力量，支持着身体没有倒，此刻精神一懈，人又蹲了下去，替那小猿接上断骨，伤脉借势发作，待站直身子之时，那半身经脉已然不听使唤，行血中分，一股积血，直向脑间冲去。

当他醒来之时，眼前的景物大变，只见自己横卧在一巨树之下，身下铺着十分柔软的干草，树叶摇动之际，可见蔚蔚蓝天。一阵阵袭人花气，由四面八方飘来，顿使人精神为之一振。这时，他的神志已复，挺身想坐起身子。

哪知半身经脉麻木，这一挺身，竟然未能坐得起来，不觉心头大骇，暗道：“如我经脉麻木，身躯难动，只有活活饿死在这世外乐土中了。”

忽然想到昨夜两猿相打之事，不禁转头向四面望去。但见疏林无限，山花似锦，景物之美，生平仅见。

忽然映入眼中一片殷红血迹，仔细看去，不觉失声惊叫。那血迹相距他卧身之处，大约有四五丈远，在那血迹附近，散铺着很多金毛，几条断臂残肢，杂陈在散浮地上的金毛之中。只瞧上一眼，即已辨认出那断臂残肢，是那金毛小猿的尸体，不禁一阵惘然。

他和那几个小猿，相处了半月时间左右，虽然人兽异类，但在不知不觉中，已生出了感情。

正在感叹之间，忽听一声长啸传来，啸声刚落，一头黑毛巨猿，已出现在眼前。

那黑猿左臂之上，仍有口咬的伤痕，一望即知，正是昨夜与那金毛巨猿相搏的黑猿。

上官琦也不知这黑猿要如何对付自己，但他却十分明白眼下自己毫无抗拒之能。

只见那黑猿缓缓伸出巨掌，利爪如刀，慢慢向他脸上摸来。

他轻轻地叹息一声，暗道：“完了！”

迅快闭上双目。

只觉那毛茸茸的猿掌，在脸上抚摩了一阵后，身子突然离地而起，被那巨猿抱了起来，向前跑去，冷气拂面，两耳风生，奔跑之势，竟然十分快速。

这时，上官琦被那青衣人震伤的经脉，已经发作，半身麻木，难以动弹，只有头颈尚可微微的转动，纵有挣扎之心，却无挣扎之能，只好让那黑猿抱着他向前奔走。

转脸望处，只见红绿山花，闪电般掠目而过，人已被黑猿抱着奔入了丛林之中。

忽觉身子停了下来，耳际响起了一个苍哑女子声音，道：“你抱的什么？”

在这等深山绝壑之中，骤然间听得人声，上官琦反而生出了一阵惊怖之感，还未来得及探看那人声来自何处，那黑猿却突然吱吱两声怪叫，单用一臂抱住上官琦的身子，空出一条右臂，纵身一跃，飞起四五尺高，毛臂伸处，抓住一条垂下来的树枝，身子悠动，向上一翻，落在一处枝干叉分之处，沿着一条碗口粗细的横枝向前走去。

上官琦只觉眼前光线忽的一暗，似是进入一座厢房之中。

那黑猿十分细心地把他放在地上，然后转身，自行走到门口坐下。

上官琦缓缓转动项颈，仔细地打量眼下景物，只见用竹枝架搭成的两间房子中，一角用葛藤搭成的一座藤木上，坐着一个面色苍黄的中年妇人。

她身上的衣服，已经朽烂，破裂处处，露出了身上的肌肤。

从她轮廓上，仍隐隐可辨，她是个异常美丽的妇人，只是此刻满脸菜色，皱纹错纵，看上去十分苍老，但身上皮肤，却又异常白嫩。

那妇人看到上官琦后，也不知是惊是喜，呆呆地望了半天，才叹息一声，说道：“你可是被他打伤的吗？”

室中只有他们两人一猿，这他字显然是指那黑毛巨猿而言。

上官琦摇摇头道：“我被一个仇人打下悬崖绝壑之中，幸好跌入了水潭，才未当场摔死，但内腑经脉已受重伤，不关他的事情……”

两人用人言交谈，那黑毛巨猿，听得似懂非懂，站起来，吱吱叫了两声。

那中年妇人微微一笑，也学那黑猿一般，吱吱叫了两声，黑猿忽的纵身一跃而去。

上官琦看的十分奇怪，忍耐不住，问道：“敢情姑娘通猿语？”

那中年妇人脸上微微泛现一层羞红，叹道：“我已经老了，就在这树上藤屋之中，埋藏了我二十年青春岁月……”

上官琦吃了一惊道：“怎么？你已经在这里住了二十年啦？”

那中年妇人低头沉吟了一阵，缓缓抬起头来，说道：“此地人迹罕至，我已和猿相处为伍了二十年，二十年的时间，在一个女孩子的青春岁月中，是何等的重要……”

她微微顿了一顿，又道：“反正我今生今世，已难再出那绝壑，说将出来，也不怕你笑话，我不但在此相伴猿类二十年，而且、而且……”而且了半天竟说不下去。

上官琦是何等聪明之人，看她结结巴巴的讲不下去，已知她心中有着甚

大苦衷，忽然激起了侠义心肠，当下说道：“我已身受重伤，纵是不遇外力伤害，只怕也难活上好久了，姑娘如有什么需要在下相助之处……”

忽然想到自己半身经脉已经麻木，动也难以动弹一下，哪里还有能力帮助别人，不禁黯然一叹接道：“可惜我已身受重伤，动也难以动弹了。”

那中年妇人忽然微微一笑，道：“我还记得幼年之时，母亲常叫我阿莲，此地除猿之外，只有我一个人，别说你身受重伤，无能相救于我，纵然是救我，今生中我也不愿离开此地了……”

她幽幽地叹息一声，抬头望着葛藤编成的屋顶，泪珠滚滚，夺眶而出，音调十分凄凉地道：“距今二十年了，那时，我好像只有十八岁吧！有一天中午时分，我们村庄之中，突然来了一只凶残绝伦的金钱豹，连伤了十名村人，闹得家家户户紧闭门窗，畜养的猪羊，已是无能顾及，被豹子饱餐一顿而去。此后，它经常在我们村中出现。到处伤食人畜，迫得村人闭门不敢外出，田地荒芜，通路断绝，家家存粮用尽，眼看全村人都已陷入绝境之时，突然出现一头黑猿，和金钱豹拚打了起来……”

上官琦啊一声，道：“是啦，想必是那黑猿替你们村中除了大害，村人感激之余，把你……”忽然觉得下面之言，甚是不妥，赶忙住口不言。

那中年妇人凄然一笑，道：“家父乃村中甚得人望之人，别人纵有此心，也决不敢提出，只怪我年少好奇，跑出深闺，看那生裂巨豹的黑猿，哪想到一时难耐好奇的行动，造成了人为兽妻的悲惨之局。”

上官琦轻轻地叹息一声，道：“姑娘这等际遇也可算人世中伤心惨事……”忽然提高声音，豪壮地接道：“姑娘忍受了二十年的岁月，尚望能再多忍上几天，容我上官琦思索几日，或能使你们骨肉相聚，家人重圆。”

那中年妇人摇头笑道：“纵然你能想出使我出这绝壑之策，我也不愿生离此地了，身为猿妻二十年，还有何颜去见父母？”

上官琦黯然一叹，默然不言。

那中年妇人忽的展颜破涕，微微一笑，道：“往事已矣，何苦再为逝去的岁月伤怀，待我煮上几味山茶，为嘉宾洗尘。”说话之间，挣扎着由那藤床之上，站起身来。

中年妇人，随手在藤床之上，抓了一件柔草编成的遮体草裙，裹在腰间，直向门口走去。

只见扶住藤壁，举起手来，从壁间一只藤篮中取出一大块鹿肉。

上官琦望了那鹿肉一眼，不禁馋涎欲滴，只觉腹中饥肠辘辘，连忙别过头去。

中年妇人微微一笑道：“两三年来，我都没有生火煮过饭了，每日以生果、水草充饥，疏懒成性，连那藤篮中的风干的鹿肉，也懒得吃它了，今日嘉宾难逢，小妇人兴致颇佳，想取火替佳客煮一点野味尝尝……”

她微一停顿后，又道：“深山绝壑之中，难得调味佐料，定是难以下咽，还请相公包涵一点。”

上官琦急道：“姑娘不必费心，在下跌入这绝壑，已近半月之久，已食惯生菜、水草，不敢再劳芳驾。”

那中年妇人不再答话，走到门口之处，取过一个铁镰、一块山石和团棉花，安在那山石之上，用铁镰在那山石上敲打起来，但见火星四飞，刹那间，那棉花燃了起来，迎风晃了几晃，登时火焰高烧。

她伸手取过一把干草，又从藤壁下取出一只铁锅，架在门外一个岔枝之

上，放入手中干草，熊熊燃烧起来。

那中年妇人似举手理理头上散乱的长发，说道：“相公但请放心，这岔枝四周和下面横架之物，都是石条，决不致火灾。”

上官琦一面点头微笑，一面暗自运气，只觉数处经脉，一阵剧疼如割，不禁心气一馁，暗道：“完了！这受伤经脉，愈来愈重，看来今生是难复元了，那就不如早些死了的好。”

忽听一声似人非人的怪叫，隐隐可辨，听音似是呼唤妈妈之声，声起人到，只见一个高约四尺，全身生着二分长短黑毛，似人非人，似猿非猿，腰中系着草裙的怪物，右手拿着一只山兔，左手捧着一只茶杯大小的朱果，偎在那中年妇人身侧，两只圆大的眼睛，却怔怔地盯注在上官琦的身上，神情十分惊异。

那中年妇人缓缓举起手来，轻轻地指在那怪物的头上，说道：“快上前去，见过叔叔。”

他放下手中朱果、山兔，挥动满身黑毛的双臂，整理一下身上的草裙，大步走了过去，很吃力地叫了一声“叔叔”，拜倒地上。

上官琦全身经脉，都已渐转麻木，无法起身相扶，口中连声说道：“不敢，不敢，快请起来。”

那半人半猿的怪物，回头望着中年妇人，不肯站起身来，直待那妇人点头道：“叔叔既然要你起来，你就起来吧！”

上官琦暗暗想道：“看不出这半人半猿之物，竟还有这等孝顺之心。”

只听那中年妇人说道：“这孩子从小就和他父亲游奔在这深山之中，以生果为食，长成这等满身黑毛的怪样子，而且在家中时间甚少，我虽尽了最大的心力，教他讲话，可惜，他用的不多，教过就忘，一直到现在，还是讲不了几句，唯一能够使我稍感安慰的，就是他还有一片孝心。”

上官琦笑道：“此子身上的黑毛，大概是食用水果、野草所致，如能改食五杂，也许会自行脱落。”

那中年妇人凄然一笑，道：“小妇人已别无心愿，只望相公伤势养好之后，离开此地之时，把他带走，如果他能够脱去这身黑毛，那是他的造化，尚望相公对他提拔一二，如果不能脱去这身黑毛，相公请把了送到外祖家中，留他吃口闲饭，也就是了。”

上官琦暗忖道：“我眼下伤重难动，今生只怕永难出这绝壑了……”忽然脑际灵光一闪，暗暗忖道：“那荒庙中的吹箫老人，尚不知我陷身这绝谷之中，也许他知道之后，能相救于我。”

那妇人接口说道：“我替他取名袁孝，相公以后有什么事情，只管叫他袁孝就是。”

上官琦道：“夫人绝才，这名字取的好极。”

那妇人笑道：“小妇人年幼之时，曾经读过几天诗书，故而粗通文字，相公不要见笑才好。”

上官琦道：“眼下我的伤势甚重，想独力出这绝谷，万无可能。只有一线生机，但希望仍甚渺茫，而且还得借重令郎之力。”

那中年妇人道：“相公如有用他之处，但请吩咐就是，此子虽然聪明不及常人，但却十分忠实，只要相公把吩咐他的事情，讲的十分详尽，决然不会出错。”

上官琦精神一振，道：“只不知他能否通人言？”

中年妇人微微一笑，道：“相公且莫心急，待小妇人煮好这块鹿肉，相公食用之后，再吩咐他不迟。”

片刻之后，忽闻肉香扑鼻，那中年妇人手中捧着煮熟的鹿肉，姗姗走了过来，说道：“幽谷之中，没有碗筷之物，相公请将就着用手吧！”

上官琦也不客气，伸手抓过鹿肉，大吃起来。

上官琦食过鹿肉，精神似好转了甚多，要那妇人取过两节燃烧过的枯枝，撕了身上一片衣衫，写道：

“晚辈已被那凶暴绝伦的青衣人，打入绝谷，半身经脉麻木，行动不便，老前辈如有解救之法，请书赐一笺，交来人带回。”

他生性倔强，虽在生死关头，仍不愿意求那怪老人出手相救，措词间，也不愿叫老人一声师父。

写好之后，唤过袁孝，用手指在地上画出寺院位置和那老人留住的阁楼的形状，一面又详尽的用口解说。

袁孝虽得母亲苦心教导人言，但仍难全懂上官琦的言语，幸得那中年妇人一边用猿语传译解释，袁孝才能完全领会。

上官琦解说完毕，已累得满头大汗。

那中年妇人缓缓举起手来，轻轻在袁孝身上拍了两下，说道：“孩子，你能遇得相公，是你的造化，无论如何，要想法把此信送到，早去早回，免得妈妈挂念。”

袁孝站起身来，长啸一声，纵身一跃，已然穿出藤屋。上官琦转头看去，只见他抓着藤室门口一节树枝一荡，凌空直飞而去，去势快捷，似较自己未病前的轻身飞纵之术，尤高一筹，不禁暗自赞赏。

他伤势愈来愈重，刚才又指手划脚的说了半天的话，精神甚感困倦，不知不觉间沉沉睡了过去。

待他醒来之时，天色已然入夜，只见屋角之处，一个青石台上，燃起一把松枝扎成的小火把，照的满室通明。

那黑毛巨猿，不知何时已然回来，斜倚在藤床一侧，半坐半靠，闭目睡去，那中年妇人却是睁着双眼躺在床上，目注屋顶，不知在想什么心事。

上官琦瞧了一阵，赶忙闭上双目，装作睡去，他怕那妇人发觉自己在暗中瞧见此等情形，勾起她的伤心。

不知又过去多少时间，要睡未睡之际，忽听一声猿啸传来，上官琦听那声音，颇似前山那金毛猿啸鸣之声，不禁心中一动。偷眼看去，只见那斜倚在藤床上的黑猿，突然挺身而起，纵身跃下藤屋。

那中年妇人忽的坐了起来，望望那跃下藤屋的黑猿，轻轻叹息一声，问道：“相公睡着了吗？”

上官琦看到那中年妇人坐了起来，立时侧过身去，装作不知，听得那中年妇人呼叫之声，才转过头来，笑道：“夫人有何吩咐？”

那中年妇人缓步下了藤床，走到上官琦身侧，叹了口气，说道：“刚才那猿啸之声，相公可曾听到了吗？”

上官琦道：“听到了。”

那中年妇人黯然说道：“猿究非人，同类相残，唉！我虽然劝了他几次，他却不听……”

忽闻凄厉的猿啸，阵阵传来，深夜之中，更觉尖锐刺耳，使人心生惊怖。

那中年妇人叹息一声，缓步走到藤室门口，向外张望。

上官琦暗暗忖道：“只听这怒啸，已是这等惊心动魄了，想来这次相斗，定然十分激烈，可惜我伤重难动，无法替他们排解。”

但闻那猿啸之声，绕耳不绝，而且愈来愈是刺耳，足足有一顿饭工夫之久，那厉啸之声，才静止下来。

厉啸停后不久，那黑猿重回藤室，只见他满身伤痕，鲜血直淋。

那中年妇人取过一把柔草，替他擦拭着身上鲜血，一面不停启唇说话，她说的猿话，上官琦一句也听不懂，但见那黑猿垂下头，一声不响，想来她说的定是抱怨责备之言。

藤室中重归静寂，那黑猿经过了一番剧打，在那中年妇人抚慰中沉沉睡了过去。

次日中午时分，袁孝赶回来，入得藤室，满身汗水未干，叫了一声妈妈，纵身跃到上官琦身侧，呈上一方布绢。

原来那吹箫老人，也是和他一般，扯下一片衣襟，当作函笺。

上官琦展开一瞧，只见上面写道：

“接到猿人传书，知你还活在世上，只要你还没有绝气，老夫便可救得！”

上官琦微微一笑，暗道：“这老人好大的口气！”

继续向下看去。

“不过老夫不能离开这阁楼，赶去相救，今宵三更，听我箫声，指示你疗伤练功之法，至于你能否领会，那要看你造化了。”

匆匆数语，下面也未署名，上官琦看完之后，随手放在一侧，心中暗暗想道：“听他箫声用来疗伤，乃未闻未见之事，我对音律之学，所知有限，万一听不出个所以然来，不但白费了他一番心血，对我也毫无补益。”一时间心中千绪万端，顿觉生机渺渺……

那中年妇人看他阅读来函，忽而展颜微笑，忽又锁眉沉思，心中甚感奇怪，忍不住问道：“那书信之上，说些什么，相公怎的忽喜忽忧？”

上官琦道：“他这书信要我听他箫声，自行疗治伤势，在下对音律之学，素不涉猎，只怕难以领会。”

中年妇人沉吟了一阵，说道：“小妇人幼年之时，除作针线之外，更是偏爱竹箫，届时或能助相公一臂……”话至此处，倏然而断，凄凉的笑了笑，接道：“不过我已二十年没有吹过箫了，也许早已忘去啦！”

上官琦看她幽怨的神情，知她又勾起心中伤悲之事，豪壮地笑道：“一个人生死富贵，操之在天，能否听箫疗伤，也不放我心上。”

袁孝一直静站一侧，凝神听母亲和上官琦谈话，瞪着一双圆圆的眼睛，看来十分用心。

忽见他纵身一跃，穿出藤室，一到室外，似又突然回过头，说道：“妈妈，我很快就回来啦！”

这几句话虽然仍带有猿啸之音，可听来已清晰可辨。

上官琦微微一笑赞道：“此子聪明，不下于人，不过两日夜的工夫，他已能说清晰的人言了。”

那中年妇人脸上泛现出快慰的笑意，道：“小妇人眼下只有这一个心愿，如能完成之后，纵然死在九泉之下，也瞑目含笑了。”

上官琦道：“夫人但请放心，在下如能疗好伤势，定把这位兄弟带出此处就是。”

两人谈话之间，那黑猿也醒了过来，望了两人几眼，出室而去。

上官琦看那黑猿满身伤势甚重，独自走了出去，心中甚是不忍，说道：“它身上伤痕尚未封口，不宜多所劳动，夫人也该劝劝他，要他多休息一下。”

中年妇人道：“它每次和那金猿相斗受伤归来，在家中休息一下，就不知到哪里去了，多则两天，少则一日，就可回来，但回来之后身上的伤痕，就完全好了，也不知它用的什么药物治疗。”

上官琦暗暗忖道：“有这等事，我如伤势能够疗好，必要追查出他用何等药物疗治好身上的伤势，想来那定然是一种难得的珍贵药物，如能采集一些，带在身上，日后在江湖上，也好作救人之用。”

那妇人看他又呆呆地出神起来，悄然走到藤室门口，取火煮肉，上官琦藉机闭目养息。

过了不久，袁孝手捧着甚多水果回来，其中有着两枚朱果。那水果之上，水迹未干，显然他在采得水果之后，放在山泉之中洗过。

那中年妇人端着煮好的山兔，送到上官琦身前说道：“相公请先吃一点兔肉，然后再吃些水果，好好养息一下精神，夜晚还要听那箫声疗伤。”

上官琦对他们相待之情甚是感激，暗中忖道：“自己一旦能疗好伤势，如何报答他们？”也不客气，取过兔肉食用起来。此等新鲜山兔，肉味异常鲜美，上官琦一口气吃了半只，才放下手来。

袁孝对他，似是甚有好感，看他放下山兔，立时递上一枚朱果。上官琦生平之中，未见过这等朱果，接过手来，不敢吃下。袁孝看他拿着朱果，瞧来瞧去，不敢吃，似是甚感奇怪，走了过去启动嘴唇说道：“好吃，好吃。”他似是想到了自己这等词不达意之言，怕人听不明白，说完之后，又用手比划了一阵。上官琦暗忖道：“我如不吃下这枚朱果，不是让人疑我多心吗？”当下一口咬了下去。只觉果汁甚甜，清凉可口，其味之美，纵然明知是枚毒果，也将不自禁的吃下，他略一品尝，立时大口的吃了下去。

袁孝看他吃下了一枚朱果，立时又拿起一枚，送了过来。那中年妇人倚壁而立，看袁孝和上官琦相处的融洽之情，心中似甚高兴，望着两人不断微笑。

上官琦略一犹豫，又把一枚朱果吃下。

那中年妇人缓步走过来，拉着袁孝，说道：“孝儿，你可知道前山几个金猿，为什么常和你父亲打架？”

袁孝双目一瞪，突然纵身一跃，直向室外窜去。

那中年妇人突然大声喝道：“孝儿回来！”

喝声尖锐刺耳，似是用尽了全身气力。

但见人影一闪，疾奔而出的袁孝，突然又跃入室内。那中年妇人喘息了两声道：“你要到哪里去？”

袁孝道：“我去把那几个金猿打死，免得他们再和父亲打架。”中年妇人怒道：“我已再三告诉过你，不许帮你父亲打那金猿，难道你记不得吗？”

袁孝缓缓跪下去，道：“孝儿以后不敢了。”

那中年妇人怒气渐消，扶起袁孝，回头望着上官琦道：“相公夜间还要听箫疗伤，现在该休息一下了。”也不待上官琦答话，又回过头来望着袁孝，道：“孝儿，我已经很久没出过这藤室了，背妈妈下去散散心吧！”

上官琦看袁孝背着人，身手仍极矫捷，纵身出室，抓住一节树枝，一荡，直向树下落去，心中暗暗忖道：“此人先天禀赋，实非常人所及，如再加以指点武功，成就实在不可限量。”想了一阵，渐感困倦，闭目睡熟过去。

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忽闻箫声袅袅传入耳际，不禁心头一震，暗道：“糟啦！我音律之学，本就不佳，又未从头听起，只怕更是难以听得懂了。”

赶忙凝神侧耳，静心听去。

他为了心意集中，仍然闭着双目。

但闻那箫声如泣如诉，吹的甚是凄凉。

上官琦听了一阵，忽然觉出不对，因这箫声柔弱无力，除了婉转凄惊之外，听来若断若续，发人悲思。

睁眼望去，只见那中年妇人手握一管新做的竹箫，坐在藤床边沿，不停品吹，那半猿半人的袁孝，坐在一边，听的似甚入神。那中年妇人见他睁开眼来，忽然停下，伸手抹去脸上泪痕，道：“相公醒来了？”

上官琦道：“早已醒来多时，听得夫人箫声感人，已闭目听了多时。”

那中年妇人摇摇头，脸泛红晕微带忸怩的一笑，道：“忘啦！已经二十年没有品过洞箫了，吹来生硬的很，相公不要见笑才好。”

上官琦道：“夫人吹的很好。”

那妇人放下手中竹箫，缓步向门口走去，口中答道：“听相公说要听箫声疗伤，勾起一时兴趣，让孝儿替我做成这支竹箫，胡乱品吹，倒是惊扰相公的好梦了。”

说完话，人已到了藤室门口，探头向外望了望，口头接道：“天色已是二更过后，想那人的箫声将起了。”

上官琦忽觉紧张起来，心中暗暗付道：“我如不能分辨那箫声疗治伤势，只怕难再活过几日了。”

一时间凝神沉思，久久不言。

那妇人只道他在用心思索箫声音律，也不惊扰于他，举起手来，轻轻一挥，袁孝立时纵身跃出藤室。

又过了一阵工夫，果闻箫声隐隐传来，声音愈来愈大，刹那间清晰可闻。

细听箫声，非宫非商，隐隐似慈母呼唤一般。

那妇人急忙挺身而起，奔到藤室门口，望着无际夜空，举手抓住一节树枝，泪水若泉，滚滚而下。

她精通音律之学，身受感染，比起上官琦来，强烈数倍，闻得那慈爱若母亲唤儿归来之声，一腔幽闷尽发，竟是难以抑制。

忽然闻箫声一变，袅袅清音，似是高僧说法一般，闻之若有所悟，细听却又不解。

这等不含宫商的曲调，自成一种音律，她虽精通音律之学，听来也是不解，回头看去，只见上官琦却似听得十分入神，手脚都似随着那箫声在缓缓转动。

这数日夜中相处，她已看出上官琦伤势十分严重，除了头颈双手可以取物转动之外，全身似都已不能动弹，此刻受那箫声所诱，竟自可缓缓动了起来。

要知这箫声之中，正自解说一种运气行血之法，上官琦通晓武学，一听之下，立可了解，那中年妇人虽通音律，但她不谙晓武功，是以听来似解非解细辨却又一窍不通。

她原来准备相助上官琦，替他解说箫声中各种疑难、哪知事到临头，刚好相反，那并不精通音律的上官琦，竟然听得头头是道，她自己反而听不出所以然来。

但闻那箫声愈来愈离谱，高高低低，浑无章法，上官琦却似听得津津有味，她倒愈听愈觉糊涂起来。

足足有一个更次之久，箫音倏然而住，一缕余音，袅袅散入夜空。

上官琦似是听得十分入神，那箫声停歇了半晌，他仍在缓缓挥手移足，延续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才停了下来，回头望着那个中年妇人笑道：“夫人精通音律，可听得懂这箫声吗？”

中年妇人摇摇头，笑道：“我一点也听不懂，我看相公倒是听得津津有味了。”

上官琦微微一笑道：“我原想这箫声十分难懂，哪知是这般容易。”

那中年妇人笑道：“那箫声听来似若人言，不知说什么？”

上官琦道：“是啦，那箫声之中音韵节奏，乃指示一种练习武功之法，夫人不通武功，自然是不懂了。”

那中年妇人脸上泛现出一般欢愉的笑意，道：“但愿相公早日疗好内伤，我那孝儿也好有离此之日。”

上官琦道：“夫人但请放心，我如伤势能好，定当带他离此。”

那中年妇人笑容突敛，满脸忧虑地说道：“唉！相公纵不嫌弃他，但他那等满身黑毛，似人非人的模样，只怕难以见容于人间凡俗的眼光，那时相公也要为他受尽拖累了。”

上官琦笑道：“此等之事，夫人不必忧虑，别说他已甚具人像，一旦食用五谷，或能脱去皮毛，纵然不脱皮毛，只要设法去了他脸上的薄毛，别人也就不疑其他了。在下早已想好安排他的办法，夫人只管放心就是。”

他似是觉得言未尽意，停了一停，又道：“蒙夫人相待义重，此情此恩早已铭我肺腑，带他离此之后，必将视他如手足，我如果口不应心，天诛地灭。”

那中年妇人噗的一声，跪了下去，热泪夺眶而出，嘴角间却泛起欢慰的笑意道：“相公一言九鼎，小妇人怎敢不信，立下这等重誓，叫我如何能够担当得起。”

上官琦急得两次挺身相扶，均未能坐起，连忙说道：“夫人快快请起，这个叫晚辈如何敢当。”

那妇人听得怔了一怔，道：“什么……”忽然一笑起身，道：“荒谷绝壑之中，素无辈份长幼之份，相公以后如有用我之处，但请唤我阿莲就是了……”

一言甫完，突闻啸声，传入耳际。

那中年妇人脸色一变，道：“是孝儿……”疾向藤室门口奔去。

上官琦也听出那啸声的怪异，似人叫又似猿啸，怕她慌急之下，摔了下去，大声喝道：“站住。”

这声大喝，用尽了他所有的气力，如是平常之时，单是这声大喝，就足以把个不会武功得人，震得两耳长鸣，晕倒地上，但此刻伤势甚重，全身劲力难以发出，虽尽了全力，但声威尚不足震的人双耳长鸣。

那妇人已奔到藤室门口之处，停下身来问道：“相公，有什么吩咐吗？”

上官琦道：“夫人急奔而出，可是想去看令郎吗？”

那中年妇人道：“母子之情，焉能不关心？”

上官琦道：“这就是夫人的盲目冲动了，如若令郎见你之后，必然要分散心神，授敌以可乘之机，你这关心赶去，不是爱他，而是害他了。”

那中年妇人沉思了一阵，道：“相公说的也是！”

上官琦喟然一叹，道：“退一步来说，令郎纵然遇险，夫人也无能相助，反而不便……”但闻那厉啸之声，划空而来，倏忽之间，已到了藤室之下，旋风陡起，树动屋摇。

上官琦也不禁吃了一惊，暗道：“如是袁孝和那金猿相搏，决难有这等威势，不知何物，竟然这等利害？”

那中年妇人面如死灰，全身抖颤起来，双目中热泪如珠，一颗接一颗滚下双颊，终于，忍不下激动之情，大声喝道：“孝儿，孝儿！”

只觉一声震耳欲聋的猛兽怒吼，紧接着一片喀喀折枝之声，藤屋骤然晃动起来，摇摇欲堕。上官琦急道：“夫人快请抓住室壁。”那中年妇人哪里还肯听他的话，直向室外冲去。

上官琦道：“夫人快请退回……”但见她背影一闪，人已奔出藤室不见。

耳际再响起了袁孝惊厉刺耳、若嚎若啸的一声大叫和一声猛兽怒吼后，一切重又恢复了沉寂。

上官琦受那藤室剧烈的晃动之力的震荡，在地上打了七八个滚，一头撞在藤壁之上，立时晕了过去。

待他醒来之时，一切又复常态，那中年妇人已安静地躺在床上睡去，袁孝静静地坐在一侧，两只毛手，不停地在母亲身上推拿。

上官琦舒一下臂腿，只觉头脑有些晕晕糊糊，但臂腿伸屈的幅度，却似比过去大了不少，不禁心中一喜，暗道：“难道我这伤势，轻了很多不成？”当下一挺身，想坐起来。只觉身子挺起一半，两肋经脉一麻，劲力忽然失去，又倒了下去。

这一挺虽然未能坐起，但他却已自觉好了甚多，暗自感谢那吹箫老人，想道：“那人果是有着不可思议的武功，但凭箫声，就可以疗治伤势，实是千古以来一大奇闻。”

要知他早已按照老人箫声中指示的要领，运气行血，伤势已有了甚大转机，但他自己并不知道，刚才经那藤室晃动的震荡之力，使他不由自主的滚动，行血自行向几处受伤经脉中攻去，是以，醒来之后，顿觉伤势轻了不少。

袁孝探头望母亲，见她已睡熟过去，起身走到上官琦身侧，说道：“好大的一头狮子……我打了……半……天的架……”他话中犹带猿音，而且说来结结巴巴，十分困难，到了最后一句，更是急得摆手甩手。

上官琦却是为他忽然间，能连说几句人言，大感惊奇，怔了一怔，道：“这不是一下子急得来的事情，要慢慢的学说，像你这样进步神速，再过三个月，就可以全通人言了。”

袁孝接不下去，气得长长叹一口气，说道：“我很笨啦！”

回身一纵，跃出藤室。

上官琦一时想不出他用心何在，心中甚觉奇怪，正自付思之间，见袁孝抱了一只巨大的黄毛狮子，返回藤室。

那狮子头骨碎裂，满身鲜血，腹下肠肚，也流出一半。

袁孝把那死去的狮子，放在上官琦旁边，说道：“这狮子被我打死了。”

上官琦看这巨狮，有如水牛一般大小，心中甚是惊骇，暗道：“这等的狮子，就是我武功未失之前，遇上它，也没有搏杀它的把握，纵然能，也必要借重兵刃，此子不懂武功，但凭天赋，竟能搏杀这样一头巨大的狮子，将来带他离此绝壑，在江湖之上闯荡，实不失为一个极好的帮手。”

上官琦看了那巨狮一眼，道：“这绝壑疏林之中，可是常常有这些猛兽出没吗？”

袁孝摇摇头，道：“没有，这头巨狮不知从哪里跑来的。”

上官琦暗感奇怪，忖道：“难道这头狮子是那金猿招来，向黑猿寻仇的不成？”

心中念头转动，口中却笑着说道：“你把这头巨狮的尸体拖下去吧！把它放在一处隐秘所在，或是把它埋起来。”

袁孝似是听不懂上官琦言中是何用心？怔了一怔但却没有多问，抱起巨狮纵下藤室而去。

夜中箫声重起，上官琦依照箫声指示自疗伤势，那中年妇人有了一次经验，心情沉着了甚多。

又过了两天时间，那黑猿才从外面回来，但见它肤毛油光，全身伤势果然已全好，这又引起上官琦好奇之心，暗道：“它的伤势甚重，自动能在数日的工夫中，完全复元，而且连一处疤痕也未留下？”他心中凝虑重重，但却没有追问。

时光匆匆，转眼间两月过去，上官琦伤势已大见好转，全身经脉已通。

这夜，月明如画，那中年妇人怕惊搅他疗伤，二更时分和袁孝一起离开藤室赏月去了，那黑猿自从上官琦开始疗伤，就很少回来，常常一去数日，不见踪影，间有回来一次，也是略停即去。

上官琦心中虽然闷了很多疑问，但他疗伤正值紧要关头，无暇用心多想，准备在伤势完全复元，武功恢复之后，再设法追查其中原因。

袁孝母子走后，他就开始盘膝打坐，等待那箫声指示，哪知等到三更过后，仍然不闻箫声传来，不由心头大急。

在这段时日之中，那箫声每届三更时分，一定传入这绝壑之中，两个多月来，从未延误过片刻时光，不管外面的风雨多大，雷声多响，但均无法掩盖那一缕箫音。今夜，万里无云，月光似水，不知何故，那箫声却未依时传到。

这等大异常情的变化，使上官琦思想起了极大的不安、脑际中转动着千百种不同的念头，他想到那位老人可能因不断的箫声，引来的强敌遇害，也可能消耗真气过度，病倒阁楼，也可能他那些猿虎的朋友流散而去，无人给他送去食用之物，饥饿成伤，无力继续吹箫？千百种奇怪的念头，一一在他脑际闪过，但却不知哪一个是对？

他连经两月多箫声疗伤，已知道自己正面临最重要关头，如果那箫声能够依时而来，再过上三五日工夫，打通最后一道要穴、经脉，不但伤势尽复，而且武功亦可恢复，但如这箫声骤然中断，不但武功难复，而且前功尽弃。

上官琦在重伤将愈之际，那赖以疗治伤势的箫声，突然断绝，不但使他惶惶不安，而且又对那吹箫老人的安危，增加一份怀念，不到半个更次的时光，上官琦却如过了数年一般，重重忧急，使他失去了镇静，也不管伤势未愈，大喝一声，站了起来，直向藤室门口奔去。

他全身大部伤势虽愈，但最重要的“玄机”、“命门”两穴未通，这一站起奔走，立时引起伤穴变化，只觉双腿一软，跌在地上，正待爬起，忽感半身经脉开始收缩起来，全身痛苦无比，片刻间，痛的满身大汗。

他虽然极为忍耐，但这等缩脉收筋之苦，非同小可，任是铁打铜浇之人，也难忍受，虽未出声大叫，但已不自主地满室乱滚起来。

忽然箫声袅袅，及时传来，上官琦正在心神无主，苦痛难熬之际，最是缺乏定力，不自觉随着箫声的节奏滚动起来，箫声渐急，上官琦的翻滚之势，也随着箫声加快，只撞得藤室摇荡晃动，断枝落叶纷飞。

直待他累得头昏脑胀，筋疲力尽，才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当他再度醒来之时，看自己睡在藤床之上，袁孝和那中年妇人，不知何时已经回来，两人并肩站在床边，脸上满是忧虑之色。

那中年妇人看他醒了过来，才微微一笑，说道：“相公遇上了什么事？”

上官琦暗中运气，舒展一下腿臂，只觉伸展自如，似是伤势又轻了很多，心中甚感奇怪，挺身坐了起来，说道：“没有什么。”举步下了藤床，大行几步，仍然不觉异状，心中突然一动，举手拍拍脑袋，自言自语说道：“难道他故意让我滚动的吗？难道这滚动也是疗治伤势的吗？”

他自言自语，说了半晌，袁孝母子听得莫名所以，正待出口相询，忽听上官琦大喝一声，双臂一振，疾向藤室外面窜去。

穿出藤室，低头向下一看，只见那藤室距地约有两丈高，不禁心中一寒，暗道：

“我伤势初愈，如何能跃下这样高的距离，只要一下提不住气，势非摔伤不可。”

他重伤初好，心中过度高兴，早已失了往日的镇静，心中虽然想到危险，终于忍不住伸手抓住室外树枝，念头转完，已向下沉落丈余距离，只好一提真气，准备把下落之势，缓上一缓。

哪知一提气，下落的身子，突然向上升了起来，倏忽之间，又回到藤室边，伸手抓住一节树枝，翻身一跃，重又跃入藤室之中。

那中年妇人目注上官琦，怔了一怔，笑道：“恭喜相公，身体康复了。”

上官琦忍不住心中快乐，哈哈大笑了一阵，答道：“两月多来有劳夫人之处甚多，在下心中十分感激。”

那中年妇人忽的长长叹息一声，道：“相公伤势既愈，想来已难在这绝壑之中停留，容小妇人生起火来，替相公做点野味，聊表心意，以壮行色。”

上官琦正待说出即时告别之言，突然心中一动，说道：“夫人不必大急，在下跌入这绝壑之后，一直重伤难动，现下伤势虽好，但还想多留三日，以便观赏一下绝壑中的景物。”

他忽然想到那金猿和黑猿相搏之事，必须查出原因何在，设法替他们调解，免得同类相残。那中年妇人似已瞧出上官琦心中隐秘，微微一笑，道：“相公可是要借这留住时间，查明心中几桩怀疑的事吗？”

上官琦被她问的愣了一愣，道：“不敢相欺夫人，在下心中确有几桩难以想通之事，想藉留此时间，查个明白。”那中年妇人似想再说什么，但却欲言又止。

上官琦一抱拳，笑道：“两日之内，我当重返藤室，还要借袁兄弟带路。”说话之中已明白相示，两日后重返藤室，再带袁孝离此。

那中年妇人说道：“小妇人一心等待，相公万勿失约。”

上官琦正容说道：“夫人放心。”纵身跃出藤室。

他略一辨认方向，直向那几头金猿住在的石洞走去，沿途山花似锦，微风送爽，两三月来的忧闷心情，顿时为之开朗。

偏西太阳，一半被耸立的峰壁遮去，那掩不住的余晖，照射东西山峰上，触目景物，一半阴暗一半亮。

上官琦依着北面的山壁，信步走去，但觉脚下高高低低，也未留心分辨方向。

行走之间，忽觉一股寒水似的水雾，喷到脸上，神志骤然一清。

耳际间泉水淙淙，抬头看白雾茫茫，四面高峰耸立，环绕着两亩大小一块盆地，自己正屹立在一面山壁之下，一道山水，由峰上直泻而下，泉水被壁间山石阻挡，溅飞起点点水雾飞珠。

上官琦抹抹脸上水雾、仔细看去，只见山泉泻落一道小溪之中，小溪直向盆地中流去，弥目白雾，遍地而起，两三丈外的景物，尽为白雾所掩，也不知溪水流入何处？

忽闻轻微的枯枝折断之声和肉掌相击的轻声，传入耳中，心中大生惊异，凝神望去，只见那茫茫白雾处，两个一深一浅的黑影，正在相互搏击，雾气浓重，视线不清，无法看得清那两个互搏之人的形貌，当下一紧脚力直向前面冲去。

走近一看，不觉一怔，原来那两团互相博击的黑影，就是那黑毛、金毛二猿，只见两猿手撕口咬，彼此都已斗的伤痕累累，鲜血满身、但却不肯放手，大有不分生死不住手的样子。大约是两猿正斗到生死关头之处，对上官琦走到旁边一事，浑无所觉，仍然张着巨口、挥着利爪，猛咬狠抓。

上官琦暗中一提真气，疾跃向前，把真力平均在双手之上，分向两猿推去，掌势推出，才大声喝道：“住手！”

双猿同时觉着被一股强力一推，各自向后退了两步，同时低啸一声，头也不转，争向前奔去。

上官琦心中大感奇怪，暗道：“这两个巨猿难道非要拼个死活不成？”

心中念头转动，人却跟在双猿之后，向前奔去。

但觉地上升起的白雾，愈来温度愈高，雾气也愈浓，拂面成水，衣履尽湿，心中虽是有点奇异惊惧之感，但见二猿争先向前奔行的样子，使他无暇多所思虑，好奇的冲动，使他忘却了危险。

因那白雾，过于浓重，仅勉强可伸手瞧见五指，走来有如盲人骑在瞎马上，不敢放开步子，那两猿去踪早无，又毫无踪迹可寻。

走了十五六步，到了山崖下面，仰望浓雾蔽目，难见山壁间的景物，伸手摸去，只觉光润如玉，滑难留手，忽感脚下一低，全身陷落入一道谷中、隐隐猿啸，从一侧传了过来。

谷中白雾忽稀，已可见丈余左右景物。

只见这道山谷深约四尺，宽仅可容两人并肩而过，临溪之处，有一大片突岩环绕，把潺潺溪水挡住，一端却直向山壁之中通去。

那断断续续猿声，愈来愈远，渐不可闻，不禁心头一急，放腿直向洞中奔去。

入了洞口，白雾尽消，光线虽然黯然，但上官琦目力过人，景物已清晰可辨，洞中不断有冷风吹出，虽然暗了一些，但却毫无潮湿的感觉。

转过两个弯子，石道突然矮了下去，那金猿早已跑的不见，黑猿正伏下身，向前爬行。上官琦看的直皱眉头，暗暗忖道：“这山道如此低矮，我势将学那黑猿一般，爬行而进，才可。”

但见那黑猿爬行的速度，十分快捷，而且不顾伤痛之苦，石道四周，都被染上鲜血。

上官琦本来还在犹豫，但见那黑猿这等拚命向前奔爬的举动，心中疑念

大动，当下一矮身子，也向前爬行。

只觉这低矮的石道之中，冷风徐来，扑面生寒。

爬行大约有三丈左右，低矮的石道已尽，前面陡然高大起来。耳际间又传来尖锐的猿啸之声，异常凄厉刺耳。

上官琦心中大急，暗道：“这两猿都已身受重伤，再要相斗下去，只怕两猿都难活得下去。”突然一提真气，猛力向前一窜，出了矮道。

只觉一团冷气，扑在脸上，不禁全身一寒。

定神看去，只见一座丈余方圆的石室，高约三丈，正中有一个三尺见方的石池，三道细细的泉水，由上面石顶间，直流下来，点点珠玉，滴在那水池之中。

这水池深不过三尺左右，水清见底，里面有三条金尾红鳞尺许长短的怪鱼，伏在水底不动，水池边缘有很多极细的小孔，把积存过多的水，排了出去。是以，那水池之中积水，永远是距边缘三寸左右。

积水虽然不多，但却奇寒无比，阵阵寒气，就由那水中泛出。两猿重又搏斗在一起，口咬爪抓，满地翻滚，伤处鲜血如泉，流的满地都是。

上官琦瞧得好生不忍，暗暗叹道：“猿究非人，既无争食之因，不知何故要这般同类相残。”

大进一步，走到二猿前面，双手一齐伸出，分别抓住两猿。两猿在一起相搏之时，相互咬抓，但一被上官琦分开之后，突然静了下来，四只圆圆的眼睛，同时瞧了上官琦一下，紧紧闭上。上官琦知是两猿相斗耗时过久，早已困倦不堪，而且出血过多，伤势极重，经自己一拉开，再也支撑不住了，心中暗暗忖道：“这两猿对我，都算有过恩惠，对这两猿我不能有丝毫不同，必须一齐施救。”

心念一转，伏下身去，把那金猿抱了起来，走到石室一角，放下，轻轻在它身上推拿。

这两猿都是伤痕累累，满身鲜血，上官琦虽然异常小心，但仍然沾了满手血迹。

金猿经他推拿一阵，缓缓睁开眼来，有气无力地瞧了上官琦一眼，重又闭上。

上官琦见金猿清醒之后，又到那黑猿身侧推拿了一阵，看黑猿也缓缓睁开双目，瞧了上官琦一眼，重又闭上。

上官琦替两猿推拿了一阵，独自走到那水池之处低头瞧看。阵阵透肌的寒意，由那水池中泛了上来，奇怪的是虽然冷气逼人，但却毫无砭骨刺肉的感觉。

那三条金尾红鳞怪鱼，仍然蛰伏原处，似乎连动也不动一下。上官琦好奇之心大动，忍不住蹲下身来，伸手一拨池水。因他原想划起水波，惊动三鱼，哪知手一触及水面，忽觉一股凉气，直透心头，但冰寒之中，却无难受之感，水波荡漾，翻起了一串浪花，那三尾怪鱼仍然动也未动过一下。

此等大出常理之事，引起了上官琦更大的好奇之念，正待再划池水一试，忽听一阵急促地奔跑之声，迅快的奔了过来。原来是那金猿挣扎爬行而来。

一到池旁边，毫不犹豫地纵身跳了下去。

它满身鲜血，到处伤痕，竟然在这冰冷的池水中洗了起来。片刻工夫，一池清水，尽成了殷红的污水。

上官琦满腹疑云望着那金猿沐在水中的身子，千百种念头，一一在脑际

闪过，暗道：“此水这般寒冷，纵然是没有受伤的人，也不易忍受得住，它这满身伤痕，泡入水中，怎的竟是毫无一点痛苦的感觉呢！”

只见那金猿洗去身上血污之后，爬上岸来，双目圆睁地望了上官琦一眼，依着石壁坐下。上官琦担心两猿再斗，站在两猿中间，凝目向水中望去，只见满池血污极快浮在水面之上，由那近岩极细的小孔中排了出去。片刻之间，已把那池中血污排除干净，不禁心中暗生纳闷，忖道：“这池水怎的这等奇怪，寒不砭骨，排除血污，竟是这般迅快。”

仔细望去，只见蛰伏在水底中三条怪鱼，都在张着嘴巴，每条怪鱼口中，都不停地向外冒着白沫，那白沫向上翻动之力甚大，满池血污，尽让那怪鱼口中白沫冲了上去，是以，很快的排了出去。

上官琦愈看心中愈觉奇怪，血污排出之后，三条怪鱼自动闭上嘴巴。

回头望去，只见那金猿身上的伤痕，已然开始生肌收口，心中恍然大悟，暗道：“是了，原来两猿相搏受伤之后，都到这冷泉中涤洗，伤口立时收合。”

心念一转，回身把那黑猿抱了起来，缓缓丢入池中。那黑猿本已伤重奄奄，全身难动，一息仅存，上官琦一将它放入水中之后，立时清醒过来，猴头摇动了几下，尽泡入水中，片刻工夫，爬上岸来，靠在另一角壁间休息。

上官琦暗暗奇道：“此泉之水，竟有这生肌起死之能，不知是泉水之力，还是这三尾怪鱼之能？”

他乃心地忠厚之人，心中虽然想把怪鱼捉上一条来瞧瞧，但又怕破坏这功能生肌起死的神池。

忽听那金猿低啸一声，走了过来，拉住上官琦的衣袖，绕过水池，向另一处壁角走去。

那黑猿伤势还未长好，但见那金猿拉着上官琦向另一处壁角走去，竟然不顾伤痛的追了过来。

上官琦怕两猿再打起来，赶忙向后疾退了两步，挡在二猿之间。

那黑猿低啸一声，摇摇猴头，上官琦虽然不知它说的什么，但听声音似无恶意。

两猿一前一后，上官琦走在中间，到了壁角所在，金猿伸出双臂推那石壁，大概它气力尚未全复，推了几次，石壁纹丝未动。上官琦暗运真气，双手按在石壁之上，潜运真力，猛然一推。但闻轧轧之声，那石壁应手而开。

第五回苦练神功

原来这处石壁，竟然是一道石门。

石门一开，立时冲出一阵冷气，这股冷气，奇寒无比，上官琦虽有一身功力，但也不自禁的打了一个冷颤。

那带路金猿，一见石门大开，当先而入，上官琦一犹豫，那黑猿已由侧面抢过，紧随那金猿身后而入。

上官琦不再犹豫，大步直向洞中走去。

这条甬道，虽然寒气凌人，但地势却很平坦，两猿奔行之势，十分迅快，只好紧随奔走。

大约走了三十余丈，已到了山腹深处，那直入的石洞，突然向一侧弯去。

转过一个弯，眼前忽然一亮，只见一片晶莹生光，由顶上垂了下来，两猿突然停了步，一齐回头，望着上官琦。

一种浓重的药味，扑入鼻中，上官琦大生奇怪之感，暗道：“这两猿突然停下不走，不知何故？这等深山幽洞之中，哪里来的药味。”

心中念头转动，脚下并未停留，大行几步，超过二猿，直向前面走去。

但闻那药味愈来愈重，去路又向一面弯去。

又转过几个小弯，地势突然开阔，只见几块晶莹透明的水晶石，架着一只砂锅，石下一片柴灰，但火焰早已熄去，砂锅中一片浓黑，似膏非膏，那浓重的药味，就是从那砂锅之中发出来的。石道至此，已至尽处，四下石壁，浑如美玉，反映出一层淡淡的碧光，照得室中景物，清晰可见。

两猿紧跟着上官琦身后，走了进来，进得这石室之后，似是敌意已消，二猿的脸上，都泛上一种悲苦之容，默默的依壁而立。

上官琦仔细打量四周的景物，忽然发觉一石室弯角处，浑成石壁间，裂开了一道山缝，不禁又引动好奇之心，大步走了过去。

两猿忽然同时低鸣一声，缓缓走了过去。

上官琦回头望了二猿一眼，只见四只圆睁的猿目，一齐望着自己，脸上表情十分奇怪，只好一面留神戒备，一面缓步向前走去。

到那石缝所在，伸手用力一推，果然那石壁又是一座石门，应手而开。

上官琦抬头看去，不禁心神大骇，任是他一身武功，胆量过人，也不禁惊的向后疾退了数步，慌急之间，随手一按石壁，那打开的石门，突然又关了起来。

原来这道石门是座活门，两面都可推动，上官琦向后退时，心中正感惊慌，随手一推，又把石门关上。

那二猿紧跟在上官琦身后，亦步亦趋，上官琦惊骇而退，来势甚急，踏在那金猿脚上，金猿剧痛之下，立时一声低啸，其声凄苦，震得满室回鸣。

上官琦退出了四五步，才站稳了身子，静静地站了有一盅热茶工夫，心情才完全平静，暗暗忖道：“里面石室中那两具尸体，不知已距今多少年代了，这两只猴子，不知怎的竟然找上此处？”

回头向二猿看去，只见两猿面对石壁而坐，都把头伏在地上，四道目光，一齐盯在那石壁上。

上官琦脑中突然闪掠过一道灵光，暗道：“莫非这石室中人和这两猿有关不成？”略一沉思，重又缓步走近石壁。

这次他已有了经验，缓步运力，慢慢地把那石壁推开。

凝神看去，只见一个身着大红衣服，长发披垂的人，背门而立，在他后面背心之上，插着一把金刀。那握着金刀的，是一双毛茸茸的黑手，臂上早已干枯，顺着手臂望去，只见一个身穿蓝色大褂的高大之人，面对左面石壁，右臂横伸而出，手中握的金刀，正好刺中那身穿大红衣，长发披肩之人的背心。

奇怪的是这两人都是面对着石壁，无法看清楚两人的面貌。这石室四壁，宛如美玉，发着莹莹的碧光，景物一目了然。两人所着衣服的颜色，都还鲜艳，似是一种特殊绢帛制成。上官琦举步跨入石门，那两只巨猿竟也跟随他身后走了进来。这时，他的心情，已完全平静下来，仔细打量四周的景物。只见那两具僵立的尸体，肌肉都已枯干，死去的年代，已是无法得知了。

那身着蓝衣大汉，左手和头，一齐顶在石壁上，右手金刀刺入那红衣人的背心，刚好把人的尸体重心，都支撑住，是以，两人尸体，都未倒下。

蓝衣人身躯高大，红衣人却异常娇小，不用仔细的辨认，已可看出那着红衣的是个女子。

洁白的石地上，有一滩盆口大小的紫血。

上官琦看了良久，心中已经有些明白，这一男一女，大概同时住在此地，不知何故竟然自相残杀起来，那蓝衣大汉似是先受重伤，然后趁那女子不备时，突然拔刀刺了过去。

他伏下身子，在蓝衣大汉身下一瞧，果然见地上有一滩紫血，看那紫血位置，似是从口中吐出。

抬头望去，只见他脸上肌肉早已枯陷进去，半张着口，露出一排森森的牙齿，形状极是可怖。

上官琦以两具尸体的距离，忖度当时情景，心中甚感奇怪，因为以两具尸体情势位置来看，这两人决非互不相识之人，那蓝衣大汉和红衣女人的穿着，亦似非外来寻仇之人，孤男寡女，同居在这石洞之中，如果毫无关连，自不可能，这两人如不是一对情侣，定然是一对兄妹。

他以是自觉推断的不错，仰望着室顶，自言自语说道：“这两人既然非情侣，即兄妹，为什么又要自相残杀？而且这等深山大泽，绝壑秘洞之中，不是正需要有一个伴侣相陪么？但这两人又为什么这样自相残杀呢？”

这实是一个十分难解的问题，在这人迹罕到的地方，一个人孤独的守在这样一座石洞之中，是何等的寂寞，何等孤伶。

忽然心中一动，目光满洞搜望起来。

这座石室，不过两丈方圆大小，洞中四壁如玉，毫发可鉴，目光转视了一周，仍然不见一点可疑之物。

他忽然想到，这两人自相残杀唯一的原因，就是发现一件珍贵无比的东西，彼此都极喜爱，争执不下，才动起手来，哪知看遍了四周每一处角落，竟未发现一件可疑的事物。

回头向两猿望去，只见两猿各自对着一具尸体伏拜地上，那金猿对着那身穿红衣的女人，黑猿却对着那蓝衣大汉，四只猴目之中，泪水滚滚而出。

上官琦恍然大悟，百思不解的二猿相斗原因，此刻忽然了解，暗暗叹道：“是啦！这两猿各有主人，目睹主人自相残杀的情景，心中竟也激起同仇之心，所以才缠斗不休，大有步继主人后尘之意，唉！这两猿虽然痴的可怜，但其忠于主人之心，却是甚为可爱。”

他缓缓举步向那红衣女子走去，只见那人头脸紧紧贴在石壁之上，无法

看清楚她的面目，正待伸手去抓那红衣女子的衣服，忽听一声低沉的猿啸，一股急风，直扑过来。

上官琦横向旁侧一闪，转头望去，只见那金猿满脸泪痕，挡守在那红衣女人尸体前面。

原来它一扑未中，转身守护在那尸体之前。

上官琦暗暗点头，忖道：这人已不知死去了多少年啦，而这金猿爱护主人之心，却始终不变，看来这披毛的畜生，要比人忠实多了。

忖思之间，不自觉地转头望了那蓝衣大汉一眼。

那黑毛巨猿，一见上官琦目光转投到那蓝衣大汉身上，只道对主人有什么不利举动，低啸一声，站了起来，挡在那蓝衣大汉尸体前面。

上官琦暗自忖思道：“如果不仔细检查这两具尸体，决难发现这两人的姓名来历，但要检查这两具尸体又非得先把这两只人猿制服不可，如我凭藉武功制服两猿，虽非什么难事，但它们这等护主，如果误会我想从它们主人身上盗取什么遗物，势必缠斗不休，那时可是麻烦的很。”

他一时之间，想不起对付两猿的法子，呆在当地。

两猿各守护主人身前，凝目相望，口中不时发出低啸。

相持了一阵，那金猿忽的纵身一跃，猛向黑猿扑了过去，两猿立时又厮打在一起，手抓口咬，激烈异常。

上官琦正待上前去把两猿劝开，忽然心中一动，暗道：“室外那水池之中的蓄水，有止血生肌之能，两猿纵然打的伤痕累累，在水中一洗就好，这是我唯一的机会了，何不想法子把两猿引到室外，暂时让它们打着，借两猿相斗机会，一查这室中两人来历，此举虽然略背人道，但形势如此，唯有两全之策。”

心念转动，忽的纵身从两猿身侧跃过，推开石门。两猿虽然已具有灵性，但如何能和人相比，一路翻滚着出了石室。

上官琦把二猿诱到了外面石室，趁两猿搏斗激烈之则，悄然又溜入了内室之中，关好石门，对那蓝衣大汉和红衣女子的尸体，分别作了一揖，暗中祈祷道：“晚辈上官琦，要擅自移两位老前辈的遗体，以便查出两位老前辈的身世。”

祈祷完毕，大步走了上去，轻轻一搬那蓝衣大汉尸体，毫不费力的应手而起。

这两具尸体虽然幸得洞中奇寒保护不坏，但因死去年代甚久，全身肌肤，早已枯干，一经搬动，哪里还站得住，但闻砰的一声，手中金刀，跌落地上。

那红衣女尸，倚壁不倒，全凭那金刀之力，稳着身子重心，如今金刀跌落，支撑她尸体重心的力道，突然消失，挺立的尸体，也随着倒了下来。

上官琦眼明手快，左手托着那蓝衣大汉尸体，右手迅快绝伦的伸了出去，把那向下跌倒的红衣女尸托住，慢慢把两尸体，放在地上。

仔细望去，只见两尸脸上的肌肤枯干内陷，早已难辨形貌，只有眉毛头发，仍然完好无恙。“这两人尸体已经枯干，何以这衣服毫无破损，而且触手软滑，似是上好的绸质。室中除了两尸之外，也只剩一把金刀，要想查出两人的身世来历，势非要在两人身上搜寻一下不可。”

只见这柄金刀，长约一尺八寸，全身金光灿灿，连刀柄也是金色，刀背宽厚，十分钝笨，但刀尖之处，却极尖锐。

上官琦瞧了半晌，仍然瞧不出个所以然来，随手放在一侧，把目光移注

那蓝衣大汉身上。

此人生前身材十分魁伟、高大，现下肌肤虽已干枯深陷，但就骨架看去，仍要比上官琦高出甚多。

上官琦伸出手去，缓缓揭开他身上衣服，但见一条上有鳞纹的黑色皮鞘，悬系腰际，似是那金刀用的刀鞘。

除了那刀鞘之外，再无所见。

上官琦看那刀鞘系在那大汉腰间的扣绳，十分坚牢，除非用利刃把那绳子割断，否则用力一拉，势非把尸体骨架拉散不可。

他瞧了一阵，又缓缓放下手中衣袖，起身走到红衣女人尸体旁边，蹲下身子，正待伸手撩起她身上红衣，忽然心中一动，她虽只是一具血肉枯干的皮包骨架，但男女有别，我岂能随随便便的掀女子的衣服。但如就此放手，实又于心未甘，不禁犹豫起来。但闻吱吱怒啸之声，阵阵传入耳际，两头巨猿，似是相搏正烈。上官琦呆呆的站了约一盏热茶工夫之久，决定不搜那女人尸体，正要转过头去，瞥见那红衣女子身上高高鼓起一个包来。这突然的发现，实对上官琦有名无比的诱惑，他虽是生性光明的正人君子，也无法按捺下好奇之心，又不禁犹豫起来。只觉好奇之念，冲动甚是强烈，不易遏止，几次伸出手去，每当将要触及那红衣尸体之时，又很快的缩了回来。

忽然心中一动，暗道：“我如事先看准那鼓起所在，别过头去，然后伸手把她尸体中遗物取了出来，只要瞧上一瞧，再把它放回原处，也就是了。”

他替自己找出一套坚强的辩护道理，心中稍觉宽慰，当下别过头去，伸出右手，在那红衣女尸鼓起的所在，摸出一个金丝织成的袋子。

这袋子大约八寸见方，里面鼓鼓的不知装的什么。

上官琦把那金袋翻了几个转身，竟然找不出开口所在，心中甚觉奇怪，暗道：“这袋子既无开口之处，不知如何装物，难道先把东西放了进去，然后再把它缝上不成？”

外面摸去，只觉里面有硬有软，似乎放的东西不少。这金丝编织的袋子，色彩耀目，形如莲瓣，十分雅致好看。上官琦在手中把玩良久，仍然找不出开口之处，无法打开，因那金袋精致悦目，又不愿把它毁去。忖了良久，仍然无法按捺好奇之心，暗道，我撕开一个小洞瞧瞧也就是了。

心念转动，运指力一扯，但觉那金色丝袋柔中蓄坚，竟是扯它不动。

上官琦一扯未破，心中大生惊奇，暗道：“我这两指蓄力，虽然谈不上强劲，但却扯这金色袋子不破吗？”心中不服，又加了几成功力，左手握着袋子，右手猛力一拉。

哪知金袋仍是毫无损伤，别说扯破，连个伤痕也没有。

上官琦不禁怔了一怔，暗道：“我已运足七成内力，别说一个小小线袋，就是铁条钢链，不断也要裂出几道痕迹，这金袋不知什么东西做成，竟然如此坚牢？”

他乃生性正大之人，虽然按捺不下好奇冲动，却又不忍把那金色细丝编织而成、精致悦目的袋子毁去，望着那金色袋子，叹息一声，缓缓放在那红衣女尸旁侧。

但见那金袋光泽和那红衣女尸穿着的衣服光泽，一般模样，心中又是一动，暗道这金袋的丝质和她这红衣质料一样不差。

疑念一起，不暇多想，伸手捏着那女尸红衣一角，用力一扯，果然和那金袋一般的柔中蓄坚，扯它不破。

眼下情景十分明显，上官琦已知那金袋和女尸穿着的红衣，以及那大汉尸体上的蓝衣，都是异常珍贵之物，是以，在这山洞中过了很多年月，仍然光泽鲜艳，毫无破损。

一念初解，另一个新的念头，闪电般掠过脑际，自言自语地说道：“这红衣既然这等坚固，不知那金刀如何能够洞穿而过？”

探出手去，又把那金刀捡了起来。

仔细瞧去，只见那金刀把柄之处，写着“惊魂之刀，无坚不摧。”八个极小的字，不留心，很不易看的出来。

上官琦倒转刀头，向地上石上面一按，果然破石坚而入，有如摧枯拉朽一般，轻轻一按，竟然深入三四寸深，不觉大吃一惊，暗道：

这金刀怎的这等尖利，竟能在轻轻按送之下，深入这坚铁一般的石地之中数寸之深。

仔细向那红衣女尸瞧去，果然在那红衣女尸的背心之处，红衣上有了一道两寸多长的刀伤痕迹。

上官琦望着那插在地上的金刀，暗道：

“刀啊！刀啊！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想不到你这般钝笨的金刀，竟能摧毁这等坚硬的石地。”心中忽然一转，伸手拔出金刀，暗道：

“这金刀如此锋利，想来定然可以把那金色的丝袋斩开了。”当下把那金色袋子铺在地上，举起手中金刀，刀尖对准金色袋子，正待向下按去，忽又收手停了下来，放下手中金刀。心中暗暗忖道：“我如把这金袋划破，岂不有私窥别人隐秘之嫌，这红衣女人虽然已经死去甚久，但此袋总是她所有之物。”当下又把那金袋缓缓放在那红衣女尸体旁边。

目光转投到金刀之上，心中又泛起一阵犹豫，眼下他已知道这看似钝笨的金刀，是一把无坚而不摧的宝刃，此等锋利的兵刃，对武林人物，有着强烈无比的诱惑，心中十分爱惜，但如携刀而去，又觉着似有偷窃之嫌，而且取刀势必连鞘一并取去，取鞘又可能把那蓝衣大汉的尸体骨架弄散，想了想不知该如何是好？”凝神听去，室外两猿打斗低啸之声，已然停下。

上官琦放下手中金刀，推开石门，只见两猿双双倒在水池旁边，个个满身鲜血，似已晕了过去。

望着两猿叹了一口气，蹲了下去，伸手在两猿鼻息之间一摸，尚余一丝微弱的呼吸之声。

略一沉思，首先把那黑猿抱起，投入水池之中。

那黑猿受水一激，忽清醒过来，在水池中洗去了血污，重又爬了起来，看了上官琦一眼，低啸一声，摇摇颤颤向外奔去。黑猿去后，上官琦又将金猿丢入水池之中，过了一阵，那金猿也清醒过来，洗洗血污，爬上岸去，望望上官琦，向外走去。上官琦紧紧随那金猿之后，出了石洞，他心中已暗自打好主意，如若两猿再相斗，应不惜施展武功，把两猿分别制服。出了石洞，但见白雾弥目，那金猿路途甚熟，越过溪水，穿过白雾，上官琦紧随那金猿身后，出了那白雾濛濛的盆地。离开那盆地之后，三只小猿早已候在出口之处，一见金猿和上官琦一齐出洞，个个雀跃三尺，对着上官琦低啸三声，护着那金猿而去。

上官琦望着那金猿背影消失不见，才回到那疏林藤室之中。

那中年妇人早已烤好了鹿肉等待他，一见上官琦回来，心中十分快乐，笑道：“相公伤势已愈不知何时动身？我已与孝儿谈好，他已愿想随相公而

去。”

上官琦一面接过鹿肉食用，一面答道：“我想立刻动身，但只有一事放心不下，还得夫人相助。”

那中年妇人奇道：“相公有什么事，但请吩咐，小妇人如能做到，定当全力以赴，决不使相公失望。”

上官琦道：“请夫人约束尊夫一点，别让他和前山金猿相斗。”

那中年妇人凝目寻思了片刻，忽然流下泪来，说道：“相公只管放心去吧！小妇人当为此事，再苟安偷生几年岁月，替相公完成心愿……”言下泪珠如泉。

上官琦听她之言，心中忽然惊觉，暗道：“她再三恳求于我，把袁儿带离此地，原来早存了自绝之心，我怎的事先竟来想到，如非我这一问，只怕要伤害她一条性命。”

当下也不揭破，正容说道：“此事拜托夫人了，在下离此绝壑之后只怕还要在此附近留上一段时间，一有空暇，当和袁孝来此探望夫人。”

那中年妇人抹去脸上泪痕笑道：“我已身为畜妻，不愿再见生人，相公来不来看我，都是无关紧要之事，纵然要来，也只望你一人来此……”

上官琦接道：“在下当谨记夫人之言，我要就此拜别了。”

那中年妇人道：“待我唤孝儿来，替相公引路吧！”

上官琦原想自己先到那古寺之中拜见那吹箫老人之后，再设法重回绝壑，带着袁孝同行，但听得她一说，一时又不好推托，只好点头说道：“不知袁兄弟现在何处？”

那中年妇人说道：“他刚才在此地，现在不知哪里去了，想必就在附近，我唤他一声试试。”走到藤室，高呼了两声孝儿。余音未了，耳际已响起袁孝回应之声，一条黑影疾如电奔而来。

但见他纵身而起，抓住下垂的树枝一荡，人已飘回藤室。上官琦仔细瞧去，不禁哑然一笑。

原来袁孝不知在哪里弄到很多宽大的树叶，用葛藤穿了起来，披在身上，把全身大部分掩盖起来。

那中年妇人看了袁孝一身装束，回头对上官琦道：“这等深山之中，既无绢布，又无针线，无法替他做几件衣裤穿着。”上官琦道：“袁兄弟身材和我大致相仿，那古寺之中，我尚存放有几件衣服，可先给他穿着，好在那古寺离此不远，这等大山中，人迹罕至，我要离那古寺之时，自当代袁兄弟做上几件衣服。”那中年妇人微微一笑，回头对袁孝说道：“孝儿随上官相公走后，万事都要听他吩咐，不可擅自行动。”

她说的全是人言，袁孝哪能都听得懂，瞪着两只圆圆的眼睛，望着母亲，满脸愕然之色。

那中年妇人轻轻叹息一声，又用人言合以兽语，重新对他说了一遍。

袁孝一面点头，一面用人言答道：“孝儿听话……”

那中年妇人转脸望着上官琦道：“此子尚未全通人言，日后能否学会，还难预料，随侍相公，只怕麻烦之处太多了。”上官琦道：“以我所见，袁兄弟十分聪明，想来学说人言，定不会有何困难，夫人但请放心，在下定当尽我之力，照顾于他。”那中年妇人笑道：“相公请恕我不能远送。”

上官琦纵身跃下藤室，大步向前走去。

袁孝对母亲拜了拜，紧随上官琦身后而行，不时回头向那藤室之内张望。

直待那藤室隐入疏林之中，袁孝才陡然加快了脚步，抢在上官琦前面带路。

走约二里之遥，已到山壁之下，袁孝停下脚来，回头望望上官琦，指了指那矗立的峭壁，纵声长啸，一跃而起，抓住壁间垂下的葛藤，向上攀去。

上官琦看那峭壁，愈高愈险，十五六丈之后，已是寸草不生，心中甚是惊奇，暗道：难道袁孝就是从这片峭壁爬上去的吗？心中虽感惊异，但人却纵身而起，跃在袁孝身后，向上攀去。

袁孝不时回过头来张望，似是生怕上官琦爬不上去。

攀到十五丈，壁间垂藤已尽，上面石壁如削，滑难留足，上官琦暗自发起愁来，因他自估轻功，如无借力之处，决难攀登那近百丈的峭壁。

正感发愁之际，忽见袁孝身子一折，身形立时隐去。

上官琦一提真气，脚下突然加快，对准落脚之处两个纵跃，已追到袁孝停身之处。

仔细看去，只见袁孝正站在一道山缝中，手中拿着一朵大红色的鲜花，对上官琦不停的招手。

原来这山壁之间，有一道丈余深浅，四尺宽窄的一道山沟，沟中满生着红白山花，青草碧绿。和两岸上石如刀削、寸草不生的情景，有如两个天地。

上官琦纵身而下，暗叹造物神奇，如若这山壁之间没有这一道谷沟，任是何等的轻捷灵猿，也难爬得上去，此处风景幽丽的世外桃源，也永远无人知道了。

袁孝一见上官琦飞落沟底，咧嘴一笑，转身直向上面攀去。

这条沟道之中，满生着花草之类，虽然倾斜的坡度大，但手足都有了着力之处，对一个身具武功之人来说，攀登自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行程弯弯曲曲，盘旋而上，不知有多久多远，袁孝当先带路，手足并用，上官琦紧随其后，亦步亦趋，累得满身大汗。足足走了一个时辰，才登峰顶。

抬头看蓝天无限，丽阳西斜，已然是申时光景。

上官琦略一打量四周景物，辨认了方向，立时和袁孝向峰上行走，一面走一面留下暗记准备他日重来之时，辨认路径。下了高峰，又登上一座岭脊，太阳已落入西山，晚霞绚烂中，遥见数里外屹立的寺院。

那寺院距两人停身之处，不过四五里，片刻工夫，已到寺中。上官琦早已熟知寺中道路，纵身跃上屋面，翻房越屋而进，直向吹箫老人停身的阁倭之上奔去。

袁孝天生异禀，虽未练过什么轻身功夫，但他自幼奔行深山绝壑之中，纵跃登高的工夫，实不比上官琦差，紧随在上官琦身后，追个首尾相接。

快到那阁楼所在时，上官琦突然收住了脚步，回头对袁孝说道：“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我先去见过那位吹箫的老前辈之后，再来叫你。”

袁孝听得怔在当地，愕然不知所措。

上官琦忽然想到他还未能全通人言，赶忙用手比划了两下，袁孝瞥睹手势，咧嘴一笑，蹲了下去，上官琦低声说道：“你在这里等我。”

这次袁孝似已听懂，点点头道：“我知道啦！”

上官琦微微一笑，纵身直向经楼屋面之上跃去。

但见窗紧闭，寂然无声，不禁心头一惊。

他忽然想到一天时光中，没有听到那怪老人的吹箫声了。他缓步走近窗

边，用手指轻轻在窗楹上弹了两下，低声说道：“老前辈可是在运气调息吗？晚辈上官琦，特来叩谢救命大恩。”停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那阁楼之内，仍然寂静无声，听不到一点回音。

这出人意外的情景，使上官琦大生惊骇，呆在当地不知如何是好。

脑中泛起了一幅可怕的景象，那青衣人血腥屠杀茅山一真和青城二老，以及那藏僧一行的可怖回忆，一幕幕展现眼前，心中暗自忖道：“难道那青衣人去而复返，伤害了这吹箫老人不成？”

忽然心念一转，暗自忖道：“如果是那青衣人，重又返回古寺，闻得箫声，杀了那吹箫老人，决不会把这阁楼四周的窗门，关闭得这等严紧，也许是他仍在运气调息，不便答复我的问话。”当下又举起右手，在窗楹上弹了三下。

但闻窗楹波波之声，响过之后，那阁楼之内，仍然一片沉寂，不闻一点回音。

上官琦再也沉不住气，伸出右手戳破了一个小洞，闭上一只眼睛向窗内望去。

只见那吹箫老人仰脸躺在地上，手中紧握着那只短箫。心中一阵激动，举手一掌击去，窗楹应手断去三根，纵身跃入窗内，走近那老人身侧，蹲了下去，缓缓伸出右手，在那老人鼻息之间一探。

只觉鼻息微弱，似是睡熟过去，又似受了重伤，当下举手在那老人“玄机”穴上按了一掌。

只觉如触在铁石之上，坚硬异常，不禁心头大骇，暗道：“这老人是怎么了？既不像睡熟过去之人，又不像受了重伤。”

他迟愣了半晌，伸过手去，抓住那老人右腕，但感到他的手冰冷之中，带着坚硬，如握着一根铁条。

此等之事，乃是他生平未遇的怪事，看他呼吸仍然未断，决非死去，如说受了重伤，身体怎会这等坚凉，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握着那老人干枯的手腕，呆在当地。

忽闻轻啸之声传来，想是袁孝在阁楼之下等的过久，心中不耐起来。

上官琦放下老人手腕，走到窗口，举手一招，叫道“袁兄弟请过来吧！”

袁孝仍然站在原地未动，连那站的姿势，也未变更，听得上官琦呼唤之声，才纵身跃上屋面，跃入阁楼，望望那仰卧在地上的老人，又瞧了上官琦一眼，满脸愕然之色，问道：“这人可是死了？”他用生硬的人言讲出，听来甚不清楚。

上官琦摇摇头，道：“他睡着了，咱们别惊动他，坐这里等一会吧！”

紧依那老人身侧而坐，一手支腮，凝目沉思。

袁孝谨记母亲相告之言，处处不忘向上官琦学，看他支腮坐态，也照着学去，右时搁膝上，支腮而坐。

足足过了一顿饭工夫之后，那仰卧的老人动也未动一下。太阳落下了西山，天色入暮，室中突然黑暗下来。

上官琦轻轻的叹了一口气，收回支腮的右手，俯在那老人前胸听去，只觉他心脏的跳动，愈来愈是微弱，气息也奄奄欲断，不禁心头凛然一震，暗道：“看样子他是受了伤啦！我这般守下去，岂是良策，我虽然自知未有救他之能，但也不能就这样任伤势逐渐发作死去，总该一尽心力才对。”

心念一转，伸手扶着那老人坐了起来，举手在他背心命门穴上，轻轻击

了一掌。

这一掌如击在铁石之上，似是那老人身上的穴道，都被封了起来一般，使人无法找出穴道位置。

忽听“ ”的一声，由那老人身上，掉下一柄金鞘短剑，但他手中却仍然紧紧握着短箫。

上官琦缓缓把那老人放好，取起短剑，一按剑柄弹簧，抽出宝剑，但觉一股寒气侵肌，满室都是晶莹的剑光，不禁暗自赞道：“好剑！”

他细看去，只见那宝剑连柄算上，也不过一尺二寸左右，把柄四寸，宝剑只不过八寸长短，但短剑之上光华灿灿，耀眼生花。上官琦虽然爱不释手，但他瞧过一阵之后，仍然把它归入剑鞘之中，双手捧起，放在那老人头边，伸手又在那老人鼻口摸摸，只觉他气微弱，濒近断绝，不由黯然一叹，掉下两滴泪来，恭恭敬敬对那老人拜了一拜，道：“老前辈待我恩深似海，义重如山，但晚辈却无点滴报答，老前辈竟然一病致此，可恨晚辈见闻浅陋，功力不够，不知如何施救？”说到伤心之处，泪水若泉，滚滚而下。

呆呆坐在一侧的袁孝，目睹上官琦哭的十分伤心，也不自禁的流下泪来。

上官琦哭了一阵，回头对袁孝说道：“袁兄弟，咱们去替这老人家选一块墓地去。”

袁孝虽然听得不尽了然，但见上官琦站了起来，也随着站起身子，随在上官琦身后，跃出窗去。

上官琦在荒院中走了一周，选择一处荒草最茂之处，拔去荒草，用手在地上挖了起来。

袁孝突然抢前两步，推开了上官琦，挥动长臂，双手挖土，他手指尖利，坚如钢铁，动作迅快至极，片刻间挖了一座八尺长短，二尺宽窄，三尺深浅的土坑。

上官琦伸手拉住袁孝，不让他再挖下去，又重回到那阁楼之上。

伸手摸去，只觉那老人气息更加微弱，手指身躯，都开始僵冷起来。

上官琦乃至情之人，面对此情，只觉悲从中来，双目泪水却似断线珍珠一般，一颗接一颗的滚了下来。

那老人一线气息，始终不绝，上官琦和袁孝在他身旁静坐相待，准备在他断气之后，好把他埋葬起来，一直等到天交子夜，那老人仍是气若游丝，若断若续。

窗外山风如啸，吹得荒草沙沙作响、冷月半圆，照着荒凉的破庙，古寺之夜，是这等凄凉。

月移斗转，星月光隐，东方天际，一片鱼白，曙光初露，一夜又尽。

上官琦双目已然红肿起来，这漫漫一夜之中，他虽未放声而哭，但两眼泪水，却一直未停的滴到天明。

伸手摸去，老人气息已断，初露曙光下，那金黄的剑鞘，闪闪生辉，上官琦取过剑鞘，放入那老人怀中，抱起他的尸体，想把他抱到掘成的土坑埋起。哪知一抱那老人尸体，突然一声哗哗大响，四颗猫眼大小的明珠，由那老人尸体中滚了下来，光华夺目，颗颗尽是价值连城的罕见之物。

袁孝伏身捡起，送到上官琦手中。

他从未见过明珠，不知宝珠名贵，看那珠子圆圆的似山石一般，毫无稀奇之处。

上官琦却是识货之人，一眼之间，辨出四颗珠子，都是万金难求之物，

心中暗暗忖道：“这老人也真奇怪，身上怀着这等名贵的珠子，却跑到这荒山古寺之中来受罪，如是要练武功，哪里都是一样，何苦定要在这古庙之中忍受饥饿之苦？”

心中忖思之间，已把四颗明珠放回老人袋中，自言自语地说道：“老前辈阴灵有知，请恕晚辈不敬之罪，这等荒山古刹之中实难找得棺木，只有从筒收葬老前辈的尸体了，唉！救命之恩，尚未能报得点滴，想不到老前辈竟然撒手而去……”话到此处，突然想起一件事，把那老人尸体，放在壁角之处，大拜了三拜，低声祷告道：“老前辈活着之时，想把我收到门下，但晚辈未曾禀明恩师之前，不敢再认师父；此刻老前辈虽已死去，但晚辈仍然拜在门下，以了老前辈未完心愿……”

他黯然叹息一声，站了起来，走到那老人尸体前面，叫道：“师父……”

那怪老人忽然睁开眼睛，哈哈大笑道：“小娃儿！出口之言，再难更改了吧？”

上官琦怔了一怔，道：“怎么？老前辈没有死吗？”

怪老人道：“什么老前辈不老前辈，刚才行过拜师之礼，怎么一下子就忘记了？”

上官琦暗暗忖道：“刚才拜师，确是出于自愿，大丈夫一言出口，岂能说了不算。”只好叫道：“师父，怎么突然复活过来了？”

那怪老人双手微微一按后壁间，纵身跃落到窗口处，坐下说道：“你相信人死了还能复生吗？”

上官琦道：“晚辈虽然不信，但今日一见师父死而复活之事，心中实感费解。”

那怪老人道：“别说你不信，我也不信死了能够复生，我根本就没有死啊！”

上官琦吃了一惊，道：“师父闭气不出，暂停呼吸，那也罢了，但全身穴道似都封了起来，身躯也开始僵冷了，不知何故？”

怪老人笑道：“我用真气把全身穴道封起，再用‘龟息’之法，把呼吸闭住，身体自然僵冷了，要不然也瞒你不过。”

上官琦心中暗暗忖道：“此人对我有过救命之恩，我又自行拜过师父，出口之言，再难收回，日后下山寻师，我这点武功，也难有助师父，倒不如将错就错，拜他门下。”

那怪老人目睹上官琦神色，突然冷笑一声，道：“小娃儿，你在转什么念头？需知老夫不是好惹之人，如想虚心假意，认我作师，学我武功，然后再叛我而去，那可是自寻死路。”

上官琦正容说道：“我既然拜你门下，自然把你看作尊长，岂能再生异心。”

怪老人突然一瞪双目，两道冷电般的目光，直逼在上官琦脸上，冷冷说道：“江湖上险诈无比，我怎能知道你言出肺腑？”

上官琦脸色大变，仰脸望着楼顶，自言自语地说道：“弟子如若存心奸诈，必遭天谴。”

袁孝对两人对答之言，虽难完全听懂，但他却瞧出了上官琦神情不对，突然低啸一声，作出欲扑之势，双目盯在那怪老人身上，只要他一有不利上官琦的举动，立时将以迅雷绝伦的劲势，扑击过去。

忽听那怪老人叹息一声，说道：“老夫实已被人骗怕，不论对谁，都存

了戒备之心。”

他自解自嘲大笑了一阵，道：“不过咱们虽有师徒名份，但我却已无再求你为我做事之心，我只要传你武功，使我这身辛苦得来的武功，能在世间有个传人，也就是了。”

上官琦道：“我既拜在你的门下，师门之恨，自当一肩承担。”那怪老人喜道：“此话可是当真吗？”

上官琦道：“弟子怎敢对师父口出戏言。”

那怪老人沉吟了一阵，突然摇头说道：“算了吧！你纵然能得我全部真传，只怕功力也非那人敌手。”

上官琦道：“弟子一年不敌，就再练一年，十年不敌，就再下十年苦功，总有一天高过那人。”

那怪老人黯然笑道：“如你终生一世，不是他的敌手，岂不一生难以为我雪洗心头之恨吗？”

上官琦怔了一怔，道：“这个……这个……”

那怪老人突然一整脸色，道：“学武之道，首要意正心成，胸无杂念。”

上官琦听他忽然之间述起开功要诀，赶忙把心中杂念澄清，凝神静听。

只听那怪老人继续说道：“练武三诀，练力、养气、取巧，开功一道，虽然博大无际，但均难出此三诀之外。”

上官琦想了一阵，道：“不错，各门各派的武功，大概都不出此三诀。”

那怪老人微微一笑，道：“但这三诀之中，却包罗万象，千变万化，听起来简简单单，但如想把这三诀练好，却非一件容易之事，穷一人生平的精力，也难把三诀练集大成，而且练力、养气、取巧，分则各成一门，合则脉络一贯，天下武林人物虽都知此三诀为习武之宗，但大都无法把这三诀显然划分，浑浑茫茫，难作区别，因此练将起来，亦难分头并进，徒耗时日，直至各有大成之后，始能由熟生悟，运用随心，把三诀合一运用克敌。但大部之人，也只会自身功力精进，武技纯熟，一举一动之间，都可克敌，还难了悟到三诀合一运用之妙。”

上官琦听他简简单单，述出武功要义，精大博异的武功，他竟以极平易六字形容出来，听来平平常常，实则那句平常之言，大都是练武之人梦寐以求之事，越想越觉他见识过人、油生敬服之心，长长叹息一声，赞道：“师父由大入微，以最平易的言词，述说出武功奥秘，实叫弟子敬佩的五体投地。”

那怪老人听得上官琦颂赞之言，脸上忽然泛现出欢愉之容，笑道：“如果当今武林之中，有人能把六字三诀，划分成三个阶段，齐头并进，不知是否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上官琦忖思了良久，答道：“就情而论，也许能够，不过练力、养气、取巧，虽然分成三诀，但其仍有着难以分割的关系，力为本，气为宗，巧为用，三诀合一运用始可克敌制胜。”

那怪老人微微一笑，道：“看来你倒是有点过人的聪明，不过这合而为一的三诀，虽是脉络难分，互为其用，但并非绝然不可划分，如若能把三诀之妙，各成一门单纯的武功，俟有小成之后，再把它合一克敌，岂不迎刃而解！习练之时，化繁为简，运用之时，再由简入繁，修为之上，减去了大半天时间，运用却又收各极其能之效。”

上官琦听得怔了一怔，道：“师父高论，使弟子茅塞顿开，受益不浅。”

那怪老人随手推开窗门，抬头望着天上一片云彩，庄肃悠慢他说道：“这

道理虽极浅显，但却耗消老夫几十年的岁月，除了独门的功夫之外，大概天下武学，都难脱此要义了……”

他微微一顿，突然转头望着上官琦，接道：“你已拜在我的门下，师徒名份已定，以后的事，该是我如何传你武功了，是也不是？”

上官琦道：“师父传弟子武功，弟子也该有一些敬师之礼才对……”

那怪老人摇摇头笑道：“这敬师之礼，免了算啦。”凝目望着天际，若有所思。

上官琦暗暗忖道：“是啦！他把我收归门下之心，无非想要我替他报仇，现下大概是要我答应他报仇之事。”

心念一转，慨然说道：“弟子如能学成武功，自当替师父一雪……”

那怪老人连连摇手，阻止上官琦再说下去，接道：“我已说过不再要你为我做事了，何况你也未必能为我报得了仇。”

上官琦暗道：“这就奇了，既然未存让我为他效劳之心，何以肯传我武功？”

只听那怪老人叹息一声，说道：“我想一个人要是陪我在这荒寺之中，过上十年八年，定然会有寂寞之感。”

上官琦暗暗想道：“此言倒也不错，我双亲俱在，师父生死未卜，如果十年不许我离开这荒寺一步，那可是大感为难的事。”当下说道：“弟子双亲俱在，如果师父十年内不许我下山探望双亲一次，纵是绝世神功，弟子也难专心学习。”

那怪老人叹息一声，道：“我传你的武功，虽非绝世神功，但就当今武林之中而论，也该算是罕难见到的手法，我生平之中，除了鸟兽之外，再也找不出朋友来，也未收到一个弟子，这身武功世间能够知道之人，寥寥可数，如不传人，那就罢了，既要传人，必得要学到我十之六七，才算不负一番辛苦。我算来算去，这段时光，最少也得八年。八年岁月，虽不太长，但在人生一段旅程之上，也不算太短了。”

上官琦微一沉思道：“只要师父能容两年返归故里，探望双亲一次，留居上十天八天，再赶回来学习，就算十年以上，弟子也不在乎。”

那怪老人摇头说道：“我这身武功，大都是极具威力之学，除了拳掌兵刃上的变化之外，对敌过招之中，还夹杂各门独特功夫的运用，如在未集大成之前，离我而去，将前功尽弃。”

上官琦默然不言，心中却暗暗忖道：“哪有此等之事，武功一道，漫无边际，学上一年，就该有一年进境了，哪能说定要学上几年，才能有所成就，不过时日愈久，成就愈大罢了。”

正在忖思之间，那怪老人突然回过头，双目盯在上官琦脸上望了一阵，道：“现在有两个办法，由你任选一种，如若两种办法你都难同意，这武功干脆就别传了。”

上官琦道：“不知何种办法？弟子愿洗耳恭听。”

那怪老人轻轻叹息一声，道：“第一种办法，自然是遵循正规，你留这荒寺之中，八年不得擅自离开一步，除了练习拳掌兵刃之外，就在阁楼上打坐调息，练习各种独特武功。”

上官琦沉吟了一阵，道：“弟子父母都已年近花甲，如果八年时光，不许弟子和他们见上一面……”

那怪老人不待上官琦话完，接口说道：“那只好用第二个办法了。”上

上官琦暗暗奇道：“这就怪了。学习武功难道有速成的捷径不成？”那怪老人目睹上官琦满是奇异之色，微微一笑，接道：“任何事，都有捷径可循，武功何独不然，不过凡是捷径大都崇山峻岭，形势险恶，走去十分艰苦。武功一道，异曲同工。如想超越常规，求其速成，必须冒着极大危险之外，还得有三个主要条件，一是天赋，二是良师，三是不畏险苦的意志，此三件缺一不可。”

上官琦道：“师父看看弟子可具有逾越捷径的条件吗？”

那怪老人目光在上官琦脸上打量了一阵，笑道：“你骨格清奇，不失一个上好的练武之材，我这个师父虽然谈不上什么第一等良师，但勉强强，可以应付，余下之事，就是你是否有不畏艰苦的意志了。”

上官琦道：“弟子自信可以忍得。”

那怪老人摇头叹道：“人体的经脉血道，运行都有常规，擅越捷径，定是大背自然之理，我这十几年来，虽然想出了很多道理，但却从未试过，此举成败关系甚大，一个不好，你不死亦将终身残废，纵然一切顺利，那三月之久的逆流之苦，也是极难忍受。”

上官琦吃了一惊，暗道：“一个人身体血脉运行，本有一定的正常之规，要使逆血倒流，其苦定然甚难忍受。”

只听那怪老人长长叹息一声又道：“依据常规，武功一道，必须要循序渐进，使内力逐渐加深，身体才能随着增深的内力适应，如若只知武功秘诀，内力、身法，都难配合，就没法把武功威力发挥出来，以我助你速成，可由八年时间，减为三年，但必须要经历一段逆血倒流之苦，这段时间，约有三个月的时光，你自己好好的思量一下，咱们虽有了师徒之名，但我也不愿强你所难。”

上官琦暗暗想道：“此人能以箫声传示，疗好我的内伤，武功之高，可算得罕闻罕见，我这一生没有学武也就罢了，既入此门，自应力求深造，如若畏避艰苦，永难有登峰造极之日。”

心念转动，豪气忽发，朗朗大笑一阵，接道：“别说三月之苦，就算再长一些，弟子也自信能够熬得过去。”

那怪老人满脸庄严之色，说道：“三个月之内，不但你难离阁楼一步，就是我也不能擅自行动，吃喝之物，必须早作准备，你不妨先去找些可以久放之物，蓄存在阁楼之中，以备饥饿之需。”

上官琦回头望了袁孝一眼，道：“在三个月之内，不知这位袁兄弟可否留在此地，相伴我们？”

那怪老人沉吟了一阵，道：“只要他能够听你的话，留在此地倒也无碍。”

上官琦郑重地把袁孝叫到身侧，一面用人言解说，一面用手势相助，要他在三月时间之内，每日出动寻取食用之物。

袁孝虽然凝神静听，但仍甚多不解之处，上官琦不厌其烦的反复解说，两人这一番话，连说带比，足足耗去了一个时辰，才算说者尽意，听者了然。

这一次交谈之中，上官琦费尽了口舌，但袁孝却大获助益，又通达不少人言。

那怪老人一直静听着两人谈话，直等两人说完之后，才望着上官琦叹道：“三月之中，除了子、午两个时辰之外，你大都在半晕半迷之中，但这两个时辰却是我运功调息之时，除了这两个时辰之外，我虽然要用内力真气助你行血逆流，但还有抗拒敌人之能，在子、午两时辰，却是受不得一点惊扰，

你告诉那猴娃儿，子、午两个时辰，极为重要，最好能留在这阁楼之上护法。”

上官琦道：“弟子清醒之时，不知是否有拒敌之力？”

怪老人摇头说道：“不行，三月之内，你不但不能出手拒敌，而且不能妄动嗔怒，不论遇上什么惊骇之事，均要平心静气，视若无睹，此事极是重要，切要记在心中。”

上官琦依照那老人之言，又对袁孝说了一遍。袁孝一面点头，一面用人言答道：“我都记入心中了。”忽然纵身一跃，破窗而去，疾如电奔，一闪而逝。

半个时辰工夫，袁孝重返楼阁，只见他手中捧着甚多水果和一只野兔，看来足够三人两日以上食用。

那怪老人传了袁孝烤食野兽之法后，突然沉声喝道：“窗外有人来了。”

上官琦怔一怔，抬头向窗外看去，但见艳阳当空，哪有半点人影，心中正感奇怪，忽又听那怪老人低声道：“人在后面窗外，回头看。”

上官琦应声转过脸来，但觉一阵疾风当头罩下，正击在“天灵”要穴之上，身子微微一颤，立时晕了过去。

迷蒙之际突然感觉到，身子由千丈高峰之上跌了下去，内腑六脏，似被一股吸力，向上收去，全身各处关节要穴，都似被人松开一般，千百条虫蚁，由那松开的关节要穴之中钻了进去，蠕蠕而动，骨折筋酸，痛苦无比！

他几次想张口大叫，但牙关似已不听使唤，任他用尽所有气力，仍然叫不出一声声音。

耳际间忽然响起袅袅箫声，慈爱悦耳，有如催眠之歌，无比的痛苦中，混入这缕慈爱箫声之后，顿使他内心感受上平静了许多。

这时他全身的行血，都开始逆行倒流，虽然仍能睁开眼睛，但眼前一片昏花，什么也看不清楚。

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筋骨酸痛忽止，神志转清，眼前景物重现。

转眼望去，只见那老人身前横着短箫，闭目垂首，状似老僧入定一般。

上官琦轻轻地叹息一声，暗道：“原来行血倒逆，竟是这般痛苦，如非他那慈爱的箫声相助，我决难忍受得住。”

他移动一下手脚，想挣扎起来自行运功调息，哪知全身筋骨有如散去一般，竟然不听使唤，别说坐起来了，就是移动一下手脚，也觉着十分吃力。

忽觉脸上一凉，一只毛茸茸的黑手，伸了过来，耳际间响起了袁孝的兽音人言，道：“你吃个水果吧！”

上官琦定神望去，只见袁孝手中拿着一个又大又白的桃子，放在他的口边。

他忽然觉着腹中饥饿起来，咬了两口，但牙关甚难着力，吃了两口之后，已觉唇边酸麻，不能再吃。

他虽想和袁孝讲几句话，但又觉舌软无力，吐字维艰，只好又忍了下去，但心中却十分明白，此刻不论何等轻微力量的一击，立时将使他失去生命。

一个时辰的光阴，转眼即逝，那怪老人经过一阵调息之后，突然睁开眼来，投注在他脸上，缓缓地说道：“你能忍受那行血倒流的苦吗？如若忍受不了，此刻还来得及。再过六个时辰，经过第二次行血倒流之后，部分穴脉，都将开始适应行血逆行，而逐渐变化，再想回头，就为时已晚了！”

上官琦吃力地微微点头，双目中，暴射出坚定光芒。

那怪老人微微一笑，举手一掌拍在他“玄机”穴上。上官琦突觉全身一

麻，人已又晕了过去。

时光匆匆，转瞬两月，六十天的时日之中，上官琦除了每日子、午两个时辰清醒之外，大部时间，都在半昏迷状态之中，但那行血逆转之苦，却是越来越轻，身体上的穴脉，似已能逐渐适应这等大背人体生理之常的变化。

这日中午时分，上官琦清醒过来后，那怪老人忽然对他说道：“第一段大功，已然圆满，午后开始，我要以本身真气，助你增长内力，再过一月，你就可自行依照我授你的口诀，运行吐纳之术，半年后就该经常练掌势兵刃之学，看来不需三年，你即将艺满离此了。”

上官琦微微一笑，道：“师父培育之恩，弟子当永铭肺腑。”

那怪老人笑道：“你拜在我的门下，我传你武功，乃是极为应该之事，能在你身上使我证明一种习武的捷径方法，我心中的欢愉，还要超越你甚多。”

他顿了一顿，又道：“如果我这次试传你武功成功之后，在整个武林之上，都会引起震撼人心的大变……”他虽然言未尽意，但却倏而住口不言，仰脸望着窗外出神，嘴角之间，泛起微微的笑意，似是正在想着一件什么快乐的事。

上官琦听他之言，心知最艰苦的一段时期，已然过去，心中也十分高兴，微微一笑，问道：“师父，我什么时候可以自行开始打坐运功？”

那怪老人道：“快了，看样子再有二十多天工夫，你就可以自行打坐调息了。”

上官琦笑道：“只有二十多天吗？”

那怪老人道：“是啊！”

忽然伸手顶在他背心之上，暗中运集内力，忽然有一股热流，直向上官琦背后“命门穴”中攻去。热流催动上官琦凝集在丹田中的真气，缓缓向四肢流动。这次不但毫不觉痛苦，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舒适之感。正当他由清入浑之际，忽听一声凄厉的啸声传来。

这声音似猿啸，又似人叫，一闻之下，立时知道是袁孝的声音。那怪老人脸色突然一变，低声对上官琦道：“这啸声来的大是怪异，如非袁孝遇上强敌，定然是发现生人了……”耳际间不绝如缕的传来了袁孝的啸声，但那啸声却始终不近不远的，由一个方向传来。

上官琦睁眼望了怪老人一眼，又赶紧闭上了双目。

袁孝手中拿着一把似剑非剑，似刀非刀的兵刃，兴冲冲地由外跃了进来，似是想拿给上官琦看，但见他眼睛微一睁动，立时又闭上，忽然若有所觉的把手中那似剑非剑的兵刃，悄然放在上官琦身旁，纵身跃出窗外。

要知道他心地纯厚，心中只想到什么事都该依照上官琦吩咐去做，心中只有一个上官琦，对那怪老人，也未摆在心上，是以一见上官琦正在运气行功，不能和他说话，立时兴头大消，纵身跃出窗外。

上官琦由清入浑，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耳际忽然响起一种搏击扑斗之声。

睁眼望去，只见窗外人影翻动，袁孝正在和一个手执单刀之人，搏斗的十分激烈。

这次他似不愿惊动上官琦，始终不叫一声。

那怪老人低声说道：“这猴娃儿好似通达武功路数，纵跃飞腾，挥臂搏杀，均似暗合武功要诀，你可传授过他的武功么？”上官琦道：“没有啊？”

那怪老人道：“这就奇怪了，难道生具天赋本能不成？”忽听阁楼外那手使单刀的大汉，连声怒叫起来，连喝带骂，大概久战袁孝不下，动了怒火。

那怪老人轻轻叹息一声，道：“我已久不和人动手了，但今日非得开次杀戒不可，如若让那人逃了回去，只怕他要纠众复来，快些唤猴娃儿回来。”

上官琦依言唤道：“袁孝，快些退回阁楼。”

袁孝正和那人斗得激烈，但一听上官琦呼叫之声，立时纵身退回阁楼。

那使刀大汉听得阁楼中传出人言，把那似猿似人的怪物唤了回去，立时高声喝道：“室中什么人？”横刀护胸，大步走到窗口。那怪老人右手一扬，一指向外点去。

一缕指风，应手而出，但闻一声闷哼，那大汉应手摔倒屋面。上官琦看的怔了一怔，回头望着那老人问道：“师父，这是什么武功？”

那怪老人笑道：“这叫‘天罡指’，功力到了火候，可以隔空点穴，不过这种武功不是三五年可以练成，将来我把诀窍传你，只要你肯下功夫，总有成就的一天，快叫那猴娃儿去把他抱来我要问他来这里干什么？”

上官琦用人言告诉袁孝，要他把那跌在窗外之人抱入阁楼。这时袁孝通解甚多人言，应声跃去，把那人抱入阁楼，放在上官琦身前。

那怪老人仔细看去，只见来人年约四旬左右，身躯十分高大，一身劲装，满脸横肉，似是绿林中的人物，不禁一皱眉头，举手一掌，拍活了他被点穴道。

那大汉长长出一口气，挺身坐了起来，举手一拳，向上官琦打了过去。

上官琦看击来拳势甚重，正待闪避，忽见背后伸出来一只手掌，向那击来拳势上面撞去。

拳掌微一相触，忽听那大汉怪叫一声，全身向后栽倒，抱住拳头，满地滚动。

上官琦仔细一看，只见那大汉右拳，突然红肿起来，心中暗生惊骇，忖道：“这老人的武功，实是不可思议，不见他怎样用力，此人竟伤的这样厉害！”

耳际间响起那怪老人冷漠的声音道：“你是什么人？跑到古寺中干什么，据实相告，我就放你一条生路，如若言词蒙混于我，可别怪老夫心狠手辣了。”

那大汉满地滚了一阵之后，痛苦似是稍减，但那受伤的右拳，却越肿越大起来。

但见他抱着拳头，坐起身来，双目中满是凶光，缓缓把室中情形打量了一遍。

那怪老人冷笑一声，道：“你瞧什么？要不要再试试你的左手。”

那大汉突然站起身来，猛向窗外冲去。

怪老人哈哈大笑，道：“既来了，还想走么？”举手一掌拍了出去。

一股凌厉的劲道，正击在那大汉腿弯之处，但听一声闷哼，两膝应声而断。

他本已跃起抓到窗子，吃那老人一记劈空掌力，硬生生的震断双腿摔了下来。

上官琦定神瞧去，只见那大汉左手抱着双膝，痛得满脸汗水，直滚下来。

怪老人单掌一按地板，腾身飞纵过来，落在大汉身前，冷冷问道：“震断双膝关节的味道怎么样？”

那大汉疼得眼泪直淌，口中气喘如牛，答不出一句话来。怪老人双手齐

出，抓住那大汉双腿，猛然一拉一错，但闻那大汉怪叫一声，疼得打了两个滚晕了过去。

怪老人举手在他背心拍了一掌，那大汉身躯微微一顿，人又清醒过来。

醒来之后，痛苦似已消减，愕然望着那怪老人一语不发，凶毒的目光变成了哀怜的乞求之情。

原来怪老人借那一拉一错，又把他断骨接上。

上官琦看的心中十分不忍，低声说道：“师父，只要他能好好答复咱们问话，别伤他性命吧！”

怪老人道：“哼！哪有那般容易的要他死去，我要慢慢的惩治于他，先把他全身关节错开，让他受尽折骨扭筋之苦，然后再点他五阴绝穴，让他尝试一下行血返攻内脏六腑的味道，十天八天，决死不了。”

那大汉听得由心底泛上来一股寒意，几滴冷汗，由头上滚了下来。

此人虽非硬汉，但却也算得倔强，心中虽然害怕，但却不肯出言求饶。

怪老人目光如电，冷冷地盯在那大汉脸上说道：“你如胆敢对我说出一句谎言，被我听出破绽，我就错开你一处关节。”那大汉在怪老人目光逼视之下，不自禁地微微点头。怪老人道：“你怎么会来到此地，是一人呢？还是另有同伴？”那大汉轻轻地咳了一声，道：“我们三人同行，奉命到此寻镖把子一位故友。”

怪老人道：“你那两个同伴现在何处？”

那大汉摇摇头道：“入山之后，即分头寻人，那两个到了哪里，我就知道了。”忽然目光触到上官琦身侧那似剑似钩的兵刃，怔了一怔，接道：“这兵刃就是我一位同伴使用……”

袁孝突然怪笑一声，接口道：“这人被我抓死了。”

他说的仍带猿语，那大汉听不清楚，不禁愕然望了袁孝一眼。

上官琦叹道：“你这位同伴已经死了。”

那大汉道：“无怪我找他不着了。”怪老人沉思了一阵，问道：“你们瓢把子叫什么？”那大汉道：“我们镖把子的真实姓名，江湖上很少有人知道，大家都称他滚龙王……”

上官琦一皱眉道：“难道你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吗？”那大汉摇摇头道：“不知道，我们只听他的吩咐做事，能听出是他的声音和认识那滚龙旗，就够了。”

上官琦道：“什么是滚龙旗？”

那大汉道：“滚龙旗么，那是我们镖把子传达令谕的一种标志，我们只要见到那滚龙旗，不论执旗的是什么人，都得听他的吩咐……”

上官琦点点头道：“啊！原来如此。”

那大汉似是对谈他们瓢把子一事，兴趣甚深，不待上官琦再问，自行接口说道：“现在那滚龙旗在江湖上，已经有着极大的威力了，而两年前滚龙旗还只在江北一带，它的力量尚未渡过长江……”

上官琦道：“小小一面旗子，有什么大威力呀？”

那大汉冷笑一声，道：“别小看了滚龙旗，你纵然不是武林中人，但只要带上一面滚龙旗，大江南北就可以畅通无阻了。”他微微一顿，仰首望着屋顶，说道：“凡是黑道中人，大概无人不知道滚龙旗了，只要他们见到了那面旗子，不但不敢再动一草一木，而且还要暗中保护你……”

上官琦听得十分神往，道：“一面滚龙旗，在江湖上能有那样大的威力，

滚龙王其人也足以自豪了！”

那大汉突然大笑道：“不过那滚龙旗很难得到啊。”怪老人一直在凝神静听，此刻突然插嘴说道：“你见过那滚龙王么？”

出人意料的，那大汉竟被问的呆了一呆，沉思了半晌，道：“见是见到了，不过和他相隔甚远，看的不甚清楚罢了。”上官琦道：“什么？你连你们镖把子都没有看清楚吗？”那大汉道：“江湖上慕他之名的高人，何止数百，但能够见到庐山真面的除了他四个贴身的近卫，却寥寥无几了。”怪老人心对滚龙王其人，发生了甚浓的兴趣，对那大汉每句话，都在凝神的听着。

等他话一说完，立时接口问道：“这么说来，你确实见过那滚龙王了？”

那大汉点点头道：“见过两次。”

怪老人道：“他长的像貌是什么样子？”

那大汉道：“每次我们都和他有着五丈左右的距离，他长的十分高大，满脸虬髯，穿着一身缎绣金龙的黄袍，但第二次见他，却好像……好像……”

怪老人道：“好像什么？”

那大汉道：“第二次见他之时，他好像变了样啦。”怪老人并未再追问下去，似是对那滚龙王经常变换形貌一事，毫不放在心上。

上官琦却听得甚感奇怪地问道：“怎么？难道那滚龙王会忽然变了年轻的后生不成？”

那大汉点点头，道：“第二次见到他时，他似乎年轻了很多，而且那绕颊虬髯也不见了。”

上官琦冷哼一声，骂道：“胡说八道，哪里会有这等怪事！”

那大汉怒道：“在下素来不说诳话，你不信就算了。”那怪老人笑道：“一个人只要精通易容之术，忽老忽少，也不是什么困难之事。”

上官琦本来还要追问，但一听那老人之言，立时沉默不语。怪老人忖思了一阵后，又问那大汉道：“滚龙王派你们深入这白马山来，不知要找哪个？”

那大汉凝目在怪老人脸上望了一阵，道：“找一个……”忽然摇头接道：“我说不出来那人的姓名，但却把他形貌深记在心中，只要瞧上一眼，我就认出来了。”

怪老人突然双目圆睁，眼神如电的盯在那大汉脸上问道：“可是要找老夫吗？”

那大汉摇摇头道：“不是，我身上带有一幅图像。”怪老人探手从他怀中取出一幅白绢，只见上面绘制一个身着蓝衣的大汉，形貌十分威武。

上官琦目睹那人形貌之后，心中忽然一动，暗道：“这大汉好像是我在那绝壑秘洞之中，见到的那具男人尸体。”

因那男尸停放日久，早已血干肤陷，面目已无法看出，但那图上之人的着装却是和那具男尸，一般模样。

怪老人目注那图像看了一阵，脸色微变，自言自语的说道：“怎么？他也在这白马山中吗？”

那大汉道：“这就不一定了，我们总镖把子派出寻他之人，并非我们一起，除了白马山外，还有其他地方。”

怪老人神色渐复正常，随手把图像放在身旁地板上。问道：“你们进入这白马山中，一共三个人，对吗？”

那大汉道：“不错。”

怪老人望望袁孝，笑道：“一个被猴娃儿抓死，你被活捉，眼下这白马

山中，还有你们一个人了。”

怪老人微微一笑，道：“你那活着的同伴，不知是否知道你来这古寺之中？”

那大汉沉吟了良久，道：“我们入山之时，各奔一个方向，约定在七日之后，在一处山口相会，他们是否知道我到了这古寺之中，就不知道了。”

怪老人回头望了上官琦一眼说道：“我们如若不把这人杀死，放他回去，他定要泄露此寺秘密，势必要引起甚多麻烦。”上官琦暗忖道：“这话倒是不错。”接着轻轻叹息一声，又答道：“师父话虽不错，但他和我们无冤无仇，平白无故的把他杀掉，难免有不安之感。”

怪老人笑道：“如不杀他，我们日后就永无安枕之日了。”

那大汉目中露出乞求之色，凝注在上官琦脸上。

上官琦沉吟了一阵，道：“师父，咱们能不能想个法子，让他别说出寺中之事……”

怪老人不待上官琦话完，冷冷接道：“绿林人物心地最是险诈，这法子我想不出，你自己想吧！”

闭上双目，运气调息，大有不闻不问之概。

上官琦心中暗自笑道：“此人一把年纪了，但却仍然不脱童心。”

那大汉忽然叹息一声，道：“你们把我杀了吧！我离开此地之后，如果不把见闻之事，告诉总镖把子，也是难免一死，而且死状奇惨，倒不如现在死了干脆。”

上官琦听得微微一怔，道：“你深入白马山来，可是来找我师父的吗？”

那大汉摇头说道：“不是，我虽不知那人姓名，但却有他的图像，你师父一点也不像我们寻找之人。”

上官琦道：“这就是了，既然我们无干无涉，你不说也不算有违规戒，你们总镖把子，为什么要杀你？”

那大汉道：“凡是滚龙王手之下人，均不能对他有隐瞒，而且他耳目灵敏，也瞒不过，日后被他查了出来，决难逃过厄运，如其到时受酷刑，倒不如现在死了的好，只求你们别使我历尽折磨而死，我就感激不尽了。”

上官琦愈听愈感奇怪，忍不住问道：“天涯这等辽阔，何处不可安身立命，你只要不再在绿林中混，他哪能找得着你？”

那大汉苦笑一下，道：“他不用找我们，一年之后，我们会自行死去，而且死的凄惨无比。”上官琦道：“这些事，未闻未见，我越听越不明白了。”那大汉目光转动，望了那老人一眼，只见他双目紧闭，状如老僧入定，连一点呼吸之声，也听不到。又把目光转投到上官琦脸上，接道：“如是你师父一听，恐怕是早已想到了……”

他十分吃力地移动一下身子，接道：“凡是那滚龙王的下属，入门之前，必先要立下重誓，终生一世不能背叛……”

上官琦道：“你可是怕那誓言灵验，故而不敢背叛于他？”那大汉摇头接道：“除了立下重誓之后，还得饮上几杯水酒，毛病就出在那酒中了。”

上官琦仍然听不明白，问道：“酒中又有什么毛病？”那大汉道：“酒中早已下了极毒的毒药，在我们入门之后，就已注定终生受他控制、奴役的命运了……”

那大汉忽然大声说道：“我死了之后，你们替我挖个深坑埋起，可免得遗害他人！”

忽见那紧闭双目的怪老人道：“最好用火去焚尸体，才能永绝后患。”

那大汉沉吟了一阵，道：“好吧！不过我还有一段时光好活……”他似是突然觉得自己请求过苛，决难获得答允，倏然间，住口不言。

那怪老人竟似未闻其言。侧脸望着袁孝说道：“你杀死那人的尸体何在？”

袁孝道：“被我丢到山谷中了，只怕早已被野兽吃去了。”那怪老人道：“如若他那蛊毒，有感染之力，食用他尸体的野兽，只怕也要中毒。”

上官琦目睹那大汉沮丧痛苦神情，心中甚感不安，仰脸向窗外望去，心中暗暗忖道：“江湖之上，原来有着这样多的凶险，巧取豪夺，血腥屠杀，手段残酷至极，我如学成武功，日后自是难免在江湖上面行走，万一也被下了毒，受人钳制，终生一世，为人奴役，此等之事，想来实在叫人不安……”

望望天色，用功时间已到，不宜再延时间，叹息一声，道：“师父请体念好生之德，救救……”“这人”两字还未出口，那怪老人突然举手一掌，轻击上官琦“天灵”穴上。

上官琦只觉心头一震，神意顿时集中，依照怪老人所传诀窍，开始运功。

待他再次运功醒来，那大汉已然不见，怪老人却闭目静坐。回头望去，常守在一侧的袁孝，也不知去了何处。

他低声叫了两声师父，那怪老人恍似不闻，连眼皮也未睁开一下。

夜色浓重，连一点星月光也见不到，呼啸的山风，吹得阁楼、野草簌簌作响，古寺之夜，是这等凄凉幽静。

上官琦孤坐了一阵，心中甚感孤寂，正想举手推开窗子，忽觉一只干枯的手，疾伸过来，抓住手腕，耳际间响起一个冷冷声音，道：“此刻你大功将满之际，如若分心旁鹜，势必影响进境，快些闭目静坐，把旁顾的心神集中起来。”

上官琦但觉那只抓在手腕上的枯瘦之手，有如一道铁箍一般，登时全身麻木，行血返向内腑回集，不禁心头大急，张口叫道：“师父……”

但觉前胸几处要穴之上，被人连续点中，师父两字刚刚出口，下面的话，再也说不出来。

耳际间又响起那怪老人的声音，道：“我现在点了你三脉要穴，再过上片刻工夫，你即将再尝一次经脉逆转之苦……”

上官琦但觉胸中有着无比的气闷，似是要爆炸一般，只是牙关舌头，似已不听使用，讲不出一句话来。

大约过了一盏热茶工夫，上官琦果然觉得全身血脉逆行，但他的心情，反而平静了下来。

他心中虽然明白，但有口难言，讲不出一句话来，何况那怪老人的神态、性情，忽然间冷若冰霜，纵然能够说话，也不愿开口告求。

怪老人的冷漠，激起了他潜在反抗的意识，使他心意集中，准备着忍受痛苦，也不愿开口求饶。他缓缓闭上双目，暗中提聚真气。

但觉着有一双手，不停地在他全身关节要穴上推拿、移动，遍及全身。

上官琦逐渐地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提聚的真气，也在那怪老人双手推拿之下，慢慢地散去。

但他心中却一直想着那行血逆转经脉之苦，他已有了一次经验，那痛苦实非人所能忍受。

但事实，却大出他意料之外，只觉那怪老人双手推拿触摸的关节要穴，

气血畅行而过，毫无一点痛苦的感觉。

心中的恐怖惊愕，逐渐的消失，由紧张恢复了平静，竟然不知不觉地睡熟了过去。

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醒来已是满窗红日，只见那怪老人，凭窗而坐，目光投注在窗外，不知是在沉思，还是在看什么绮丽的景物。

上官琦微一挺身，忽然坐了起来，只觉全身轻松，似已复元。太阳光从打开的半扇窗中透射进来，使这阁楼中充满温暖的感觉。

怪老人声音微带颤抖地说道：“琦儿，你醒过来了？”

上官琦原有的反抗意识，忽然消失，只觉那老人声音颤抖中充满了无比的慈爱。不自禁地低声答道：“醒来啦！”

那怪老人又道：“你伸展一下手臂，看看手脚能不能动？”

上官琦依言舒展了一下双腿、双臂，说道：“很好啊！”

怪老人仍然把目光投注窗外，始终未转头望过上官琦一次，缓缓地接道：“琦儿，你再运气试试，看看周身的经脉是否畅通？孩子，不要骗我，有点不适的感觉，也要告诉我。”

上官琦茫然的应了一声，依言运气，但觉气血畅行全身，毫无不适之感，摇摇头笑道：“师父，我很好啊，气血畅，毫无不适之感。”那怪老人仍似不信，慢慢地说道：“琦儿，你说的都是真话吗？”

上官琦道：“我为什么要骗师父呢？”怪老人突然转过头来，双目蕴满了濡濡泪光，道：“琦儿，你慢慢的站起，走到我身边来。”

第六回初入江湖

上官琦依言走近那老人身边，说道：“师父，我不是很好吗？”

怪老人双目盯在上官琦脸上瞧了一阵，长长叹息一声，道：“琦儿，你真的没有事啦！”

举起衣袖缓缓抹去泪痕。

上官琦突然发觉这看似冷怪的老人，内心之中，却有着无比的热情、善良。见他对自己一片爱护深情，顿生孺慕之心，蹲下身去，坐在那人身旁。

怪老人伸手一拂上官琦头发，笑道：“琦儿，我只道你不会再醒来了，又怕你一旦醒来，落下残废之身……”

上官琦道：“为什么呢？”

怪老人道：“我见你为大汉分心，怕你在大功将要告满之际，走火入魔，或是心中一直悬念他的安危，无法把神意集中起来，故而想以我本身功力，强行助你，当下只想让你早有大成，忽略了此中危险，不肯自行运气，使那逆行脉穴中的气，凝滞不动，结成内伤，纵然华佗复活，扁鹊重生，也是难以疗救得好，轻则残废，重则丧……”

上官琦暗暗想道：“原来如此，幸而我反抗他的意识，并不如何坚决，不知不觉中随着他双手推拿，自行运气自如，如若反抗他的心意坚定，不肯运气相应，只怕此刻已经身受重伤了。”

只听那怪老人叹了口气，道：“当我想到此点时，可惜为时已晚，你全身气血，已然通畅，如你不肯运气相和，我便无能为力了。”

上官琦只感真情激荡，热泪盈眶，激动的声音发抖，只喊了一声师父，再也接不下去。

怪老人道：“想不到你竟没有受伤，这倒真出了我的意外！”

上官琦抬头望望无际苍穹，问道：“师父，我还要再练上多长时间，才能功行圆满？”

怪老人道：“现在已完成了奠基功夫，大功告成，日后再也不会有走火入魔之险了，你这几月之中，未出阁楼一步，今日出去玩上一天，明天开始授你拳掌上的功夫了。”

上官琦心中暗暗想道：“我真的该出去舒散一下筋骨啦，在这阁楼之上，一住数月之久。”心念转动，缓缓站起身来，正待纵身下楼，忽然心念一转，暗道：“我在这阁楼上住了不过几月时光，心中就感觉十分的烦闷，这老人不知在这里住了多少年啦，他定然也有着寂寞的感觉。今日天气甚好，倒不如背他到这阁楼外面走动走动。”当下说道：“师父，我背你一起出去走好吗？”

怪老人摇头笑道：“我已习惯于这种孤寂的生活了，你自己去吧！”

他抬头望望天色，接道：“在天色入夜之前，定要回来。”

上官琦口中应了一声，纵身跃出阁楼，信步向前走出。

金黄的太阳光，照射在深茂的荒草上，晨露尚未全消，颗颗明珠，闪闪生光。

这年代久远的古寺，依然如旧，和他初来此地之时，并无不同，但在这荒凉的古寺中，已经有过两次动人心魄的屠杀……”

心念及此，脑中忽然闪起疑念，暗自忖思道：“师父和四位师叔，为什么不约在其他地方相会，单单找这样一处荒凉的古寺？天下这等辽阔呵！”

哪里都可见面……”

云九龙和那藏僧为什么也要约定在这荒寺中比武，难道有这等巧合吗？壮丽的中原，何处无崇山峻岭……”

这疑念在他脑际转动，忽然使他感觉到这些巧合，定然有一种因素。

还有那双腿断去的怪老人，以他的武功，虽然断去了双腿，并不妨碍他的行动，难道他长年累月的躲在那阁楼之上，真的只是为了和人相赌吗？和什么人定下这样的赌约，赌些什么？能使一个人孤寂的守在这阁楼之上，度过十几年的岁月？

这其间定然有着什么原因？我要仔细在这古寺中寻视一遍。

一阵山风吹来，深茂的荒草，缓缓波动，簌簌作响。

回头看去，已然瞧不见那阁楼，自己正停身一所荒凉的小院落中。

这座古寺，虽然残破，但那宏大的规范，仍然隐隐可见，想它以前定然是一座香火旺盛的大寺。

抬头看去，只见东、北两面各有着一座厢房，四扇黑漆脱落的木门紧紧的关闭着。

这寺中院落重重，到处都是独成一家的院落，他过去虽然见到，但却未放心上，此刻心中疑念重生，才感觉到这些独成一片的院落，所有的厢房却是门窗紧闭。上官琦犹豫了一阵，举步向正北一所厢房中走去。

这古寺虽然到处生满了荒草，昔日建筑的气魄，仍然留有遗迹，那厢房之前，还有着青石铺成的四层台阶，但因多年无人打扫，生满了青苔。

上官琦缓步踏上石阶，走到那黑漆剥落的门前，举手推去。

在他想来，这木门年久未修，恐怕早已腐朽，只要用手一推，定然应手而开。哪知事实上大谬不然，那木门仍然完好如初，屹立无恙。

原来这木门都是上好的木料制成，坚牢异常，虽然年久失修，仍未腐朽。

上官琦一推未开，心中甚感奇怪，暗道：“这寺中已没有和尚，人迹早绝，房门外面，又未加锁，不知何故竟然推它不开，难道有人在里面扣上了门栓不成？”

上官琦暗中运集了功力，猛然用手一推，那紧闭的木门，突然大开，一股霉味，扑鼻袭来。

他在门口停了一阵，才举步跨入室中。

这房中陈设简单，除了一张木榻之外，别无他物。

上官琦凝目望去，只见那张木榻上，覆着一面白布，下面隐隐突起，不知何物。

瞧了一阵，按捺不下好奇之念，大步走了过去，缓缓伸手，扯住白布一角，准备揭开布单瞧瞧里面覆掩的何物。

哪知用力一提，布单立时随手化作碎屑。

原来这布单，年代久远，早已腐朽，看去虽然仍是一面白布，但经手一触，立时碎去。

只见一具森森白骨，仰面卧在榻上，身上肌肤，都已化尽，但骨架却完好如整。

上官琦凝目相注了一阵，不见遗留下的发迹，心中暗暗想道：“这具尸体，大概是位和尚了，唉！他静静的躺在此处，已不知死了多少年代啦？”

忽然间心念转动，脑际闪掠过一事，暗道：“这座古寺中，甚多院落，门窗都是紧紧的闭着，难道每室厢房偏殿之中，都有着一具尸体不成？”

但看这具尸体，这和尚死时甚是安静，似非搏斗之后被人所杀。

只觉一股好奇的冲动，难以克制，急步行了出去，奔向另一座房门之前，双掌潜运真力一推，房门立时大开。

仔细瞧去，只见此房布设和刚才所见一般无二，室中除了一具木榻之外，别无他物。

木榻上也同样的蒙着一条白色被单。

上官琦已有了经验，举手轻轻一拂，那白色单子，果然应手化作碎屑，散落地上。

只见木榻上并肩横卧着两具森森白骨，敢情此榻上两人并卧而死。

看尸骨躺的端端正正，想到两人死时定然十分安祥。

他仔细的在室内巡视了一周，丝毫找不出一打点的痕迹。

在两具尸骨头前，放着一具香炉，但却不见一节残留的余香。满炉尽都是白色的香灰。

一个难解的疑念，迅速地闪掠过脑际，暗暗想道：“这尸体肌肉尽化，只余一堆白骨，其时间定已不短，在这段时间之中，竟然没有蛇鼠之类相犯，而且被单虽已腐朽，但看去仍然完好如初，连一只蚊蝇的遗迹，也找不到……”

他越想越觉不解，暗暗叹息一声，缓步出了室门，随手又将两扇木门带上。

他一面思解着脑际间诸般疑问，一面信步走去，不知不觉间，又到了一座跨院之中。

这座跨院中，生满了高可及膝的野草，但草中又夹着甚多罕见的奇花，白玉为阶，金粉画廊，遗迹宛然和别处不大相同。

上官琦仔细地瞧了一阵院中景物，心中忽有所悟，暗道：“是啦！这座跨院之中，如不是寺中方丈的禅室，就是寺中长老的静修之处，所以建筑的要较他处堂皇高贵许多。”

举步登上了白玉石阶，眼前横立着一道紧闭的红门。

上官琦沉思了良久，仍然无法克制住胸中好奇的行动，举手向门上推去。

此门牢固异常，上官琦用了五成真力，那紧闭的红门，仍然纹风不动。

他逐渐加力推去，直待用到八成以上真力，才听到一声木栓折断的大震，两扇木门应手而开。

但见室中桌椅摆设的十分整齐，一张黑漆的八仙桌上，还放着一只烧有精致花纹瓷壶和四只白玉茶杯。右面黄缎垂帘，遮住了复室的门。上官琦缓步走了过去，轻轻一掀，但觉一片积尘落下，那黄缎垂帘应手掉了下来，碎破成数块。

复室中有一张宽大的木榻，木榻上盘坐着一具尸骨，项间还垂着一串念珠，虽然成了骨架，坐姿仍然不变。

上官琦在室内看了一阵，缓缓退了出去，带上房门，直向后院藏经楼处奔去，跃上屋面，窜到阁楼，只见那怪老人倚在一处壁角，闭着双目养息。

他落入阁楼的步履声甚大，但那怪老人却是未曾闻得一般。上官琦不敢惊动于他，依他旁侧坐下，目光缓缓掠过那老人脸上，心中暗暗忖道：

“这一段时日之中，他为了相助我的武功进境，已不知耗去多少精力了，此等深重的大恩，不知要如何报答才好？”

太阳从窗中照射进来，阁楼内微生暖意，怪老人倚在壁上，连一点呼吸

之声，也难闻得。

上官琦看那怪老人依壁而坐的姿势极不像在运气调息，似是沉睡了过去一般。

仔细向他脸上望去，发觉他脸上微微现出苍白之色，双眉微向内皱，似乎他正有着深重的心事。

上官琦越看越觉不对，忍不住叫了一声：“师父。”

怪老人微微睁开双目，望了上官琦一眼，道：“你没出去玩吗？”

上官琦道：“师父，弟子发觉了一件奇怪之事百思不解，特来请教师父。”

怪老人道：“你可是见到了那厢房内的尸骨吗？”

上官琦怔了一怔，道：“怎么？师父老早就知道了吗？”

怪老人道：“那些和尚都是自杀而死的。”

上官琦道：“他们为什么要死呢？”

怪老人道：“这件事说来话长，以后我慢慢的告诉你吧，我知道的并不太多，琦儿！除房中的尸骨之外，你可发现了其他之物吗？”上官琦道：“没有啊！”

怪老人忽然挺直了身子，说道：“你可知道这古寺之中，有一件武林中人个希求的东西？”

上官琦道：“什么东西？”

怪老人道：“我原想借那一件东西成熟之后，用来救一个人，可是一等近二十年的岁月，它仍然是没有成熟。”

上官琦沉思了一阵道：“那定然是一件甚为珍贵之物，不知师父要用它救什么人？弟子能否效劳呢？”

他心中感激这怪老人相授武功之恩，忽然想到自己该替他做一件事。

怪老人淡淡一笑，道：“以后再说吧！”

上官琦看他不愿说出，也不好再问下去，相对沉默了一阵，那老人突然大声笑道：“琦儿！你如学会了我的武功，将来在江湖之上行走，定然要遇到甚多意外的麻烦。”

上官琦怔了一怔，道：“为什么？”

怪老人道：“因为他们见到你出手的武功，定然会想到我活在世上，很多人都怕我还没有死啊！他们会想到从你身上追出我的下落，必然要千方百计谋算于你。”

上官琦暗暗忖道：“这么说来你的仇人定然很多了。”怪老人见他默然不言，微微一笑，问道：“你怎么不说话呢？你心中想什么尽管说吧！说错了也不要紧。”

上官琦犹豫了一阵，道：“师父，为什么别人发现了我用你传授武功之后，就要千方百计的谋算我呢？”

怪老人哈哈大笑道：“你这孩子和我老人家讲话也绕起弯子来了，为什么不问我仇人太多？”

上官琦脸上一红，讷讷答道：“弟子心中确实这样想的，只是没有说出口罢了。”

怪老人笑道：“你心中定然想我昔年在江湖之上胡作非为，杀人很多，结下很多的仇人，所以别人见到你用我传授的武功之后，就要千方百计的迫害于你，是吗？”

上官琦道：“弟子，弟子……”

他素来不善谎言，如果直说出来，又觉着太伤那老人之心，一时想不出适当的措词回答，弟子了半天，仍然弟子不出个所以然来。

怪老人突然收起脸上笑容，仰望着屋顶，自言自语道：“我双腿未废之前，出入江湖之上，确实杀了不少的人，当时年轻气盛，下手未免毒辣一点，也实在结了不少仇人，但这并非是主要原因。”上官琦道：“那又为了什么呢？”

怪老人的脸上，忽然闪过一抹欢愉的笑容，道：“这是一段往事了，美丽的时光，终是短暂的，大概有三年多吧！我享受了人间最大的快乐，虽然，这短暂欢愉时光，注定了我数十年的悲苦岁月，但绚烂晚霞过后，总是有一段漫长的黑夜，上天就逃不过这自然循环之律，何况是一个人呀？”

上官琦虽然不解这老人言中之意，但他却听出那老人语气中充满了快乐和悲痛混合的感情，预感到这怪老人生命中，必然有一段曲折的经历，那经历像彩虹一样美好，但也像冰雪一样的凄冷。

忽听那怪老人长长叹息一声，道：“琦儿，你知一人生命之中最灿烂、最愉快的是什么。”

上官琦道：“这个就很难说了，有人嗜武如狂，希望能在武林中成为一高人；也有人喜爱财富，希望明珠宝玉，堆积如山，点缀他生命之光；也有人喜爱古玩名画……”

怪老人微微一笑，道：“不对，不对，别说了，还是我告诉你吧！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快乐，就是他得最喜爱的人倾心相向……”

他纵声大笑，道：“可是茫茫人间，有几人能得到这样的欢乐，我该满足了。虽然那一段欢乐的日子只有三年，但那三年时光中，却在我的心中刻画下永志不忘的欢乐，每当我无法忍受痛苦折磨时，只要想到她那美丽的笑容，所有的折磨和痛苦，我都不放在心上了。”

上官琦听得一脸茫然。

那怪老人似是回忆过去那一段欢乐的岁月，脸上泛现出甚难见到的笑容，自言自语地说道：

“几十年前，那时我年轻，出入江湖，也不过两三年的时间罢，但已震撼了武林人心，我和那忘恩负义之人，同时出道、成名，他以用毒成名江湖，我以武功打遍大江南北……”

上官琦听不出头绪，忍不住插口问道：“师父，那忘恩负义之徒，是什么人？”

怪老人凄凉地一笑，道：“是我一位结义的兄弟，我们虽然同时出道，但过去并不相识，以后无意遇上，彼此谈的十分投机，但心中却是都有着彼此不眼的心，终于相约比武，我们由晨至暮，拆了一千多招，夜幕低垂之时，他中了我一掌。当时我已对他的机智和武功，十分倾心，故而掌下留情，唉！早知他心地那般歹毒，当时把他震死，我就不会落得今日这般凄凉下场了。”话至此处，满脸泛现出怨恨之色，显然他心中对那积怨，已是深沉如海。

上官琦道：“他既然败在师父手中，武功自是不如师父？”

怪老人道：“他如用武功把我打成残废，我也不会这般恨他了……”

他似是自觉这几句话说的没头没脑，叹息一声，接道：“他被我拍中一掌之后，立时停下了手，甘心服输认败。他当时气度，十分宏大，使人心折，我不但帮他疗养伤势，而且还被甜言蜜语所惑，误把他认作好人，和他结成了生死之交，从那天起，就播种了我今日凄凉下场的种子。”

上官琦道：“他可是妒嫉师父的武功，高过于他，存下了暗害师父之心么？”

怪老人道：“这只是一个原因。”

上官琦道：“那他为什么？”怪老人道：“为你师娘，一个容色绝世无俦的美人……”

他长长吁一口气，接道：“我们结成兄弟之后，声势更加浩大，在江湖上的名气，也扶摇直上，但我们对事对人的看法，距离却是愈来愈远，可是又彼此互慕武功，谁也不愿先提出分手之事。勉勉强强的合在一起，这样又过一年多的时光，我们在济南救了一个世宦人家的千金，她不但美貌绝伦，而且聪明无比，为救此妇，我们在济南和当时名重一时的江南绿林道上总镖把子杜大刚，起了冲突，一夜激战，惨烈绝伦，天亮时分，才打出胜败，杜大刚带江南绿林道上二十八名高手，被我们歼灭在济南郊外……”

上官琦道：“一夜之间，连歼二十八人，豪气虽够，只是下手太狠了一点……”忽然想起同门惨死和那青衣人血腥屠杀之情，使人触目惊心，看来江湖上的风险，实叫人想来寒心。

那怪老人长叹一声，接道：“自那场大战之后，我和义弟的名头，愈来愈大，武林中提起我们两人，都有些头痛之感。可是我和义弟，愈处愈觉彼此性情难投，隔阂日深，那位被我们救得的少女，家人全被杜大刚诛绝，成了无家可归之人，只好和我们守在一起。有一天，我忽然发觉了我们之间，除了性情难合之外，还有一层更大的潜在危险，如不早谋消除，只怕终难免翻目成仇……”话到此处，突然停顿下来，满脸黯然神情。

上官琦正听得入神，见他忽然不说，忍不住问道：“什么潜在危险？”

怪老人叹息一声，道：“我发觉了我们两人都在不知不觉之中，对那姑娘生出情爱，虽然谁也没说出此事，但心中却在为着此事苦恼。”

上官琦啊了一声，道：“原来如此。”

怪老人接道：“当我感到此事逐渐严重之时，心知这等局面，再难维持下去，想了一夜，留书悄然而去。”

上官琦轻轻叹息一声，道：“师父这样做的很好啊。”

怪老人凄凉一笑，道：“我当时虽然觉着很喜欢那位姑娘，但究竟爱她多深，自己并不知道，想到世间千千万万的美貌女子，岂可为一个女子，伤了我们义兄义弟间的情感。留书告别之后，才感受到，事情原来不是我想的那般容易，那美丽的音容笑貌，经常在我脑际中浮现，愈是想忘却她，愈觉清晰，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斩之不断，唉！那种痛苦，当真是如芒在背，如剑刺心。”

上官琦道：“既然如此，师父就该再去找她……”忽然觉得此言，太过冒失，赶忙闭口不言。

怪老人道：“我虽然感觉到拭不去心灵上那美丽的情影，但又想到我们兄弟之间一段情义，怎能为一个女子，闹到拔剑相向。可是我一腔忧伤的愁怀，又如何排遣呢？我开始游览天下的名山胜水，由东岳看到西岳，两年时光，玩尽了中原名山，那雄伟的山势，确使人忧伤的情怀，开朗了不少，逐渐冲淡了心中的怀念痛苦。”

他轻轻叹息一声，接道：“我游历过中原诸大名山之后，忽然觉得人生在世，何苦争名争利，名山大泽中尽多仙迹，供后人追慕，这启发使我淡泊

了争霸武林的豪气，也冲淡了我对那姑娘的怀念，我想到一帆远洋，寻一处无人的荒岛，长住下去，以身相试，仙道之说，究否有凭。哪知上天不从人愿，正当我避世信念逐渐萌长之际，在济南大明湖畔，重又和她相遇……”

上官琦道：“师父又重回济南了？”

怪老人道：“也许是我想凭吊一下那淡漠了的回忆，我昔年救她的地方，相距大明湖四五里，那一片荒野，除了一望无际的麦田之外，还有一株高大的杨树，那正是初春三月的时光吧！杨树新叶初生，当我两年后重回到那杨树下之时，忽然觉得树下多了一件东西，我和杜大刚等动手相搏，已是深夜三更，对那地方的景物，本来有些模模糊糊，我虽然感觉到，杨柳树下，多了一件东西，但却看不出多了什么？”

上官琦暗暗想道：“这就怪了，你就不会仔细瞧瞧么？”他心中虽如此想，口中却急急道：“师父到底看出来没有？”

怪老人道：“没有，我正在出神之际，忽听身后响起一个清脆的声音道：‘知道你会再回来，我已经等你一年多啦！’”

上官琦本是十分聪明之人，略一忖，道：“啊！那人定然是我师娘了。”

怪老人笑道：“不错，她在杨树下，结了一座小茅屋，就住在那茅屋之中，等了我一年多，她心中坚信我定然会重回我们相遇的地方。”

上官琦叹息道：“她遇到师父以后，自然很高兴了。”

怪老人微微叹息一声，道：“我们相见之后，彼此都惊喜的说不出话，我问她，为什么要到这地方来等我，怎么会知道我一定要来呢？万一我没来，你又怎么办呀……”

上官琦暗暗想道：“一个不懂事的女孩子，跑到那等荒凉的地方，结庐而居，实是一件十分危险之事……”

只听那怪老人长长叹息一声，接道：“为了适应那荒凉的环境，她故意把衣服撕破，装扮的像乞丐一般，虽然她衣服破烂，但却无法掩遮她那高华的气度，我转头一瞥之间，就看出她是谁了……我和你师娘相遇之后，确实过了一段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我们邀游了江南的名胜后，重返济南，就在大明湖畔住了下来，从那时开始，我不知不觉中退出了江湖，不再管武林中的是非，终日和你师娘泛舟湖上，垂钓自娱，可惜好景不常，一年之后，他竟然找到我们的住处。”

上官琦道：“那人可是师父的义弟吗？”

怪老人道：“不是他还有谁呢？唉！他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实叫人有些张皇失措，我们虽然性情不投，但表面之上，并未起过冲突，我们六只眼神，互相交投良久，谁也讲不出，甚至心中连敌友的关系，都无法辨别清楚，大家愣在那里，足足有一盏热茶工夫之久……”

上官琦道：“以后呢？”

怪老人似是回忆往事一般，思索了良久，说道：“以后，还是你师娘，替他倒了一杯茶，才算把这个僵局打开，他先深深一揖，才对我说，自我走后，他非常痛悔，到处去找我的下落。”

上官琦道：“师父就相信了吗？”

怪老人道：“他当时说的真情激动，热泪盈眶，不容人不信。唉！那时我要不信他，早日避开，也不会落得妻离子散的悲惨之局了……”

他微微一顿，又道：“初时我还暗中防备于他，但他表演逼真，使我逐渐松怠了戒备……”

上官琦道：“师父武功精深，又知他善于用毒，纵在松怠了戒备，也不能就毫无提防之心，任他在食用之物中下毒？”

怪老人目光投到上官琦脸上，瞧了一阵，说道：“他所下之毒，无色无味，而且选择时机，也让人难以防备……”

他似是回忆到过去凄惨之情，竟然不自禁的滴下来两点老泪，长叹一声，接道：“那是深秋的晚上吧！他突然向我们提出告别之言，而且决定连夜动身，我当时也不知心中是喜是忧，他在这里一天，我虽然提心吊胆一天，但他一旦告别之时，我却有故旧情深，依依难舍之恋。我和你师娘虽然再三挽留于他，但他去意坚决，不肯多留一日。只好在当夜之中，设酒为他饯行，你师娘下厨整肴烫酒，我却一直陪他在厅中闲谈……”

怪老人举手拂拭一下脸上的泪水，又道：“也许是我当时心情激动，竟不知他何时在酒菜之中下了毒，那晚上我心中感慨甚多，不免多喝了几杯酒，大约二更时分，我已有了八分醉意，趁朦胧月色，送他上路……”

上官琦道：“师父对他这般仁厚，他竟然还要下毒暗害于你，当真是禽兽不如了。”

怪老人凄凉一笑继续说道：“我送他直到五里，才握手话别，夜风吹乱了他的头发，我记得还亲手为他整好散发，祝福他善自珍重；我记得还告诉他，我虽然洗手退隐，不再问江湖是非，但他如有需我之处，我决不推辞。唉！他当时曾经十分豪气地对我说，当今武林之中，除我之外，再无他可敬畏之人，我看到他说完这两句话后，突然流下两行泪水来，这是我们相处以来，第一次见到他落泪。大概他忽然想到在酒菜之中下毒之事，心中有了痛悔之感……”

碎心裂胆的往事，使那怪老人无法抑制心中的悲苦，热泪滚滚泉涌而出，停了一停，才接道：“我见他居然流下泪来，心中更是不安，本欲追上前去，解说你师娘之事，哪知他却突然转身疾奔而去。我望着他背影，消失不见，才回到家中。酒意被夜风一吹，涌了上来，竟感困倦难支，迷迷糊糊中倒头睡去。一觉直睡到日升三竿才醒，哪知醒来之后，家中面目全非，往日的欢笑，尽变成悲痛的回忆上官琦道：“怎么？他难道又回去了，还是师娘药性发作了？”

怪老人道：“我睁开双目时，第一个看到的就是我那忘恩负义的义弟，不过，他这时已是满脸杀机，我问他为什么去而复返，他一直静站榻旁，不答我的问话，我虽然觉出情形不对，但却还未想到自己已经中毒，纵身跃了起来，他却突然向后一闪，让开数尺，你师娘仅着亵衣，坐在靠壁一张太师椅上。”

上官琦道：“怎么？师娘也服了毒药不成？”

怪老人道：“我见到你师娘之后，激动的心情反而镇静了下来，缓缓坐在榻上，对他说道：不论他如何相对于我，但请放了你师娘，什么事我们可以谈……”

上官琦道：“师父武功既然胜过于他，为什么不立时出手，把他震死掌下，对这等忘恩负义之人还有什么余情可留？”

怪老人道：“我知他一向心狠手辣，又明知武功不能胜我，如果没有妥善的准备，决然不肯贸然出手。果然他见我镇静下来之后，冷笑一声说道：‘大哥究竟是聪明绝顶之人，知机的早，你早已服我的绝毒药物，如果当真和我动手，不出百招，毒性就要发作……’”

上官琦道：“此人当真是又狠又毒了。”

怪老人又继续说道：“我问他为什么要对我下毒？他倒很坦诚的说出了两个原因。”

上官琦道：“什么原因？”

怪老人道：“他说就他所知，眼下武林中武功能够高过他的，寥寥可数，我是其中之一，把我毒死之后，他就减去了一个劲敌。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为你师娘了。他说他从未对女人发生过情愫，不知何故，对你师娘却是情有独钟，眼看我们快快乐乐的生活，心中十分妒恨，所以要把我们活活拆散……”

上官琦摇头叹道：“世间有这等阴险毒辣之人，当真是罕闻罕见，不过师娘对师父那等深重的情意，岂肯从他不成？”

怪老人道：“我当时也曾以此言相问，劝他熄去妄念，哪知他竟哈哈大笑了起来，他说早有了准备，本想不告诉我，要我看他和你师娘亲密的行动，活活把我气死，但他又忽然触动了我们兄弟一场情意，让我死的舒服一些，他早已给你师娘服下一种药物，那药物服用之后，神志迷乱不清，终生成为白痴，他说他虽然很钟情于你师娘，但他知道你师娘并不爱他，如不让她变成白痴，我死之后，她决不会偷生人世，但她服下那药物之后，情形就不同了，因她神志已经混乱，对他自然百依百顺了。我当时心中虽已愤慨到了极点，但却强自忍了下去，暗中运气相试，果然觉得丹田之中，有些异常，知他所说下毒之事不虚，我如忍不下当时一口愤怒之气和他动手相搏，今后就永无报仇之望了，是以当时我竟忍下了胸中一口忿怒之气。”

上官琦道：“此人那等凶残暴毒，难道他真肯放过师父么？”

怪老人道：“他只道他暗下剧毒，性烈无比，世间难有解毒之药，纵然不杀我，我也难以再活下去；但他却不知道我内功精进甚多，奇经百脉已通，当时就暗中开始运气，把腹中剧毒缓缓向双腿逼去。”

“当时情景，他似乎预感到我还能活在人间，不杀我，心中难安，要杀我，又似不能下手，我们在那房中相对站了足足有一顿饭工夫之久，他才带着你师娘，退了出去。我知他生性狡猾，决不会就此而去，必然会隐身在暗处偷窥我的生死，是以他离开之后，我就装出身体不支，倒卧在榻上呻吟，直等到天色入夜后，我才取出身上藏的短剑，自断双腿，由后窗逃出……”

上官琦无限惊奇地说道：“师父自断了双腿之后，仍能奔行赶路吗？”

怪老人道：“我用两支木杖加在腑下，当作双腿施用，一面运气止血。那时我一意求生，希望将来能够报仇，是以意志特别坚定，竟然被我逃到了十里外一处农家，暂时在那里栖息数日，待伤口长合，就连夜离开……”

上官琦只觉胸中一阵热血沸腾难以压制，忍不庄说道：“那人如此可恶，弟子甚愿代师父手刃此獠……”

怪老人笑道：“二十年前，他的武功已和我在伯仲之间，这段岁月之中，只怕更加精进，你如何能是他敌手？唉！这报仇之念，只怕今生今世，难以如愿了。”

上官琦心中暗暗想道：“这话倒也不错。”当下不再多言。

怪老人谈过了一段往事之后，似是觉得十分困乏，闭上双目，静坐调息。上官琦不敢惊扰，悄然站起身子，轻轻推开窗子，跃了出去。

他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见闻，已觉出这座荒凉的古寺之中，充满着神秘，那怪老人也许知道很多事，但却不愿告诉他，也许他也不尽知道。

他开始对这座荒凉的古寺，有了新奇的看法，缓步向前走去。

满庭满院，尽都是荒凉的野草，但在那野草丛中，却又经常发现些很少见的奇树异药。

信步走去，不知不觉，又到了一所幽静的小院之中。

四周的厢房房门和别处一样紧紧的关闭着，唯一不同的地方，是这座荒凉的静院中野草不似别处一般密茂。

他心中对这古寺中早存了异样的看法，稍觉和别处不同，就触动他很大的奇想，他开始仔细打量这静院中的景物。

但见满地花草，都是甚少见过之物。

这座跨院，看去也较其它的跨院大些，还有一宗奇怪之处，各处门窗大部完好，此处的门窗却都有些破损的痕迹。

那杂生在野草中的奇树异花，色色都是平时未见之物，上官琦虽然不通此道，但因那花树特殊，甚是好看，不觉仔细地欣赏起来。

忽然他发觉丛花之中，有一株奇怪的小树，茎粗如蛋，色呈紫色，全身无枝无叶，高约两尺左右，看去就像一根紫红色的木杆插在地上一样，心中大感奇怪，暗道：“这是一棵什么怪树，怎么连一片枝叶也不生长？”

瞧了一阵，仍然看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缓步退出了跨院。

一天时间，匆匆而过。那怪老人替两人划分练武的时间，白天由袁孝去寻食用之物，传授上官琦武功，晚上上官琦被派出守望，传授袁孝的武功。

起初之时，上官琦尚不觉得有何奇怪，但过了一段时日之后，上官琦突然发觉那怪老人是有意的把两人分开，彼此都不知对方练的什么武功。

但觉练武功课愈来愈紧，上官琦、袁孝都感觉到十分疲累，但那怪老人却显得精神愈来愈好，似是眼看两人武功进境的迅速，心中大为高兴。

流水岁月，转瞬一年，上官琦和袁孝都似乎忙碌异常，不知是否出于那怪老人有意的安排，两人见面的机会，竟是愈来愈少，纵然见一次，也是相视一笑，匆匆别过，连多谈几句话的时间，也是没

经过一年时间的练武之后，上官琦对那怪老人越发尊敬起来，只觉他武功渊博无际，天下各门各派的武功，言来如数家珍！一年多来，每隔上三日五日，必然有一式奇招相授。

这怪老人传授武功，还有一种异于常人之处，从不肯把一套完整的剑法从头授起，摘精拣要的传个三式五招，这套剑法就自过去，但在这套剑术、掌法授完之后，他却又替你仔细地解说一遍，使你全盘通晓。

渐渐的上官琦开始对怪老人生出畏惧，固他传授武功神情，由和蔼逐渐的转变严厉，一时很不容易觉到，上官琦不知不觉缓缓增加了对他的畏惧。

这日，怪老人突然把上官琦和袁孝召集到一起，说道：“你们拳掌兵刃之学，大致已学的差不多了，今夜子时，开始修练内功……”

上官琦望了袁孝一眼，问道：“师父，袁兄弟也要修习内功吗？”

怪老人道：“不错，不过你们两人修习之法，却有甚多不同之处，因此必须隔开相授。琦儿，你内功已入门径，只要学得秘诀，就可自行练习，袁儿他也禀异于常人，能否适应修习内功时的体能变化，很难预料，因此，我要把他留在这阁楼之中，也好随时照应……”

他凝目沉思一阵后，又道：“这阁楼正西方，三十丈左右处，有一所跨院，那里很清静，你就在那跨院中选择一所厢房，自去练习，食用之物，我自会要袁孝按时送去。”

上官琦暗暗想道：“内功一道，最易走火入魔，初学和功行将满之际，大都有师长之辈在旁，他要我独自在那跨院练习，不知是何用意？”

那怪老人似已看出了上官琦心中疑虑之事，微微一笑，道：“琦儿！你心中害怕吗？”

上官琦道：“不怕。”

怪老人笑道：“魔由心生，只要你能心若止水，不为外力所动，就不致有何凶险，何况咱们相隔咫尺，紧要关头，我自会赶去相助于你。”

袁孝两道炯炯生光的眼神一直盯在上官琦的脸上，似是有很多话说，但又似喉头涌存了千言万语，不知先说哪一句才好，过了半晌才叫出一声：“大哥……”

怪老人似是甚怕袁孝和他多谈什么，急急接口说道：“我现在就传授你初步内功要诀，要知你全身经脉早已适应行血逆转之能，进境要较常人迅快甚多。”

也不容上官琦再多问话，立时开始传授他习练内功的口诀。

袁孝静静地坐在一侧，凝神聆听，他虽已似通达了甚多人言，但对那博大深奥的内功口诀，仍难听出个所以然来，偶尔听懂一句两句，也是解不透其中之意。

上官琦却句句字字，都深记心中。

依照老人吩咐，向正西方走去，果然在三十丈左右处，有一个幽静的跨院，仔细一看，敢情这座跨院自己已经来过，正是植满奇花的院落。

两番来游，景物依然，但心情却是大不相同。

目光略一转动，见西厢房似较完好，举步走了过去，举手一推，房门应手而开。

房中积尘满榻，一股霉味冲鼻而来，敢情这座西厢之中，没有尸体。

一个奇异的念头，闪掠过脑际，心中暗想道：“看来师父似早已知道这座跨院之中，没有僧侣尸体，所以，才要我到此……”一面忖思，一面捡些草叶，扫除积尘。

室中的松木榻，仍然完好如初，上官琦细心扫除室中所有的积尘，立即依那老人传授的口诀，开始调息。

匆匆时光，流水年华，转眼间又过去半年，上官琦已感觉到自己内功精进了甚多，他为了消除心中的杂念，尽量避免去想那怪老人和袁孝的事。

这半年之中，他从未和袁孝见过一次，食用之物，都是他静坐人定时，送入静室，每当他运功醒来之后，不是眼前多了一盘水果就是多了一块兽肉，刚好够他一天食用。

这日上官琦又在静坐运息，忽觉丹田中一股真气向上面冲来，直似要冲出口腔。有如脱缰野马一般，收按不住，不禁心中大急，心中愈是想把那股冲升的真气压下，愈是不能自主。

但觉丹田真气蒸蒸腾腾，直向上面泛起，有如长江大河，绵绵不绝，难遏难止，六腑五脏似都被冲升的真气，震得动荡不停。

这正是修内功之人，大成之前的危险关头，如若被那一口真气冲了出来，不但前功尽弃，而且人还要受大伤，重则落得终身残废，轻则武功尽失，数年苦修，毁于一旦。

上官琦心中甚明白此刻的危险，十分重大，拚尽所能，强咬牙关，不肯让一口真气，冲出口腔，但却无法遏止那绵绵不绝的冲升真气，只觉内脏震

动逐渐剧烈，胸口胀疼，似欲爆烈一般。

又支持一盏热茶工夫，人已难再承受，全身冷汗涔涔而下。正在危急当儿，忽觉身后背心之处，被人重重的击了一掌。

耳际间响起那怪老人的声音，道：“琦儿，快些逆转你全身行血，把凝聚于胸的真气，疏散经脉之中。”

但觉一股热流，循由背心“命门穴”上攻内腑，翻腾于胸中的真气，顿时被那股攻入胸中的热流压了下去。

上官琦略一喘息，立时逆转本身行血，果然那由丹田冲升上来的真气，随着逆行的行血，缓缓转入经脉之中。

风暴重归平静，耳际又响起那怪老人的声音，道：“琦儿，恭喜你大功告成了。”

上官琦回头望去，只见那怪老人双腋之下，各挟着一支竹杖满脸笑意的站在身后，心中异常感动地说道：“如非师父及时赶来相援，只怕弟子今日非得走火入魔不可。”

怪老人笑道：“这一月多来，我常常守在你的身边，暗中相助于你……”

上官琦道：“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呢？”

怪老人道：“如果你知道了有我在你身边护法，你就不会这样一心一意的用功了，也许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有今日成就。”

上官琦真情激荡地说道：“师父待弟子这般情意深厚，叫弟子如何报答？”

怪老人道：“不用报答啦，只要你日后能在江湖上有所成就，不负我传授你一场武功之情，也就是了。”

上官琦道：“弟子，弟子……”他只觉心中有着甚多话要说出来，但一时之间，又不知从何说起，弟子了半天，仍然弟子不出个所以然来。

怪老人微微一笑，道：“琦儿，你现在好好的休息一下，然后再开始运气调息，待真气畅行全身之后，再停下休息。过了三天，再去见我……”

他微微一顿之后，又道：“那猴娃儿看去虽然有点笨头笨脑，但学起武功来，进步却是很快，这半年来，他的内功进境，十分神速，看来你们或将提前离开这古寺了，我要去啦！”

竹杖一点，穿窗而去。

他虽是失去双腿之人，行动却迅快至极，一闪而逝，疾如电奔。三日光，弹指即逝，上官琦依言在第四日上午，赶至那怪老人存身的阁楼。

只见室内空空，怪老人不知到了何处。

壁角留有一方白笺，上官琦取过白笺，展开一瞧，只见上面写道：

“我因急事离寺一行，多则十月，少则半年即可归来。你和那猴娃儿武功已然扎下基础，日后能否有得大成，全凭自己修为。尽半年之功，好好温习拳掌之学，如我过了十月不返，你们就可打开壁角的木箱，依照我箱中留示去做。”

下面画了一支短箫，也未留名。

上官琦望着白笺，心中忽然有一种惘然若失之感……忽然觉着这件事应该和袁孝商量一下才对，举步走出阁楼，却又不知到哪里找袁孝。

这些时日之中，他没和袁孝见面，也不知袁孝在什么地方，练的什么武功？一时之间，想不出该到哪里去找，长长叹息一声，又退回阁楼之中。

他在那阁楼等了四天，仍不见袁孝踪迹，直等到第五天中午时分袁孝才

急急奔回阁楼。

上官琦见了袁孝之后，向他详细讲述了那怪老人出走情形，半年时光，在感受上，本极悠长，但上官琦和袁孝日习拳掌，夜习内功，倒不觉得如何难过。

起初两月，两人是各自练习，后来开始对掌过招，袁孝天赋异禀，神力过人，拳势掌风，强烈绝伦，加上飘忽如风的身法，有时竟和上官琦拚上两三百招不败。

匆忙不觉岁月长，又是桂子飘香日，屈指算算，半年已过，那怪老人依然杳如黄鹤，音讯全无。

上官琦天性纯厚，怪老人逾时不归，给了他甚大感伤，展开他留函重读，尚有四月时光，才能打开他留下的木箱。后四月的等待岁月使上官琦失去了欢笑，那老人留给了他深厚的恩情，也留给了他无比的想念和忧虑。

好不容易过满四月，已是岁尾隆冬，深山风如剑，满地铺着白雪。

这日是那老人十月约期的最后一日，上官琦和袁孝默默坐在阁楼中，由晨至暮，未发一言。

直到天色入夜，上官琦才站起身来，对着那老人留下的木箱大拜了四拜。

袁孝一直看着上官琦的动作，处处模仿，上官琦对那木箱行礼，他也对那木箱行礼。上官琦抱起木箱，走到窗口之处，坐了下来，袁孝一直紧随身后。

上官琦回头望了袁孝一眼，道：“兄弟，你把这木箱打开，看看师父他老人家，留的什么？”

袁孝依言伸出手去，毛茸茸的手指将要触及那箱盖之时，突然又缩回手来，说道：

“还是大哥开吧！”

上官琦看似他是又多懂了甚多事情，心中甚是高兴，当下举手，轻轻打开箱盖。

只见箱中放了几件衣服，折叠的甚是整齐，衣服之上放了甚多散碎的银两和四颗室光闪闪的明珠。

一侧箱角处，放一封白筒。

上官琦取出筒中函笺，只见上面写道：“我如逾十月限期未返，尔等就不必再久等于我，箱中衣服明珠和些散碎银两，已足够尔等离寺后，一段时日所需，寺中诸般隐秘，下山后，切莫轻易和人谈起。孝儿不必再回那悬崖中去，其母身罹怪疾，我虽已尽力代为疗救，但人力能否胜天，挽她一劫，还难预料，尔等拆阅此信，其母命运已决……”

“孝几天性纯孝，知此惊讯后，恐将痛不欲生，不但影响他练功进境，且恐害他一生沉沦，务必阻止回崖探母之心。”

留函到此，倏然中断，但显然余意未尽，不知何故，未再写下去。

上官琦看完留函之后，心中十分沉重，目注袁孝沉吟了良久，说道：“兄弟，师父留函上说，要咱们早离此地……”

袁孝忽然长啸一声，说道：“大哥，我要回去看看母亲，咱们再走好吗？”两行泪珠，滚下双腮。

上官琦虽然不善谎言，但此情此景之下，不得不设法欺骗袁孝一下，只好摇头说道：

“师父留函之上，已经说明，伯母由他照顾，已迁到别处去了，咱们去也难见伯母之面。”

袁孝怔了一怔，道：“什么？”

上官琦道：“伯母已不在原来地方住了。”

袁孝沉思了一阵，忽然笑道：“由师父照顾妈妈，我自是更放心了，咱们走吧！”

他心地纯朴，只道上官琦决不会骗他，顿时恢复满脸欢愉之容。

上官琦暗自叹息一声，由箱中取了衣物，换上，收好明珠银两，离开了居留三年的古寺。

回想上山时诸般情景，下山时又是一番心情。

袁孝紧随在上官琦身后，心中更是杂乱异常，他从小在荒芜的深山绝壑中长大，此番要告别幼时生长的地方，到另一个陌生的环境，也不知是怕是喜，只觉内心充满着无比的紧张。

两人同行，心情异样，上官琦虽然已在江湖上走动过一些时日，但每次总有师父同行，万事不用自己费心，此刻带着袁孝同行，一切事都要自己做主处理，心中亦有些惶恐不安之感。

朝阳初升，晨雾未消，武昌城外的黄泥大道上，一辆乌篷大车，划破清晨的浓雾，疾驰而至。春寒料峭，晨寒更重，赶车的车把式，犹自穿着一袭破羊皮袄，挥动着长达五尺的牛皮长鞭，看似虽仍精神抖擞，但厚毡帽下的一双眼转动中，却已有了不可掩饰的睡意，显见是经过长途的奔驰。

车入武昌城，方自驶进大街，车把式一声吆喝，左手一勒马缰，右手一挥长鞭，马车向前冲出数步，倏然停下，转身敲了敲木制的车厢，道：“里面的两个大哥，武昌城到了，该下来了。”

车厢中轻咳一声，一个清朗的口音，道：“兄弟，到了。”

一个像是初学人言的声音道：“到了么？”车把式回头望处，只见车门方自一张，一条人影，便已随之掠下，车把式暗哼一声，忖道：“这家伙不但长得猴头猴脑，神情言态，也有几分像个猴子，却偏偏和那么一个俊俏的后生走在一处，真不知是什么路道？”

只见车厢中又已缓缓走出一个淡蓝长衫的少年，下得车来，四顾一眼，笑道：“清晨雾重，今天想必是个好天气。”

伸手微拂衣上的灰尘，衣裳虽不华丽，但却丝毫不掩其英挺轩昂之态。车把式干笑几声，道：“天气虽好，我却要睡觉了。”

马鞭“啪”的一声，车马便已远去。

那蓝衫少年望着车马远去，轻喟一声道：“这种乘夜赶车的事，当真辛苦的很！”

一顾先跳下车的少年一笑，道：“袁兄弟你看这市街之上和深山大泽之中有什么不同之处吗？唉！一个人若无一技之长，又不知力争上游，便得和这些人一样，终日碌碌，为衣食奔波，哪里还有什么雄心壮志……”

晨雾渐消，他两人在道旁的摊贩上，用了些点心打听了渡江的方向道路，便径直走去。直到他两人走了很远，那摊贩的主人才忍不住跑到一旁，轻声向另一人道：“那小子吃的可真不少，手上还像是长着长毛，哥子，要不是大白天，我见这种人，可真要吓个半死。”

这两人不问可知，自然便是艺满离山的上官琦和初涉人间的袁孝这两人一前一后，一黑一白，一慧，一拙，这一路之上，当真是引得人人注目，幸而袁孝处处以上官琦马首是瞻，只要上官琦稍作示意，他便立刻了然于胸。

要知道袁孝初涉人世，对这十丈红尘，自然是处处都感到充满着新奇，

对这十丈红尘中的事事物物，更都有着跃跃欲试之意，但是他心胸中的一点野性，却都被他以一种极大的克制之力所压制，直等到了此地，他心中已是坦坦荡荡，纵然有千百人对他投以好奇的目光，他也已丝毫不放在心上。

此刻日升更高，万道金光，将千里江流，映耀成一片金黄。

缓缓向江边码头走去。

方自走到江边，一艘三桅船上，突然跳下一个满身黑衣，头扎黑巾的彪形汉子，走到他们身前，目光转动，仔细打量了他们两眼，抱拳道：“两位辛苦了。”

上官琦不禁为之一愕，只见这汉子神情剽悍，目光灼灼，满面俱是水珠，一眼望去，便知道是长江江面上的水道豪雄，却不知是何来意。

他愕了一愕，还未答话，只见这汉子顺手从怀中取出一物，双手交付于他，又道：

“两位想必是来的匆忙，忘记带上这个了。”

上官琦目光动处，只见这汉子手上拿的，竟是两方麻布，正是为死者带孝所用之物，剑眉一轩，大怒忖道：“这汉子好没来由，怎地生生将这种丧气东西交付于我……”心念转处，忽见这汉子臂上带着一方麻布，心知此中必有误会，亦自抱拳道：“兄弟本要渡江这汉子眉头微皱，不等他话说完，便抢着道：“难道兄台并非要到汉阳去为闵老爷子吊丧的吗？”

上官琦缓缓摇头，那汉子愕了一愕，嘿的一声，掉首不顾而去。

上官琦微微一笑，忽见这汉子又回过来，冷冷道：“阁下如非前往吊祭，今日还是不要动渡江之念的好。”

上官琦轩眉笑道：“在下要否渡江，难道与阁下又有什么关系不成？”

那汉子冷冷道：“今日长江渡口的所有船只，均已被人包下，作为摆渡吊祭客人之用，兄台今日如果要寻船渡江，只怕万万难以做到。”

他语声一顿，又道：“在下听兄台口音，不似本地人士，是以前善意相告，兄台如不相信，尽管一试便知。”

微一抱拳，走到船边，一掠而上那艘江船竟丝毫不动，显见这汉子身手颇为不凡。

上官琦呆了半晌，暗中忖道：“这汉子看来没有恶意，想必不会骗我……只是那闵老爷子，不知是何等人物，怎地人死以后，还有此等排场……”忽听袁孝在身旁轻轻叫了声：“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上官琦道：“这里像是没有船只渡江了。”

袁孝道：“那边的船上，不是全部都空着的吗？”

上官琦道：“船虽全是空的，可是已都被包下了。”

袁孝皱眉忖了半晌。想是难以了解，又道：“这些船既然是空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先坐过江去？”

话声未了，忽见身后一排走来十数个黑衫汉子，这些汉子高矮不一，老幼各异，但面上却都流露着一片悲戚之色，步履之间，却又都极为矫健，臂上扎着一条白色布带，先前那黑衣汉子，忽然迅快走了下来，将他们迎到一艘船上，隐隐只听他说道：“想不到黄鹤镖局的镖头们竟一齐来了，小的谨代闵二爷向各位致谢……”语字虽听不甚清但大致确是不错。

上官琦又自愣了愣，心想：“久闻这黄鹤镖局在江湖中甚负盛名，此刻竟一齐出来吊祭，看来这闵老爷子，必定是个成名人物，怎地我却未听人说起。”

要知道武林中人声气互通，若有人有了红白喜事，别人大都会折简问候，送上贺仪，就算交情较深的最多亦是一处派上一人，作为代表，前往吊祭或致贺。似这等全体一齐前往之事，在武林中却极为罕见，是以上官琦觉着奇怪。

他思付半晌，想来想去，也想不出武林中成名的人物中，有个姓闵的人物。

他此刻心中的思潮，袁孝自不知道，亦无法答话，只见他默默走了半晌，突地一回首一笑，道：“兄弟，你不要说话，看，我带你过江。”

袁孝茫然地点点头，只见上官琦突地一整衣冠，转身走上一艘船，双手下垂，日不斜视，笔直地走入船舱，寻个空位坐下，眼观鼻，鼻观心地低首沉思起来，袁孝见了呆了一呆，也学着他的样子，走到他身旁坐下。

那渡船之上，早已坐了十余个汉子，有的低声细语，有的垂首而坐，见了两人闯上船来，虽也投以一瞥，但随即转过目光，低语的仍只低语，默坐的仍然默坐，竟没有一人出言相询，更无一人拦阻。

上官琦原本是想混在人群里渡过江去，此刻见了这些人的神情，心里暗暗得意，知道自己这番虽是误打误撞，却撞个正着，袁孝根本一无所知，心中虽有些奇怪，却不是肯用心想它。

过了半晌，又走上两个人来，那船夫暗中数了救人数，口中吆喝一声，手中长竿一点，船便离了江岸，坐在上官琦身侧的一个汉子，面容瘦削，目光炯然，此刻怀中掏出极为精致的鼻烟壶，深深吸了两口，闭起眼睛，透出口长气，侧顾上官琦笑道：“兄台可要试一些，此烟来自口外，还差强人意。”

上官琦含笑摇了摇头，只觉此人衣着平凡，态度和蔼，骤眼望去，毫不起眼，但手中这翡翠烟壶，却极珍贵，瞧去极不相称。

这汉子日光灼灼，上下打量了上官琦与袁孝两眼，又道：“兄台来自何方？想必也是为闵老爷子执缚的了。”

上官琦含糊应了，心中却暗忖，“这些人不但言语之中，对这‘闵老爷子’十分尊敬，而且神态中那悲戚之态，亦不似伪装，看来这‘闵老爷子’不但在武林中极有地位，而且极得人望。”

只听那汉子叹道：“闵老爷子一生行善，想不到……唉！”

说到这里，倏然住口。

上官琦心中一动，口中问道：“不知兄台高姓名？”

那汉子剑眉一轩，四顾一眼，朗声道：“在下杜天鹗，与闵老爷子虽非故友，却久仰他老人家的侠名，是以此次路过此间，听了噩耗特地赶来拜祭一番。”

上官琦只觉“杜天鹗”三字，颇为耳熟，随口漫道：“久仰，久仰……”目光抬处，却见舱中之人，此时竟一个个转过头来，不住以惊奇的目光来打量这杜天鹗。

他心中不禁又自一动，突地想起一个人来，脱口道：“难道阁下便是名震武林的‘关外神鞭’杜天鹗吗？”杜天鹗微微一笑，目光中颇有得色，笑道：“杜天鹗正是在下，‘神鞭’两字，却愧不敢当。”

他微微一顿又道：“在下久居关外，对江南侠众，都生疏得很，不知兄台高姓大名可否见告？”

上官琦道：“在下上官琦，不过是武林中一个无名小卒。”

心中却暗忖：久闻这杜天鹗掌中一条紫金飞龙金节神鞭，横扫塞外七千

里，生平未遇敌手，当真称得上是条没遮拦的好汉子，是当今武林青年一代的高手之一，却想不到此人神情竟然如此谦和。

只听杜天鹗又道：“兄台年轻有为，在下虽不能以知人自命，却可断定兄台必非池中之物。”

他面向袁孝微微一笑，又道：“至于这位兄台璞玉浑金，外拙内慧，将来成就，更不寻常，至于在下么……这区区微名，又算得什么。”

袁孝对他的言语，虽不尽解，但见他言笑和蔼，亦不禁对他一笑，此刻船到中流，从两旁架起的船窗中望去，外面江水连天，一泻万里，金波浩瀚，又非方才岸上所见可比。

舱中之人，似乎全都为杜天鹗的声名所惊，本自低言细语此人，此刻竟都住口不言，不时望向杜天鹗。

杜天鹗却是言笑自如，突地指着窗外道：“那边一丘微起，想必是名传天下的‘鸚鵡洲’了，唉！……汉阳树、鸚鵡洲，本来不过是平凡之物，但一经诗人吟咏，便自名传千古，看来文人手中之笔，还要比你我掌中之剑锋利的多了！”

上官琦含笑点头，只觉此人虽然名震武林，但却极为谦和，而且言语不俗，心下不觉对此人大起好感。

武汉三镇，鼎足而立，相距本不甚远，约莫顿饭时刻，只觉船身一震，外面船夫又吆喝一声，杜天鹗微笑道：“在下与兄台虽是萍水相逢，却是一见如故，当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你看，在下与兄台仿佛只淡淡匆匆数语，想不到船已靠岸了。”

站起身来，走出船舱，上官琦随后走出去，四顾而望，心中不觉为之一愕。

只见岸边之上，搭满了竹棚，一个接着一个，连绵不绝，长达数里，竹棚中坐满了人，每人都穿着黑色的长衫，一眼望去只觉黑压压的一片，但却绝无喧声笑语之人，其中还不时有披麻带孝的汉子，在各棚间穿梭来往。这些人神色之间，更是满面悲戚。

离岸十丈，一个特高特大的竹棚。里面像是停放灵柩，隐有器声传来，出入这间竹棚之人，神情更是肃穆。

上官琦愕了一愕，随着走下船去，袁孝目光四转，是目不暇接，他初入人世，几曾见过这般光景。

那杜天鹗此刻，亦自敛面上笑容，低声道：“人死留名，豹死留皮，这闵老爷子人虽已死，却是极尽哀荣。”

上官琦不止一次想问出这闵老爷子究竟是谁？但却都强自忍住，他本想一过长江，便乘隙走去，却想不到岸边，更是这般光景，只得缓缓随着杜天鹗走去。

方自走了两步，那高大竹棚之中，突地抢步走出五个人来，都是披重孝，而且面上泪痕未干，其中两人扶着一个短胖少年，快步走到杜天鹗、上官琦身前，“噗”的跪了下去，哀哀痛哭起来。

上官琦心知此人，必是孝子，见人行礼乃属常情，袁孝却根本不知世上的丧礼规矩，见到有人向自己跪下来，不禁大感惊异。

孝子跪拜后，便在众人扶持之下，走向他处，却另有两个黑衫人走了过来，客气的将他们引到一处竹棚。上官琦到了此刻，也只得随遇而安，只见又有一人，快步行来，那两个黑衣人双目一张，回头打量了杜天鹗两眼，又

自躬身一揖，说道：“想不到杜大侠居然远道而来，请恕在下等接待不恭之罪。”

杜天鹗连忙躬身谦谢，另一黑衣之人，接着说道：“杜大侠请随在下到那边贵宾棚去，贵友也一齐去吧！”

上官琦呆了一呆，方待谦辞，那两个黑衣人却不由分说，便将他们蜂拥至那一个与大竹棚紧邻的一个竹棚中去。

别的竹棚中人虽然有不少，但这棚中却寥寥可数，当中一席的下首，坐着两个蓝衫道人，默然无话，像是在望着自己面前的茶杯出神。另外还有十余个长衫之人，零落的散在四座，最远的一席之上，却坐着一个高大威猛，满头白发的老人，顾盼之间，神情颇为倨傲，他身侧坐着一个妇人，却正值盛年，云鬓高挽，一身素服，髻边插着一朵白花，秋波流转之间，虽然徐娘半老，但却风韵犹存。

上官琦目光一转，将这些人的神态俱都看在眼里，他虽不认得，却知道这些人定必是江南武林赫赫有名的人物。

只听杜天鹗低语道：“别人我不认得，不知那老者可就是两湖大豪，九头大鹏雷名远？”

上官琦尚未答话，目光转处，心中突地一惊，脱口道：“袁孝呢？”连忙转身望去，又大吃一惊。

只见袁孝此刻呆呆地立在棚外，他身前却气势汹汹地站着几个黑衫大汉，像是正在与袁孝争论。

上官琦一惊之下，连忙大步走了过去，只见其中一个黑衣汉子，突地伸手往袁孝身上一推，他却不知道袁孝生具异禀，本就神力惊人，再加上数年苦练，所练又是武功上乘妙谛，他这一推之下，宛如蜻蜓撼石柱一般，哪里能将袁孝推动半步。

袁孝浓眉一皱，目光中已有怒意，原来他方才和上官琦一齐行来，但目光却仍不住地回头去望那突然向自己磕头之人，恰巧此刻又有一艘江船靠岸，船上走下十数人来，那孝子自然要过去一一行礼，袁孝不知这是江南礼俗，只觉甚是有趣。

他年纪虽已不小，却仍天真烂漫，更是童心未泯，心里只觉得有趣，面上便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正自发笑当儿，一个黑衫汉子一个箭步窜了过来，冷冷道：“阁下笑些什么？”

袁孝为之一愕，道：“我笑我的，不用你管。”近日来他对人语虽已较为熟悉，但说起话来，却仍是直愣愣的，词难达意。他却不知道此时此刻人人心中俱都十分悲戚，他这一笑，正是犯了人家大忌，何况他语言之中，让人听来又是这般无礼。

霎眼之间，他身侧已自围过来数个黑衫汉子，人人俱都气势汹汹地责问于他，他却又惊又怒，根本不知如何回答，终于有个汉子忍不住向他推了一把，他却立刻勃然大怒，正待举掌击出，上官琦已快步奔来，连声道：“且慢动手，且慢动手。”

袁孝心中虽然怒火高涨，但听得上官琦一喊，只得乖乖将手掌收回，杜天鹗此刻亦自急奔而至，又有一个身穿麻衣重孝之人奔来，袁孝指着那汉子道：“他干什么要动手推我？”

那披麻重孝之人，年纪已过知命，但步履如飞，精神矍铄，闻言长眉一

轩，将那几个黑衣汉子喝退，长揖说道：“小人无知，请各位不必和他们一般见识。”

上官琦知道袁孝必定又在无意中闯了祸，但此刻亦不便说破，只见这老者和杜天鹗谦谢了几句，又道：“在下金少和，久仰杜大侠英名，今日方得一见，想不到杜大侠远道赶来奔丧，隆性厚谊，存歿俱感，但杜大侠看在小可薄面，千万不要把小孩无礼事，放在心杜天鹗自亦连声谦谢，那金少和又过来向上官琦、袁孝抱拳一揖，便又匆匆走去。

上官琦心中却又一动，忖道：“这金少和为人八面玲珑，见识甚多，看来是位武林中威名极盛的人物，怎地竟会为那闲老爷子，披麻带孝起来？一念及此，他对这闲老爷子的身份来历，更觉奇怪，拉着袁孝走人竹棚。袁孝不知自己实有理屈之处，心中仍自忿忿不乐，只是在上官琦面前，却不敢发作。

杜天鹗目光转动，不住的打量着袁孝，突地低声笑道：“想不到兄台年纪轻轻，不但内外兼修，而且外功竟已练成金刚不坏之境，实是可敬可佩！”

袁孝望着他展颜一笑，亦不知谦谢，上官琦却在心中暗道：“这杜天鹗好厉害的目光，就只方才匆匆一瞥，便已看出他武功的深浅。”

却听杜天鹗又向他笑道：“贵友如此，想必兄台的武功，更是令人惊佩的了。”

上官琦沉吟半晌，道：“我这兄弟天生异禀，外功的确不错，小可却万万比不上他的。”

杜天鹗微微一笑，转开后头，绝口不再提起武功一事。过了盏茶时分，棚外又引进两个人来，这两人一个身高体胖，满面红光，另一个却身躯瘦小，形容枯槁。一走进来，目光四扫，便大步走到那高大威猛的老者与那徐娘半老的妇人桌前，道：“多年不见，想不到雷兄越发年轻了。”

杜天鹗微微一笑，附耳对上官琦道：“那老者果然是‘九头大鹏’雷名远，只不知这两人是谁？”

只见那“九头大鹏”雷名远亦自挺身而出，连声笑道：“想不到，想不到，老夫竟能在此间见到阴阳双绝的侠迹。”又连声让座。

那徐娘半老的妇人秋波流转，微微一笑，却仍端坐未动，轻声说道：“名远，你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说话这样大声干什么，难道别人是聋子吗？”

“九头大鹏”虽然神情倨傲，气度威猛，但听了那妇人之言，却乖乖地坐了下来，还自我解嘲地低声笑道：“老夫见着故友，一时不觉忘形了。”

那一胖一瘦两个汉子，对望一眼，含笑坐了下去，对那妇人似乎也有三分畏惧之心，竟也不敢高声谈笑，只是轻轻笑道：“几年不见，大嫂风采依旧，我兄弟两人，却快老掉牙了。”

那妇人微微一笑，却不答话。杜天鹗远远看了，忍不住暗中好笑，低声说道：“我在关外，也听得中原武林中，有几个出名惧内的角色，这‘九头大鹏’便是其中之一，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上官琦幼随严师，对武休中成名之人，虽然知道不少，但对这些人的风流韵事，却丝毫不知，此刻忍不住道：“小弟只知道这‘九头大鹏’不但在两湖久享盛名，而且家资钜万，又极善于理财，至于他还有惧内之名，小弟却不知道了。”

杜天鹗道：“雷名远不但有惧内之名，而且其名显著，不然兄弟远在关外，怎会知道？据说这位夫人，是四川唐老太太的贴身丫头，不但轻功绝高，

人又美艳，而且一手毒药暗器，更是得自唐门真传，雷名远已近晚年方得到这样一个娇妻，由爱生敬，由敬生畏，自然要惧内了。”

只听杜天鹗又道：“还有那‘阴阳双绝’据说亦是两位怪人，一个是少林外家弟子，一身十三太保横练，混元一气童子功，据说已至刀枪不入的火候；一个却是辰州言家掌门人的师弟，外门阴功，自然也有十分火候。这两人不但武功练得一阴一阳，而且生像亦是一阴一阳，是以武林中人，才称他两人为‘阴阳双绝’。”

他顿了一顿，又道：“奇怪的是，这一阴一阳，极阴极阳，万分不调和的两人，数十年来。竟是焦不离孟，秤不离陀，时时刻刻俱在一处。”

上官琦微笑道：“杜兄久居关外，对中州武林中事，却能如数家珍，当真是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了。”

杜天鹗转目望去，只见方才那老者金少和，此刻已引着两个灰袍僧人走入竹棚来，这僧人垂眉合目，神色十分庄穆，合掌当胸，缓步走了进来，四顾一眼，却笔直走向那两个蓝袍道人身前，沉声道：“青城旧友，别来无恙？”

上官琦、杜天鹗俱都一愣，杜天鹗又自附耳道：“方才我见这两个道人颇为眼生，想不到他们竟是多年不问武林中事的青城门下。”

只见这两个道人，亦自站了起来，合掌道：“多蒙上人关询。”另一人道：“深山之中，不计岁月，但自从昔年峨眉金顶一别，算来已有十余寒暑，想不到上人依然故我，想必道行更为精进了。”

金少和垂首沉声接道：“道长与上人俱是得道高人，不但功行深厚，而且驻颜有术，只是老夫，唉！……世事碌碌，在在烦心，哪有各位深山白云，何等自在。”

棚中众人的目光，此刻不约而同地俱都投注向这蓝袍道人与灰袍僧人的身上，有的知道他们来历，便低语道：“这两位便是少室峰少林寺达摩院的铁木大师与凡木大师，那两位道人，听他们口气，想必是昔年双剑荡群魔的‘青城双剑’了。”

上官琦此刻越看越奇怪，这“闵老爷子”纵然是武林中一代大豪，但青城和少林的长老却也无须那么远道赶来致祭呀！一念至此，他不禁暗中思忖，难道这闵老子的丧吊之中，还有什么隐秘不成？

于是他忍不住问道：“杜兄，这位闵老爷子，是什么人？竟有这么大的气魄，连这多江湖上难得一见的高人，都赶来奔丧凭吊？”

杜天鹗低声说道：“这位闵老爷子，早年是江南道上一家名镖局的镖头，但在进入中年后，就放弃了刀尖底下讨生活的镖局生涯，落户于此，替人排忧解难，声名渐著。二十年前，中原道上各大门派和西域三圣相约比武，选定了黄鹤楼下，作为比武之地……”

话到此处，忽听一个高昂的声音叫道：“诸位侠驾光临，蓬荜生辉，闵老爷子能得诸位这样凭吊，虽死九泉，亦将领受诸位盛情了。”此人声音虽然高昂，却微带沙哑之音，想是数日夜中未能安心睡眠和悲伤过度所致。

他微微停顿一下，又道：“丧事期中，我们接待不周，怠慢之处，还望各位大量包涵。现由闵老爷子的公子、千金，先向诸位拜谢奔丧盛情。”

上官琦抬头看去，只见一个四旬左右的中年大汉，扶着一个身披重孝，头围白巾，二十三四的白净少年，站在棚口之处，双目红肿，满脸困倦之容，想是近日内，过分悲恸所致。在那少年身后，有一个四十上下的老妈子，挽扶着一个身材窈窕的少女，那少女除了一身重孝之外，脸上蒙了一层白纱，

无法看清她的面目，但见一双莹莹玉手，想来定是十分美丽。

只见那身披重孝少年，抱拳一个长揖，说道：“家父之丧，承蒙诸位大师、道长、伯伯、叔叔，远道赶来凭吊，晚辈悲痛过深，未能一一接待，礼貌不周之处，还望伯伯、叔叔们大量包涵。”说完，又是一个长揖。

竹棚中人，纷纷站起，欠身回了半礼。上官琦依样葫芦，目光看着杜天鹗的举动，仿照施为。

袁孝却是一举一动，仿照着上官琦。

那少年长揖过后，微微向旁一让，那面蒙白纱的少女，却轻移娇躯，微微向前移了两步，说道：“不孝女叩谢诸位伯伯、叔叔们远来吊丧之情。”

九头大鹏雷名远突然站了起来，说道：“闵兄究竟得了什么重病，怎么这样快就仙游道山？”

那重孝少年答道：“家父……家父是……”

那扶持他的中年大汉接口说道：“雷兄和闵老爷子交谊深厚，请恕闵公子在伤痛之中，词难达意，待会当恭请雷兄到后宅一瞻老爷子的遗容。”

忽听一声阿弥陀佛！两个灰袍僧人齐齐合掌站起，左面一僧说道：“贫僧等奉谕而来，亦望能一睹闵老施主遗容。”

金少和不待中年大汉开口，抢先抱拳答道：“两位禅师放心，大祭之前，定当恭请两位一见闵老爷子遗容。”

那两个蓝袍道人，紧随站起身子，望了金少和一眼，说道：“贫道等不知能否有荣一睹闵老施主的遗容？”

金少和道：“应该，应该，届时，兄弟亲来相请诸位到后宅一见闵老爷子的遗容，也许还要借重诸位……”他似是自知话中露了破绽，倏而住口不言。

一直没有讲话的阴阳双绝，忽然站起身来，插口说道：“怎么，闵兄可是受人暗算死的吗？”

那重孝少年道：“家父之死……是……”他似不愿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父亲死因，是了半天，仍然是不出个所以然来。倒是他身后披孝少女，接了下去，说道：“家父之死甚是突然，一时之间，很难断定死因，等会儿诸位见到家父遗容时，或可有所赐示。”

第七回 闵宅吊祭

闵宅后院的一间密室里，有一老者端坐桌旁，一语不发。老者身边站着那身披重孝的少年及素衣少女，金少和。铁木、凡木大师，青城双剑，九头大鹏夫妇及杜天鹗、上官琦等。

雷名远道：“闵兄既然健在，为何……”

闵仲堂摆手打断了雷名远的语，叹息一声，道：“雷兄，诸位兄弟，闵某实不愿苟活人世，诸位心意已尽，可以返里了。”素衣少女道：“诸位叔叔伯伯前，既已见过家父，可以到前院参加祭礼了。”

群豪面面相觑，只得告别，离开了密室。

杜天鹗一扯上官琦和袁孝随后，鱼贯而出。

几人大厅之上，大祭已然开始，但闻一片锣鼓喇叭混奏的哀乐响彻耳际。

杜天鹗皱皱眉，似欲对上官琦说什么话，但却欲言又止。群豪刚刚出了大庭，瞥见庭前一片看台上，素花环绕着一个红漆棺木，那身披重孝少年，站在左侧，垂手而立，最奇怪的是那素服少女，竟然先群豪而到，面垂白纱，站在棺木右刚。金少和对群豪一抱拳，道：“诸位，先请祭奠——”他说的十分悲伤、庄肃，好像那棺木之中，真的是闵仲堂的尸体一般。忽听一声遥遥大喝：道：“开祭……”那紧闭的大门，忽地大开。抬头望去，只见人潮如涌，直向院中走来。

铁木、凡木大师，当先走到那棺木前面，齐齐合掌躬身，高佛号。

两个和尚，大概是知那棺木中并非真的闵仲堂，是以未肯下拜，躬身一礼后，闪让一边。

那重孝少年和素服少女，却是分跪棺木两侧，每遇行礼之人，必以大礼相还。

青城双剑也只对那棺木一个长揖，雷名远却大礼叩拜，阴阳双绝因为看到雷名远行了大礼，也只好对棺木拜了三拜。杜天鹗轻轻一扯上官琦，道：“咱们也过去行个礼吧！”

大步走了过去，拜了一拜。

上官琦随在杜天鹗身后，袁孝却是处处模仿上官琦。三人刚刚拜罢起身，泉涌人潮已近棺木。

但见彼起此拜，络绎不绝，足足有两个时辰之久，祭奠之人，才逐渐少了。

这时，庭院中仍有着百人以上，而且似乎都是武林中稍有身份之人。

金少和急急地跑了过来，低声对铁木、凡木大师等说道：“闵老爷子的灵柩，现下就要发引出殡了，几位近天未进食用之物，我看不必护送灵柩了，西跨院已替诸位备好了酒饭，几位请那边坐吧！”

铁木、凡木两人相互望了一眼，还未及答话，雷名远已抢先说道：“在下和闵兄相交了几十年，岂有不去送之理，外人我不管，我非得走一趟不可！”

金少和望了雷名远一眼，说道：“雷兄说的也是……”他目光扫掠过铁木、凡木大师，和青城双剑，接道：“大师、道长不必去了吧！”

铁木大师低宣了一声佛号，道：“贫僧奉谕而来，岂有借故偷懒之理。”

杜天鹗一拉上官琦，转过脸去，根本不望金少和一眼。片刻之后，灵柩发引，十六个黑衣的精壮大汉，分抬灵柩而行。大门外早已有十二班乐手等

待，一见灵柩，立时吊吹奏起来，当先开道。

这时，已是夕阳将下时分，落日余晖，幻起一片彩霞。

灵柩行经之处，两侧人山人海，但气氛却异常肃穆，不少人跪在道上，燃烧着金箔银花。看来这闵老爷子，生前甚得人望，恩泽遍布，才有这等感人的场面。

人潮蔓延十里，灵柩行了三个时辰，待道旁无人相祭时，已到了郊外荒野。

这时，天色已到二更时分，四周一片昏暗，只有满天寒星，闪烁微弱的光芒，夜风轻啸，荒草沙沙作响。

那素服少女玉掌轻轻一挥，棺木立时停了下来，转脸望着那重孝少年低声说道：“哥哥，咱们快到了安葬父亲的墓地，别让人家送那身披重孝少年似是对素服少女十分尊重，当下点点头说道：“妹妹说的不错。”当下回过回头去，对随在棺木之后的群豪抱拳一礼说道：“家父已快到安葬之地，不敢再劳诸位相送了。”

群豪对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大感意外，全部怔在当地。

铁木大师手一合十，高宣了一声佛号，道：“小施主既如此说，贫僧等恭敬不如从命，这就告退。”

凡木大师随着铁木大师一合掌，两人一齐转身而去。

片刻之间，已散去十分之八九，棺木附近只余下雷名远夫妇、上官琦、杜天鹗、袁孝和阴阳双绝等人。

那身披重孝少年目睹散去的群豪，心中忽生不安之感，双手抱拳，高声说道：“诸位请回寒舍小坐片刻，晚辈葬过家父之后，立即赶回。”

那素服少女柳眉轻轻一颦，望了那重孝少年一眼，低声说道：“哥哥，请雷伯伯他们也回去吧！”

那身披重孝少年略一沉吟，抱拳对雷名远、杜天鹗等说道：“夜寒露重，不敢相劳诸位再送，各位也请回去吧！”

雷名远环目圆睁，道：“我和令尊交结了数十年，如不亲眼看到老友人士，心中难安……”

那身披重孝少年侧目望了妹妹一眼，皱皱眉说道：“这个，这个……”他一时想不出相拒的理由，这个了半天，仍然这个不出个所以然来。

雷名远哈哈大笑一阵，拂髯说道：“贤侄如若不愿意老叔叔相送故友人士，老朽自是不能太过勉强。只要贤侄肯应老朽一事，老朽立时回头就走……”

那重孝少年说道：“不知是什么事？”

雷名远道：“老朽想一睹那棺木中的老友遗容。”

那重孝少年向后退了两步，摇头说道：“那棺木已封，如何能够再启，雷叔叔的隆情，晚辈心领了。”

那素服少女抬手一招，十几个抬棺的大汉，立时抬棺木向前奔去。

雷名远冷哼举步欲追，那素服少女一侧身，横跪两步，拦住去路，说道：“雷叔叔已在后宅见过家父遗容，大可不必再看了……”雷名远冷笑一声，道：“老夫是何等之人，岂能轻易被骗……”那素服少女突然一扬柳眉，截住了雷名远的话道：“雷叔叔和家父相交素笃，晚辈不愿对你失礼，我们闵家的事，雷叔叔最好不要多管。”

雷名远怔了一怔，道：“如若老夫定要破棺一看究竟，贤侄女要怎么办？”

那素服少女柳眉一蹙，眉宇间泛现怒意道：“家父遗体既已入棺，岂能再容开棺折腾，雷叔叔似乎也没有强开棺木权势，纵然是有，晚辈也不愿再暴家父遗体。”

只见雷名远拂髯一笑，道：“不错，你们闵家父子、父女之事，老夫本不该插手多管、不过令尊生前和老夫有过结盟之义，照武林道义而论，老夫就不能不管了。”他一面说话，一面不住回头打量娇妻脸上神色。

如是那风韵犹存的雷夫人、出口一拦，雷名远决然不敢违拗夫人之意。哪知大出意外的，雷夫人竟是静静地站在一侧，看着事态发展，不闻不问。

那素服少女目光缓缓由雷名远身上掠过，冷冷说道：“如我执意不让雷叔叔启开棺木，雷叔叔又要怎么办呢？”

雷名远道：“这个，这个……”他大概一时间想不出适当的措词，这个了半天，仍是这个不出个名堂来。

那素服少女突然举起素手一挥，道：“哥哥请护送棺木先走一步。”

原来两人在言词争论时，那十六个抬着棺木的大汉，也随着停了下来。身披重孝少年，似是对妹妹十分尊重，又似不敢不听，低喝一声：“走棺。”当先大步向前走去。

十六个抬棺劲装大汉，抬棺木，放腿向前走去。

雷名远心中一急，突然向左面横跨三步，准备绕过那素服少女，追赶棺木。

哪知他身躯一动，那素服少女已料敌先机，肩头微动，身躯随着雷名远的身子，从右面跨了三步，依然拦住去路。”雷名远似已被激出怒火，冷哼一声，斜向右侧一跃，飞出去一丈余远。

就在他身子斜飞的同时，那素服少女，也振臂而起，如影随形一般，斜向右面飞去，距离拿捏恰当无比，落下身子，又刚好挡住了雷名远的去路。

上官琦皱皱眉头，低声对杜天鸮道：“那雷名远，也太爱管闲事，人家不肯让他看，何必要缠着看呢？”

杜天鸮转过目光，上下凝注了素服少女几眼。眉峰微皱，突地长叹一声道：“武林中事，波谲云诡，谁也无法料想到……”语声悠然顿住，上官琦口中“哦”了一声，似乎了解，又似乎不了解地点了点头。心中却觉甚是失望，杜天鸮方才说的这数句名言，与不说完全一样。

他虽然初出江湖，对武林中事所知极少，但此刻也隐约想到此事大不寻常，一时之间，心中满是好奇之心，目光也就不由自主地凝注到素服少女身上。

只见素服少女目如秋水，面如寒霜，自眉梢直到眼角，自鼻尖直到唇边，全是冰冰凉凉，全无一丝一毫表情，冷冷道：“夜露深重，我看雷叔叔若是聪明的话，还是早些回去的好。”

雷名远大喝一声，怒道：“贤侄女你若再如此无礼，莫怪老夫要不顾长幼之间，向你动手了。”

素服少女目光动也不动，冷冷说道：“雷叔叔若执意要管我闵家家事，只怕你多年英名，就要毁于一旦了！”

袁孝始终站在一旁，不言不语，此刻突地说道：“这女孩子怎么对老年人这般无礼。难道是……”

语声未了，突见雷名远浓眉一扬，须发皆张，紧握双拳，一声大喝，扬手一拳，向素服少女迎面击去。

素服少女纤腰微拧，冷笑一声，轻轻移开半步，玉手闪电般横切雷名远手掌。哪知雷名远掌到中途，突地一顿，竟半途缩了回去，袁孝说了一半，见雷名远未战先退，心里不知是什么缘故，呆了半晌，忍不住问道：“不过这老头子也有些奇怪，自己先想动手，此刻竟又先退缩，难道，难道……”他一连说了两个“难道”，下面的话，却再未出口。

上官琦微微一笑道：“你是要说，难道世上的人，都如此奇怪吗？”

袁孝面颊一红，垂首道：“其实也有些人并不奇怪的。”

杜天鹗含笑道：“的确，的确，丈夫听命于妻子，本是天经地义之事，有何奇怪之处？雷名远纵有天大脾气，但只要他夫人玉手一赶去，这等风风雨雨的夜中，任何灵敏的耳目，都失去了效用。哪知一回头，只见上官琦和袁孝无声息地站在身后。

这一阵，杜天鹗已用出全力奔行，他已觉出上官琦的武功非同凡响，形如人猿的袁孝，似乎更高一筹，想借这次奔行，以试两人的轻功脚程。

在他想象中两人至少要被抛后出三丈左右，或者是更远的距离，因为他一直未听到两人道随身后的步履之声。

当他回头见两人紧随在身后时，不禁微微一怔，暗暗为之惊骇。

上官琦微微一笑，抖抖身上雨水，说道：“雷名远夫妇和阴阳双绝恐怕也赶来了。”

杜天鹗点点头道：“不错，今夜这场豪雨，给了那个闷姑娘帮助不小。”

静静站在一侧，听着两人谈话的袁孝，突然插口说道：“大哥，白衣少女已到咱们前头了。”

杜天鹗、上官琦齐齐转头望去，但见夜色深沉，暴雨倾盆，视线不清，难见五丈以外的景物。

上官琦沉吟了一阵，问道：“兄弟，你当真看到那白衣少女了吗？”

袁孝道：“我看得清清楚楚，决不会错。”语气肯定，十分坚决。杜天鹗默忖片刻，说道：“计算时间，他们也该赶上了，咱们追去瞧瞧吧。”

上官琦道：“袁兄弟，你看到他们到哪里去了？”

袁孝道：“好像是往江边走去了。”

杜天鹗微微一怔，奇道：“他们到江边作什么呢，难道要替那闷老英雄水葬不成……”低头沉思了一阵，突然纵身而起，说道：“走，咱们得早点追去瞧瞧。”话出口，人已飞纵而起，直向江边奔去。上官琦和袁孝随后急追，三条人影，在倾盆大雨下，有如一阵拉，一切都可无事了。”

上官琦此刻心中虽是疑云重重，但见到雷名远被他娇妻轻轻一拉衣角，立刻便将已经发出的一掌硬生生收回，再听到杜天鹗这几句话，心中不觉想笑，但却笑不出来。

素服少女目注着雷名远缩掌转身，被他娇妻拉到一旁，咕咕哝哝不知在说些什么，柳眉轻轻一皱道：“各位都可请回了！”

手掌一扬，转身向后奔去，而那十六个抬棺劲装大汉，却都早已走的远了。雷名远俯首在他娇妻身边，一边听她说话，一面不住颌首，然后一齐并肩向暗处奔去，瞬间便消失在夜色中。

上官琦目光一转，轻轻问道：“杜兄，你我是否也可以前行一看此事究竟呢？”

杜天鹗似是已为眼下事物所动，微一点头，说道：“好吧！咱们也追去瞧瞧。”当先向那素服少女去向追去。

他江湖经验丰富异常，认定了那少女去向，绕道疾追。阴阳双绝眼看雷名远夫妇和上官琦等先后而去，交头接耳地谈了一阵，也向一侧奔去。

这几人，都追那素服少女而去，只是每人所选取的去路，相隔着一大段距离，在夜色的掩护下，彼此互不相见。

天有不测风云，夜风突然加强了威势，呼啸而来、刹那间，满天繁星，尽被突来的一片浓云遮去。

天忽然间变得阴暗起来，伸手不见五指。

一道闪光，突然从黑暗的天空中闪起，一瞬间，天地大亮，暴现阴暗掩遮的万事万物。

可惜强烈的闪光，是那样短暂，它的光度又过于强烈，使人目眩，闪光后紧接着一声震耳的巨雷，雷声带来了倾盆大雨。呼风、闪光，连绵不绝的雷声，和遥遥传来的汹涌江涛，使沉寂的静夜，显得无比的恐怖。

杜天鹗放慢了脚步，想等待上官琦和袁孝追上之后，再向前面急风，飘飞的衣袖带起了一道水痕。

片刻工夫，已近江边。

杜天鹗停下脚步，回头来，望了袁孝一眼，欲言又止。

上官琦似已看出了杜天鹗心中想说之事，但固怕袁孝误会，而不便出口，当下说道：

“袁兄弟，你看到那白衣少女到江边来，可是在这左近吗？”

袁孝呆呆地想了一阵道：“我再找个地方瞧瞧他们。”突然一振双臂，拔身飞起两丈高点，斜向江边飞去。

杜天鹗望着袁孝疾去的身形，迅如电火般一闪而逝，心中暗暗赞道：“此人轻功之高，就当今武林中，也难找得出三五个人。”

袁孝去后，两人呆呆地站在雨中相候，上官琦抖抖身上雨水，对杜天鹗道：“杜兄，咱们冒着大雨苦苦追查事情真相，如若一旦查明情形，不知该管不该管？”

杜天鹗哈哈大笑道：“武林人物，大都是这等性情，很多事毫不关己，但却锲而不舍，苦苦追查，一旦打破了闷葫芦，了解事情真相之后，不是付之一笑而去，就是被卷入是非漩涡之中，据兄弟看法，此中关系不但复杂无比，而且牵扯甚大，以少林寺铁木、凡木大师之尊，和素来少问江湖是非的青城双剑，竟然肯亲身赶来，显然那闷老英雄之死，只怕不是一件平常的事，如果我推论不错，只怕铁木、凡木两位高僧和青城双剑怕也已暗中追来了”

他微顿了一顿，又道：“说不定今夜之中，咱们就可以看到惊人的事故发生……”

上官琦曾经亲眼看到两场惊心动魄的惨事，而且这两件事，都把他牵入其中，一件是五老之会的大变，另一件是云九龙和西域藏僧比武的经过，那后来青衣人血腥的屠杀，至今仍在他心底印留着深刻的回忆和惊怖，是以他对杜天鹗惊人之言，丝毫不觉得耸人听闻和意外，心中只是在想着一旦发现了这件事的隐秘之后，自己究竟该取何态度？袖手旁观？置身事外？或是衡诸情理，拔刀相助，插手于是非之中……

正在忖思之间，忽觉一股疾风扑来，上官琦还未来得及转头，耳边间已响起了袁孝的声音，道：“大哥，他们都在江边。”杜天鹗道：“好！你带我们瞧瞧去。”

袁孝应了一声，转身向前奔去。

三人冒雨奔行，片刻工夫，已到江滨。

杜天鹗低声叫道：“袁兄弟，慢一点，别让他们发觉咱们！”

袁孝停下脚步，伸手指着那左前方说道：“那穿白衣的女人已经不见了，现在只余下那几个抬棺的人啦！”

杜天鹗极尽目力，仍然看不出一点人影，不禁暗暗一皱眉头，问道：“那具棺材还在吗？”

袁孝道：“棺木还在。”

杜天鹗认定了袁孝手指的方向，缓步向前走去。

一直向前了四五丈远才发现夜暗中的人影。

只有那几个抬棺木的大汉，直挺地站着不动，棺木仍在，那白衣少女却不知何处去了。

杜天鹗蹲下身去，打量了一下四周的形势，只见那些大汉们停身之处，乃近江的一条小水弯，江畔水中，长满了芦苇，高在一人之上，风雨中一片盈耳的萧萧之声。

相距那些大汉停身约有两丈左右处，有一道突起的土堤，如若走到土堤之后，不但可借土堤掩遮住身子，而且可清晰看见那些大汉的一举一动。

杜天鹗回头轻轻一扯上官琦的衣袖，伏身向那土堤行去。两人到了土堤后面，拂拭一下满脸的水珠，凝目望去。但见那十六个并排挺立的大汉，衣袂在强风下飘动，但人却似竖立在地上的竹竿一般，动也不动一下。

上官琦抬头望去，只见那白衣少女缓步由苇丛中走了出来，她身后紧随着身披重孝的闵公子，和四个身躯高大的劲装大汉。杜天鹗轻轻一扯上官琦衣角说道：“果然这江边有人在接待他们。”

上官琦双目圆睁，一瞬也不瞬地望着那身素服的少女，只见她举手一指那棺木，启动樱口，因那风雨之声甚大，也听不清楚她说的什么，上官琦凝神静听，才隐隐听到那最后几字，是说的“……这具棺木中……”不禁心中一动，暗暗忖道：“难道那棺木之中，不是放的闵老英雄的尸体么？”

只见那四个身体精壮的大汉，奔了过去，抬起那具棺木，又疾向苇丛之中奔去。

那素衣少女目睹四个精壮大汉，抬了棺木去后，突然扬起玉掌挥去，十六个大汉应手倒卧在地上。

上官琦只看得惊心动魄，暗暗忖道：“又一次残酷的屠杀，其状之惨，不输于白马山中古刹所见……”

久走江湖的杜天鹗，看到这些凄惨之情，竟也是有些目不忍睹之感，轻轻叹息一声道：“好毒辣的手段！”

上官琦转脸望去，但见身后空空，袁孝早已不知去向，不禁心头一骇，急急对杜天鹗道：“杜兄，袁兄弟哪里去了？”

杜天鹗愕然说道：“不知道啊！”

上官琦急道：“那咱们找一下？”

杜天鹗微微一皱眉头，道：“袁兄弟武功卓绝，决然不会有失，上官兄且莫心急。”

上官琦心中虽急，但却无可奈何，凝目望去，只见那素服少女又匆匆向那芦苇之中奔了过去。

这一幕触目惊心的变化，只看得上官琦和杜天鹗暗自叹息不绝。

那身披重孝的闵公子，待那素衣少女去后，突然伏下身去，在那大汉身

上探手摸了一阵，然后又站了起来，轻轻摇头。天色虽然阴暗，风雨交加，但上官琦等相距那重孝少年甚近，是以看得十分清楚。

片刻之后，那素服少女重又转了回来，悄然站在那身披重孝少年的身后。

只听到一个娇脆但却十分冷漠的声音，说道：“哥哥，你觉得我下手太辣了，是吗？”

那重孝少年急道：“妹妹不要多心，小兄怎敢有此想法？”

素衣少女冷笑一声道：“哥哥如若动了此念……”

那重孝少年说道：“这个小兄不敢！”

忽听那素衣少女冷笑一声，转过身子，喝道：“什么人？鬼鬼祟祟……”

上官琦只道被人发现了行踪，心中大吃一惊，暗暗忖道：“既然被人发现了行踪，倒不如正正大大地现身出来。”正待起身，忽听一声重重的咳嗽，三丈外一处土堆后面，缓缓站起一人，正是九头大鹏雷名远。

那素服少女冷笑一声道：“我道是什么人，原来是雷叔叔。”雷名远大步而出，道：“不错，正是老夫。”

那素服少女回头望了望那身披重孝少年一眼，缓步走到雷名远身前说道：“雷叔叔一直跟在我们身后吗？”

雷名远道：“老夫来了不久。”

素衣少女微微一笑，接道：“雷叔叔既然跟在我们身后而来，想必已见到甚多事了？”

雷名远道：“看到了又怎么样？”

素衣少女娇笑道：“看到了，雷叔叔就别想再回去了！”雷名远怒道：“难道你还留得下老夫不成？”

素衣少女道：“雷叔叔不信晚辈能留得下你，那就不妨试试吧！”素手一抬，立时由芦苇中跃出四个黑衣大汉，迅速无比地把雷名远包围起来。

雷名远冷笑一声，目光环顾四周一眼，厉声喝道：“那棺材之中究竟是什么人的尸体？”

素衣少女举手一挥，接道：“雷叔叔想看那就跟那棺材一起去吧！”

四个黑衣大汉，立时大喝一声，齐齐挥拳攻去。

雷名远大喝一声，一招“野火烧天”封架开四人合击之势。这双拳一腿，名虽一招，其实却无殊四式，左掌斜挥、右掌横切、右腿紧踢、左足上挑，击向那四个黑衣大汉的面门、前胸、肋间、腹下。

素衣少女玉掌轻抚秀发，娇笑说道：

“这一招攻守兼备，若论武功，已可算是不差，无怪你在武林中能成名立足，但是……”秋波一转，冷笑两声，轻蔑之情现于辞色。雷名远动手过招之际，虽未看到她的面容，但从她的语气之中，却已可听出她言下之意，直激得浓眉暴立，须发皆张，怒喝数声，拳攻掌击，更是力道强劲，威势绝伦。

哪知这四个黑衣大汉武功却亦不弱，尤其四人联手相攻，配合得更是佳妙已极，显见是久经大敌，一时间，雷名远竟未能占得丝毫上风。

素衣少女面含娇笑，负手旁观，江风依依，吹动着她衣袖裙带，神态悠闲，风姿动人，竟有如春日花开，折枝看花的闺阁少女一般，哪里有一丝一毫像是在谈笑间便要置人死命的人物。一阵风吹过，芦苇中一阵簌然响动，又有四个黑衣大汉，如风掠出。

只见那素衣少女轻扬玉掌一挥，道：“雷老英雄乃江湖间有数高手之一，你们就一齐出手，对付他吧！”

那四个后出芦苇的大汉，立时应了一声，分由四个方位攻上。这群黑衣大汉，似都受了严格的训练，新加四人之后，合击之势大变，威力也增强了一倍。

雷名远大展神威，拳掌齐出，呼呼风生，八个黑衣大汉，竟然无法逼近他身侧一步。

那素衣少女目光环顾四周一眼，娇声说道：“雷叔叔只有一个人么，不知婶婶哪里去了？”

雷名远力斗八个黑衣大汉，甚感吃力，心中已知今晚之局，难以善了，如不伤人，只怕无法脱得八人围困，当下暗中一提真气，大声说道：“老夫一人足以挡得你等，还用你婶婶助拳不成。”掌势一变，呼呼连劈四掌，分袭四人。

这四掌，招招含蓄内劲，威力强猛至极，登时把四个黑衣大汉逼开。

那素衣少女微一皱眉头，说道：“雷叔叔自寻烦恼，怪不得晚辈无礼了。”

原来因见那八个劲装大汉，无法胜得雷名远，准备自己出手，但又不好出手就打，故意用话挑起雷名远的怒火，想要雷名远提出挑战之言。

九头大鹏雷名远果然激起无名火起，一时运功发掌，猛攻八个黑衣大汉，一面冷冷说道：“贤侄女有什么狠处，尽管施展出来，老夫倒要见识见识贤侄女的武功如何？”

素衣少女眉宇间泛现出一股杀机，但口中却娇声笑道：“雷叔叔既然想称量一下晚辈武功，晚辈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微顿之后，突然厉声喝道：“闪开！”

那八个黑衣大汉，应声而退，各自向后退开五尺。

那素服少女缓步走了过来，笑道：“雷叔叔百般相迫，怪不得晚辈不念故旧情意了！”

雷名远冷笑道：“你爹爹武功和老夫不过在伯仲之间，你难道还能强得过你爹爹武功不成，真要动手，只怕你未必是我敌手，但老夫不愿在亡友尸骨未寒之时，失手伤了他的女儿……”

那素服少女微微一笑，接口道：“雷叔叔虽然在江湖上小有盛名，便据晚辈所知，武林中人真正顾虑的并非雷叔叔本身武功，大都是害怕婶婶的暗器利害，如若再说明白一点，婶婶出身四川唐家门下，怕婶婶，还不如说怕她的靠山……”

雷名远冷哼一声，怒道：“这么说来，你是当真要和老夫动手了？”

素服少女脸色突然一变，冷冷说道：“晚辈不但不怕雷叔叔，纵然是雷婶婶，也不放在心上，四川唐家，虽以喂毒暗器驰名天下，但也未必能把晚辈伤在暗器之下。”

这几句话，言词犀利，只气得雷名远无名火起，大声喝道：“反了，反了，老夫不过看在亡友份上，不忍和你动手，难道还是真的怕了你不成……”他心中愈急，愈是说不出话，气得哇哇大叫。

那素服少女冷笑一声，接道：“雷叔叔冒雨而来，想必雷婶婶也就在左近，何不请出来一见，让晚辈见识见识驰名天下的唐门暗器。”她迟迟不肯动手，一味相激雷名远，要他唤出妻子，似已存下斩草除根之心。

九头大鹏雷名远，究竟是久走江湖之人，一阵暴急之后，心情逐渐平静

下来，细想那少女之言，句句字字都似在相激娇妻出面，不觉心中生了怀疑，暗暗忖道：“难道她真的胸有成竹，手握胜券，对付我们夫妇不成？”

他忽然觉得事态严重起来，仔细望去，只见那素服少女脸色神情间，一片冷漠阴沉之气，哪里还像往常一般温柔少女，不觉间心头微生寒意。

如若雷名远和这素服少女从不相识，早已忍耐不下胸中之气，只因眼下的敌人，往常之时，是一位春水般的温柔少女，低颦浅笑，一派娇稚可爱，而且叔叔婶婶叫的震天般响，十分讨自己夫妇欢心。

但此刻她却似突然间，变成另一个人般，眉宇间一股阴沉之气，目光冰冷，满脸杀机，和他心目中留下的温柔印象，极端相反。

这极端相反的神情，使雷名远生出了一种莫测高深的感觉，精神上，先已受了甚大的威胁。

他居然一反平时的暴躁性格，轻轻地咳了两声道：“老夫只想看看那棺木中是否是亡友遗体……”

素服少女淡然一笑，道：“雷叔叔一定要看，不妨请婶婶来一齐看吧！”

这几句话，虽然说的轻描淡写，但听在雷名远耳中，却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回答。

那暴风雨来的虽快，但去的亦极迅速，就在两人谈话的一阵工夫，已然风威大灭，暴雨骤住。

满天乌云，逐渐散去，星光隐现，景物已依稀可辨。

素服少女突然转脸回顾了一阵，道：“两位也请出来吧……躲那里鬼鬼祟祟，不觉着有伤大雅么？”

上官琦目光转动，仍然不见袁孝归来，土堆后，只有杜天鹄和自己两人，人家既然说出两人，自是发现了自己。正待挺身而出，忽觉衣袖被杜天鹄轻轻扯了一下。

凝目望去，只见阴阳二绝由正西方一个土丘之后，缓缓站起，大步走了过去。

那素服少女冷笑一声，道：“两位怨魂缠腿，也赶来凑热闹了。”阳拳普侗重重地咳了一声道：“姑娘讲话，最好有点分寸，我等不过是看在闯英雄的英雄的份上，不愿和你一个后辈动手……”

那素服少女娇笑一声，道：“我爹爹已经死了，两位大可不必顾虑。”突然一挫柳腰，疾如飘风一般，直向阳拳普侗欺去。纤手扬处，指风如剪，直向“将台穴”上点去。

这一击快如流矢，阳拳普侗只感闪避、招架，全来不及，幸得阴手言刚，疾发一掌横里劈了过来。一挡那素服少女迅快的攻势，阳拳普侗，才借机横跨两步让开一击。

素眼少女攻出的右手一转，口中娇喝一声，道：“你们两个一齐上吧！”原式不变，反向阴手言刚“期门穴”上点去。

这平常常常的点穴手法，经她这等机变用了出来，威势似是强大了甚多。

阴手言刚发出掌势尚未收回，那素服少女的纤指已然攻到身侧。

阴阳二绝久习合搏之术，身形闪避开后，立时发出一拳。

他号称阳拳，拳掌的路子，专走刚猛，一招击来。威势极大，呼呼拳风远及数尺。

阴手言刚危难被解，精神一振，立时大喝一声，一招“挥塵清谈”反臂劈出。

这两人巧妙的配合，各人都把武功发挥到最高效用，威力增强了数倍。

九头大鹏雷名远，却是看得暗暗惊心，他已看出，那素服少女攻击的两招，任何一击，都可把阴阳二绝置于死地，两人全凭阳拳、阴掌，一刚一柔的巧妙配合，才算勉强封架开那素服少女的诡异攻势。

她出手几招武功，怪异绝伦，和她父亲生前的武功路子全然不同。

阳拳普侗和阴手言刚，合击了几掌，迫开那素服少女后，立时纵身跃合在一起，并肩而立。

那素服少女轻轻一颦柳眉，似是对两击未能伤到阴阳双绝一事，甚感意外，凝神而立，默然不语，两道眼神，却一直盯在普侗和言刚的脸上。

这时，风住云散，上弦月撒下了满地清辉，数丈内的景物，已清晰可见。

雷名远四顾了一眼，突然大声说道：“贤侄女武功再高，也不是老夫和阴阳二绝之敌……”

那素服少女突然回过头来，截住雷名远的话，冷冷地说道：“凡是今宵在场之人，都别想活着离去……”

她突然举起素手一挥，那八个黑衣劲装大汉，立时跃入芦苇中，隐没不见，然后冷笑一声，接道：“不过，看在叔叔和家父一场相交的份上，破例优容，可饶你一死。”

雷名远心中极明白，她这几句话，并非夸张之词，当下拂髯一笑道：“不知贤侄女怎样个破例优容？”

那素服少女笑道：“此事说来容易，但怕雷叔叔不会答应，纵然雷叔叔答应了，只怕雷婶婶也不会赞同，我瞧还是别说的为好。”

雷名远道：“老夫倒是甚想听听，贤侄女尽管说吧！”

那素服少女道：“我劝雷叔叔别来，你却偏偏要来，咎由自取，怪我不得，眼下只有两条路走，一条是死，另一条路是请雷叔叔自残双手，要你手不能写今日所见，自断舌根，要你口不能言今日之情，还得立下重誓，今生今世，永不对人谈起今日之事。”

雷名远怒声喝道：“你胡说八道什么？老夫是何等人物，岂肯受你这等摆布！”话刚落口，忽闻衣袂飘动之声，一阵簌簌芦苇摇动之声，四个全身红衣，手执长剑的人，疾跃而出。

这四人不但衣着鲜红，而且脸上也蒙着红布，只露着两个眼睛，黑夜中瞧上一眼，就使人生出一种惊怖之感。

只见那素衣少女高举右手，口中喃喃低语了一阵，似在自说自话，又似在低声祈祷。

突然一挥高高的右手，尖厉地说道：“把眼下这三个人给我杀四个红衣横剑人，应声纵跃而起，两个攻阴阳二绝，两个合向九头大鹏扑去。

这四个红衣人身手矫健，武功高强，出手一击，凌厉无匹，但见剑光一闪，已分别欺近三人身侧。

阴阳二绝双双大喝一声四掌齐发，交叉击出。原来两人一发是阳刚之劲，一发是阴柔之力，对敌之时，常常交互击出，两种力道，一齐攻到。那两个红衣人扑到中途之时，阴阳二绝发出掌力已然击到。但见两人轻啸一声，各自一提丹田真气，突然向上升起了六七尺高，疾如天马行空般又向前冲进了五六尺远，让开了阴阳二绝击来掌力，各自挥剑在空，划起一圈银虹，疾向阴阳二绝罩下。阳拳普侗，心头微微一震，暗道：“这两人剑法怪异，不知是何来路，怎的江湖之上，从未听人说过。”

心中在想，人却疾向旁侧闪去。

阴手言刚和普侗心意相同，亦为这两个红衣人诡异的剑招所震惊，但举动却是和普侗一般的向旁侧闪。

两人闪避的方向，虽然不同，但看去却是往一起会合。原来两人久习合搏之技，心意早已相通，行动之间保持着出手合击之势。

两个红衣人，一击未中，双双落着实地，但脚一点地，立时又腾身而起，长剑挥处，飞起了两片精芒，又分向两人攻去。两人发动迅快无比，迫得阴阳二绝没有还手的机会，会合之势，被两人迅厉的剑势冲开，紧接着剑势绵绵，一招比一招迅辣猛恶。

阴阳二绝登时被迫得手忙脚乱，还手无力。

这面两人被逼的险象环生，那面九头大鹏雷名远亦被两个红衣人双剑交互地猛攻，闹得应接不暇。

那素衣女袖手旁观，但神态间却微现焦急之状，不停地互搓玉掌。

激斗中突听一声闷哼，阳拳普侗，左臂上首先中了一剑，顿时鲜血淋淋而下。

阴手言刚大喝一声，全力发出两拳，把左面红衣人攻向普侗的剑势逼开，救了阳拳普侗一命。

他只管发掌救人，而忽略了本身防卫，只觉背上一凉，一阵巨疼刺心，身不由己地向前一倾。

只觉背心上重重挨了一拳，眼前一花，头重脚轻地摔倒在地阳拳普侗眼看阴手言刚，摔倒在地，不觉心头一寒，他臂上伤势本已很重，心里再一慌，招术早已散乱，只觉时间“曲池穴”上被人点中，后腰之上又被人踢了一脚，当场栽倒。

这面阴阳双绝被擒，那面九头大鹏雷名远，也闹了个手忙脚乱，两个红衣人剑光闪闪，疾如轮转，愈打剑势愈快，攻势愈猛。

上官琦轻轻叹一口气，低声对杜天鹞道：“杜兄，我看雷名远难再支撑到十合以上，那位闵姑娘心狠手辣，这三人如若落地手中，只怕难以逃得性命。”

杜天鹞知他动了豪侠之性，准备出手相助，当下微微摇头，低声答道：“这不是一般的江湖仇杀恩怨，此事看去复杂得很，眼下谁是谁非，无从判断。”

话说到此处，微一停顿，调了一口真气，接道：“那芦苇之中，还不知藏了素衣女多少同党，咱们未弄清底细之前，最好先别出手。”

杜天鹞久走江湖，做事持重，四个红衣人精奇的剑术，使他大感惊骇，纵然自己出手，亦毫无制胜把握，何况眼下的情势幻奇得叫人无从臆断，那素衣女不但在闵家极具权威，而且又似是领一个帮派的首领。

这复杂的情势，使被誉为关外神鞭的杜天鹞变得谨慎起来。

就这一阵工夫，雷名远身上已中了一剑，但他仍然奋力苦撑，双掌横击直劈，力斗两个红衣人。

那素衣少女轻轻一皱眉头，说道：“雷叔叔已成强弩之末，还不束手就缚，可别怪晚辈不念故旧情意了。”

雷名远早已打得神智不清，似是根本没有听清楚那素衣少女说的什么，人如疯虎一般，双拳连连劈击。

他功力深厚，虽然章法微乱，但拳势威力，却是仍极强猛，打出的拳势，

仍然带着呼呼风声。那素衣少女突然冷笑一声，高举右手说道：“既然无法生擒，那就杀了算啦。”

两个红衣人看到素衣少女高举的右手一放，剑势随着一变。刹那间剑光大盛，杀气连绵，三四回合后，雷名远又被刺中一剑。

这一剑伤得甚重，疼得雷名远大吼一声，向后跟着退出四五步，双肩摇晃，马步虚浮，几乎摔倒在地上。

只要那两个红衣人再接连攻上两剑，势非把雷名远劈死在剑下不可。

也许是那红衣人装束上显得诡异恐怖，上官琦心中对那四个红衣剑手，有着无比的厌恶，眼看雷名远陷身危境，不自觉动了豪侠之心，正想挺身而出，忽听一声尖厉的娇喝之声，传入耳际。凝神望去，只见一条人影疾如星丸飞掷而来，正是那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雷夫人。

两个红衣人听得那娇喝之声，不禁微微一怔，手中剑势也随着一缓。

就这一缓之势，疾奔而来的雷夫人已经冲到。

但见她左手一扬，四点寒星，激射而出，分向两个红衣人打去。四川唐门的毒药暗器，素有独步武林之誉，那使剑红衣人，甚少在江湖之上闯荡，不知雷夫人的出身，但那素衣少女，却是知道厉害，立时低声喝道：“小心她暗器上含有剧毒。”

两个红衣人一齐挥剑，幻起一片护身剑影，但闻一阵叮叮当当之声。四点寒星尽被击落。

高手举动，迅快无比，雷夫人左手打出暗器，人已冲到雷名远的身侧，左手疾伸而出，扶住摇摇欲倒的雷名远，口中娇声喝道：“再试试我剧毒淬炼的蝎尾针。”右手一拂之势，撒出一蓬银雨。这次双方相距已然甚近，两个红衣人似是未想到她双手之中，都握有暗器，赶忙举剑封架，已是迟了一步。但闻左首那红衣人闷哼一声，仰面摔倒地上。

右首那红衣人，剑势出手较快，舞起了一片剑影，击落了袭来的蝎尾毒针。

那素衣少女陡然娇喝一声，凌空冲来。但见白影一闪，人已冲到，素手连挥，倏忽之间，拍出三掌。

这三掌势道劲疾，迫得那雷夫人无暇再发暗器，只好松开了身受剑创的雷名远，挥掌迎敌。

素衣少女武功诡奇，掌势变化难测，不到十合，已把雷夫人迫得手忙脚乱。

激斗中，响起一声娇哼，雷夫人身子一摇，倒在地上。满身鲜血，神志半昏的雷名远，一见夫人被伤，大喝一声冲了上来，举手一掌，迎面袭到。

素衣少女娇躯一侧，让过掌势，飞起一脚，踢在雷名远左腿膝盖之上，右手一翻，已抓住了雷名远右腕脉门。

那素衣少女扣住雷名远的脉门，顺势向前一带，把九头大鹏摔倒地上，喝道：“捆了。”

那身披重孝少年，一直站在一侧，袖手旁观，那素衣少女也未要他出手对敌，此刻却突然赶了过来，点了雷名远的穴道。一场惨烈的激战，在雷名远被擒后结束，夜风轻摇着河畔芦苇，发出沙沙的轻微之声。

那素衣少女星目转动，扫视了全场一眼后，冷冷说道：“把他送上船去。”

芦苇中应声跃出来六个黑衣劲装大汉，把阴阳双绝和雷名远夫妇，以及那伤在雷夫人毒针下的红衣人，一齐抱了起来，疾奔入芦苇丛中。

素衣少女回头对那呆呆站在一侧的重孝少年说道：“哥哥，咱们该回去了。”

言来细声细语，和刚才冷若冰霜的神情，大不相同，似是突然间恢复了她少女的娴静、温柔。

那重孝少年轻轻嗯一声，急道：“不错，不错，咱们该回去了。”他似是已被今夜这惊人的变化，和剧烈之战，吓得有些精神失常，声音之中，微带颤抖。

那素衣少女缓步走了过去，牵着他一只手，柔声说道：“哥哥，你心里害怕吗？”

重孝少年急急答道：“不怕，不怕，这点事算得了什么。”一挺前胸，装出一副豪气凌云的神态。

那素衣少女微微一笑，低声说了数语，拉着那重孝少年急奔而去，片刻间走得踪影全无。

上官琦站起身来，长长出了一口气，转头对杜天鹗道：“杜兄咱们到江边瞧瞧去吧！”

杜天鹗还未来得及答话，忽听一个非常尖锐的声音说道：“大哥，不用去了，那两艘船已经走了。”

回头望去，只见袁孝卓立在月光下面，相距两人不过六六尺距离。

上官琦急道：“你到哪里去了？”

袁孝道：“我到那边一棵大树上，看那江中情形……”他虽已学了大部人言，但遇拗口转弯之处，仍是结结巴巴，词难达意，无法说得清楚。

上官琦道：“你看到没有？”

袁孝道：“起初之时，暴风大雨，夜暗如漆，看得不大清楚，自从风雨止了之后、就看得清楚了。”

上官琦道：“你看到那具棺材了吗？”

袁孝道：“看到了，他们把棺木抬入了一个很大的船舱去。”上官琦道：“那些黑衣大汉和用剑的红衣人，可是从大船中出来的吗？”

袁孝点点头道：“不错，不错。”上官琦继续问道：“那艘船很大吗？”

袁孝点点头道：“大船旁边，还有四只小船。”

上官琦道：“那船舱之中，都是什么样的人？”

袁孝沉吟了半晌，道：“出来就看到，不出来就看不到啦！”杜天鹗呆了一呆，低头沉思。

原来他一时之间不懂袁孝言中之意。

上官琦久和袁孝相处，知他遇上了无法说出的事，就用另一种隐隐相近的话说出，当下接口说道：“袁兄弟说那船舱中没有灯火，有些什么人也无法看到，除了那八个黑衣大汉，和四个红衣人之外，别无所见。”

杜天鹗啊了一声，问道：“袁兄弟，那艘船上，可有什么特殊的标识？”

袁孝低头想一阵，举手抓抓头皮，不停地摇头叹息。

杜天鹗吃了一惊，低声问上官琦道：“这位袁兄弟怎么了？”

上官琦道：“不要紧，他凡是遇上无法说出之事，常常如此，但他聪明绝顶，想上一阵之后，还是可以想得起来。”

杜天鹗道：“原来如此。”

只见袁孝双手抱头，蹲在地上，想了一阵，说道：“对啦，对啦，一共有两只大船，四只小船，那大船上面还有两面白旗。”杜天鹗柔声问道：“那

白旗之上，可画有什么图画？”

袁孝点点头道：“有啦，有啦……”低头沉思，半晌说不出话。杜天鹞知他无法把那旗上图画形容出来，或是根本不知画的什么，无从开口，但已知那船上挂有白旗，追查起来自是容易多了。当下笑道：“袁兄弟，不用想了，那几艘船，都驶向哪里去了？”

袁孝道：“顺水而去。”

杜天鹞微一点头转脸对上官琦道：“上官兄弟，眼下的情势，我虽然难以明了全盘，但大概想去，不出两个变化。”

上官琦道：“哪两个变化？”

杜天鹞抬头望望天色，道：“走，咱们被雨水淋了半夜，先找个住宿之处，再慢慢地谈吧！此中情形复杂，也非三言两语能够说完。”当先转身，向前奔去。

上官琦、袁孝并肩随在杜天鹞身后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路，已到市街之上。

这时，天色已近四更，商店客栈，大都紧闭店门了，只有一处紧临江畔的大庄院仍然烛火辉煌。

杜天鹞久走江湖，一望那烛火的位置，已知是闵家的宅院，四更天仍然灯火通明，想必凭吊的客人尚未散去，不禁心中一动，回头对上官琦道：“上官兄弟，闵家之事，看来不关咱们兄弟，但可能牵涉到整个武林的局势！”

上官琦道：“是啊！小弟也觉着其中蹊跷甚多，事非小可。”杜天鹞道：“这么说，你已存下追查水落石出的心了？”

上官琦道：“这个，只怕小弟力难胜任。”

杜天鹞道：“如果兄弟有心追查其事，小兄倒有一个法子。”上官琦为好奇之心所动，道：“愿闻杜兄高见。”

杜天鹞一沉吟，道：“这法行来虽易，但袁兄弟却是无法安排。”上官琦道：“杜兄先请说出，容兄弟想想再说。”

杜天鹞道：“咱们要想探得个中之秘，必须先得设法混入闵家不可。”

上官琦点点头道：“不错。”

杜天鹞又道：“如若咱们仍是此等面目，决难逃过闵公子和闵姑娘的双目，如要混迹其中，必需得设法易容改装。”上官琦笑道：“咱们纵然改换衣着，也无法改头换面。”杜天鹞笑道：“这个，上官兄弟不必忧虑，在下带有易容之药，不过我这易容之药，只能改变肤色，却无法改变五官相貌，袁兄弟相貌特殊，纵然用易容之药，也无法隐去庐山真面，仍易被人看出破绽。”上官琦略一沉吟道：“杜兄之意，是要兄弟和杜兄借易容药物隐去真正面目，混入闵宅……”

杜天鹞点头微笑，目注袁孝说道：“眼下为难之处，就是袁兄弟毫无江湖经验阅历，如让他一个人独自行动，只怕不甚妥当，何况江湖之上，险诈无比，袁兄弟胸无城府，难以应付。”袁孝插嘴说道：“不要紧，我躲在无人之处，不出来也就是了。”杜天鹞笑道：“此处人烟稠密，问处无人？躲起来不让人见，岂是容易之事。”

袁孝笑道：“我躲在大树之上不下来，别人怎能想得到。”杜天鹞微微一怔，暗道：“这法子倒是不错，真亏他想得出来。”略一忖思，又道：“餐风宿露，岂是长久之策，何况还要食用之物。”袁孝道：“我从小就在荒山大树上睡觉，纵然大风大雨，我也一样睡得安稳，只要有蔬菜水果，不吃饭也不要紧。”

上官琦知他天赋过人，耐寒耐饥之能，实非常人能及，轻轻叹息一声道：“好吧！咱们明夜三更仍在此相见，你可把觅得藏身之地，告诉我们，有了什么行动，也好找你。”

袁孝咧嘴一笑，振臂一跃数丈，疾奔而去。

上官琦望着袁孝闪电而去的背影，心头泛起了一缕清淡的不安，只觉这些时日之中，一直未能善待袁孝。

杜天鹗探手入怀，摸出两个白玉小瓶，低声笑道：“我这易容的药物，乃关外第一奇人，化身书生所有之物，兄弟风姿秀挺，但在敷上这药物之后，立时变成另一副面具。”

上官琦道：“化身书生，这绰号好怪。”

杜天鹗微微叹息一声，道：“其人才智绝世，武功高强，生性更使人不可捉摸，忽而豪放任侠，忽而冷酷残忍，关外武林道上，虽都知化身书生其人，但谁也没法说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不但能使容色常变，而且连说话的声调，也常常变成各地口音，化身千百，叫人无从捉摸……”上官琦听得呆了一呆，道：“人世间当真有这等人物？”

杜天鹗笑道：“关外济济群豪，但化身书生对小兄却独垂青眼，我们时常晤面，有时他儒中长衫，手摇折扇，一派书生风采，有时，老态龙钟，有时上布裤褂，一派乡下佬的模样。”

上官琦接道：“他这等千变万化的身份，你如找他，岂不是异常困难？”

杜天鹗道：“他不愿见你，你就走遍白山黑水，也无法找得着他，有时对面相逢也不相识。”

上官琦叹息一声，道：“唉！江湖上奇事奇闻，当真是叫人目花神眩……”一幕幕往事，展现脑际，那古刹僧尸，绝壑遗体，以及那残酷的屠杀，默默地消灭了当今江湖中数十个顶尖高手！这诸般往事，无一不在他心灵中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回忆。如今，又遇上一件难以思解的怪事，闵老爷子之死。杜天鹗似是也不愿再多谈化身书生之事，当下打开一个玉瓶倒出一些白色粉末，放在手心之中，就地取些积水，调研一阵，涂在脸上。片刻之后，杜天鹗脸逐渐变成了极深的紫红之色。

五官的形态，吃那深紫色一衬，也似乎移动了原来的位置，和先前大不相同，不论怎么看也无法看出他旧有的轮廓形貌。上官琦道：“真不愧称之为易容药，果然形貌大变，连五官部位也似改了地方，不论目光何等厉害之人，也无法看得出来。”杜天鹗打开另一个小瓶，倒出一点黄色药粉笑道：“你用这个吧，要把你一张白里透红的俊脸，变成僵黄干瘪，面无血色。”上官琦伏身就地上取些积存雨水，把那黄色药粉调开，涂在脸上。

果然一张俊脸片刻间变成了枯黄色。

杜天鹗微微一笑，道：“咱们现在再去闵宅之中，已无人能窥出你我的庐山真面目了，眼下还得想出扮装成何等身份人物，才不致引人注目。”

上官琦道：“咱们扮装之人，最好能在闵宅左近行动，而又不惹人注目才好。”

杜天鹗微一沉吟道：“兄弟倒想出了一个办法，只是有些委屈兄弟了。”

上官琦道：“愿闻高论。”

杜天鹗道：“咱们不愿引人注目，最好能分头行动，小兄不妨仍以武林中人物，赶往凭吊闵老英雄，混迹武林人物之中，兄弟最好能易装换服，扮作讨饭之人，逡巡闵宅前后，行动比较自由，江湖之上，本有一个以讨饭为

业的穷家帮，帮中不少身负绝技的高手，既然有此一帮，兄弟纵然无意中露出一些武功，也不致引人疑心。”

上官琦笑道：“如我碰上了真正穷家帮中人物，岂不要露出马脚。”

杜天鹗笑道：“不论什么事，都非一成不变，其中大部还凭仗个人机智应付，兄弟聪明绝顶，虽然少一点江湖的阅历，但如能处处小心一些，就不至于被人找出破绽，何况除了穷家帮外，江湖上还有不少豪侠奇人，常常改扮作叫花子模样，游戏风尘。”

上官琦笑道：“试试吧！”当下把身上衣服撕破几处，打散头发，问道：“杜兄看看兄弟这装扮，像不像？”

杜天鹗道：“虽然仍多破绽，但夜暗之间，不留心也不易看得出来。”伸手把那瓶黄色药粉递了过去，又道：“最好把手臂以及暴现外面的肌肤，也涂上药物，可掩去甚多可疑之处，兄弟请略停片刻再去，小兄先走一步。”也不待上官琦答话，振袂而起，疾向那烛火辉煌的闵宅奔去。

上官琦忽然想起，还未问这涂敷在脸上的药粉，是否怕水冲洗，要待开口呼叫时，杜天鹗已去得踪迹全无。

他望着杜天鹗消失的背影，出了一阵子神，才放好玉瓶，放步行去。

当他接近闵宅之时，心中忽觉着不安起来，只感行动之间甚多不便，不觉犹豫起来，暗道：“我现下举动，不知是否像个讨饭的样子？如果一到闵宅，就被人发觉可疑，那可是一大笑话。”正感心神不安之际，忽听身侧响起了步履的声音。

转头望去，只见一个神态威猛，背插单刀，全身劲装的大汉急步而来。

那大汉走近上官琦时，突然停了下来，打量了上官琦两眼，问道：“小要饭的，你可知一位闵老英雄住在哪里？”

上官琦暗暗忖道：“我如能替此人带路同去，当更可减少闵家之人的疑心。”

原来他总觉着自己动作不像，怕人看出破绽。心念一转答道：“你可是来吊祭闵老英雄的吗？”

那人高声说道：“怎么？闵老爷子当真死了么？”

语气粗豪中，带着伤感之情。

上官琦看他举动，知是一个带着几分傻气的浑人，当下说道：“是啊！死了很多天啦，今日出殡行列，长达数里。”

那大汉长叹一声道：“闵老爷子是位很好的人，怎的竟然不能长命百岁？”

他生性带着浑气，一旦咬文嚼字起来，甚不习惯，但神色却是一片恭恭敬敬，充分流露出对死者的敬仰。

上官琦心中忽然一动，暗暗忖道：“生性浑厚之人，大都为人率直，此人这等尊敬死者，想那闵老英雄定然有可敬之处。”

只听那大汉粗壮的声音，又在耳际响起，道：“要饭的兄弟，你可知那闵老英雄安葬在什么地方，带我去瞧瞧好吗？”

上官琦微微一怔，道：“我只知道闵老英雄安葬之地，距此甚远，究竟在什么地方，我就知道了。”

那大汉似是骤然间，遇到十分重大的难题，仰脸望天，默然不语。

上官琦又道：“我带你到他家里去吧！有很多来凭吊闵老英雄的人，都还未走。”

那大汉沉吟了一阵，道：“他家住在什么地方？”

上官琦伸手指着那烛火辉煌之处道：“就在那边。”

那大汉又想了想道：“好吧！”

上官琦微微一笑，转身向前走去，那大汉举步相随身后，不大工夫，已到闵家那座广大的宅院前面。

这时，虽是四更过后时分，但那宅外席棚中，仍然有着甚多没有休息的人，三五成群地坐着喝酒，或是在抽着烟谈话，不过那谈话声音甚小，别人极不易听到。

最奇怪的是那两扇白昼紧紧关闭着的大门，此刻却大开未闭，任人出入。

上官琦留神四下瞧了一阵，却不见杜天鹗踪迹何在。棚中的人，看去都似闵家请来帮忙的，大都腰束白带，撩着长衫，卷着袖子，白昼所见那三山五岳的武林道上人物，都不知哪里去了，一个也看不到。

那大汉四面张望了一阵，急步向前走去，将近门口之时，突然听得一声：“贵客留步。”大门中走出一个面色紫红的中年大汉。上官琦吃了一惊，暗道：“这不是杜天鹗么？他怎么会招呼起客人来了？”

只见那面色紫红的大汉，一抱拳，朗声说道：“这位兄台，可是来凭吊闵老爷子的么？”

黑衣大汉一抱拳，道：“不惜，在下除了和闵老英雄有过一面之缘外，其余全不相识，只望大驾告知闵老英雄遗体安葬之处，在下要到他墓之前，奠拜一番。”

那紫脸大汉，不待他说完，接口说道：“此时，天色过晚，暂屈大驾，在此留宿一晚，明日再到闵老爷子的墓地之前，祭奠不迟。”黑衣大汉还在犹豫，但紫脸大汉，已长揖肃容。

在此等情势之下，那黑衣大汉，似是未便推拒，不自主地走进了大门。

上官琦混水摸鱼，跟在那大汉身后，也走了进去。大门里分放着两条长木板凳，每条木凳上，坐着四个精壮的汉十六道眼光，一齐投注在背插单刀的黑衣大汉身上，不住上下打量。

那面色紫红大汉，突然回过脸来，说道：“兄台请把背上兵刃，寄存在门房处，待离去之时，再取走不迟。”

那黑衣大汉沉吟了一阵，终于解下背上单刀，交给那面色紫红的大汉，那面色紫红的大汉，却顺手交给了左首的黑衣人，抱拳一礼，道：“兄台请。”

上官琦看两人并肩向前去，也跟着追了进去。

八个守门精壮大汉，看他抬头挺胸，昂然而入，似是一时间想不出是不是该出手拦阻，略一迟豫，上官琦已随在两人身后，闯了进去。

那面色紫红大汉忽然加快了脚步，穿过前院，进了二门，带着那黑衣大汉，进了一座厢房，笑道：“兄台就在此处宿歇一阵，兄弟立时叫人送上酒饭。”

那黑衣大汉，摇头说道：“不用了，在下腹中毫无饥饿之感。”面色紫红大汉道：“既是如此，兄台请休息。”躬身告退而出。上官琦站在室外相候，一见杜天鹗退了出来，正待出言招呼，那紫红脸大汉，已抢先说道：“你也是来凭吊闵老爷子的么？”

上官琦忽觉着这人口音不对，不觉怔了怔，道：

“你是什么人？”

他本想问你可是杜兄么？话到口中之时。突然感到不对，改口问了一声，

道：“你是什么人？”

那人微微一笑，道：“你既是穷家帮人物，那就请到东面跨院休息吧！东跨院第一座厢房，尚有两个铺位空着。”也不待上官琦回答，大步而去。

上官琦心中疑窦重重，对那人是否是杜天鹗，甚感茫然。

他静静忖思了一阵，觉着眼下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立刻退出闲宅，一条是遵照那人吩咐，先到东面跨院中瞧瞧再说。

他心中念头百转，也就不过是眨眼工夫，决定照着那人指示之言，向东跨院中走去。

这是一座优美的院落，微风中花气袭人，静悄悄的，不见一点灯光。

上官琦先打量了一下四周的形势直向第一座厢房中走去。

房门大开，共放着四张大床，两个床位上，已经有人。

上官琦凝目望去，只见那两个床位上的人，并非躺着休息，而是盘膝打坐，竟是少林寺的高僧铁木、凡木大师。

但见两人目光微闪，瞧了上官琦一眼，又缓缓闭上。

上官琦近月连遇奇事，增长了不少阅历，径直走到近门处一张铺位上，和衣躺下，拉开被子，蒙头而睡。

他这数年来，内功精进甚多，虽然一夜劳累奔走，但仍毫无睡意，轻启棉被一角，望着两个和尚。

忽见左首床上一僧，口齿启动，似在和另一个和尚谈话，但却听不到一点声音。

上官琦心知两人施展传音入秘的功夫交谈，是以只见口齿启动，却不闻一点声息。只见右首和尚微微一笑，转脸一瞧上官琦，也用千里入密的功夫，答复左面一僧问话。

上官琦虽知这两个和尚，法号铁木、凡木大师，但哪一个是铁木、哪一个是凡木，他却无法弄得清楚。

从两人谈话的神情看来，上官琦已觉出两个和尚是在谈论自己，想是定已发现了自己在偷瞧两人之事，心中忽然觉着不安起来，暗道：我这样偷瞧两人，只怕人家心中十分不乐，不自觉地闭上了双目。

过了片刻工夫，忽听一阵步履之声，走进房来，紧接是拉动棉被的声音，似是又有一个人进了房来，睡在旁侧空床之上。

上官琦甚想睁开眼睛瞧瞧，但他心中一直觉着铁木和凡木大师，仍然在暗中留神着他的举动，竟是不敢睁开眼睛看。

片刻之后，忽听鼾声大作，那新来之人，似已入梦乡。

上官琦心中忽然一动，装出一副被那鼾声惊醒的样子，拥被子坐了起来。

凝神望去，只见铁木、凡木大师，盘膝闭目而坐，对那大作的鼾声，恍如不闻。

外面夜色幽暗，室中光线更是微弱，除了大作的鼾声外，再也听不到一点声音，纵然是夜风摇动树叶的声音。

上官琦侧转脸去，想看看新来的是何等人物？但那人侧身而卧，一手抱头，棉被掩身，除了那大作的鼾声之外，面貌身段，一点也看不到。

这情景本是一幅安谧的画面，该使人油生睡意，但刚才江畔那惊心动魄的恶斗，和素衣少女灭口的辣手屠杀，在江湖阅历浅薄的上官琦心中，泛起了一种幻觉，暴雨欲来风满楼，这平静中似是蕴藏着无比的凶险紧张。

忽然间脑际中灵光闪动，觉那鼾声似有着一定节拍。

凝神静听，果是有异，因那鼾声有时间一气不绝，有时断停了甚久。

他无法分辨出那鼾声停顿、连续的节拍中，说明些什么，但却肯定了这鼾声，并非是一位熟睡中人所作。

正付思间，忽见左首榻上盘坐的老僧，缓缓睁开了双目，冷电般的眼神，在夜暗中闪动，一瞥上官琦，举步下榻，竟自出门而去。

大概天上的月光，又被浓云遮去，室外夜暗如漆，那和尚轻功似已到炉火纯青之境，上官琦眼看着他下了木榻，举步出室，竟然听不见一点声息。

在他想来，二僧定然会同时行动，既然走了一个，别一个定会随后而出。哪知事情又出乎他的意外，那和尚去了良久，另一个和尚仍然端坐不动，直似不知同伴已悄悄而去。

鼾声依然震耳，有节有拍地响着，室外仍是一片沉寂，渐渐地夜暗消失，曙光微露，天色已近黎明。

上官琦暗暗叹了一口气，闭上双目，忖道：“这看来平静的大宅院中，其实却群集了当今武林中正邪高手，暗中在钩心斗角，较量身手，可是为了什么呢？难道只为了那闵老英雄之死？难道他的生死，对武林人物有着无比的重要？”

这重重疑窦，如云如雾，是那样迷茫，难解。

忽然间又一个新的念头，闪掠脑际，那棺木究竟是装的什么东西？

如果那真是一具尸体，那素衣少女又为什么要把那具尸体运走，不管那尸体是不是闵老爷子的真身，也用不着这等大费周折！只觉这重重疑云，连连在脑际闪过，不自觉轻轻一叹。睁眼望去，只见那刚才离开房中的老和尚，不知何时，竟然重又回到房中，盘膝坐在木榻之上。

上官琦已无暇再想这和尚之事，一心一意推想那棺木中藏的什么，愈想愈觉得自己推断不错，不自禁失声叫道：“不错，那里面定然不是尸体。”

他这失声一叫，那微闭双目的两个和尚，突然一齐睁开了眼睛，凝注在他的脸上。

上官琦霍然惊觉，神志突然一清，缓缓躺下身子，蒙头大睡。他此刻心中思绪如潮，哪里能睡得着，蒙着被子，开始分析心中想到的事情。

他本是极为聪明之人，经过一段时间思索之后，把事情分成了两个段落，假设出几个不同变化。

如那棺木中不是尸体，是什么？

那素衣少女是否真是闵老英雄的女儿，为什么她似是有着甚大的权威？那位闵公子以长兄之尊，为什么对妹妹那样害怕？如果那棺木中，真真实实是装的闵老英雄的尸体，这尸有什么特别之处？劳师动众，装船运走？

这重重疑云，经他分析之后，立时觉得关键在那素衣少女身上，但那素衣少女武功高强，不是容易对付之人，从她身上追查，只怕难以找出线索，最好的办法，就是先设法证明那密室中闵老英雄，是真是假？从他身上追查，倒是一条捷径。

问题在如何才能找出那密室之门，那日虽然去过一次，但却未留心去路，不知不觉中走入了地道。

他蒙头装睡，费尽心思，想出了很多事情，自觉这收获很大，长长吁一口气，揭被望去。

室中的两个和尚，和那鼾声如雷之人，都不知何时离开他去，室外一片阳光，已然是日升三竿时分，赶忙跳下木榻，穿上鞋子，缓步出了房门。

几竿修竹几盆茂花，两颗高大的白杨，点缀得这座跨院十分幽静。

上官琦到一棵白杨树下，流目打量四周的景物，只见各座房门大开，但却悄无一人。

出奇的静寂，使上官琦心中生出一种凄凉之感，摇头叹息一声，不知何去何从。

忽听身后响起一阵轻微的步履之声，直到自己停身之处，走了过来。

上官琦暗中运功戒备，人却故作不知有人走近身后，连身子也不动一下。只听那脚步声，突然停了下来，紧接着身后响起了一声咳嗽之声。

上官琦头也不回的问道：“什么人？”

那人又重重咳嗽了一声，道：“大驾可是穷家帮中的人物么？”

上官琦听得微微一怔，暗道：“我如不承认是穷家帮中人，势将引起他们疑心，如果承认下来，自己对穷家帮中的形势，全然不知，连帮主的姓名也不知道，万一被人查问起来，只怕要立时露出马脚。”

一时之间，想不出适当之言回答，索性冷笑回一声，道：“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呢？”

来人一直在他身后站立，无法看出他的神色，只听那人恭恭敬敬的说道：“在下久闻穷家帮的盛名，老前辈在穷家帮，想来身份定然十分尊贵。”

上官琦暗暗忖道：“我必得设法冒充才行。”

他心中念头百转，也就是眨眼的工夫，当下冷冷说道：“你找在下可有什么事么？”

只听那身后之人答道：“大驾如是穷家帮中之人，在下想请代为相访几位故旧。”

上官琦霍然转过身去，抬头望去，只见来人穿了一身劲装，竟然是闵老英雄的属下。

只见他把目光投注到自己身上瞧了一阵，道：“贵帮中只有大驾一人来么？”

上官琦暗暗忖道：“这就很难答复，也不知穷家帮中是否还有人来？何况他要找我代为相访几位故旧，定是穷家帮中甚有地位身份之人，如他一问我三不知，势必启人疑窦不可。”

那大汉逐渐焦急起来，轻轻叹息一声道：“我们少爷和贵帮中几位交谊甚深……”

上官琦被迫无奈才缓缓说道：“你们少爷找敝帮什么人，有什么事？”

他这几句话，说得十分缓慢，一面想，一面说，但却无疑承认了自己是穷家帮中之人了。

那大汉忽然面现喜色，说道：“大驾既是穷家帮中之人，想必和我们少爷相识了？”

上官琦摇摇头，道：“不认识。”

那人呆了一呆，道：“请移驾到我们公子房中一叙如何？”

上官琦被逼得无可奈何，只好点点头，道：“好吧！”那人长长一揖，道：“请恕小人走前面几步带路了。”转过身去，身前走了几步，突然又回过身来，说道：“大驾最好能和在下保持一段遥长的距离，免被我们小姐手下之人看出来。”说完，又是一个长揖，才转身向前走去。

上官琦吃了一惊，暗道：“听他口气，带我去见闵公子，又怕他们小姐的心腹看到，这般推断起来，去见之人，定然是闵老爷子的公子了。”心中

在想着相见后应付之策，人却随着那人身后向前走去。

出了跨院，情形立时不同，只见不少疾服劲装，或是长衫儒巾的人，来来往往，川流不息，有闵家的下人，也有来凭吊闵老爷的武林人物。

人一到，上官琦反而镇静下来，遥遥随着那大汉而行。穿越了几重庭院，又到了一处十分幽静的院落，此处人已稀少。

只见那劲装大汉，站在一处小圆门处，满脸焦急之色，不住地东张西望，似是怕被人发现一般，不停地举手相招。

上官琦突然加快了脚步，奔进那座院落中。

这是一座满植花木，十分精致的小院，只见身披重孝的闵公子，正站在厅外石阶前等待着，一见上官琦，立时长长一揖，急步迎了上来，让入厅中。

上官琦轻轻咳了一声，流目扫视厅中的景物，借机使自己紧张的心情，平静下来。

那身披重孝的少年，亲自动手，倒了一杯香茗送上，道：“贵帮中，只来了大驾一人么？”

这时，上官琦的心中，已经镇静了很多，但他怕言多有失，故作冷漠地微一点头。身披重孝的闵公子，满脸失望神色，缓步走到厅外，低声吩咐那劲装大汉几句，重又回到厅中，说道：“在下闵正廉和贵帮中金老前辈，有过数面之缘。”

上官琦根本不知金老前辈是何许人物，口中轻轻地嗯了一声。微一点头。

闵正廉又道：“大驾高名上姓？”

上官琦随口应道：“兄弟姓官。”

闵正廉道：“官兄不知是奉谕而来，还是……”

上官琦暗暗忖道：“我如说奉谕而来，他定要追根问底，我如答不对，岂不立被拆穿？”

略一沉吟，道：“在下路过此地，听得闵老英雄逝世之讯，特地赶来凭吊，敝帮主和金老前辈，恐怕还不知此事。”

闵正廉急急问道：“官兄，可知贵帮金老前辈的行踪么？”

上官琦道：“这个，这个……”一时之间，想不出适当回答之词。闵正廉满脸失望之情，叹道：“金老前辈，侠踪无定，可遇而不可求。”

上官琦看他满脸忧苦之容，不禁激起了豪侠之情，当下说道：“闵公子有事，告诉我也是一样，在下或可在短期之内，查出金老前辈的行踪。”

闵正廉微微一皱眉头道：“只怕时间来不及了。”他屈指算了算，道：“十日大限，已过七天，看来只余三日时光了。”上官琦道：“纵然来不及找寻金老前辈，但闵兄既和敝帮人有过来往，兄弟自应代助一臂之力。”

闵正廉忽然抬起头来，目光凝住在上官琦脸上，呆呆地瞧了一阵，道：“纵然是金老前辈大驾亲到，独力也难胜任。”他黯然叹息一声，两行泪水，悄然而下，接道：“但他在贵帮中身份尊高，仅仅次于帮主之位，或能在大限之前，召集贵帮中部分高手……”

说到此处，忽闻一声轻微的响声，似是有人投入了大厅中一粒极小的石子。

这响声虽小，但闵正廉却似受到了甚大的惊骇一般，脸色大变，举起衣袖，擦拭一下脸上泪痕，装出一副欢愉之容，高声说道：“官兄不再多坐一下么？”

上官琦微微一呆，暗道：“我几时要走了？”

但人家既已下逐客之令，不走也得要走，站起身子，大步走到大厅门口，说道：“不坐了。”

忽听身后响起了细碎的步履之声，回头望去，只见一个白衫白裙的少女，莲步姗姗而来。

上官琦微微一怔，呆在厅外。那素衣少女倒是落落大方，目注上官琦微微一笑，转面对那重孝少年道：“哥哥，这位客人是哪里来的？”

那重孝少年道：“穷家帮的官兄。”

上官琦拱手作礼道：“不敢劳闵兄远送，兄弟到大厅拜拜闵老英雄灵位，就要走了。”

那素衣少女停在石阶下面，拦住了上官琦的去路，笑道：“穷家帮中几个长老，都是家父生前好友，说出来，都不是外人，官兄请稍留片刻再走，小妹尚有几句话请教。”

上官琦暗自急道：“要糟，她如问我穷家帮中之事，我答的前言不对后语，岂不立被拆穿？”

心中虽在暗暗焦虑，但口中不自觉地答道：“不知闵姑娘相询何事？”

素衣少女纤手一摆，道：“官兄请房里坐吧！”

她这等大方神情，反而使上官琦有些应付不来，幸得他脸上的易容药物掩遮去了本来的面目，要不然早已满面通红了。

那素衣少女看上官琦站着不动，微微一笑，又道：“官兄可有什么要紧之事么？”

上官琦略一沉吟，返身步入室中。

那素衣少女罗裙飘飘，紧随着走了进来，倒是那重孝少年，走在最后。

上官琦入室之后，绷着脸一语不发，心中却在暗暗地想着对付之策。

那素衣少女对上官琦那副冷若冰霜的神态，似是甚感意外，微微犹豫了一下，才嫣然一笑，道：“官兄与家兄相识甚久了么？”

上官琦此刻对言语极是谨慎，沉吟了片刻，才答道：“我和令兄原不相识，但却常听敝帮长老谈起闵老英雄和闵公子，可惜兄弟来得迟了一步，闵老英雄的灵柩已然下葬，故而冒昧相访闵公子，探问一下闵老爷子逝世情形，日后遇上敝帮帮主，或帮中长老问起之时，也好有个交代。”

他这几句话，开脱了闵公子所有的关系，自觉说的十分得体。

那素衣少女又是嫣然一笑，问道：“家兄可曾相告官兄，家父逝世的经过么？”

上官琦道：“没有，令兄只说令尊死于意外，眼下还不便对外说起，日后自当专程谒见敝帮帮主，当面奉告。”

那素衣少女似是甚赞赏哥哥这几句话，说的十分得体，星目流动，瞧了那重孝少年一眼，接道：“家兄说的一点不错，眼下之情，我们兄妹确有难言苦衷。唉！此中经过，实难为外人知道。”

上官琦道：“令兄不愿说，在下自是不便再多追问。”

那素衣少女突然一整脸色，眉梢眼角间，现出一片冰冷肃杀之气，说道：“官兄这次赶来凭吊家父，是奉了帮中长老令谕，还是自愿而来？”

上官琦暗暗忖道：“她这般苦苦追问，我一个回答不对，即将被她找出破绽，倒不如给她来个漠然不理的好。”当下也把脸色一冷，说道：“姑娘这等追问，恕在下不愿作答。”回头向身着重孝的闵正廉一拱手，道：“造访打扰甚感不安，兄弟就此告别了。”大步直向厅外走去。

那素衣少女娇躯一横，拦住了去路，冷冷说道：“官兄且请慢走一步。”

上官琦看她娇躯横阻去路，如不依言停步，势必要硬闯过去不可，略一犹豫，停了下来，说道：“闵姑娘还有什么指示？”

素衣少女道：“家父和贵帮中几位长老，都有着甚深交谊，不知官兄在那位长老属下？”

问话之中，已隐隐流现出怀疑之心。

上官琦灵机一动，道：“姑娘这等相问之法，在下应拒绝作答，姑看在令尊和敝帮中几位长老相交的份上，破例答复姑娘一句，在下常随侍在帮主身侧。”

素衣少女冰冷的脸色，突然一变，满脸春风地笑道：“我说呢？官兄怎敢这等傲气凌人，原来是帮主近身之人。”

她微微一笑之后，又道：“久闻贵帮主手下有左右二童，个个身负绝技，看官兄神气，想必是传言中的左右二童之一了？”

上官琦暗道：“穷家帮中情形，我一点也不知道，难得她替我指出一条路来了，不妨充他一充吧。”当下冷冷一笑，默然不语。他这神态，倒使那素衣少女真的有了几分相信起来，不禁一怔。

她原本有心讥讽对方，想不到上官琦竟然将计就计的来个默认不答。

她沉吟了良久，回头对闵正廉道：“哥哥，这人当真是穷家帮的左右二童中的一位么？”

闵正廉道：“这个，我也不清楚了。”

素衣少女突然冷笑一声，目注上官琦道：“穷家帮左右二童，从来不离帮主身侧，岂有单独行动之理，分明是有意冒充……”上官琦骑虎难下，索性硬充下去，冷笑一声，启口欲言，但话到口边之时，却又住口不语。

原来他想说：敝帮帮主就在左近，但忽又觉着这几句话有些不对，因他已从两人口气之间，听出那穷家帮中的帮主，十分尊高，行动之时，岂能默默无闻。

心念一转，冷冷答道：“姑娘这等追问，不知是何用心，本帮帮主和请位长老，行踪一向隐秘，纵然在下知道，也歉难奉告。”

那素衣少女冷笑一声，道：“那就请官兄暂留此地，等待贵帮中长老来救你吧！”

上官琦略一沉吟，怒道：“就凭姑娘想把在下留在此地，未免有些夜郎自大。”

那素衣少女冷冰冰地说道：“你如不信，就走一下试试？”

上官琦目光盯注在那素衣少女脸上，一时之间，犹豫不决，此时此情，不知是否该硬闯出去。

那素衣少女虽然冷若冰霜，但上官琦眼睛一眨也不眨动一下，瞧了一阵，也不禁有些羞红泛颊，怒道：“你这般瞧着我干什么？哼！没有规矩。”

上官琦心中一直在想着该不该硬闯出去，听得人家责备之言，才霍然警觉到自己仪态失常，只觉一种愧疚之感泛上心头来，赶忙别过头去，说道：“姑娘如若这般蛮不讲理，在下可要硬闯了。”

他虽然觉着脸上一阵发烧，但因涂的易容药物过多，脸色仍是一片枯黄，看不出一点羞红色。

那素衣少女突然一展柳腰，直欺而进，右手纤指直向上官琦“期门”穴上点去。

这等猝然发难，已是极难防备，何况双方相距又近，那素衣少女出手又快似电闪，只看得闵正廉心头一震，失声叫道：“啊呀！”

闵正廉惊叫出口的同时，瞥见上官琦身躯突然向旁侧一倾，身子横里移开了三尺多远，竟然把素衣少女电奔雷掣的一击让开。

那素衣少女对上官琦能闪避开自己的突然一击，也似乎甚感意外。怔了一怔，才道：“穷家帮中左右二童之名，果不虚传，能闪开我这猝然一击，已足可列身当今武林中第一流高手了。”

上官琦冷冷说道：“姑娘这等猝使暗算，行径已非光明、在下念你是个女流之辈，不和你一般见识，我便走了。”大步直向厅外走去。

那素衣少女妖躯一横，拦住去路道：“想走么？没有这么容易！”

上官琦怒道：“你要怎样？”

那素衣少女道：“你能接我三十招不败，再走不迟。”

上官琦暗暗忖道：“我如决心查问此事，早晚免不了一场搏斗，先试她三十招，倒可先摸摸她武功路数。”心念一动，冷然答道：“在下恭敬不如从命，但我事先声明，只打三十招、决不多打。”

那素衣少女说道：“好吧！这房中地方狭小，咱们到院里去吧！”当先出了房门。

上官琦已见过这素衣少女的武功，知她出手诡辣异常，表面看去，颜如桃花，心地却毒如蛇蝎，当下暗中运气戒备，紧随那素衣少女身后而出。

只听她娇声笑道：“出了房门之后，就算到了战场，你要留心戒备啦。”声音甜柔，悦耳动听，毫无火气。

上官琦道：“姑娘尽管出手！”那素衣少女突然停下脚步，慢慢地回过头来，笑道：“官兄是左童还是右童？”

上官琦略一沉吟，道：“这个恕难奉告。”素衣少女突然一摆柳腰，右手纤指疾向上官琦胸前“玄饥”要穴点了过来，口中仍然笑意盈盈地说道：“你这人怎么一问三不知呢？”

说话之间，左手又斜里横拍过来一掌。

上官琦左脚微一用力，身躯突然向后闪退三尺，避过那一指、一掌，说道：“在下只是不愿答复姑娘相询之言而已。”

素衣少女道：“不吃敬酒吃罚酒，等一会，你就非讲不可了！”两手双双击出，指点掌劈，倏忽间连攻五招。

这五招迅辣兼具，着着皆袭向要害大穴。

上官琦看她连绵的掌势，亦不禁暗自惊心，忖道：“如果在三年之前，单这五指连绵的迅急攻势，已把我伤在手下了。”素衣少女眼看五招快攻，被上官琦从从容容地闪避化解开去，也似甚感意外，霍然退后了三步，目光盯在上官琦脸上。眨也不眨动一下。

只见她原如娇花的脸上，逐渐变成了苍白之色，渐渐地白中透青。

上官琦愈看愈觉不对，忽然警觉到她正在运集功力，可能要施展一种什么绝毒的武功。

这警觉使他感觉到事态严重，对方似是已动了杀机。

一面暗中运气戒备，一面冷冷说道：“在下和姑娘无怨无仇，动手相搏，旨在印证武功，姑娘如果妄动杀机，施展什么歹毒武功求胜，可别怪在下辣手反击。”

那素衣少女微微一笑，一语不发。

但她此时笑容，和刚才已然大不相同，刚才笑容如花倍增娇艳，此刻面色铁青，那笑容陡增几分阴森恐怖之感。

站在一侧的闵正廉，已觉出了情势不对，他知妹妹这忿怒的一击，威势非同小可，万一一击之下，伤了上官琦，势将和穷家帮结下不解之仇，突然向前一步，拦在上官琦身前，说道：“妹妹暂请住手，听我几句话后，再动手不迟。”

那素衣少女目光凝滞，似已到了不辨亲疏之时，对闵正廉喝叫之言，好似没有听到。

上官琦低声对闵正廉道：“闵兄快请退开，令妹已若弓拉满月，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且这一击必然凌厉绝伦，说不定是极阴毒的功夫出手。”

那素衣少女铁青的脸色上，突然泛现笑容，樱唇轻启，皓齿微露，那冰冰的神情，突然间转变为十分温柔。

上官琦急急叫道：“令妹即将出手，闵兄快快闪开！”闵正廉还在犹豫，忽觉横里冲过来一股力道，把自己身形震到一侧。

他刚刚让避开去，那素衣少女已然发动，纤手一扬，拍了过来。这一掌打得轻描淡写，掌势落得十分缓慢，亦无破空啸风的惊人威势。

上官琦虽然明知那素衣少女这一击中如不是惊心动魄的威势，定有着什么歹毒的武功，但他对敌经验缺乏，心中虽然想到，但却不知纵身避开，一半也是自负武学，不愿闪避。

就这微一犹豫，突然一股温风，拂身而过。

但觉身上微微一热，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喷嚏。

那素衣少女击出一掌之后，立时向后暴退数尺，闭目而立，运气调息。

好像这轻描淡写的一掌，已然用尽她生平之力，有些儿困倦难支模样。

阳光满院，盆花随风，飘来一阵阵清香的花气，这所小院落中，仍然是那样的幽静，就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

闵正廉轻轻地走了过来，低声问道：“官兄，你怎么样？哪里觉着不舒服么？”

上官琦静静地站着，和那素衣少女一般的闭着眼睛休息，听得闵正廉相问之言，忽然睁开眼睛，微微一笑道：“我很好……”

闵正廉低声说道：“官兄，既然没有伤着，快些请离开此地吧！”上官琦啊了一声，仍是站着不动。

闵正廉看神情不对，不觉地伸手推了他一下，道：“官兄快些请……”只觉手触之处，如被灼烧，不禁一呆。

仔细望去，只见上官琦全身都泛现了一片血红之色，只有脸上，仍然是一片僵黄，不禁大吃一惊，急急叫道：“官兄，官兄，你受了伤么？”

忽听身后响起了一个甜脆的声音，道：“他已经受了内伤，不过不要紧，吃了我一粒丹药就好了。”探手入怀，摸出一粒丹丸，笑道：“官兄，对不住，你刚才猜的不错，我已运集了功力后，掌势就不能不发。”

素衣少女神情忽冷忽热，有时冷若冰霜，有时无限温柔，把个上官琦闹得迷迷糊糊，束手无策，不知不觉中伸出手来，接过那少女手中丹丸。

抬目看去，只见那丹丸色呈紫红，大小有如樱桃一般，拿在手中，已然闻到一般清香之气。

素衣少女看丹丸拿在手中，转来转去，但却不肯服用，微微一笑，说道：“这粒丹药非常灵验，服用之后，伤势立可好转。”

素衣少女笑着一顿之后，又道：“穷家帮中左右二童之名，果不虚传，如是换了他人中我一掌，早已经是胸膈重创，摔倒在地上了。”

上官琦神志虽未晕迷，但因听那女子讲话，不能专心一意运气调息，伤势发作，有些明显不若早那日等思虑周到。

素衣少女缓步走近上官琦身侧，转伸皓腕，满脸娇甜的笑容，抓住上官琦拿着药丸的手，笑道：“快些吃下去吧！我一时气忿伤了你，心中甚是不安，如果因伤你之事，和你们穷家帮结了仇，那就更非我的心愿。”

上官琦在她柔声相劝之下，不知不觉中举起了手中丹丸，放入口中。

丹丸入口，立时化开，一股清香直下丹田。

素衣少女笑道：“我哥哥这边，闲杂之人太多，不如请到我的住处，静息上二个时辰，伤势就可以复元了。”

只见她轻轻举手一抬，上官琦不自觉地随在她身后走去。

闵正廉越看越觉情势不对，急急上前两步，说道：“妹妹，穷家帮势力浩大。”

那素衣少女突然回过头来，说道：“我早就知道了，还用你说么？”

闵正廉似十分害怕妹妹，竟然不敢再多接口，默然垂下头去。上官琦回头望了闵正廉一眼，又随在那素衣少女身后走去。穿过了几重庭院、又到一外花木繁盛的跨院中，那素衣少女带着上官琦直入房中。

这是一座布置雅美的闺房，白绫作壁，紫缎作帘，靠壁处放一张檀木雕花的梳妆台，梳妆台一张红漆木榻锦帐分钩，绣被被鸳枕，折叠得十分整齐。

这时素衣少女对待上官琦，似已毫无顾忌，拍拍木榻，笑道：“官兄就请在榻上运气调息一下，等药力行开之后，伤势复元，再走不迟。”

上官琦望望那素衣少女，竟然依言爬上木榻，闭上双目，盘膝而坐。

那素衣少女长长吁了口气，缓缓打开抽斗，取出一把锋利的短刀，和一瓶药粉，美丽的秀面上，突然泛起一片杀机！这当儿，门外响起了一阵步履之声，一个低沉的男子声音，道：“妹妹，小兄有要事相告。”

那素衣少女道：“哥哥请进来吧！”

绣帘起处，缓步走进来身着重孝的闵正廉。

他望望妹妹手中的锋利短刀和手中的白玉瓶，又看看安好无恙、端坐在妹妹木榻上的上官琦，长长叹息一声道，“还好！妹妹没有把他处死，我以为来不及了！”

那素衣少女脸色一沉，冷冷地问道：“你算过时间么？”

闵正廉道：“算过了。”

素衣少女道：“十日大限，还余几日？”

闵正廉道：“十日过了七天，还有三日时限。”素衣少女道：“这就是了，三日时光，转眼就要过去了。”闵正廉接道：“限期虽是迫急，但总还有三日，如果妹妹处死了这位官兄，只怕眼下就要出事！”

素衣少女道：“为什么？”

闵正廉道：“妹妹刚刚带走这位官兄，穷家帮已经有人追踪而到。”

素衣少女急急问道：“来的什么人？哥哥认识吗？”

闵正廉道：“一共来了三个，小兄只认得一个。”

素衣少女微一沉吟道：“他问起这个姓官的么？”

闵正廉道：“虽然没有问起，但神色之间，却是有些不对，再三追问爹爹遗体埋葬何处，要到坟前凭吊一番。”

素衣少女道：“什么人这样蛮横？”

闵正廉道：“穷家帮中的武相关三胜。”

素衣少女微微一蹙眉头，道：“听说关三胜是穷家帮第一位高手，是么？”

闵正廉道：“他在穷家帮中有武相之称，武功自是非同小可，不但武功，就是身份地位，也仅次于帮主。”

素衣少女道：“他们现在何处？”

闵正廉道：“小兄已把他们送进大厅，请金叔父相陪，和两位少林高僧叙谈。”

素衣少女又望了上官琦一眼，缓缓收起刀瓶，道：“走！我去见见那位关三胜，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位人物？”

闵正廉抬头向盘坐在木榻中的上官琦望去，只见他微闭双目而坐，身上肤色，仍然泛起一片艳红，但脸色却仍是一片枯黄，暗自叹息一声，低声叫道：“官兄，官兄！”

他一连喝叫数声，上官琦恍如不闻，连眼皮也未睁动一下。那素衣少女微微一笑，道：“他现在正在运气逼行药力，哪里还会听到你呼叫之声。”

闵正廉道：“妹妹，你究竟给他服用了什么药物？”

素衣少女道：“很难说。”

闵正廉急道：“穷家帮中武相，乃当今武林中有数高手，如让他发觉了帮主身边的左右二童，眼下了‘迷性’药物，如何肯善罢甘休，势必引起一场……”

素衣少女道：“哥哥怎知我给他服用了‘迷性’药物，呢？”

闵正廉心中焦急，口不择言地说道：“如不是‘迷性’药物，怎的现在还不清醒呢？”

那素衣少女对闵正廉这等出言相撞自己，似是甚感意外，怔了一怔，才笑道：“哥哥，你胆子越来越大了！”

她微一顿之后，又道：“我给他服用的药物，虽然可能迷失去他的本性，但也可以救他性命，这件事，不用你多管，带我去见见那位穷家帮的武相吧！”

闵正廉说完之后，已知道自己慌急失言，早已吓得脸色大变，听那素衣少女责问了两句，并未再深究其事，才放下心中一块石头，说道：“妹妹，不是小兄多口，我实为妹妹着想，小不忍则乱大谋，妹妹何苦为争一口闲气，开罪穷家帮，正面和他为敌。”那素衣少女沉吟了一阵，道：“反正只余下三天时限了。三日之内，如仍查不出……”

忽听上官琦长长呼出一口气，跃下木榻。

那素衣少女，对上官琦这么早醒来一事，大出意料，不觉心头微微一震。

回头望去，只见上官琦大步走了过来，默然在她身边一站，漠然地望了闵正廉一眼，似是从不相识。

闵正廉道：“这位官兄既然醒来了，是否要带他一起去见穷家帮中人？”

素衣少女笑道：“去吧！索性让他们大为惊奇一下，帮主的近身之人，也会叛离他们。”闵正廉道：“穷家帮武相，江湖上经验甚丰，如被他看出官兄被迷药迷失本性之事，只怕要当面引起冲突。”

素衣少女笑道：“武柜武功再好，也不敢伤他们帮主身侧之人，哥哥只管放心！”一挥右手，道：“哥哥请带路……”闵正廉急道：“妹妹当真要带着他去见穷家帮的人么？”

素衣少女脸色一整，冷冷说道：“我几时说过谎言来？”

闵正廉略一沉吟，道：“好吧！”转身向外走去。

素衣少女轻扬玉掌，轻轻拍拍上官琦的肩膀，微笑说道：“跟着我走！”

上官琦茫然一笑，也不言语，默默随在那素衣少女身后，向前走去。

穿过了几重跨院，来到大厅，宽敞的大厅中，坐满了人，少林寺的铁木、凡木大师，青城双剑和很多佩带着兵刃的劲装大汉，高矮肥瘦，应有尽有。

紧依铁木大师身侧，坐着一蓝衫虬髯，像貌威武的中年大汉。他那身蓝布大褂，颜色虽已洗得失去了原有色彩，但却十分干净，补满着一块白、一块黑的补丁。

在那虬髯中年大汉身后，并肩站着两位身着灰色大褂，满头乱发，足着多耳麻鞋，打着白布绑腿，三旬左右的大汉。这些人，都在金少和亲切的招待下，各据席位。

这些人都在等候着主人，没有一个人开口交谈，厅中人数虽多，但却是鸦雀无声。

在大厅一角，有一个面色紫红的大汉，不时把目光投向上官琦的脸上，似是想引起他的注意，可是上官琦却恍如未觉、望也不望他一眼。

闵正廉进了大厅，立时抱拳一个长揖，高声说道：“家父之丧，有劳诸位伯伯叔叔们的大驾，长途跋涉，赶来祭奠，晚辈心中感激莫名，如今家父遗体已经下葬，不敢再多扰诸位伯伯叔叔们的宝贵光阴。”

那虬髯大汉，笑道：“清恕老朽奉帮主之命而来，一来归还令尊一点东西，再者要凭吊令尊一下遗体。”

闵正廉道：“家父遗体已经入土，老前辈这番盛情心意，晚辈拜领了。”说完深深一揖，一面暗中留神着几人举动、神情，看到他们瞧到上官琦后，有些什么反应。

他心中最是担心此事，哪知事情大出意外，关三胜仅仅一瞥上官琦后，就未再多看过他一眼。

上官琦似和这些人从不相识，也未多望过几人一下。

那被誉为穷家帮武相的关三胜，竟也不识帮主身侧之人，望也未望上官琦一眼。

闵正廉甚觉奇怪，暗暗忖道：“以关三胜在穷家帮中的地位身份，决不会连帮主身侧的左右二童，也不认识，难道此人是冒充的不成？”

那素衣少女缓缓转过脸去，望了闵正廉一眼，说道：“哥哥，爹爹遗体已经下葬了，不便再劳师动众人人家，哥哥请送诸位伯伯叔叔们……”

这几句话，无疑当面逐客，在座群豪，都不禁为之愕然。

关三胜轻轻地咳了一声，打断那素衣少女未完之言，接道：“在下久闻闵兄有一位精明干练的千金，想来定是姑娘了？”

素衣少女道：“不错啊，老前辈可是穷家帮的武相关三胜么？”

她开口直呼关三胜的名字，使在场群豪，又都为之一怔。

要知关三胜不但盛誉卓著、而且脾气也是出乞地暴躁，以他在武林中的地位，被一个十几岁的女娃儿，直呼名字，定然难以忍受，必将大怒而起，厉言责问。

哪知事情大出群豪的意料之外，关三胜竟然毫无怒意地笑道：“数十年来，就没有听到有人直呼老夫姓名，就是敝帮帮主，也要称我一声关兄弟。”说完，纵声大笑。

素衣少女道：“你笑什么？难道你和家父相识，就要以老前辈自居么？”

哼！我又没见过你，凭什么要叫你关老前辈？”

关三胜微微一怔，道：“不论你如何称呼老夫，我也不放在心上。”

素衣少女道：“你放在心上，又怎么样？”

关三胜被顶撞的愣了一愣，道：“好厉害的丫头！”

闵正廉道：“舍妹少不更事，老前辈不要和她一般见识。”关三胜道：“我要和她一般见识早就出手教训她了。”他微微一顿之后，又道：“令尊遗体不知埋葬何处？老夫只要到他墓前奠拜一下，也可回去上复我们帮主了。”素衣少女冷笑一声道：“家父墓中满放金银财宝，古玩名画，你苦苦追问地方，不知是何用心，难道要存心扒墓么？”

关三胜连番被她顶撞，已然忍不下心头怒火，一掌击在案上，只震得茶碗茶壶，四下横飞。

这大厅之中，坐人甚多，被关三胜掌力震飞的茶杯茶壶，以及飞溅的水珠，大都向人身上飞了过去。

但见厅中群豪纷纷动作，有的大袖轻拂，有的挥掌拍出，有的起身避到一侧，造成一片混乱。

那素衣少女默然不言，只是冷眼望着这混乱景象，直待混乱平复，群豪各归座位，她冷笑一声，道：“若不看在贵帮主和家父相交一场的份上，单是你这等失礼的举动，就该被逐离此地了。”关三胜眼看自己一掌击在桌上，震得杯壶乱飞，水珠四溅心中甚觉不好意思，一股升起的怒火，也强制息了下去，哪里还受得了那素衣少女再相讥讽之言？只气得环目怒睁，虬髯倒竖，说道：“好个目无尊长的女娃儿，老夫将拼着受帮主一顿斥责，也要教训你一次。”举手一挥，身后两个满头蓬发，身着百衲大褂中年大汉，闪身而出，疾向那素衣少女扑了过去。

这两人动作奇快，出手一击，已看出武功甚高。

闵正廉急道：“关老前辈……”话刚出口，已被那素衣少女娇声叱道：“哥哥不用多事。”疾退三步，让开两人一击，侧脸对上官琦柔声说道：“去把他们两人打一顿。”

她说的轻俏无比，一派天真，似是上官琦定可胜得两人一般，只听得厅中群豪，都不禁微微一晒，那两个穷家帮中高手，却是听得微微一怔，目光齐齐投注到上官琦的脸上，只觉此人衣着破损，甚似穷家帮中之人，但面目陌生，从不相识。

上官琦满脸茫然地啊了一声，缓步直对两人走去。

易容药物，掩去了他焕发容光，和勃勃英气，看上去毫不起眼。

两个穷家帮中高手，相互望了一眼，一齐皱起了眉头，似是对付这样一个人，有失身份一般。

左面一个踏前两步，说道：“你是什么人？满脸病容，难挡一击。”

说话之间，上官琦已然走近身侧，举手一拳，当胸击去。

这一拳不但来势猛恶，而且出手招术，亦极怪异，那穷家帮高手，初时并未放在心上，出手封架之时，才突然觉出不对，赶忙向后疾退了三步。

上官琦的武功早已列身武林中第一流的顶尖高手，此人大意轻敌，尽失先机，虽然中途发觉，但已迟了一步，只见上官琦左腿一抬，如影随形般迫了上去，右掌疾伸，按在那人前胸之上。

这一招灵快无比，变化又出入意外，快得使那人身旁同伴，也来不及出手相救，只听那人一声闷哼，张口喷出一股鲜血，一屁股坐在地上。

上官琦出手惊人，全场群豪，无不为之动容。连少林高僧铁木、凡木大师和青城双剑，也不禁愕然一呆。

那右面中年大汉一见同伴受创，斜里急攻一拳，人也紧随击出拳势，冲了上来。

上官琦目不转睛地微微一侧身子，右手向上一抄，巧妙无比地扣住了那大汉，向前一带，左手回击一掌，正击中那大汉肩头之上。

这一掌打得似甚沉重，只听他闷哼一声，向前疾冲的身子，生生被震得倒飞回去。两个穷家帮中高手，被上官琦在举手投足之间，双双受重创，倒摔在地上。

这情景不但使被誉为穷家帮中武相的关三胜有些骇然，就是那素衣少女也有点惊愕，想不到上官琦的武功，竟然如此之高。

要知上官琦生性忠厚、拘谨，未服药物之前，决不愿随便出手伤人，先自有了心理约束，十成武功，只能用出七成，眼下他本性迷失，出手毫无顾忌，可把全身所学，全部发挥，是故，看上他的武功，似是陡然间长进了甚多。

关三胜重重地咳了一声，缓步而出，先在两个受伤属下的身上各自拍了一掌，然后才慢慢抬起头来，望了上官琦一眼冷冷说道：“阁下是闵姑娘的什么人？”

上官琦微微一怔，满脸茫然，不知如何答复。

那素衣少女急急接口道：“是我们闵家护院教师，你如不服气，不妨出手和他较量一下。”

她已看出上官琦武功高强，觉着留在身侧终是祸害，不如借关三胜之手，先把上官琦除去，故意出言相激。

关三胜纵声大笑一阵，道：“既是无足轻重的人物，老夫就不再顾虑下手轻重了。”

暗中运集功力，缓缓举起右掌。

忽听一声佛号，响彻大厅，铁木大师站起身子说道：“关兄请看在贫僧薄面上，暂请忍受一二。”

关三胜道：“大师有何教言赐告？”

铁木大师道：“昔年闵老英雄不顾自身安危，义救天下英雄，武林中人大都受有他的恩泽，这件事传诵数年，想来关兄定然知道？”

关三胜道：“如非敝帮帮主，昔年受过老英雄相救之恩，在下早已难忍这口冤气了。”铁木大师目光环扫大厅一周，高声说道：“在座诸位可都是为着凭吊闵老英雄而来吗？”

群豪中有一大半起身答道：“不错，不知大师有何教言？”

铁木大师目光缓缓移到那素衣少女身上，冷冷说道：“闵姑娘，老衲是佛门中人，对人世间的恩恩怨怨，早已看淡，你们家中之事，老衲世外人更不该多管闲事，但闵老英雄，昔日舍命相救我武林同道一事，不但遍传江湖，而且恩泽波及天下各门派……”素衣少女冷冷接道：“佛门中讲究无嗔无爱恶，你既知道是我闵家之事，那还是别插手多管的好！”

铁木大师微微一笑，道：“如是老衲应令尊之求而来，是不是亦当袖手不问？”

这一问显然出乎那素衣少女意料之外，只见她怔了一怔，道：“空门无凭，岂能令我置信？”

铁木大师道：“如若老衲拿出令尊亲笔之言，闵姑娘是不是就可给老衲一些方便？”

素衣少女微一沉吟，道：“你先拿出来瞧瞧再说。”铁木大师缓缓从僧袍之中，取出一封白色封筒，当众折筒，取出一纸白笺。

那素衣少女突然向前欺进了两步，伸出纤纤玉手，说道：“拿来给我瞧瞧。”伸手去抓。

铁木大师疾向旁侧一闪，庄严地说道：“闵姑娘不用慌，老衲既然拿出书信，自然是要给闵姑娘看，不过我要先请几个武林同道瞧过之后，以作人证，再交给姑娘。”

那素衣少女娇艳的脸上泛现出一抹杀机，冷冷地说道：“我未睹那函笺之前，如何辨识出是家父手笔，难道你们不会……”

铁木大师满脸肃穆之色，说道：“待老衲传阅过几位武林同道之后，姑娘再拿出仔细辨认不迟。”

素衣少女沉吟了一阵，道：“如看那函笺之上，果是家父手笔，你这般传阅于他人，岂不有违了家父致函之意么？”

铁木大师道：“信函之中，并无什么重大机密，姑娘只管放心。”举手将白笺交到青城双剑手中，接道：“两位先请过目。”

第八回留名记死簿

青城双剑也不客气，接过函笺，仔细一瞧，只见上面潦潦草草写了数行道：

“神木老禅师座前，昔年一步失错，三十载忏悔难补，握笔修书，已近大限，老禅师如念相交旧谊……”

不知何故，下面并未续书，但从那潦草的字迹推断，显然是遇上了什么惊骇之变，无暇再续写下去，但这半篇残笺之中，已隐隐可见他正置身险危重重，杀机环伺之中。

青城双剑一连瞧了数遍，才把函笺奉还给了铁木大师。

铁木大师接过函笺，回头对关三胜道：“关兄，也请瞧瞧此函。”

关三胜接过函笺，从头到尾地看了一遍，皱了皱眉头、交还给铁木大师。

那素衣少女一直冷眼观察着几人的举动，她脸上几度泛现出忿怒之色，但都又忍了下去，面对着少林高僧和青城双剑的威名、她勉强克制了心中的激动，默然无言，直待关三胜把那封函笺看完，交还给铁木大师之后，她才冷冷地说道：“该把家父的信交给我瞧瞧了吧！”

铁木大师缓缓把函笺递了过去，口中庄严地说道：“令尊的生死之谜，天下武林同道，无不关心，闵姑娘切不可太过任性。”

那素衣少女对铁木大师的话，恍似充耳不闻，伸出纤纤玉手、接过函笺，清澈如水的星目，先环扫了群豪一眼，瞧也不瞧地随手把函笺叠起来，放入袋中，欠身对铁木大师道：“多谢老禅师送还家父手书。”铁木大师低宣了一声佛号，压严地说道：“老衲早已料到姑娘有此一着，故而先把令尊手书传阅，如今已有青城两位道兄，以及穷家帮中关兄，阅过此函，有他们三位武林高人作证，姑娘纵然收去此函，也没有用了！”

素衣少女忽然微微一笑，道：“老前辈如是想知个中详情，三日后请再来闵宅，届时晚辈当据实奉告一件武林秘辛。”铁木大师道：“三日时间，如果是顺流放舟，老衲等重来此宅之时，姑娘恐已千里之外了。”

素衣少女道：“以你之见，该当如何？”

铁木大师道：“最好姑娘能现在说出诸般经过，当着天下武林同道之面，姑娘有什么为难之事，也容易解决！”

素衣少女目光冷冷地投瞥了铁木大师一眼，道：“你可是怕我走吗？”

铁木大师道：“姑娘乃此地主人，移迁他往，悉由尊便，老衲只想查得令尊修书之事与生死之谜，能够上复敝寺方丈，也就够了……”

那素衣少女忽地咯咯大笑，道：“家父死、活化身各一，你都见过了……”

铁木大师道：“老衲未见令尊遗体。”

素衣少女冷冷说道：“你偷开了家父的灵柩吗？”

铁木大师微微一怔，道：“没有，老衲如要看那灵柩，也会通知姑娘一声。”

素衣少女目光缓缓由青城双剑、穷家帮的武相关三胜脸上扫过，道：“不是你们两位，那就……”她一双清澈如水的眼睛，停留在青城双剑脸上，住口不言。

青城双剑互望了一眼，左首一人说道：“闵姑娘猜得不错，那棺木确是贫道等所开。”

此言一出，全场中人，又是一阵惊愕。那素衣少女神情却很平静，淡淡

地说道：“几位挟江湖数十年威名而来，不到黄河不死心，开了棺木，不知有何发现？”

青城双剑面现愧色说道：“据贫道启棺所见、那棺木中确是闵老英雄……”

话至此处，微微一顿，左面那道人接道：“姑娘故弄玄虚，相欺天下英雄，不知用心何在？使贫道百思不解？”

那素衣少女沉吟了一阵，道：“诸位如欲解开个中之谜，三日后子夜时分，再请来此，我自当宣泄其秘，以解诸位疑窦。”脸色忽然一沉，目光环扫了大厅群豪一眼，接道：“子夜三更，阴盛阳衰，诸位自信武功足以自保安危的再来，如果自知武功不足自保，那就不必来了。”

铁木大师道：“如苦姑娘借三日之机，遁行他方，贫僧等哪里去找？”

那素衣少女淡然一笑，道：“诸位不妨暗守我们宅院附近，只许人进，不许人出，也就算了！”

铁木大师望了青城双剑一眼，道：“不知两位道兄对三日之约有何高见？”

左首道人沉吟了片刻，道：“此中情节，似是复杂，教人无法判断，好在三日时光，转眼就过，倒不如等他三日再说。”铁木大师低宣了一声佛号，道：“老衲奉谕而来，不查个水落石出，势难复命，姑娘如妄图使用缓兵之计，借机他遁，可别怪贫僧等失礼了！”

素衣少女道：“少林寺威名虽盛，但我还不放心上……”

铁木大师合掌接道：“但愿姑娘一言九鼎，贫僧等三日之后，再来相访。”大步直向厅外走去。

青城双剑道：“闵老英雄生死之事，已引起武林关注，姑娘切不可任性而为。”紧随铁木、凡木大师，步出大厅。

群豪纷纷站起来，鱼贯出厅而去，片刻间走得一个不剩。这时，大厅中只余下了那素衣少女和闵正廉、上官琦、金少和等四人。

闵正廉缓步出了大厅，四下张望一阵，重入大厅说道：“妹妹，咱们当真要等他们三天吗？”

素衣少女点点头道：“自然要等。”

闵正廉道：“届时如若他们都按时而来，妹妹当真要和他们见面吗？”

那素衣少女道：“当然要见，铁木那老和尚在江湖甚有威望，我既然答应了他，岂能失约？”

闵正廉叹息一声，望了少女一眼，默默垂下头去。

素衣少女略一沉思，道：“你们各自回到住处，不要妄动逃生之念，三日后子时时分，赶到大厅中相见。”举手一招，当先走去。这几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她举手一招，上官琦立时跟着走了过去。

闵正廉轻轻叹息一声，也缓步出了大厅。

他似乎已完全屈服在妹妹的积威之下，满脸愁容的缓步而去。且说杜天鶚仗易容药物，混入闵宅，竟然无人认出他庐山真面，他目睹上官琦和穷家帮中的人动手，曾以目示意上官琦别忘了今夜三更和袁孝之约，哪知上官琦浑如不觉，一脸茫然，对他的示意目光，恍如不见，当时情景，他心中虽然觉出不对，但还存着万一之想，上官琦已经混入那素衣少女身侧，故意装成痴呆的样子，再借机露出了两手武功，以博那素衣少女重用之心……他虽明明知道，这判断希望甚小，但除此之外，确也再想不出自慰之道。天一入夜，

他就逡巡在闵家广大的宅院周围，希望能看到上官琦从那宅院出来，赶赴与袁孝相订之约。

哪知道到二更过后，闵宅之中，仍然是一片静寂，不见一个出院之人。

这时，有不少武林高手逡巡在闵宅周围，这些人全都是监视防止闵宅中人逃走的中原武林人物，杜天鹗很少涉足中原，除了几个盛名特著的高手，所识不多，他混在一起，也无人注意到他。直到三更鼓响、仍不见上官琦由闵宅出来，时已不早，势难再等，只好单人赶往和袁孝相约之处。

那棵高大的白杨树下，袁孝早已在东张西望地等候，一见杜天鹗匆匆赶到，立时迎了上去，问道：“怎么我大哥没有来吗？”

杜天鹗原来还存着一种侥幸之想，上官琦早已赶来此处，袁孝这劈头一问，立时如冷水浇身，呆了呆，道：“怎么？他还没有来吗？”

袁孝心头大急，道：“我大哥说过之言，从未不算过，你把他带到哪里去了……非得还我……”他心中愈急，愈是说不清楚，只是吱吱呀呀，杜天鹗根本不明白他说的什么。

这是个很尴尬的局面，袁孝愈叫火气愈大，两只圆圆的金睛中，闪烁着逼人光芒，手舞足蹈，大有跃跃欲动之势。

杜天鹗知他心地浑厚，一旦想不转弯，可能立时出手，只好默默不语，静静地站在一侧，直待袁孝火气逐渐消失之后，才和蔼地道：“袁兄弟，你先别……”

袁孝大声吼道：“谁是你袁兄弟，你如不把我大哥找回来，咱们先得拼个死活出来。”

杜天鹗怔了一怔，正容说道：“袁兄弟，暂请冷静片刻，容兄弟把话说清楚，要打要拼都好商量……”

袁孝尖声喝道：“你先告诉我大哥还活在世上没有，咱们再谈。”

杜天鹗道：“他不但还活在世上，而且还好好地留在闵家宅院之中。”

袁孝呆了一呆，道：“这话当真吗？”

杜天鹗道：“兄弟向来不说谎言。”

袁孝道：“大哥一向说过就算，他告诉我到此地相会，为什么自己不来呢？”

杜天鹗道：“他中了人家迷魂的药物……”袁孝急道：“什么？咱们快去救他出来吧！”

杜天鹗轻轻叹息一声，道：“事情不是袁兄弟想的那样简单，此地不是谈话之所，咱们先到僻静地方，容我把详细经过说明之后，咱们再想救他之策。”

袁孝微一沉吟，说道：“咱们就上这大树上谈吧。”

杜天鹗抬头望去，只见这棵大树高约三丈，树上枝叶也很茂密，坐在树上谈话，既可监视四面动静，又不虞别人偷听，心中暗暗忖道：“这办法倒是不错，也亏他想得出来。”当下点头说道：“好吧！”纵身跃起两丈多高，向上爬去。

两人爬上大树之后，选择一处粗大的叉枝所在坐下来，杜天鹗先轻轻咳了一声，道：“袁兄弟，你要听我把话说完之后接口不迟，且莫听了一半大叫大吼出来。”

他怕袁孝听他说到上官琦遭迷药迷失本性之时，又忍不下心中怒火，急得暴跳如雷，故先用话把他稳住。

袁孝长长吁一口气，道：“好吧！不过你也得答应我两件事情。”

杜天鹞道：“什么事？”

袁孝道：“在未找到大哥之前，你要和我走在一起。”

杜天鹞知道他怕自己一走了之，如不答应，势必又要引起一场争吵，只好点头答道：“好吧，你说第二件？”

袁孝道：“我大哥如果死了，咱们两个也都不用活了。”

杜天鹞暗暗叹道：“这个人虽然有些浑浑噩噩，倒是忠实得可爱。”微微一笑道：“好吧！我一日不能使你大哥回你身边，我就一日不离开你，万一他有了什么不幸，我就替他偿命，不过，我也有一件事要你答应。”

袁孝道：“只要能把我大哥救回，不论什么事，我都可以答应。”他自和上官琦、杜天鹞等分手后，一直苦苦练习人言，虽只有一日夜时光，说话神情，声音又似有甚大进步。

杜天鹞微微一笑，道：“眼下闵家的事，已成了中原武林上一场滔天风波，中原武林道上甚多有名高人，都已卷入这次漩涡之中，所以咱们也不能太急，单独有所行动。”

袁孝沉忖了一阵，道：“不知要等多久？”

杜天鹞道：“大概三日时光。”他阅历丰富，判事之能甚强，推想那素衣少女三日后正需要有人相助，决不会杀掉上官琦那样武功高强的助手。

杜天鹞把袁孝带到一处僻静所在，两人对坐，运气调息，待天色大亮之后，才带他到一处客栈之中叫了食用之物，大吃一顿，然后，又好好休息了两天。

在这两天时光之中，袁孝急疯了心，催促杜天鹞去找上官琦不下十次，但都被杜天鹞推说第三天夜晚再去。

好不容易，熬过了两天，第三天一入夜，袁孝就催促杜天鹞快走。

杜天鹞直待二更时分，才带他赴约。他想到这一次子夜之会可能会引起大战，改换了一身劲装，腰围紫金飞龙软鞭，两肋间分带了两把匕首，外罩黑缎披风，但面上仍涂着易容药物，带着袁孝，直奔闵宅。

这时，闵宅中毫无警戒之情，那连绵帐篷虽然依旧架设着，但已无守夜之人，两扇大门洞开，一片死寂，站在大门外，难见一点灯光。

杜天鹞低声对袁孝说道：“今夜咱们只能见你大哥，也许还无法救他，你必需听我的话，不许擅自出手，大嚷大叫。”

袁孝道：“要是见我大哥不着，今夜你就不能再管我了。”

杜天鹞微一沉吟，道：“那是当然。”大步直向里面走去。

袁孝紧随身后而行，进了大门，穿过那广敞的大院，直向后面大厅闯去。

但见门户大开，却不见一盏灯光，也不见有人拦阻，和几天前三人前来时的戒备森严之况，大不相同。

这出奇的静寂，使这座广大的宅院中，笼罩着一片阴沉之气。杜天鹞轻车熟路，带着袁孝昂然直向大厅走去。

登上厅前石阶，杜天鹞突然停下了脚步，因为素衣少女相约群豪会面的大厅中，也是一片黑暗。

侧耳听去，隐隐可闻混杂的呼吸之声，显然那大厅中已然挤满了人，不知何故，却未点灯火。

杜天鹞回过头去，低声对袁孝说道：“袁兄弟，小心了。”缓步直入厅中。

袁孝禀赋特异，目力过人，虽在厅外，仍可见厅中景物。只见那大厅之中，早已排好了席位，座位上已坐了不少人，但却不闻一点说话的声音。

他心中虽然觉着奇怪，但又不便多问，随在杜天鹗身后走了进去，默然在杜天鹗身旁坐了下去。目光不停转动，打量厅中的人物。

只见那日相遇的少林高僧和青城双剑，都在座上，另外高高低低，肥肥瘦瘦，有六十人之多。

这些人表情各自不同，很多人闭目休息，也有很多人却神色紧张地东张西望。

袁孝仔细地看完了厅中所有的人，但却不见上官琦，心中忧虑更重。

忽然间传来了三更鼓响，天色已到了子夜时分。

幽暗的大厅中，群豪微微骚动了一下，大厅一角处，响起一个苍老的声音，道：“铁木道兄，我看那女娃儿不会回来了吧？”

耳际间突响起一个冰冷但却又十分娇脆的声音道：“我没有死，为什么不来？”

嚓的一声，大厅门口亮起一个火折子，那素衣少女雪白的衣服上，满是鲜血，她长发散披，脸色苍白，手中高举着火折子，缓步直向厅中走来。

厅中群豪，都为这突然变化显得有些惊愕，望着那高举火折子的素衣少女，缓步走向席位，只见她手臂摇摆，大厅中登时一亮，两支红烛，熊熊燃起。

原来那大厅席位上，早已放有蜡烛。

那素衣少女原本十分美丽的面容，此时看去，却恐怖惊人，半颊鲜血，掩遮了美丽的轮廓，而那艳丽的容色，无血色，却又显得异常的苍白，白衣裙子，也都沾满了血迹。

长长的头发，散垂肩后，看上去可怖至极。

厅中群豪，虽然都是身负武功之人，但看到这情形，也不禁有些胆怯，似是那素衣少女带进来一股冰冷阴寒之气，使人油生寒意。

铁木合掌宣了一声佛号。道：“闵姑娘果是言而有信，不知令兄来了没有？”

那素衣少女长长吁一口气，就在原位上坐下来，说道：“我哥哥也没有死，他为什么不来？”

举手一招，只见闵正廉和上官琦、金少和应手而出，直向大厅中走来。

闵正廉也是满身鲜血，左臂和右肩上，都用白纱包着，但已被那鲜血浸透了不少。

上官琦和金少和却是完好无恙，两人都没有受到一点伤害。铁木大师皱皱眉头，道：“闵姑娘，这是怎么回事？”

素衣少女淡淡一笑道：“什么事，告诉你也没有用。”铁木大师微微一怔，笑道：“姑娘先请运气调息一阵，老衲等洗耳恭聆。”

素衣少女不再理铁木大师，依言微闭双目，暗中运气调息。袁孝火眼闪动，瞪着又圆又大的双目，盯注在上官琦的脸上。他和上官琦相处数年之久，对他的举动、身材，早已深印脑际，上官琦虽然用有易容的药物，但袁孝一眼之间，仍能看出是他。袁孝几度欲叫出声来，但却被杜天鹗暗中劝阻下去。上官琦迟滞的目光，也缓缓地打量了四周群豪一眼，目光由袁孝脸边扫过，恍如未曾相识。

这一次袁孝再难忍受，站了起来，大步直冲过去，杜天鹗一把没有拉住，

袁孝已冲到上官琦的身边躬身叫了一声：“大哥。”上官琦瞧了袁孝一阵，茫然一笑，一语未发。

袁孝大声叫道：“大哥，你难道不认识兄弟了吗？”

上官琦目光转动，在袁孝脸上溜了一阵，又缓缓别过头去。那素衣少女也不言语，只是冷冷地瞧着上官琦的反应。杜天鹗怕袁孝情急之下，闹出事情，赶忙奔了过来，抓住袁孝左臂，低声说道：“袁兄弟咱们先去坐着，他此刻神志不清，等一会咱们再来叫他。”

袁孝回望着杜天鹗道：“怎吗？等一会，他神志就会清醒了吗？”

杜天鹗道：“那时如果他还不清醒，我们再想办法。”袁孝道：“好吧！”缓缓退回原位坐下。

熊熊的烛光，照亮了大厅，群豪都不自禁地把目光投注在那素衣少女身上，只见她肩头、臂上、后背等处，仍然不停地向外流着鲜血，显然这伤势并未好久。

最为奇怪的是，她所伤地方都是相搏时不易伤到之处，如果伤到必然很重才对，但她竟还能支持下去。

因有衣服和鲜血的掩遮，谁也无法看到她伤口详细情形，但依情推断，似是她站着不动，任人宰割一般。

大厅上坐满了人，但却一片沉寂，这沉默延续了足足有一盏热茶工夫之久，好像都为这意外的变化，有点茫然无措，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铁木大师环扫了大厅中群豪一眼，打破沉寂说道：“闵姑娘伤势怎么样了？”

那素衣少女道：“死不了啦！”

铁木大师道：“贫僧身上带有我们少林寺中疗刀剑之伤的药粉，姑娘请敷用一些如问？”

素衣少女冷冷地答道：“不必了！我还想多活几日！”铁木大师脸色微变，低宣一声佛号，道：“姑娘可是怀疑贫僧有意加害吗？”

素衣少女道：“那倒不是，我身怀药物大概不比贵寺中药物差吧？”

铁木大师虽是见闻广博的高僧，也被她这等难测高深的答复，弄得有些茫然无措，沉吟了片刻道：“闵姑娘既然身怀疗伤之药，不知何以不肯敷用，贫僧等还要洗耳恭听，姑娘……”那素衣少女截住铁木大师之言，接道：“我敷不敷药，关你什么事？你们有什么话，尽管问吧。”

铁木大师怔了一怔，道：“阿弥陀佛，令尊是否还活在世上？”

那素衣少女道：“死啦！你们见到的是假扮的。”

这等坦然答复，使大厅群豪都为之一愕。

青城双剑接口问道：“那棺木中尸体，可是真的闵老英雄吗？”

素衣少女道：“一点不假。”

铁木大师道：“令尊既已逝世，为何不公诸武林，偏要故作神秘，不知是何用心？”

素衣少女道：“家父之丧，已经哄传武林道上，还要怎么才算公诸武林？”

铁木大师道：“姑娘一面传下讣闻，公告闵老英雄之死，一面却找人假扮闵老英雄，藏身地窖之中，有意带贫僧等到那地窖中去会见假扮令尊之人，似是有意把这件事制造得扑朔迷离，今日这群豪聚齐贵宅之局，也可说是姑娘一手造成。”

那素衣少女站起身来，冷冷说道：“你们还有紧要之话，快些问吧！我

已失血过多，难再支持了，似这等无关紧要之言，最好别说，以免多费口舌。”

杜天鹗突然站起身来，说道：“在下有一件事，想请教姑娘，三日前一个风雨之夜，姑娘运棺江畔，尽杀运送棺木之人，却把令尊灵柩，运上一艘大船，连夜扬帆，不知是何原因？”

素衣少女目光转投到杜天鹗身上，道：“那晚上你看到了？”

杜天鹗道：“看到的何止在下一人？”

素衣少女道：“不知还有哪个？”

杜天鹗沉声说道：“除了在下之外，还有阴阳双绝、雷名远夫妇……”

群豪一听这几人之名，都不自禁地转头乱看，想这几人定都在座，哪知瞧来瞧去，竟是不见四人，立时起了一阵轻微骚动。素衣少女突然举手一理散披的长发，说道：“你贵姓？”

杜天鹗微一沉吟道：“在下杜天鹗。”

群豪之中，大都听过关外神鞭之名，一大半转脸向杜天鹗望去。

素衣少女道：“好！你已经名登鬼录，离死不远了。”杜天鹗怔了一怔，道：“什么？”

素衣少女笑道：“我说你快死了。”

杜天鹗取出一块手帕，在脸上抹，恢复了本来面目，笑道：“闵姑娘请看清在下庐山真面目，别找错了人。”那素衣少女道：“你放心吧！你逃到天涯海角，也躲不过十日大限！”

铁木大师道：“雷名远夫妇，和阴阳双绝，难道都被姑娘杀害了不成？”

那素衣少女突然仰望着屋顶，高声说道：“记上铁木、凡木大师。”

凡木笑道：“记上老僧等，不知有什么用？”

素衣女道：“记上了、你们就还有十日好活。”

青城双剑大笑道：“当真有这等事吗？”

素衣女道：“两位不信就也试试吧！”微微一顿又道：“记上青城双剑。”

厅中群豪，先都为她庄重的神情，奇异的举动微生惊愕，但一怔之后，却又觉着这是件十分可笑的事，全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只有铁木、凡木两位高僧，和杜天鹗面容十分严肃，似是知她这些话并非随口而说，铁木合掌说道：“阿弥陀佛，闵姑娘纵然为老衲订下十日死期，但老衲等未死之前，还想增长一点见闻，听姑娘讲一段武林秘辛。”

素衣女经过这一阵调息，伤势似已好了甚多，缓缓举手，挽起垂肩秀发，目光环扫大厅一周，说道：“凡是听到这件事的人，只怕难以再活下去，如果怕死，现在还来得及走，不怕死的请留在这里。”

群豪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七八个人起身而去。

素衣女道：“还有人走吗？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这次厅中再无骚动之情、也无人离座走去。

铁木大师叹息一声，说道：“以生死大事，赌听一件武林秘闻，未免太不值了，诸位如果和此事无关的人倒是不必冒这等大险。”他盛名卓著，深得武林同道敬重，这一说，果然又有十余人站起了身子，悄然而去。

铁木大师望了望群豪，庄严地接道：“这个大厅中，只怕有甚多不信邪的朋友，也许认为闵姑娘这些话说得十分可笑，但据老衲看，这些话并非聒人听闻，眼下时限不多了，诸位如果能退去，还是退出的好。”

这一番话，又说得上十几个人离开座位而去。

铁木目光转动，看厅中所余，还有二三十人左右，不禁暗自一叹道：“姑

娘请再劝他们几句，无边孽海中，稍修一点善行。”

那素衣少女似是被铁木大师这几句话所感动，果然又启动樱唇说道：“家父之死说不上什么大事，所以哄传江湖，因家父昔日救过中原武林道上几位高人，和少林、青城等正大门户，结了一点善缘，是以家父之死，有劳诸位的关怀，跋涉……”

她突然停了下来，目光环扫了群豪一眼，接道：“再往下说，就是正文，诸位中要走的该走了，只要听得一句正文，就别想逃得十日限约，这是最后的生机了。”

厅中群豪又有四个站了起来，但略一环顾，重又坐了下来。

那素衣女望着铁木说道：“这些人都是至死不悟，我也没有法子了。”

铁木大师微微一皱眉头，高声说道：“诸位之中，如果无事，还是早些离此的好，需知此时此地，并非争名逞雄之时，何苦自惹是非上身。”

厅中群豪，个个似都在十分用心地听他说话，但却无一人起身而去。

那素衣女经过这一阵调息，精神似是好了甚多，面上亦泛起艳红之色，咯咯一阵娇笑，道：“这不能怪我了，大和尚慈航普度，唤不醒冥顽之人。”微微一顿之后，回头对闵正廉道：“哥哥，记上他们的名字吧！”

闵正廉缓缓站起身子，目光环扫了厅中群豪一眼，道：“诸位执意不肯离去，那也是无法之事……”他轻轻叹息一声，轻轻一掌，击在案上，道：“拿记死簿来！”

大厅外，一声娇应，两个头梳双辫，身着绿衣的少女，莲步款款而入。

第一个少女手中捧着一个玉盘，盘中放着一副白绢钉成的册子，封面上写着三个触目惊心的红字“记死簿”。

第二个少女却捧着石砚竹笔。

二女动作熟练轻松，毫不紧张，缓步走近那素衣女身旁桌边，先放好笔砚，然后恭恭敬敬地把那玉盘中“记死簿”捧了出来，放在桌上，又缓步退了出去。

这两个少女进了大厅之后，一直垂着眼帘，望着手中笔砚和那玉盘中的“记死簿”，直到退出大厅，始终未抬头望过厅中群豪一眼。

那素衣女环视了群豪一眼，道：“众位既敢留此不去，想来定都是不怕死的英雄，雁过留声，人死留名，诸位如不愿拖延时间，就快请在那‘记死簿’上签名吧。”

她说话神情，虽然力求和蔼，但那柔和的言词之中，却隐含着一种阴沉之气，使人不寒而栗。

群豪东张西望，但却无一人肯起身签名。

素衣女望了铁木大师一眼，道：“大师不是想早些知道家父死去的原因么？”

铁木大师道：“不错。”

素衣女笑道：“这厅中之人，有一个不肯签名，我就不说，大师最好能首先倡导，免使这僵冷之局，延长下去。”

铁木大师道：“姑娘不是已把老衲的名字记下了吗？”

素衣女冷笑一声道：“你怕什么，一个人只有一条命，你签上十个名，也是只死一次。”

铁木大师道：“如果怕死，也不敢到此地来了。”大步直向那“记死簿”的桌边走去。

凡木大师缓缓站起身来，随在铁木大师身后，走到那置放“记死簿”的桌子旁边。

只见铁木大师提起桌上的毛笔，就簿写下少林寺铁木五字，放下毛笔回头对凡木笑道：“师弟也请写个名字吧。”

凡木微微一笑，提笔就铁木大师之下，写了凡木二字。那素衣少女探过头去，瞧了一眼，道：“很好，两个当真是视死如归。”

铁木道：“老衲已是年登古稀之人，死了也不算夭寿。”

合掌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缓步退回到原位就座。

这两位少林高僧，率先在“记死簿”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似是替群豪壮胆不少，纷纷起身，走向那桌案旁边。

那素衣少女忽然起身说道：“诸位既要留名，就老老实实的留下真实姓名，如若易名更姓，或图嫁祸他人，不但自身难逃大难，且将祸延三代，株连家人。”

这时青城双剑签好了自己的名字退下，一个身着黑色长衫的人，正提笔准备签名，听得那素衣少女之言，不禁冷笑一声，道：“古往今来，江湖代出高手，也确有不少心狠手辣，叫人闻名丧胆的人物，但也没有闵姑娘形容的这等的神奇……”他呵呵大笑了两声，接道：“好在在下孑然一身，上无父母，下无妻女，纵然真能株连三代，在下也不放在心上。”

那素衣女道：“我不过是告诉一声罢了，信不信由你。”

那身着黑色长衫的人，不再答话，迅速地签好名字而退。

群豪依序签好名字，各归原位，只有袁孝跑去瞧了两眼重又退了回来。

原来他从未用过毛笔写字，不知如何下手。

那素衣女目光，盯在袁孝脸上瞧了一阵，道：“你怎么不写名字呢？”

袁孝摇摇头道：“我不会写。”

那素衣少女皱皱眉头，道：“在座之人，都写过自己的名字，你不会写，如何能听，那就请出去吧！”袁孝心地单纯，暗暗想道：“是啊！别人都写了名字，只有我没有写，自不能留在这里听了。”

当下叹了一口气道：“姑娘说的不错，我站在大厅外面等吧，等你说完了我再进来。”他觉十分入情入理，说完话大步走了出去。

杜天鹤本想阻止，继而一想，暗道：签名在“记死簿”上，纵然未必死，心里也难免有些别扭，袁孝既要避到厅外，那就让他避去好了。

铁木大师待袁孝出了大厅之后，合掌说道：“厅中之人，俱已以死作注，具结认死，想听姑娘一段武林秘辛，以闵老英雄之死，这等事情，老衲活了八十多岁，也是初闻初见，而且有幸领头具死，姑娘似是再无拖延时间的理由了。”

那素衣少女缓缓坐了下去，道：“哥哥，去把厅门掩上吧！”闵正廉依言而起，大步走到大厅门边，掩上了厅门。

只听那素衣少女娇脆的声音，说道：“插上木栓。”

闵正廉犹豫了一下，但却依言上了木栓。

素衣少女缓缓站起身来，说道：“我要熄去烛火。”素手扬处，两支高燃的火烛，应手而熄。

大厅中骤然间暗下来，伸手不见五指。

铁木大师高宣了一声佛号道：“闵姑娘如果想借这大厅中机关布设，悄然溜走，那可别怪老衲等有失礼数了。”

只听那素衣少女答道：“大和尚只管放心、我如存下逃走之心，也不会到这里来了。”

耳际响起关三胜豪迈的声音道：“你可以不逃，但我们却不能不防。”

只听一阵阵脚步，椅子移动的杂乱之声，似是群豪都觉着此言不错，自行移动身躯，占了方向，把那素衣少女围在中间。素衣少女咯咯大笑：“你们快些站好方位，我言及正题了。”群豪任她出言讥笑，也无人反唇相讥，但却不知不觉中加快了动作，霎时间全部静若不动，大厅中听不到一点声息。那素衣少女似在思筹措词，沉吟了良久，说道：“家父之死，不过是一个诱敌之计，想请诸位长途跋涉赶来送死……”

短短两三句话，立时引起大厅中群豪的骚动，只听冷笑怒骂之声，不绝于耳地响荡在大厅之中。

铁木大师冷冷接道：“姑娘大可不必再说下去，还是早些谈及正文要紧。”

黝黑的大厅中，无法看清那素衣少女的脸色如何。但却听到她清脆的冷笑之声，响彻在耳际，道：“大和尚苦苦追问家父死因，而且迫不及待，可是存了要找出凶手之心吗？”

此言无疑道破了闵老英雄之顽强，并非死于重病意外，厅中群豪虽然事先已动了怀疑之心，但仍然不自禁起了一阵骚动，叹息之声，彼起此落。

铁木大师低沉的声音，重又响起道：“闵老英雄死于谋算之中，已在他那致敝寺方丈的残篇未完的绝命书中，隐隐透出，老衲不解之处，是什么人伤害了这位善良的老人，而且又单单把他一人置于死地，那人可算得甚有气度的人物，只找闵老英雄一人报复，不肯株连无辜。”

那素衣少女道：“哼！老禅师言外之意，可是怀疑到晚辈是凶手吗？”

铁木突然高宣了一声佛号道：“老衲怎敢作此等逆天背伦之想，但令尊死因离奇，而且诸般形迹、巧合，不得不叫老衲疑心。”

那素衣少女道：“你疑心又怎么样？”

铁木大师乃是有道高僧，略一沉付，心情立时平静下来，又恢复了那低沉的声音，道：“老衲等甘愿在‘记死簿’上签下名字，旨在听姑娘相告令尊死因，事情真假未清之前，老衲不愿妄加推断，姑娘既有承诺在先，老衲等这里洗耳恭听了。”

那素衣少女似是有意挑逗起铁木大师怒火，冷冷地接了一句道：“你不洗耳恭听，还有什么办法可用呢？”

铁木大师默然不言。

黑暗中看不清两人的神色，大厅突然沉寂下来。

足足过有一盏热茶工夫，听不到一点声息。

突然间，遥遥地传来了一声铜锣之声，缭绕在群豪耳际。

这声音既不尖锐，也不刺耳，但却入耳惊心，使人生出一种惊怖之感。

紧接锣声三响，震破了静夜的沉寂，袅袅细乐，紧随锣声之后传来。

关三胜轻轻咦了一声，道：“这什么声音，我过去好像听过。”那素衣少女突然接了一句道：“催命锣声。”

关三胜怒道：“不管它催命锣、断魂鼓，闵姑娘快请述说令尊死亡经过，再要拖延时刻……”他忽然感到，此非自己一人之事，倏而住口。

素衣少女道：“我拖延不说，你又能怎样？”

关三胜怒道：“难道老夫就不能出手教训你一次吗？”

素衣少女咯咯笑道：“那就不妨试试吧！”

只听铁木大师说道：“闵姑娘有言在先，我等在‘记死簿’上写下名字之后，闵姑娘即把令尊遇难经过，坦然相告，我等均已照办，厅中之人，已无一未在‘记死簿’上写下姓名，难道姑娘当真存下了毁诺之意不成……”突然一晃身子，人已到了桌边，他把‘记死簿’抢到了手中。

他这举动，大出了那素衣少女的意外，而且动作迅快无伦，进退之势，也不过是眨眼工夫而已。

那素衣少女似是恐怕铁木大师毁去了“记死簿”急急说道：“老禅师别撕坏了它。”

铁木大师心中一动，双手各握一半笑道：“闵姑娘如不肯说，老衲就先把这本‘记死簿’撕了，免得我们都白具下生死之结。”素衣少女缓步走了过来说道：“你先把簿子还我，我再说不迟。”

关三胜道：“大师不能还她，此人出尔反尔，说了不算。”铁木笑道：“我等依言具下生死之结，但姑娘仍是拖延时刻，不肯直说，此刻叫老衲如何能信得过呢？”

素衣少女道：“那你要怎么样？”

铁木大师道：“姑娘说过之后，我再把这簿子还你不迟。”素衣少女道：“你既不信我，我如何能信得过你？”

铁木大师怒道：“老衲出家之人，岂是言而无信之辈。”忽然间锣声三响，那绕耳乐声，也突然高扬，弦管齐鸣，似是已到了厅外不远之处。

青城双剑突然一齐向外走去，开了大厅紧闭的双门，抬头张望。

关三胜早已憋了一肚子气，已难再忍下去，大步走近铁木、凡木低声说道：“这女娃儿诡计多端，借故拖延时刻，只怕另有用心，咱别着了她的道儿。”

凡木大师道：“不知关兄意欲如何？”

关三胜道：“兄弟之意，不如先把这丫头制服，带往贵寺，或是带往我们穷家帮中询问，不怕她不讲实话！”

铁木大师道：“此中情节繁杂……”突然放低了声音，全厅中人，除了关三胜外再无人听到他说的什么。

原来铁木大师忽然觉着此时此地，不宜把胸中所想之事，全部宣泄出来，立时改用传音入密之法，接道：“咱们如想穷究内情，必需以最大的耐性，小不忍则乱大谋，闵老英雄之死，内情似是牵连甚大，此女也不似真正幕后人物，据老衲所见，此事只怕关系整个武林，贵帮一向行侠江湖，宵小闻名丧胆，老衲虽然没缘和贵帮主一晤，但已久仰他的豪风侠名，但望关兄能以大局为重，暂忍一时气仇，老衲愿尽绵力相助关兄……”

话到此处，突闻站在大厅门口的青城双剑轻喝一声：“什么人？”

双双联袂而起，人影一闪而逝。

关三胜低声说道：“多谢大师指教。”

铁木微微一笑，道：“今夜之中，或将有出人意外之变。”突听一声厉叱，起自屋顶，紧接着一声长啸划破夜空。大厅中人一个个屏息而立，并未因室外喝叱厉啸，而有所举动。

要知青城双剑之名，早年誉满江湖，厅中之人，都是久走江湖之人，见过双剑之人，虽然不多，但对青城双剑的威名，却是早有所闻，以两人那等声誉武功，纵遇强敌，也不致有何凶险，是以无人出厅查看。

那素衣少女也似等待局势的变化，凝神静听厅外动静。那厉喝、长啸之

声过去之后，城外的弦管乐声，也忽然停了下去，一时间万籁俱寂，不闻一点声息。

厅中之人，一个个屏息凝神而立，似是都在等待着情势的变化。

那知沉寂延续了一刻工夫之久，仍然不闻一点声息，厅中群豪都有点再难沉得住气，杜天鹗已听出那声长啸，乃袁孝所发，担心他的安危，当先提议道：“咱们出去瞧瞧！”大步直向厅外走去。铁木大师亦为青城双剑的安危担心，低声向凡木道：“师弟出去看看，如果见到什么奇异之事，万勿自行出手，立时招呼小兄。”凡木点头一笑，转身向厅外走去。

这时，杜天鹗已走到厅门所在，两个人几乎是一同举步出了大厅。

一阵冷风，迎面吹来，顿使人精神一振。

抬头看去，庭院寂寂，哪里有一人影。

杜天鹗低声道：“大师请在庭院中巡视一下，在下到屋面上查看一下。”

凡木单掌立胸，道：“杜兄请。”僧袍一拂，人已离了台阶，凌空而起，飞落在庭院之中，运气戒备，向那花木暗中寻去。杜天鹗却一提真气，一掌护胸，一掌护面，一个翻转，跃上屋面。

纵目四望，哪里有袁孝和青城双剑的影子，甚至连一点可资追寻迹象，也瞧不出来。不禁心中大为惊骇，暗道：“以青城双剑在江湖上的威名盛誉，以及袁孝的武功而论，不管遇上何等强劲之敌，也能支持上十招八招，何以只听得二声长啸，就人踪不见，袁孝江湖阅历浅薄，中人诱敌之计，也还罢了，青城双剑是何等老练之人，难道也会中人诱敌之计不成？只觉脑际间疑窦丛生，愈想愈觉得事非寻常，不自禁打了一个寒噤！

忽然间，东北方闪起了一道亮光，但一闪即逝。

杜天鹗一瞥间，似是发觉那亮光闪耀之处，有两条人影在飞跃，但匆匆一瞥之下，无法判定是否真实。

他想叫喊，但又怕万一观察有误，难免要贻人笑柄，略一忖思，纵身而起，疾向那亮光闪起处奔去。

当地翻越过几重屋脊后，到了一处高楼下。

这正是闵家广大宅院中的花园，星光下景物大致可辨，但见桂木葱郁，花气扑鼻，这座高楼，就建筑在花树环绕之中。

大约的估计，那火光闪耀之处，就在这高楼附近，但此时，除了夜风拂动着花树枝叶的轻微簌簌之声外，再无其他声息。杜天鹗轻轻地叹息一声，暗道：“幸亏我未招人来，不然……”正忖思间，忽听唰唰轻响，那高楼垂下了一条数丈长的白绢。

杜天鹗吃了一惊，暗道：“这高楼以上，难道窝藏的有人不成？”

凝目望会，只见那垂下白绢之上，写着：“请君登楼一谈”六个大字。

杜天鹗望着那垂下的白绢，心中千回百转，不知如何才对，想立时回到大厅，把此事告诉群豪，又想独自登上那高楼瞧瞧再说。

忖思了良久，才纵身而起，伸手抓住那垂下的白绢，微一用力，一个倒翻，人已跃上楼顶屋面。

他江湖经历丰富，不肯一下跃飞入楼，先落在屋而之上，侧耳静听室中动静。

只听室中传出来一轻微的冷笑之声，道：“既然敢单人匹马地找到此地，为什么不进来谈谈呢？”

言词说的甚是客气，但声音却是十分冷漠、尖细，叫人听不出是男是女。

杜天鶚默算这高楼相距那大厅距离，已有百丈左右，中间相隔重重院落，除非高声大叫之外，实不易惊动到大厅中人，心中在想，口中却低沉地答道：“在下素来不受人激将之法，想把我骗入楼中暗算于我，那可是梦想的事。”

只听那楼中又传出冰冷尖细的声音道：“你既然心中害怕，那就快些回去吧。”

杜天鶚道：“没有这等容易，在下既然来了，总要见识一点什么再走。”

忽见那垂下的白绢迅快地向里收去，片刻之间，尽被收入室中。但闻楼梯声咚咚，那楼中之人，似已下楼而去。

杜天鶚低声说道：“如果你们没有暗算在下之心，请在室中点起一盏灯火。”

但闻楼梯脚步声愈走愈远，渐不可闻，似是楼中人已不顾而去。

杜天鶚冷笑一声，自言自语地说道：“哼！这些诱敌之计，还能欺瞒过我不成？”

当下就屋面揭下一块瓦片，一抖手，投入了室中。哪知瓦片入室，竟听不到回音，有如泥牛入海，声息全无。杜天鶚哈哈大笑道：“好啊！你要不接我投进去的瓦片，在下等一会，忍受不住，说不定要进去瞧瞧了，你这一接我瓦片，岂不是自暴身份，尚隐身楼中未走吗？”

他原想这喝问之言，定可激得对方答话，哪知对方竟然置之不理。

杜天鶚暗自忖道：看来今夜非得涉险入楼去瞧瞧不可了。右手暗中松开腰中软鞭的扣把，左手又揭了屋面上一块瓦片，一抖手，直向室中打了进去，侧耳听室中仍无动静，又揭过三块瓦片，运足腕力，一齐打入。在他预料之中，室中之人武功虽好，但究竟夜暗如漆，视物不易，接住一块瓦片或有可能，但如三瓦齐入，而且分投的方向、距离，都不相同，要想同时接住三块瓦片，那可是大不容易之事。哪知事情大谬不然，他投入了三块瓦片，仍然听不到一点声息。

这情形确使杜天鶚大感震骇，暗暗忖道：室中之人，如能同时接住三块距离不同，方向各异的瓦片，武功之高，那实在足以骇人听闻。

他原来准备听得那瓦片撞在墙壁上的声息时，立时借势冲入室中。

但现在，他开始犹豫起来……

他静静地沉思了一阵，忽然觉着这环境十分恐怖，万一自己有了什么凶险，大厅中的群豪，都还不知道一点消息，此时此地，已非一人的生死之事，也不是争气保誉的时候。

心念一转，立时暗中提聚真气，一面准备出手，一面准备以长啸之声，招请援手。

就在欲待出声之时，突然觉着背心上被物轻轻一触，耳际间响起了一个冷冰冰的声音道：“不要出声，如有违抗，我立时震断你的心脉。”

杜天鶚还未来得及答话，右腕脉门，又被紧紧地扣住。但觉对方五指一紧，立时半身一麻，全身劲道尽失。

转脸望去，只见一个身着青袍，脸上毫无表情的怪人，紧傍他身侧而立。

隐隐的星光下，他发觉了那人有一种摄人心魄的恐怖，他五官并不难看，但却不像一张人脸，好似死过数月之人，重被从棺材中拖了出来一般，脸上皮肤，僵硬冰冷，瞧上一阵，登时使人心中泛起来一股寒意。

但他究竟是久走江湖的人，心神略一镇静，立时想出了他戴的人皮面具，

当下冷笑一声说道：“你是什么人？何以不敢以真面目示人，戴上人皮面具，难道就能唬得了在下不成。”

那人也不答话，暗中一加劲力，杜天鹗登时觉着全身一颤，百脉行血，忽然向内腑回涌过去。

觉那返涌行血，穿行在经脉之内，犹如万虫爬行一般，痛苦无比。

只听那青衣人冰冷的声音又响起道：“如不愿多尝试行血回涌内腑之苦，就别出声跟着我走。”

杜天鹗心知反抗也是没用，对方只举子之间，立时可以把自己震毙在掌下，只好依言向前走丢。

那青衣人带他到了屋面边缘时，突然用手掌在他背上一指，点了他两处晕穴，松了他被扣的脉门，抬腿一踢把杜天鹗由那高楼之上，踢了下来，然后纵身一跃，也从楼上跳下。

他虽然随后跳落，但势道却快迅绝伦，待他落着实地，杜天鹗身子还在空中向下沉落。

但见那青衣人随手向上一挥，一股暗劲，由掌心涌了出来，一挡杜天鹗向下坠落的身体，然后轻轻接住。

花草丛中，立时奔过两个背插长剑的黑衣大汉，奔到那青衣人的身侧，左面一个黑衣人，突然拔出背上长剑待命下手。

那青衣人略一沉思，道：“不要杀他，放他回去。”纵身一跃，人踪顿失，临行之际，举手在杜天鹗肩上一拂，解开了他两处晕穴，但却又顺势点了两肩后的“风府穴”。

杜天鹗只觉身子一颤，清醒了过来，睁眼看时，那青衣人已然不见，两个黑衣人却一前一后地站在他身边。

其中一人用剑尖指着他的前胸，另一人却探手怀中摸出一包药物，低声说道：“快些张开口来，吃下这药物，就放你回去。”

杜天鹗心中一凛，暗道：这包药物，只怕和上官琦服用的一般模样，服用之后，就难再自主，永远受人奴役。

他阅历丰富，心机灵动。当下不再反抗，坦然张开嘴巴！

只见那手拿药物的黑衣人，微微一笑，道：“你这人倒是满干脆呀！你服了这药物之后，就有希望和我们同在一起共事了。”

那举剑之人忽然放下了手中主剑，说道：“兄弟，这个人既然不肯反抗，你把他的服药减轻一些吧，免得他内腑受损，将来如在一起，还要彼此互助。”

那拿药之人果然在那药物之中取出两粒，低声说道：“如果你把全量服下，至少要三日夜的时间，不能清醒，不食酒饭，我替你减了两粒，大概就不会晕迷了。”言词之间，竟然和杜天鹗大攀交情起来。

杜天鹗却听得甚是奇怪，他们怎会知道将来和我在一起相处，竟然预先卖了交情。

那带剑黑衣人，似已看出他疑惑之情，笑道：“我们都是庄主的十二个黑衣卫队中人，昨天有一个不幸死去，今日庄主又不肯杀你，看来你已入选，递补昨天死去那人的遗缺。”

杜天鹗吃了一惊，表面之上，却故作镇静地笑道：“庄主不过和我初见，就这般信任我吗？把我收做贴身卫队，就不怕我暗生异心？”

那两个黑衣人，同时笑了起来，齐声说道：“这个不用担心啦！先把这包药物吃下，以后再谈吧！”

杜天鹗虽明知关键在这包药物之上，但又不能不吃，只好张开嘴巴。

那黑衣人手腕一抬，一包药丸，尽都投入杜天鹗的口中。

杜天鹗迅快地闭上了嘴巴，舌尖一挑，把口中的药丸尽压舌底之下。

他见多识广，装作起来，也是惟妙惟肖，艰难一咽，神情似是异常痛苦地把那药丸吞了下去，暗中运气，闭住呼吸，合上双眼，静站不动。那两个黑衣人，四道眼光，却一直凝注他的脸上，似在查看他咽下药物后的反应。

杜天鹗微微启动一下双目，偷瞧了两人一眼，心中却十分焦急，暗道：“想这药物服下之后，定然会有反应，我如装作的不对，只怕要被两人瞧出破绽。”

正感为难当儿，忽听左面一个大汉说道：“兄弟，你瞧此人服用下药物之后，还能支持这样长入时间不晕过去。”

另一个大汉答道：“他正运用内力抗拒，而且他服用药量较少，发作只怕要慢一些。”

那先前说话之人，压低了声音，说道：“兄弟，你偷偷地减了他服用的药量，如被庄主查出，那还得了。”

那人轻轻叹息一声，道：“看看吧！如果他一盏热茶工夫之内，仍然没有动静，那就只好再给他多服一包了。”

杜天鹗吃了一惊，暗道：如果他们再要我服用药物，看我口中有药未咽，势必将迫我咽下，或是趁我没有反抗之力，杀害于我，生死虽非重要，但这等无声无息地死去，心中实有未甘。忽然心念一转，想到了那青衣人，那毫无表情的脸色，和那惊世骇俗的武功，已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印象永难忘去，如若那青衣人此刻归来，一眼之下，立时可以看出他伪装的神情，一切事情，都必须在他归来之前办好……

左面那大汉似已等的耐！急道：“我看是药量大少了，赶快再加一包吧！”

另一个人点点头，探手入怀，又摸出一包药物来。

杜天鹗心头大骇，急得顶门上滚下来两滴汗水。

那大汉忽然停下手来，笑道：“快了，他头上已见了汗。”杜天鹗心中一动，暗中一运真气，头上汗水滚滚而下。他双臂穴道被点，气血难以畅通，一运真气，伤处疼痛甚烈，那滚滚的汗水，有一半倒是真的因强忍疼痛而出。只听那提剑的黑衣人道：“快了，他服用药量不多，只怕晕倒的时间，不会多久，咱们先把他移到花丛深处去吧！”一语未毕，杜天鹗已斜向地上摔去，但闻噗咚一声，地上的沙子，被他摔下的身子，震得四处横飞。

那两个黑衣人相视一笑，那提剑之人，把长剑还入剑鞘之中，蹲下身子，抱起杜天鹗，向一处草丛中走去。

杜天鹗借身子向地上倒摔的掩护，已迅快地把口中含有的药物，吐了出来，放入衣袋之中，暗中微启双目，看两人如何处理自那抱起杜天鹗的大汉，当先而行，另一人紧随后面相护。那人把杜天鹗放在花丛之中，回头对另一个人说道：“咱们再等一阵，他服的药量甚轻，内功又极精深，只怕醒来得很快。”另一人接口笑道：“此人武功只怕不在咱们之下。”两人谈说之言，尽都听在杜天鹗的耳中，心中暗暗想道：“那大厅之中，现下已不知成了什么样子，他们既然说我可以早些醒来，那就不如依他们之言，早些起来，也许还可以到大厅去瞧瞧那边演变情势。”

又等了一顿饭工夫之久，缓缓睁开双眼，霍然挺身坐了起来。那两个黑

衣人呆了一呆，四道眼神一齐凝注在杜天鹗身上瞧个不停。

杜天鹗暗暗忖道：“糟糕，我醒的太早，只怕要引起他们怀疑之心。”赶忙装出满脸茫然之情，目光也在两人身上转来转去。只听左侧那黑衣人笑道：“兄弟，此人神智尚未全复，你瞧他那副茫然无措的样子。”

另一人道：“是啊！他这般神智不清，咱们纵然告诉他什么话，只怕他也无法记住。”

那先前发话之人，接道：“庄主此药灵验无比，而且除了服他独门解药之外，遍天下无药可医，所以他永不担忧属下背叛于他，此人已服下药物，已成庄主死党，纵然记不注相嘱之言也不要紧，我瞧还是告诉他吧。”

另一人沉吟了一阵道：“喂！你贵姓啊？”

杜天鹗一时间想不出该不该答话，沉吟了一阵，道：“我姓杜。”那黑衣人微微一笑道：“你现在觉得怎样？”

杜天鹗道：“我很好！”

那黑衣人顿了一顿，笑道：“你觉着咱们庄主如何？”

杜天鹗本想把那庄主颂赞几句，但转念一想，那青衣人是否就是庄主，眼下还难预料，如若随口乱言，只怕引起他们猜疑之心，弄巧成拙，当下装作一片茫然不解之情，摇摇头默然不言。另一个黑衣人接口笑道：“你已经服用了足以死亡的毒药，一旦发作起来，内脏溃烂而死！”

杜天鹗抬头望了他一眼仍不言语。

那人微微一笑，道：“不过，不要紧，这毒药虽然剧烈无比，但发作却是很慢，只要你以后，能处处听从庄主的指示，在药性将要发作的时间之前，他会给一种解药的。”

杜天鹗点点头，仍不讲话。那黑衣人竟然以先进身份自居，哈哈一笑，又道：“这段时间，大约有三个月长短呢，你现在是否觉得神志已经清醒了？”

杜天鹗暗道：“我要再不答他问话，他们如误认我受毒甚深，那可也是麻烦的事。”当下接道：“神志早已清醒，只是头有些晕，胸腹间有点隐隐作痛。”

那黑衣人皱皱眉头，道：“想要吐吗？”

杜天鹗何等老辣，察颜观色，已知自己说的反应不对，当下摇摇头道：“没有”。

两个黑衣人相互望了一眼，右面一人低头说道：“大概因他服用的药量较少，反应才和别人不同，他清醒得比别人快，恐难免有些头晕腹痛之感。”

左面黑衣人突然一沉脸色，庄严地说道：“第一次服毒之后，身体肠胃，都还无法适应药力变化，发作时间，提前甚多，大概十日以内吧！再说清楚些，从现在算起，你还有十日好活。”

杜天鹗作惊讶之态，道：“我只能再活十日了吗？”

右面黑衣人道：“不错，十日之内毒性发作，但却未必会死。”

杜天鹗道：“这个兄弟愈听愈不明白了。”

左面黑衣人接道：“你在这十日之内，如能表现出对咱们庄主的忠诚，立下功劳，毒药发作之前，庄主自会派人给你送上解药，如若有什么忤逆背叛咱们庄主的行动，也不用再派人追杀你，反正你只有十日好活。”

杜天鹗暗暗忖道：“这法子倒是够辣了。”

右面黑衣人突然一个转身，绕到了杜天鹗的身后，杜天鹗本能地横跨一步，但当时又停住不动。

只听身后黑衣人哈哈大笑道：“你已经完全清醒了。”双掌齐出，拍活他受制的穴道。

杜天鹗暗中运气，行血已经畅通，但却故意装出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望着那两个黑衣人。

左面那人一挥手说道：“你由何处而来，再回何处吧！”

杜天鹗万没想到，竟会这样容容易易地被放了，心中暗暗想到，他们误认我已服用过药物，才这样放心地让我归去，看来他们对这药信心甚强，目下情形，已极明显，这幕后主使者是那青衣袍怪人，闵姑娘也不过是受人奴役的一位可怜虫，擒贼擒王，只要能把那青衣人制服，种种疑窦，都不难迎刃而解……

只听那黑衣人道：“可以走啦！”

杜天鹗嗯了一声，大步离开花园，原来他只管索想心中之事，忘了眼下处境。

但闻身后又传来一个黑衣人的声音道：“只要你能忠于庄主，十日之内，定可获得解药，不过你一定不会背逆庄主，所以，决死不杜天鹗也不理两人之言，急急向前走去，他忽然想到那大厅之中，此刻已不知有了何等变化，急欲赶回去看个明白。他跃上屋面，辨识一下路途，施展开提纵的身法，急急向大厅上赶去。

只见袁孝呆呆地站在大厅外面，仰望着天际的星辰出神，厅门紧闭，隐隐传出了说话的声音。

袁孝耳目灵敏，杜天鹗刚一落足大厅屋面，袁孝已霍然惊觉，转头一瞥，疾跃登屋，说道：“我大哥呢？”

原来他目力过人，一瞥之间，已瞧出是谁。

杜天鹗道：“还在大厅中。”

袁孝似是有甚多话要说，甚多的问题要问，但因一时间想不出该如何开口，急的直抓头皮。

杜天鹗本想问他刚才哪里去了，但想这一问，势必要引起甚多话说，当下又忍下去，跃落屋面，举手推那紧闭的厅门。那紧关的厅门吃他用力一推，登时一阵吱吱之声，屋瓦为之振动。

只听厅中一声沉喝，道：“什么人？”

厅门突然大开，铁木大师，横身拦在门前。

杜天鹗一拱手，侧身由铁木大师身旁溜了过去，走向自己原位。

铁木大师看是杜天鹗归来，也未出手阻挡。

那素衣少女望了杜天鹗一眼，举起纤手一招，道：“过来。”杜天鹗微微一怔，暗道：“大概她已认为我服用过药物了。”流目四顾，不见青城双剑，暗里叹息一声，忖道：“难道两人已遭毒手？”

依言急步走了过去。

那素衣少女指指上官琦道：“和他站一起吧！”

杜天鹗暗道：“要装就装到底吧，瞧瞧内情如何？”

依言走近上官琦身侧站好。

那素衣少女竟然放声一阵咯咯娇笑道：“再过一些时间，诸位只怕尽要与他们两位一般了。”

群豪对杜天鹗的突然转变，确实大为震惊，杜天鹗声誉满关外，中原武林道上，也常常听到他的大名，这等人物，武功暂时不去说它，单是江湖经

验一项，就算博见多闻，决不致在全心全意戒备之下，还受到别人的暗算，奇怪的是他竟和上官琦一般的变成了那素衣少女奴役之人。

铁木大师忽然觉着事态严重起来，低声对凡木说道：“我去瞧瞧，那人究竟是哪里受了人制，或是被人强迫服下药物。”

凡木道：“小心受人暗算。”

铁木大师不再言语，大步直向杜天鹞走了过去。

素衣少女突然叫道：“打那和尚，别让他走近来。”

杜天鹞心知此刻对她必须要言听计从，才能使她深信不疑，当下举拳，直向铁木大师打去。

铁木大师早已暗中运气戒备，一见杜天鹞依言举拳击来，立时挥掌接去，用出五成真力。

哪知发出的真力，一和杜天鹞击来的拳势相触，登时心头一动，他乃一代高僧，处处都替人设想，尽管江湖上险诈无比，他仍然愿信好的一面，一觉出对方击来拳势上，未蕴真力，立时把蓄蕴在掌上内力收回。

他内功精深，暗劲内力已到了收发随心之境，当下一吸内腹，立时把发出内力收了回来。

他内劲收的虽快，但杜天鹞已然感到压力，被震得后退了一步。

那素衣少女柳眉一皱，骂道：“没有用的东西。”探手入怀，摸出一柄短剑，随手一挥，上官琦立时疾跃而上，举手一拳，当胸向铁木大师打去。

铁木大师这次不敢出五成功力，右掌一扬三成内劲，接了上官琦一拳。

哪知这一拳来势猛恶无比，而且内劲奇大，铁木大师竟被震得一连后退了两步。

上官琦一击得手，欺身而上，拳脚齐施，猛攻了过去。

铁木大师接了三招，心中大生惊骇，只觉对方招术奇奥，拳脚来势，无不出人意外，而且招招含蕴内劲，非同小可。

他感觉遇上劲敌，准备全力反击时，已然失去先机，被上官琦奇诡的拳脚迫得有些应接不暇，竟然难以争得主动。

厅中黑暗，两人的拳势又极快速，是以别人无法看到动手情势，但闻拳风呼呼，打的激烈绝伦。

凡木大师凝神望去，只见上官琦拳脚招数愈来愈是凌厉，大有越战越勇之概，铁木大师却因失去先机，闹的有些施展不出，但他功力深厚，兼通了少林寺七十二种绝技，虽处劣势，仍然镇静从容，毫无慌乱之感。

那素衣少女虽已知上官琦武功高强，身怀绝技，而且一路抢攻，一直占着优势。

她对这面色枯黄的少年，开始留心起来，只见他猿臂蜂腰，身材匀健，虽然穿着一件破绽的衣服，但仍无法掩蔽庄他那挺秀之气，不知何故，这等体态潇洒的人，却长了那样一副难看的面孔，最妙的是他身上肤色，凝如羊脂，和脸色那等枯黄的样子大不相同，只见他拳打足起之处，都带着激荡的潜力，而且这种排空劲气，大有逐渐加强之势，但身法却又似行云流水，轻松异常。

起初之时，群豪都无法看得清楚两人动手情形，同时每人心中，都有一个成见，想着以铁木大师在江湖上的威名，十招之内，上官琦不败即伤。哪知事实上大谬不然，两人动手了二三十招，上官琦不但毫无败象，而且铁木大师失去的先机，仍然无法扳回。

这大出群豪意外的变化，立时引起了厅中所有之人的注意，个个运足眼神，凝目注视。

杜天鸮暗中看那素衣少女初时还有相助的心意，后来大概发觉了上官琦的武功还在自己之上，不但打消了相助之心，而且已不再留心两人动手情形，却把目光投注到上官琦的身上，似是已对他动了怀疑之心。

本来，上官琦的着装，也实在留给人太多的破绽。

忽然间心中一动，暗暗忖道：“看样子他似是真正的受了毒药所迷，眼下已引起这素衣少女的疑心，我必设法和他相处一起，暗中保护于他。

一时心念转动，意志已决。

这时，两人已相搏了四十余个照面，铁木大师仍然没有抢回先机，心中虽对这少年的武功，暗暗佩服，但拳脚之上，却也开始了变化，他已感觉到，不用出绝学，只怕永难扳回劣势，激斗间，暗提真气，突然大喝一声，全力劈出一掌。

这一掌力道强猛，非同小可，一股强劲绝伦的排空劲气，直向上官琦撞了过去。

全室中人，都被那激荡的暗劲，激起的风力，吹飘起衣袂，暗暗赞道：“铁木大师的盛名，果不虚传，单是这一记强劲的掌力就足使眼下群豪失色。

杜天鸮却为上官琦暗捏了一把汗，这大厅虽然不小，但四周站满了人，闪避极是不易，当下暗中一提真气，蓄势戒备，上官琦如若接不下这一记劲厉的掌力时，立时出手相助。

就在提气准备的当儿，上官琦已硬接了铁木大师的掌力。

两股激荡的暗劲一撞之下，上官琦被震得向后退了两步。

铁木大师虽然站在原地未动，但他劈出的一股强猛的掌力，被突然消失得无影无形。

厅中群豪大都是久走江湖的高手，这等情形甚是少见，一时之间不禁为之一呆。但铁木大师心中却十分明白，上官琦竟然把自己劈出的掌力，全部硬接下来，他向后退了两步，借势把身上承受的撞击之力消去。

凡木大师久和铁木大师相处，素知师兄武功，这一掌足可裂碑碎石，就是自己想接下一掌，也要用出十成功力，但对方却能安然无恙地承受了他这一击。

他已从师兄愕然的神情中，瞧出了铁木心中的震惊，缓步走了上去，低声问道：“那人伤了没有？”

铁木大师摇摇头，施展传音入密的工夫，接道：“咱们遇上了生平未遇的劲敌，如若他反击过来，势道实是凌厉无匹。”那素衣少女突然轻移莲步，姗姗走到上官琦身侧，低声问道：“你受了伤吗？”

上官琦微微一笑，摇头不语。

她并非对上官琦动了怜惜之心，而是发觉了此人武功不凡，日后带随身边，倒是一个极好的帮手。

大厅中重又恢复了沉寂，所有之人，似都为铁木大师和上官琦这一战，微生凛骇，想到了自己纵然出手，决难强过铁木大师。突然间大厅外面，响起了袁孝的喝问之声，道：“你们说完没有，我要进去了。”

那素衣少女高声应道：“还没有，你在外面等等吧！”铁木大师忽然高宣一声佛号，道：“姑娘不用再借词推托了，令尊之事，老衲已推想到一、二，姑娘伎俩，大概已经用完，天色也已快近五更，说与不说，单凭一言而

决……”

那素衣少女突然放声咯咯一阵大笑，道：“我先反问诸位一句，在场之人都请扪心自问，可都当真是凭吊家父而来的吗？”

全厅中人，都被那素衣少女几句话问的呆了一呆，心中暗自问道：“是啊！我们来凭吊闵老英雄，当真因为崇敬他的为人、豪气，才不远千里赶到此地吗？”

如果不仔细想上一想，大厅中人，都会很肯定地答道：不错，我们千里跋涉而来，正是为凭吊老英雄……

但仔细一想之后，似乎还有另外一种原因，这原因虽然深深地隐藏在心中，但却是群豪冒险而来，坚持留在此地的真正动机，只是这原因深藏在心底，不仔细想上一想，不易觉到罢了。那素衣少女放声一阵咯咯大笑，道：“家父在世时，对武林中几家正大门户，曾经施恩甚重，各位心中敬重他的为人，还在其次；主要的是怕对家父有何不利的举动，会引起几家正大门派的干涉，也害怕家父武功过人，下手不易，因此，虽然对我闵家有了偷觑之心，但却不敢明目张胆赶来我们闵家扰乱。”

群豪似是被她这几句责问之言，说的无话可驳、个个沉吟不语。

那素衣少女微微沉吟了一阵，道：“其实家父也很担心昔年的事被人拆穿，数十年来，一直惶惶不安，一面苦练武功，一面暗中派人对昔年一些知此内情的老友暗下毒手，如若世界上所有知道内情的人，尽被杀死之后，他这一件隐秘，将成千古悬案，他也将成为千秋之后，武林人崇敬的人物。”

铁木大师似有所悟，低宣了一声佛号道：“这么说来，昔年那场正邪大决斗，是令尊有意挑起的了？”

那素衣少女道：“何止是有意挑起，而且是他一手造成，他却在中间坐收渔利，侵吞了三宝。”

铁木大师暗暗忖道：“此女这般揭露生父的隐秘，只怕另有用心，难道他们父女二人之间，还有什么冲突之处不成？”

只听素衣少女继续说道：“可惜那件瞒天过海的大计，非他一人之力能够完成，因而不得不找人相助，暗中帮他布置一切，那一场大决战，正邪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本是个两败俱伤的局面，但因他的阴谋，忽然被人发觉，他为了自身的安危，才倒向正大门户，使对方全军覆没，一败涂地……”

遍天下都知道闵老英雄在正邪大决斗一战之中，协助了少林、武当等正大门户，不但使当时各大门派高手幸免于难，而且使与会的江湖群魔，伤亡十分惨重，但究竟闵老英雄如何协助各大门派高手，却是鲜有人知了。

铁木大师轻轻叹息一声，道：“原来个中还有这么多的恩怨牵缠，老僧不解的是……”

素衣少女冷笑一声，道：“不解的是我这般对待自己的生身之父，于情于理，都使人有着奇异之感……”

不知何人大声接道：“大丈夫难保妻贤子孝，闵老英雄虽然博得了我们武林同道的敬重，但遇上你们这无法无天，斩情灭性的不肖子女，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这几句话，骂的十分尖刻，那重孝少年，早已忍下住双目泪下，素衣少女也被骂的呆了一呆，缓缓举起衣袖，拂拭一下头上的汗水，说道：“他见利忘义，暗下毒手，害死了情同骨肉的结义兄弟，事后又设法毒杀他全家灭

口，似这等人物，如何叫人敬重于他。”

群豪又一个声音叹道：“可是，你总是闵老爷子的女儿啊！”

那素衣少女突然撩起衣袖，蒙在脸上，道：“我不是，我没有他那不仁不义，残酷的毫无人性的父亲。”

显然这一击，正中要害，已使那一直冰冷镇静的素衣少女，有些支撑不住了，声音中微带颤抖。

铁木大师道：“令尊的一生作为，在武林中早已有了评价，不论他是有心借助各正大门户之力，了断私怨，或是他借故排除异己，谋夺什么东西也好，但他相助武林中正大门户，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只此一桩，已足使武林同道们对他敬重有加了……”

那素衣少女突然放下掩脸衣袖，怒道：“你们出家人讲求因果循环，他那等用心险恶之人，难道还不该遭到报应？”

铁木大师心中一动，道：“子女不论父过，姑娘这般批评令尊，早已落下不孝之名。”

那素衣少女在群豪责问之下，显然已有些慌乱，失去了镇静，大声喝道：“谁说他是我爹爹？”

此言一出，全厅中人，顿时为之默然。

那素衣少女怔了一怔后，似已发觉了自己失常，举手理理鬓边散发，借机使心情镇静一些。

铁木大师突然向前一进，双目神光炯炯，逼视在那素衣少女脸上问道：“令尊可是被你下手害死的吗？”

那素衣少女道：“你苦苦追问凶手，不知是何用心？”

铁木大师道：“贫僧等离山之时，奉得掌门令谕，如若闵老英雄不幸身死，必要追查凶手是谁？如能把凶手带回嵩山最好！”

那素衣少女道：“所以两位想把我押回你们嵩山少林寺，向贵派掌门邀功？”

铁木大师正容说道：“适才听得姑娘一席大论，似是令尊之死，内情复杂无比，如果姑娘之言，不是捏造，贫僧等实不愿卷入这次漩涡之中，故而再三追查凶手姓名下落，老衲等甚愿伤害闵老英雄的凶手，能够挺身而出，和我们方丈相见，把为何伤害闵老英雄的诸般经过；据实相告敝寺方丈，既可化除敝寺对此事追查之心，也可把昔年一段是非经过公诸后人，使他们知所警惕。”

话中之意已隐隐暗示那素衣少女：我等已知凶手是你，但这中间，似是有着十分复杂的恩怨，你如能和我们同赴少林寺中一趟，见过我们寺中方丈，说明此中经过，少林门下弟子，或可不追此事了。他自觉这番话中，已给了那素衣少女十分面子，量她也不致不答应，不敢不答应。

只听那素衣少女咯咯一阵娇笑，道：“找那凶手出来，虽非什么难事，但也非一日半天之功，两位大师父……”

铁木道：“我们可以等上三天两日，让他办完了事情，再走不迟。”

那素衣少女又是一阵咯咯娇笑道：“此地到你们嵩山本院，不知要走多长时间？”

铁木大师道：“多则一月，少则十日，要看那人的脚程如何了。”素衣少女道：“像我这样呢？”

铁木大师道：“如果咱们连夜急赶，五六天时间，大概够了。”那素衣

少女道：“找那凶手，算它三日，路上行程六天，已经九天了，你不算算，可能么？”

铁木大师道：“有何不可？”

那素衣少女道：“你连今夜只还有十日不到的寿命，纵然那凶手挺身而出，你也没有法子把他带去。”

铁木大师看她绕弯子说了些讥讽之言，不觉心头大怒，暗暗忖道：此女分明是有意嘲笑于我，故意把自己说作凶手，如不给她一点教训，那还得了。当下合掌宣了一声佛号道：“闵姑娘不妨把凶手姓名相告老衲，看看是老衲先死，还是凶手成擒？”

第九回使者之剑

那素衣少女笑道：“告诉你，你也擒他不了。”

铁木大师道：“有这等事，那定然是一位三头六臂的人物了，闵姑娘不妨先说出来给老衲听听。”

素衣少女沉吟了一阵道：“好吧！滚龙王，两位知道吗？”

铁木大师低声复诵道：“滚龙王、滚龙王，可是近年崛起江湖的首领人物吗？”

素衣少女道：“猜的倒不错，不过你已经没有逃生之能了。”铁木大师暗道：“此女惯会引开正题——说些不相干的事，我如接口，立时就改变话题……”沉吟了一阵，说道：“闵姑娘既然知道我们已无逃生之望，为什么不把个中真相揭露出来，老衲等或能帮助姑娘一二。”

那素衣少女突然一阵咯咯大笑道：“你们还要费心想到帮助我吗？”

铁木大师道：“人生在世，难以做百业兼通之人，姑娘纵然武功再强上几倍，也不能说就不用别人相助。”

素衣少女突然面色一整，说道：“闵老英雄已死，他虽不是死在我的手下，但这件事我事先都已知道，我看他当时那等四处求救的可怜之情，心中原已不忍，但格于形势，我又不能多问，事情到此，已甚明显，用不着我再多说了，诸位如想告别，也该快些提出了。”言词之间，忽然示意厅中高手早些逃走。

铁木大师道：“不错，令尊的死确实已成定案，老衲还有几点疑难之处，想再多问几句。”铁木大师道：“老衲也不让姑娘吃亏，你答复三句问话，老衲也答应姑娘一件事情。”

那素衣少女道：“这么吧！我答完你三句问话之后，你们立时撤出此地。”

铁木大师道：“这个……”突然提高了声音，道：“闵姑娘这问题，不知诸位答不答应？”

群豪倒有一大半说道：“我等听凭大师决定。”

铁木大师道：“咱们四更离开，五更可以再来，老衲代为作主，答应闵姑娘了。”

那素衣少女道：“你问吧！”

铁木大师道：“旧话重提，姑娘是否闵老英雄的女儿？”

素衣少女道：“我们有父女之名，但却无父女之情。”铁木大师怔了一怔，道：“这答复很高明，老衲仍然听不明白姑娘是不是闵老英雄的女儿？”

素衣少女冷哼一声，道：“你不懂，不妨回去请教你们掌门方丈一下。”

铁木大师叹息一声，道：“好吧！这算一句，杀死闵老爷子的凶手是谁？”

素衣少女道：“是他自己服毒死的。”

这答复又出了群豪意料之外，铁木大师合掌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又问道：“闵老英雄侵吞的三宝现在何处？”

大厅中群豪，都为之精神一振，个个凝神静听，生怕错漏了一字。

素衣少女微微一笑道：“他为了不肯泄露三宝藏存之地，才自绝而死。”

铁木大师怔了一怔，道：“老衲问的是三宝藏在何处？”

素衣少女道：“我已据实回答，除了死去的家父之外，天下没有第二个人知道。”铁木大师道：“这么说来，老衲这一句又是白问了？”

素衣少女道：“老禅师问话太过心黑言重，恨不得一句话问完所有的事，

如若天下事都这么简单容易，武林之中也不会有被颂称为才智卓绝之人，也不会有钩心斗角的烦恼了。”

铁木大师道：“只要闵姑娘，能够据实回答，老衲纵然问话技术太差，那也是怪不得姑娘的事。”

素衣少女道：“还有一句可问了，我希望未问之前，多用心想上一想，免得问的又是我无能答出之事。”

这一句话，果使铁木大师沉吟了半天，才缓缓问道：“据老衲观察，姑娘亦似受制于人，不管是不是害死闵老英雄的凶手，但总可从身上找出一点蛛丝马迹。”

素衣少女脸色微变，缓缓闭上双目，似正极力使心情平静。铁木大师打量了那素衣少女两眼，又继续说道：“这真正幕后主持之人，姑娘总该知道是谁，至低限度，该知道你自己身后指谋之人，老衲就问此人的姓名？”

下面之言还未及讲出，那素衣少女已抢先答道：“滚龙王。”铁木大师道：“谁要你答得这么快！老衲的话还未讲完。”素衣少女道：“够啦！够啦！我已经说得太多了。”她似是忽然间想到什么惊怖之事，全身微微抖了一阵，举手蒙着眼睛。铁木大师本还想出言责备她几句，但见他那等惊恐之情，不觉心中一软，叹道：“我把一个女孩子家逼成这等模样，纵是从他口中得到一些什么，也不是英雄行径。”

铁木大师长长叹一口气，道：“既然被你抢了先去，老衲认输就是，这一问也就此结束了！”

素衣少女低声答道：“我已经说得太多了。”她声音低微，只有她自己听到，也可以说她只是嘴唇动了一下，根本就未说出口，是以连铁木大师那等灵敏的耳朵也未听到。

忽听凡木大师说道：“青城两位道友去这样久的时间，怎么还未回来？咱们得分几个人去查看一下吧！”

铁木大师道：“不用查看了。两人如不回来，咱们还占优势，如若两人回大厅，单是两人，咱们就得分一半实力来对付。”群豪先是微微一怔，继而想通了此话含意所指，全都默然无语。

原来杜天鸮厅外一行归来之后，忽然倒向那素衣少女一方，如若青城双剑也和社天鸮一般的倒向那素衣少女，事情就严重了。以青城双剑的武功，在江湖上的威名，厅中之人，能够和他动手相搏的可算寥寥无几。

一时间，大厅中沉默下来，群豪似都感觉到再无什么可问之言，可问之事。事情似已推展到决定性的阶段，此时如不撤走，就该有所行动。

沉默延续约一盏茶工夫之久，凡木大师突然低声对铁木大师说道：“咱们真的就此退出吗？”

铁木大师道：“令尊究竟是死在什么人手中？”

那素衣少女沉吟了良久，道：“这很难说！”

铁木大师道：“我是问那直接下手杀他的人！”

素衣少女道：“没有人直接杀他，是他受不住良心谴责，惊怖而死。”

铁木大师道：“姑娘究竟是不是闵老爷子的女儿？”

那素衣少女沉吟了良久，突然怒道：“你这老和尚罗罗嗦嗦，尽都问人私事，究竟是何用心？”

铁木大师也厉声答道：“姑娘巧言令色，把我等骗到此地，又故弄玄虚，在什么记死簿上签上名！”

素衣少女道：“我哪里骗你了，我不是告诉了你们什么闵老英雄生前隐秘之事吗？”

铁木大师道：“姑娘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尽说些惊心动魄之事，但如一旦到了关键之处，却又避重就轻，含含糊糊地支吾过去。”

铁木大师这一揭穿，厅中群豪如梦初醒一般，心中一想，忖道：她说了半天，但究竟谁是杀死闵老爷子的凶手，和他为什么要掀起正邪大决斗，以及那三宝为何？均未提过一句，纷纷接口说道：“不错，不错……”

铁木大师严肃地接道：“你既有答老衲三句问话的诺言，就该肯定地回答老衲提询之言才对，又为何借故推诿，避免正面答复？”

那素衣少女似是被铁木大师几句相责之言，说得生出了羞愧之感，长长叹了一口气，道：“好吧！早知这样，我不该答应你了。”铁木大师道：“既然答应了，为什么还要推诿？”

铁木大师也似正为此问题困扰，一时间想不出适当的解决办法，听得师弟追问，不觉轻声一叹，还未来得及答话，忽听砰然一声，大厅两扇门突然大开，袁孝大步走了进来，问道：“说完没有？”

此人带着三分浑气，又长的貌如猥猿，在江湖上也没有什么身份地位，敌无人答理于他。

袁孝金目闪动，打量一周，见无人理他，直向那素衣少女走了过去。走近上官琦身侧之时，突然伸手一把，拉住了上官琦的左腕，说道：“大哥，咱们走吧！”

他力大无穷，上官琦竟被他拖的直向厅外走去。

那素衣少女眼看上官琦被人拖走，心中大吃一惊，立时娇声说道：“打他。”

上官琦回头望了那素衣少女一眼，缓缓举起拳头，但却不肯落下。

转瞬之间上官琦已被袁孝拖近大厅门口。

素衣少女突然从怀中摸出一柄短剑，摇了摇，道：“打他。”说也奇怪，上官琦自见那短剑之后，立时挥拳击去。

但闻砰然一声，正打在袁孝肩头之上。

这一拳，势道甚重，袁孝在全无戒备之下，被一拳打得连连向后倒退，抓着上官琦左腕的右手，也同时一松，不觉呆了一呆，道：“大哥，兄弟哪里不对？”

上官琦默然不语，茫然地望了袁孝一眼，突然又举起拳头，猛向袁孝劈去。

这一次袁孝有了准备，身躯一闪避开。

上官琦一拳未中，双拳急如狂雨一般连环劈出，倏然之间，连打出三四十拳。

这数十拳不但拳拳势道强猛，而且迅快绝伦，袁孝单凭快速奇奥的闪避身法，竟然把急如猛雨的数十拳，全部让开。这快速的闪避身法，立时引起大厅群豪的注意，所有的目光，都投注在袁孝的身上。

铁木大师见闻博广，一望之下，立时看出袁孝步履身法，乃是极上乘的武功，上官琦空自拳风呼呼，竟自无法碰得到他衣袂一下。

那素衣少女突然低声喝道：“退下！”一挥手中短剑，上官琦果然依言而退。

袁孝呆呆地望着那素衣少女手中短剑，心里大感奇怪，暗道：“怪呀，

她手中那柄短剑，竟能使大哥百依百顺，要他打我，他就打我，要他停手，他就停手呢？”

忖思之间，那素衣少女已缓步对他走来。

但见那素衣少女微微一笑问道：“你是他兄弟吗？”

袁孝道：“是啊！”

素衣少女道：“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认你吗？”

袁孝摇摇头道：“不知道。”

素衣少女笑道：“你想不想和他常常守在一起？”

袁孝道：“我们数年来常在一起，寸步不离，自然是想啊！”素衣少女还未来及答话，铁木大师突然欺身而上，大声喝道：“闷姑娘这等对付一个毫无心机的纯厚之人，不觉着手段太卑劣吗？”

大步而上，和袁孝并肩而立。

素衣少女目光一转，冷冷说道：“咱们相互约言，你问我三句话后，立时撤出本宅，目下还不依约而退，不知是何用心？”

铁木大师微微一怔，暗道：“不错，我确实答应过她自是不能失约。”他乃声誉卓著的高僧，不能背信毁约，当时被问得哑口无言。挥手说道：“老衲只答应你退出此厅，并未应允退出此院，而退也未约限期，我立时退去，但亦可立时再进来。”

素衣少女道：“无论怎样，你们现在该出去了吧！”

铁木大师伸手一拉袁孝道：“走！咱们一起出去。”

袁孝用力挣脱铁木大师右手道：“不行，我要和大哥一起。”

铁木大师叹道：“他已经中了人家的迷魂药物，一时三刻，只怕不易清醒，必须先想法解除他的迷魂之药，才好救他。”

袁孝道：“你有办法没有？”

铁木大师知他生性浑厚，如不暂时应允于他，他决不肯随着群豪撤走，势必被素衣少女暗算不可。上官琦武功已大出人意料之外，此人武功似是较上官琦尤为高强，如若再落入那素衣少女暗算之下，无异又多一强敌。

心念转动，说道：“容老衲想想办法，或有可解救他之策，纵然老衲本身不能，亦愿代筹救他的办法。”

袁孝道：“你这话可当真吗？”

铁木大师道：“老衲生平，从未说过诳语。”

袁孝低头想了一阵，实在也想不出其他的办法，只好长长叹息一声，道：“好吧！你能救我大哥，我就跟着你一起走吧！”

那素衣少女见袁孝如此好骗，心中暗暗忖道：“这人浑浑噩噩，武功却又是高强过人，我如再能把他收到手下，实是两个大好护卫，但铁木大师替他做主，老和尚见闻广博，无所不晓，武功又是当今武林中一流高手，眼下之人中算这两个少林僧侣最难对付，怎生想个法子，把他们调开。”

她本是聪明绝顶之人，心念一转，立时大声对上官琦道：“你已经活不了好久啦！”

袁孝虽然信了铁木大师之言，但未能和上官琦守在一起，心中终是不安，听得那素衣少女一叫，立时接口说道：“你说哪个要死？”

素衣少女指着上官琦道：“就是他呀，唉！可怜他已经活不过三四天了。”

袁孝大为惊愕，啊了一声，大步直向上官琦走了过去。

铁木大师正待出手阻止，凡木却轻轻叹息一声，劝道：“此人一心一意

惦记他大哥安危，我们劝他也是无用，不如暂时退出大厅再说……”话到此处，倏而庄口。

铁木已知凡木话中之意，先行退出大厅，以应付那素衣少女所许诺言，然后再冲进来，动手将那素衣少女制服，再救上官琦和袁孝两人不迟。

那素衣少女是何等人物，如何会听不出活中弦外之音，微微一笑道：“咱们有约在先，你问过我的话后，立时撤出大厅，现在话已问完，几位也该撤走了吧？”

铁木大师不再理她，一跃出厅。

群豪纷纷相随，退出大厅。

铁木大师走到庭院正中，突然停了下来，回头对群豪说道：“闵家的事，已不是一般江湖上的仇杀，其间恩怨牵缠，诸位都是亲耳听到，事到如今，已成了极为显明之局，闵姑娘虽然未必就是大逆不道的弑父凶手，但其中经过之情，她定然知道，但此女背后，显然另有主谋之人，那幕后人物，也许就在闵宅之中！”

他微微一顿之后，又道：“关外神鞭杜天鹗中途变节，倒向那素衣少女一方，如非已中人暗算，服用了什么药物，定然有什么把柄落入手中，被迫如此；青城双剑追人未返，生死下落不明，这些诡谲的变化，都是江湖上甚少遇上的棘手之事，眼下这一座闵家宅院，已成了阴森恐怖的鬼域，诸位有的是闵老英雄生前好友，真心真意地为凭吊闵老英雄而来，有的却是别有用心，旨在追查三室下落，但事情演变迄今，到了非口舌能予解决之境，咱们再入大厅，那就要各凭武功，和强敌动手相搏，诸位中如有人不愿趟这次混水，现下还来得及退出闵宅，诸位请三思而行。”

一阵夜风吹来，飘拂起群豪衣袂，个个肃然而立，默然不语。

铁木大师仰脸望天，也不说话，似是给群豪一个较长的考虑时间。

忽然间响起了一个粗壮的声音道：“不知两位大师作何打算？”

铁木大师道：“贫僧等奉命而来，自然要把事情办好才能回寺复命。”

另一个苍老的声音接道：“反正我等已在那记死簿上签下名字，如果那个闵姑娘说的不是欺人之言，已难有十日好活，那就不如先和他们拚上一阵再说。”

这几句话，似是激起了群豪同仇敌忾之心，齐声说道：“不错，咱们先把闵姑娘制服，打了孩子，不怕大人不出来，也许她的被擒，会逼那真正幕后人物出来。”

铁木大师默数庭院中人，还有三十余人之多，这班大都是江湖甚有地位之人，虽非个个一流高手，但都有几手绝活，当下低宣一声佛号说道：“咱们眼下处境，已成箭在弦上，不论那幕后主持之人，是否也在闵家宅院之中，但闵老英雄之死的关键仍在素衣少女身上，老衲奉敝寺方丈之命而来，势必非把此事，查出一点眉目不可。”

关三胜道：“好！既无人反对，咱们就急不如快，立刻就冲入大厅之中如何？”

铁木道：“关兄请主持大局，老衲先行入厅。”

关三胜身子一晃，抢在铁木大师身前说道：“大师德高望重，还是由大师主盟大局的好，在下替诸位带路。”遥遥一掌，直向那大厅双门上，推了过去。

一股潜力应手而出，两扇紧闭的大门，突然大开。关三胜一掌护身，一

掌待敌，纵身一跃，直入厅中。

凝目望去，厅中空无一人，那素衣少女和上官琦等，都已不知去向。

但闻衣袂飘风之声，连连不绝，群豪齐齐冲入大厅。

这时，不少人已拔出兵刃，大厅中一片闪动的刀光剑气。关三胜回头对铁木大师说道：“这厅中恐有暗道，他们都已逃铁木呆了一呆，叹道：“咱们棋差一着，只怕已徒劳无功了。”只听粗豪的声音接道：“他们纵然逃出大厅，但决不致离开闲宅，咱们既然准备正面出手，已无可顾虑，难道还会搜不出他们行踪？”

不知何人，忽然晃燃了一支火折子，点起烛火。

四下望去，但见四壁如常，毫无可寻的破绽。

关三胜冷笑一声，道：“我就不信，找不出他们逃走的地道。”举手一掌，遥击向挂在后壁处的一幅山水画上。

他掌力雄浑，随手一击，力道自非小可，但闻砰然大震，壁间那幅山水画，吃他强猛的掌力，震的片片碎裂，飘落满地。这时，群豪大都已亮出兵刃，目睹关三胜掌震壁画，也立时在四壁敲打，刹那间一片波波之声。

这班人大都是久走江湖的人物，见闻经历，无不博广，一阵敲打，遍及全厅，仍然找不到一点可疑之处。

群豪正觉束手无策之际，突听一人大声说道：“也许暗门装在地上，咱们再在地上找找吧！”

只听那波波之声重又响起，群豪挥动兵刃，又在地下敲打起来。

片刻之后，响起了一低沉的声音道：“在这里了。”

群豪立时停住敲打，围了上去，定神看去，只见一个四旬上下，左手执刀，右手握着虎头钩的大汉，站在大厅正中。群豪之中倒是有大半认识他，乃江南绿林道上有名的高手，夜鹰子王乾。

此人素以刁钻凶残，驰名江湖，满怀诡谋，手辣心黑，一向独来独往，做案干净利落，江南道上各大镖行，都对他头疼无比。关三胜低声说道：“想不到你也来了。”

王乾微微一笑道：“眼下咱们是同仇敌忾，不宜闹得翻脸动手，兄弟和贵帮中一些积怨，最好等过了这件事情再说。”关三胜道：“好吧！不过此事完结之后，你最好不要借机遁走。”

王乾笑道：“兄弟一向主张弱肉强食，从不愿吃眼前亏，如果届时审度情势不对，自是走为上策，但关兄可以多派贵帮中高手，分头兜截，反正各有一半机会，谁也不会吃亏。”也不待关三胜答话，挥动手中的虎头钩，用力一挑，果然有一块三尺见方的地板，应手而起。

一条带有梯阶的甬道，直向地下通去，里面黑暗如漆，难见数尺以外的景物。

王乾探头向下一瞧，摇摇头道：“如果这下面有什么埋伏的话，在这数尺宽窄的甬道之中，那可是不好躲避。”

群豪轮番探头向下张望，但一看就走开去，竟无人敢当先带头而下。

铁木大师一看局势僵住，只好挺身而出，道：“诸位请在大厅上稍候，老衲先下去瞧瞧。”

凡木大师和关三胜不约而同，抢在铁木大师前面，关三胜低声说道：“老禅师主持大局，岂可轻身涉险，不如让在下下去。”凡木大师却一语不发，身子一侧，由两人身旁闪过，直向下面奔去。铁木大师担心师弟孤身涉险，

沉声说道：“咱们一起下去吧！”关三胜探头望去，凡木大师已是踪影不见，急急追去。群豪一见三个一流高手，当先而入，鱼贯随行而下。且说凡木大师，一面急急奔行，一面运气护身，防备着这黝暗的甬道中，突然而来的袭击。

这甬道曲曲弯弯，走了不远，向右面折去，走了不及一丈，又向右面转去，而且愈走愈是宽敞，毫无霉臭之味，显然这甬道之中经常有人打扫。

又转了两个弯子，去路突然中断，凡木大师伸手一摸，触手冰冷，原来前面竟是一扇紧闭的铁门。

就在这一停的工夫，关三胜、铁木大师，已率领群豪赶到。关三胜运足神力，双手猛力一推铁门，铁门微微一阵轻响过后，依然紧闭如故。

铁木大师突然叫道：“快退。”群豪微微一怔，还未来得及行动，耳际间已响起一阵金铁震动。

只听一个粗厉的声音骂道：“鬼丫头当真是心地险恶，咱们全上她的当了。”

铁木大师排开群豪，急急向来路奔去，但仍是迟了一步，那转角所在，竟涌出一道粗如人臂的铁栅，阻挡了去路。

前有紧闭的铁门拦路，后有粗如人臂的铁栅横挡，中间只余下不足两丈的一段距离。

铁木大师修养有素，眼看事已至此，心中反而平静下来，暗中运集功力，抓住一根铁栅，用力一扭。

但那铁栅似都是百炼精钢制成，坚牢无比，以铁木大师那样深厚的功力，仍是无法扭动那铁栅分毫。

不知何人，晃燃了一个火折子，甬道中登时一片明亮。三十余人，挤在一条宽不过三尺，长不过两丈的地道中，显得到处是人，当真是每人难有一席之地。

关三胜道：“大师试过那铁栅的硬度了吗？”

铁木道：“试过了，坚牢无比。”

关三胜道：“如若加上凡木大师和兄弟之力，能否把铁栅扭折。”

铁木道：“这个很难预料。”

关三胜道：“咱们不妨先试试吧！”大步走上前去，暗运真力，一把抓住铁栅，接道：“两位大师请抱住兄弟，咱们一齐用力。”铁木大师虽明知希望不大，但却依言抱住关三胜的身体，凡木抱着铁木身体，关三胜大喝一声，三人一齐用力向后拉去。这三人之力合集一起，算蛮劲也有五千斤以上气力，但那铁栅交叉甚密，似是那制造之人，事先早已想到了此处可能会困到武功绝强之人，是以造得特别坚牢。

突然间，响起几声惨叫，四五个人同时栽倒地上。

群豪心头大震，齐齐转眼去，只见那摔倒之人都已气绝死去。铁木大师急急走了过来，伸手在那倒地之人胸口一摸，叹道：“没有救了。”

关三胜道：“这是怎么死的？”

铁木道：“中了喂毒暗器。”

关三胜道：“什么暗器这等歹毒。”

铁木大师食中二指微一加力，在一具尸体左肩上，起出一枚长约寸余，粗如烧香，晶莹透明的东西，说道：“这种暗器大概叫夺魂透吸骨钉！”

几十道目光一齐投注到那暗器之上，心中暗自奇道：“一面铁栅，一面

铁门，两侧又都是坚硬的石壁，这暗器不知从哪里打来？”

正忖思间，又是几声惨叫，又有数人栽倒在地上。

这次那执火折子的人，也被打中，火光一闪而熄，甬道中登时又黑暗下来。

紧接着又是几声惨叫，扑通扑通，又摔倒了七八个人。这异常的变化，使在场的群豪，个个魂散魄落，大有人人自危之感。不知下一次是否轮到自已头上，黑夜中但闻一阵急促的步履移动之声，纷纷隐起身子，显然这惨酷的屠杀，已震惊全场中人。

忽然间，飘传来一个冰冷柔细的声音，道：“诸位都已在记死簿上留下了姓名，今日不死，十日内也将毒发身亡！”话至此处，倏然而断，但这短短两句话，已增加了不少恐怖之气。

沉寂了一阵，大约有一盏热茶工夫之久，关三胜首先打破沉寂，说道：“老禅师没有受伤吧！”

铁木大师道：“老衲还好。”

关三胜道：“不知暗器从何打来，怎的个个身中暗器之人，一叫而亡！”

铁木大师接道：“他们这暗器之上，经过绝毒药物淬炼见血封喉，只要打中身体，立时就死。”

关三胜叹息一声，道：“看来今日之局，在场中人，都难逃过此劫了。”

铁木大师道：“他们壁间开有暗门，趁咱们不留心时，打出暗器，只要咱们能够留神四壁，找出暗门所在，就不难防备了。”

一句话提醒了场中群豪，纷纷从怀中取出暗器，扣在手中，凝神四壁，蓄势待发。

忽又飘传来冷漠娇柔的声音，道：“诸位可以安心地休息一阵啦，一个时辰之内，决不会再有意外之灾，但一个时辰之后，我要用火把诸位活活烧死在甬道之内，以应诸位在记死簿上留名之劫。”

关三胜高声答道：“这等暗施算计，岂是英雄行径，我等纵然身中暗算而死……”

铁木大师接口道：“关兄不用回她之言，咱们这等和她作口舌之辩，反而跌入她谋算之中了。”

果然那声音重又传来，道：“诸位如感被火烧死，难以瞑目，那我就放水进去，把诸位活活淹死好了，火烧水淹，任诸位选择一样……”

那声音顿了一顿，笑道：“不过这都是一个时辰之后的事，眼下你们只管放心地享受一下这珍贵的时辰吧！”关三胜低声对铁木大师道：“这声音似是由甬道顶上传来。”铁木大师点头道：“不错，这甬道之中，不但有暗门，而且顶端还有通气的地方。”

关三胜压低了声音说道：“如若他们真的用火攻、水攻，只怕今日咱们便无幸免之人。”这声音低沉，虽是对面而坐，也只是隐隐可闻。

忽见一个身材矮小，不足三尺，瘦骨嶙峋，其貌不扬的怪人，走了过来。

甬道中一片寂静，这人的步履声音，就显得特别地沉重。铁木大师目光闪动，投注到矮瘦之人身上，瞧了一瞧，突然站了起来，合掌当胸，说道：“如果老衲双目不花，大驾该是黄山费公亮，费大侠。”

那枯瘦矮子，微微一笑，道：“好说，好说。”

全场中人，都为之心弦震荡，名驰天下的黄山一矮费公亮，和群豪相处了半夜之久，竟然没有人发觉于他。

此人三十年前，已名满大江南北，纵横江湖，罕逢敌手，十年前在黄山召集天下英雄，洗手封剑，退出江湖，久已不在武林道上露面，想不到这封剑退隐的一代大豪，居然也在此地出现。费公亮的现露身份，似是给群豪带来了不少生机，但闻一阵步履之声，群豪齐齐围了上来。

铁木大师也为之愁颜一展，笑道：“费大侠智谋过人，想必有脱困之策，老衲为群豪庆幸。”

原来费公亮不但武功绝高，而且智计多端，昔年纵横江湖之时，不少武林中一流高手，常被他戏弄得啼笑皆非，不论正邪高手，都对他头痛无比，对他逊让三分。

费公亮目光缓缓扫视了群豪一眼，说道：“诸位暂请各归原位，老朽已想出一个脱困之法，不过还得与两位少林高僧商量一下。”铁木大师道：“老衲师兄弟，洗耳恭听费大侠的吩咐。”

费公亮摇摇头，低声说道：“这甬道两侧，不但开有暗门，恐怕还派有专人在监视着咱们的举动，因而兄弟这脱身之法，不宜先行告诉各位！”他这声音听来虽然甚低，但字字句句之中，似都暗含劲力，场中之人，无不听得清清楚楚。

费公亮大步直向那铁栅之处走去，席地而坐，将手从怀中摸出一把尺许左右，光亮闪闪之物，在那铁栅上来回移动。

铁木大师暗暗道：“此人果是思虑周密，竟能先行有备，带着把锯子来了，这铁条虽然粗逾人臂，但以费公亮深厚的功力，再有此利器，不出一个时辰，定可破此铁栅而出。”

正暗自庆幸，突闻一个极细，但却又异常清晰的口音，传入耳际，道：“老和尚先别高兴、我手中乃是一把匕首，刚才由一位死去的同道身上取来，这铁栅都是百炼精钢制成，想凭这把匕首之力，把它斩断，有如白日作梦，我所以这样做，无非是引起暗中监视咱们的兔崽子们注意，和尚请留心两壁，费矮子如若判断不错，他们定然启动暗门观望，只要找出他们暗门所在，再设法破壁而出，眼下身陷绝地，此乃唯一求生之策……”话至此处倏而中断。

这番话，乃是用武家上乘的传音入秘之法说出，除了铁木大师之外，甬道中其他之人，均未听得。

铁木大师暗暗忖道：“原来是这么回事，但除此之外，短短一个时辰之内，确也难以想出脱身之法。”

暗中留神看去，果然发现左面夹壁之上，有一对闪闪生光的眼睛。

甬道中的群豪，都在留神着费公亮锯那铁栅的动作，盼他早些锯断，以便早脱此厄。

铁木大师暗提真气，施展上乘腾挪的身法，缓缓向那露出目光的地方，移动过去。

相距还有数尺左右时，那一对闪动的目光，突然消失不见。

铁木大师暗道：“难道他已发现了老衲不成？”

忖思之间，忽见很远处，一缕白烟，由壁间缓缓冒了出来。铁木大师阅历丰富，一见那白烟，立时想到了可能是“迷魂香”之类，当下闭住呼吸，迅快地移到那冒出白烟的所在。凡木大师一直暗中留神着师兄的举动，隐隐亦发觉那边壁间冒着的白烟。

铁木大师看准那壁间冒烟所在，是一道四寸长短，一指宽窄的夹缝，一

面提聚功力，一面暗自祈祷道：我佛慈悲，恕弟子要开杀戒这一击事关群豪生死安危，老和尚提聚了十成功力，突然举掌向那冒出白烟的壁间拍去。

只听一声闷哼传来，夹壁应手裂开了七八寸见方一个大洞。费公亮纵身一跃，直抢过来，微微一笑，道：“老禅师好雄浑的掌力……”忽觉一股异香入鼻，赶忙闭住真气。

铁木大师举起宽大的僧袍一拂，拂出一股劲风，高声说道：“诸位最好闭住呼吸。”

甬道中的群豪，都是久走江湖之人，仅此一言，已知含意。费公亮一语不发，双手先从夹壁洞中伸了过去，似是想从不足一尺的洞中钻过去。

但见费公亮的双肩，身体逐渐缩小，但却似加了甚多长度，不大工夫、竟然被他钻了过去。

铁木大师暗自赞叹道：“他缩骨法，练到这等惊人地步，实非容易，单是这一种成就，已足夸耀同辈，传诵江湖了。”只听费公亮低沉的声音，传了过来道：“这暗施迷香之人，已被老禅师掌力震死过去，少林武学博大，绝学繁多，和尚用的可是大力金刚掌吗？”

铁木大师暗中呼气一试，迷香似已散去，轻轻叹息一声，道：“老衲这雕虫小技，如比起费大侠缩骨法，那可是小巫见大巫了。”费公亮笑道：“老和尚不用客气，大力金刚掌号称少林绝学之一，今天费矮子算开了一次眼界。”他微一停顿之后，又道：“墙壁甚是坚厚，一时之间要想把它打穿恐怕不容易，还要借你的大力金刚掌之力……”话到此处，倏然中断，耳际间掌风突起，似打了起来。

铁木大师探头望去，果见费公亮和那一副猴儿像的袁孝展开了一场凶猛搏斗。

费公亮初动手时，似乎并未把袁孝放在心上，只用一只左手对敌，但打了数合之后，似是觉出不对，双手齐出，全力应战起来。

铁木大师暗暗一皱眉头，忖道：“这猴子般娃儿，好厉害的武功。”运起大力金刚掌，一掌击在石壁之上。

他功力虽然深厚，但那墙又坚又厚，只有暗门之处，较为薄弱，早为他一掌震碎，这一掌打在壁上，夹壁不但毫无损伤，而且手臂也被震的一阵麻疼。

凡木大师抢前一步，低声说道：“师兄请休息一下，让小弟试他两掌。”

铁木大师道：“夹壁坚硬，师弟要小心一些，切勿用出十成功力。”

凡木道：“谨领师兄法谕。”铁木大师退后一步，凡木早已暗中运集了功力戒备，举手一掌击去。

这一掌他用了八成劲道，只觉一阵强劲的反震之力，弹了回来，不自主地向后退了两步。

铁木轻轻叹一声，道：“两侧夹壁，都用山石砌成，除了留有暗门之处，都极坚厚，费大侠虽穿壁而过，但已遇上强敌对手，此等时间，决难拖延很久，只要那鬼丫头发觉了情势不对，立时将提前发动，眼下之策，只有尽人力而听天命，诸位之中如自信有缩骨之法，可以由这壁洞之中穿过，赶忙先走，带有兵刃之人，不妨亮出兵刃轮番击打这石壁，如若咱们能在他们发动之前，破壁而出，那就有了生望……”

正说之间，突闻石壁间一时吱吱连响，片刻之后，石壁分裂成一个高约三尺，横宽两尺的门来。

群豪死中见生，立时一拥而上，穿过石门。

铁木大师让开了一条路，待群豪走完之后，最后走出。

凝目望去，只见费公亮、袁孝已然停手不战，在两人身侧，却多了一个中年汉子，正是关外神鞭杜天鶚。

费公亮指着杜天鶚道：“诸位都是这位杜大侠所救。”

杜天鶚急急接道：“此时此地，不是讲话的时候，闵姑娘已开始放水，准备把各位活活淹毙，兄弟抽暇冒险赶来。”

关三胜抱拳说道：“多承杜大侠相救，我等感激不尽。”群豪齐齐抱拳作礼。

杜天鶚急的双手乱摇说道：“闵家的事，背后牵缠甚大，兄弟也不了然全盘经过之情，但我可告诉诸位一件事：闵姑娘并非主持其事之人，幕后首脑，武功高不可测，诸位可能都已在不知不觉间中了毒，快请退出此地，先设法查明是否已经中毒，然后再图报复之策。”

铁木道：“杜大侠可见过那幕后主脑吗？”

杜天鶚道：“匆匆一瞥，无法看清，此刻寸阴如金，诸位走吧，沿此甬道，直向正北而行，兄弟也不便在此久留。”拉着袁孝，纵身跃上七层石级，出了洞口，随手覆上铁盖。

费公亮回头瞧了铁木大师一眼，道：“那猴头猴脑的娃儿，不知出身何人门下，武功乃老朽生平所会有限高手之一。”

铁木大师低声说道：“老衲也觉着有些奇怪，看他奇奥的招术，似是遍及各大门派绝学，而且内力强猛，和他年龄上应有的成就也超出甚多。”

关三胜突然插嘴接道：“关外鞭神杜天鶚似未为那少女药物所迷，不知他的话是否可靠？”

铁木大师已听出他话中的弦外之意，当下接道：“咱们该早些走了。”费公亮身子一转，当先而行。

他不但武功高强，而且目力超正常人，黑暗中视物有如白昼。这个甬道曲曲弯弯，十分深长，走约两三里后，开始有潮湿的霉气之味，显然已很少有人走过。

忽听费公亮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到了尽头啦！”铁木大师加快脚步，走了过去，抬头看去，只见几层石级，向上伸去，低声说道：“上面的门户，不知是否有开动的机关。”费公亮笑道：“这个甬道的筑造，似是留作逃命之用，诸位请后退几步，让我试它一试。”

群豪知他之能，当下缓缓向后去。

铁木大师暗中集聚功力，蓄势戒备，如遇上什么变故，立时出手相助。

只见费公亮矮小的身躯，迅快地登上石阶，双手向上一举，用力一托，登时有一片天光射入，费公亮身子一晃，人已跃出了甬道。群豪鱼贯登上石阶，凝神看去，只见那封住出口的巨石已被费公亮移到一侧。

这是一片荒野，紧靠在一座破落的大庙之后，但看庙后蛛网重重，就可知此庙荒凉已久，香火早绝。

远远地传来了江涛之声，震破了夜的沉寂。

费公亮仰脸望望满天星辰，说道：“在那地窖甬道之中，不知一共死亡了多少人？”

夜鹰子王乾道：“前后一十四人，个个气绝而死。”关三胜自离开甬道之后，一直暗中监视着他，生怕他借机遁走，此刻突然插口说道：“王乾，

你还有什么未完的事吗？”

夜鹰子道：“怎么？关兄就想动手吗？”

关三胜道：“我们穷家帮中四个弟子之命，总不能让他白白死掉。”

王乾忽然放声大笑，道：“穷家帮四条人命，并非死在兄弟之手，在下只不过适逢其会，目睹惨剧而已！”

关三胜大声喝道：“此事乃我帮中弟子亲眼所见，难道还会有错不成？”

王乾冷笑一声，道：“如若贵帮中弟子不是受人利用，就是当时正值他神迷志乱，才误把凶手看作在下。”他突然放声狂笑道：“杀害贵帮中四个弟子之人，就在你眼前站着，可惜你不知道而已。”

关三胜目光缓缓由群豪脸上扫过，但见一个个肃容而立，大部目光投注到夜鹰子王乾的身上，夜色沉沉，无法看清每人脸上的细微表情，如想从神色间判出谁是凶手，实非易事。

关三胜环扫了群豪一眼之后，冷冷地说道：“什么人？你干脆说出来吧！”

江湖上的事情，像一道奔腾的长江大河，一波接一波的风浪，永无休止。

只听夜鹰子王乾纵声长笑道：“兄弟这般指点，已经够了，难道还让兄弟帮助你们擒拿凶手不成？”

关三胜怒道：“哪个要你帮忙擒拿凶手了？只要指出凶手，就够了！”

夜鹰子哈哈一笑道：“不论哪一行道，都有他的规矩，我们绿林道上素有见者有份的规矩，兄弟虽然没有杀人，但却分了贵帮中弟子的东西！”

关三胜厉声说道：“敝帮中弟子，带了什么东西，值得尔等下手抢劫，而且杀人灭口？”

夜鹰子王乾道：“二十四颗桃核大小的珍珠，颗颗价值连城，只此一桩，是否足以动人盗心？”

关三胜道：“他们哪里来的珍珠？”

王乾道：“兄弟查看那珍珠，似是深宫内苑之物，平常百姓人家，纵然是家财万贯，也难保得这等珍品，不论何等之人，都无能保有此物。”

关三胜怒道：“你满口胡说八道，本帮在武林的声誉一向清白，帮中弟子，岂会身怀此等之物？”

王乾探手入怀，摸出一粒桃核大小的珠子，说道：“这珠子就是从贵帮弟子手中取得，在下如有一句虚言，天诛地灭，关兄也未免太小觑在下了。”

关三胜看他立下如此重誓，不觉有些歉然，暗道：“江南绿林道上，夜鹰子算得一条好汉，我这般叱责于他，只怕要被在场武林同道们，笑我缺乏容人之量。”心念一转声音也缓和了甚多，说道：“纵然此珠确在敝帮弟子身上取得，也不能证明就是本帮中弟子偷窃之物！”

夜鹰子王乾接道：“关兄多虑了，兄弟也没有硬指这珠子是贵帮中人偷入禁宫窃取，但此珠确由贵帮弟子身上取得，至于此珠取自何处，兄弟就不敢妄作判断了。”

铁木、凡木，及费公亮等，都不禁转脸向那珠子上望去，虽然在夜晚之间，但那珠子受微弱星光的映照，仍然宝光闪闪，确是价值连城之物。

只听王乾轻轻叹息一声，道：“这样珠子，共有二十四颗，颗颗大小相同，成色一般，此等珍品，自是使人动心！”

关三胜接口说道：“不管这宝珠来自何处，本帮中弟子是否有背弃帮规之嫌，但也不能轮到王兄执法，目下本帮中四个弟子已死，而且死的甚惨，这仇如若不报，穷家帮还有何颜立足于武林之中？”

王乾缓缓地把手中宝珠放入怀中，说道：“兄弟旨在把事情说明，我除了分得珠子之外，未动过贵帮弟子一发一毛，关兄如若不信，那也是无法之事。”

关三胜略一沉吟，道：“那就请阁下指出凶手是谁，敝帮就找他算帐。”

王乾冷冷说道：“兄弟已说明凶手就在现场，如再叫我指出凶手姓名，兄弟歉难照办。”

关三胜冷眼默查群豪，一个个神情镇静，心中大感为难，暗暗忖道：听他之言，倒非说谎，但眼下武林同道，不下二三十人之多，哪里去辨认凶手，看来追查凶手的下落一事，还得从王乾身上着手，当下说道：“王兄既非凶手，不妨请和在下一见敝帮帮主。”

夜鹰子王乾冷然一笑，道：“这个怨难应命。”

关三胜道：“我们穷家帮一向恩怨分明，你既然没有杀害敝帮之人，何以不敢去见我们帮主？”

王乾道：“我告诉了你在下没有杀害贵帮弟子，句句字字，千真万确，难道还不够吗？在下既非贵帮中人，自是不必要晋见贵帮的帮主了。”

事情至此，已成了僵持之局，关三胜沉吟了片刻，冷冷说道：“王兄执意不肯去见敝帮帮主，兄弟只好用强了。”

夜鹰子王乾冷笑一声，道：“关兄这般相强兄弟，难道就能强迫了兄弟不成？”

关三胜目光一扫群豪，拱手说道：“兄弟和这位王兄的事，必需早些解决，我要先行告辞一步了！”回过头去，望着王乾说道：“咱们走吧！”

夜鹰子王乾冷笑一声道：“好吧！难道在下当真就怕你不成。”紧随着走了出来。

两人相距约三四尺远，并排而行。

行约一刻工夫，到了一片杂林旁边，关三胜突然加快了脚步，走到林边，回过头来，拦住王乾去路，说道：“王兄当真不肯把正凶告诉兄弟么？”

王乾冷笑一声，道：“关兄把我引到此地，目的可就是问兄弟这句话吗？”

关三胜道：“敝帮对四个弟子惨死之事，一直耿耿于怀，经常查问此事，所以迟迟不肯发动，现在那件事已经完成，近月之内，必将派出高手，追查此事经过，如果王兄肯把正凶姓名相告，不但敝帮中可减少甚多麻烦，而且也可替整个江南武林道上减少去许多麻烦。”

王乾纵声大笑道：“如若关兄能设身处地地替兄弟想上一想，也许就不致这等追问兄弟了。”

他微微一顿之后，又道：“吃我绿林饭的朋友，不戒抢劫，不戒杀人放火，但却最忌出卖同道，何况在下已经分得那二十四颗珠子中的六颗，不论公情私谊，均不得泄露凶手姓名。”

他干咳了两声，又道：“兄弟肯把此事泄露，一则是对贵帮四个惨死弟子，十分同情，再者心中仇恨三个凶手，手段太过卑辣，因此才不惜泄露一些口风，决非是兄弟心中害怕贵帮把这笔帐算在兄弟头上。”

关三胜略一沉吟道：“如若王兄说的不错，敝帮首要追查之事，已不是凶手是谁，而是敝帮中弟子，如何会取到这二十四颗珍珠？”

他轻轻叹息一声，道：“王兄在江南武林道上，盛誉甚著，虽然行事全以自己好恶之念而定，有时未免失之偏激，武林道上对王兄的评论，还算不错，是以，当兄弟初闻凶手是大驾时，颇有惊讶之感。”

王乾道：“关兄不用捧我，不论如何想要兄弟说出凶手姓名，决办不到。”

关三胜道：“就这么办吧！王兄能在兄弟手下走上一百招，兄弟就不再追问此事就是了。”

夜鹰子王乾冷冷道：“关兄执意相逼兄弟出手，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但动手相搏，讲求克敌制胜，难免有所损伤！”

关三胜怒道：“你有什么本领只管施出来就是，今宵王兄只要能够胜得于我，在下拚受帮主一顿叱责，也要替你担起本帮中弟子蒙冤惨死一事，从今以后，穷家帮永远不再找你算这笔账。”

夜鹰子王乾道：“关兄一言九鼎，兄弟深信不疑！”翻手拔出背上兵刃，接道：“关兄请亮兵刃吧！”关三胜口中虽说的强硬，但他心中却十分明白王乾乃江南绿林道上，异常扎手之人，毫无轻视之心，暗中提聚功力，蓄势以待，道：“王兄尽管出手，兄弟就以这一双肉掌，接王兄几招绝学。”王乾阴森一笑，道：“兄弟恭敬不如从命了。”正待挥手击出，突然一阵惨叫，飘传过来，紧接一阵杂乱的喧哗之声。

这声音由两人来路上传来，似是群豪停留之处，发生了什么惊人的大变。

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转头望去，显然，这突地大变，已使两人怒意消灭，动手相搏之心，也淡了甚多。

关三胜道：“王兄如若同意，咱们这场比武的决定，向后拖延一阵如何，先到那边瞧瞧去再说。”

王乾也急于一查究竟，收了兵刃，道：“兄弟悉听关兄裁夺。”关三胜瞧了夜鹰子一眼，暗道：“此人倒不失一位英雄人物……”对他增加了不少好感。

两人心中似已都有些迫不及待，纵身一跃而起，直向来路扑去。

待两人重返群豪停身之处时，群豪早已不见，只余下四具尸体。

关三胜纵身跃上了一棵大树，向下瞧了一阵，群豪似是早已走的不知去向。

夜鹰子王乾却伏下身去，查看那留下的四具尸体，想从几具尸体上的伤痕，找出原因。哪知瞧来瞧去，竟然找不出一痕迹，心中大感奇怪，失声叫道：“怪呀！”

关三胜早想出言查问，但又找不出适当的机会，听得王乾一叫，立时接口说道：“王兄可查出了什么疑点吗？”

王乾摇摇头道：“没有，关兄瞧出了群豪的去向吗？”

关三胜道：“没有。”

王乾道：“这几人身上也没有伤痕，不是被人暗中点了穴道，就是毒发而亡。”

关三胜道：“毒发而亡，我们不都是已经中了毒吗？为什么毫无感觉。”

夜鹰子王乾沉吟了一阵，道：“这四人死亡经过，目下甚难判定，咱们必须先设法找到铁木大师等一行群豪，查出经过情形再说。”话至此处，突然住口不言，在一具尸体上瞧了一阵，翻手拔了背上兵刃，把那尸体翻了过来。

他江湖阅历丰富，怕那尸体上沾有剧毒，不肯用手翻动。

关三胜目睹王乾神情，已知他有了发现，目光投注在那尸体之上，一语不发。

只听王乾轻轻叹息一声，道：“关兄可识得此人吗？”

关三胜摇头说道：“不认识。”

王乾道：“此人乃杀伤贵帮中四个弟子的三位凶手之一，关兄如若不信，不妨在他身上搜查一下。”

关三胜瞧了王乾一眼，默不作答。

夜鹰子知他心动了怀疑，当下用手中兵刃在那尸体之上，敲打了一阵，探手在那尸体中摸出了六粒光灿灿的珠子，微微一笑，道：“如若他把这六颗明珠，藏在别处，兄弟今日势必和贵帮加深了一层误会不可。”

关三胜心中暗道：“纵然再把余下的一十二颗珠子全都找到，也不能证明你毫无凶嫌之疑。”口中却是未置可否。

王乾是何等人物，一瞥关三胜的神情，已知他心中疑念未消。手把六颗明珠送了过来，说道：“此物原是你们穷家帮中之物，这六颗明珠，关兄就原璧收回吧！”

关三胜道：“这明珠虽然颗颗价值连城，但在我们穷家帮中而论，却是毫无珍贵之处，兄弟暂取一颗，以助追查敝帮中弟子遇难之事，余下五颗，还请王兄收存着吧！”

王乾把余下五颗明珠，放入怀中说道：“兄弟代贵帮保管，日后再奉还贵帮。”随手又把那尸体翻了过去，目光触处，忽然发觉那尸体紧紧握着左掌，不觉心中一动，问道：“关兄，人死之后，这双手五指是舒伸，还是握拳？”

关三胜道：“那要看当时情形了，如若他死不惊怖、痛苦，自然是五指舒展，如若遇上了什么惊恐……”

王乾自言自语地接道：“这么说来，他死的十分痛苦了。”转目向那尸体右掌望去，只见他五指半屈半伸，似是突然经脉收缩死去。

关三胜似也瞧到了这具尸体双手的姿势不同，动了怀疑之心，伏下身来，仔细在那尸体上瞧了一会，点头说道：“他似是全身经脉收缩而死，而且他左手之中，又似握着东西。”

夜鹰子王乾突然挥动手中兵刃一挑，立时把那握掌食中二指削去，低头看时，不见一点可疑之物。

关三胜瞧了那被削去手指一眼，冷然说道：“王兄这般削去他的手指纵然有什么遗物，也不容易找到了。”

王乾抬头望了关三胜一眼也不答话，转身向另一具尸体旁边走去。

他一连查看了另外几具尸体，每一具尸体都紧紧握着左拳，好奇之心大起。

关三胜也觉着这几具尸体紧握左拳之举，事非寻常，蹲下身去，准备用力打开一个瞧瞧。

王乾突然一挥手中兵刃，说道：“关兄，快些让开。”

关三胜回目一瞥，王乾虎头钩已近身侧，不禁心中大怒，一跃而起，回手拍出一掌。

王乾纵身避开，冷笑一声，道：“如若几人是中毒而亡，这紧握左拳之中，只怕暗藏鬼谋，关兄心高性傲，兄弟如出言相劝，只怕关兄也未必肯听。”

关三胜暗暗忖道：“这话倒非谎言。”当下不再言语。王乾抬起左脚踏在一条握拳的左臂之上，缓缓用手中虎头钩，拨开那紧握的拳头。

凝目望去，只见那紧握手掌之中，有一个绿豆大小的黑点。王乾左手探入怀中，摸出一个火折子晃燃，蹲下身去，仔细一看，只见那黑点原来是一

片紫血。

他一连拨开三具尸体紧握的拳头，每具都是一样，只是部位不同而已。心中甚感不解，问道：“关兄见多识广，可瞧出这几人手中一点紫血，和他们死的关系吗？”

关三胜道：“兄弟想它不出，王兄想必知道了？”

王乾凝思了一阵，突然伏下身子，用手中虎头钩尖，挑开掌心那片紫血之处，几人血脉都已停止，挑开手掌，并无涌血现象。深挑了四五分，果然发现了一根很小的银针，细若牛毛，长不过二分左右，火光照耀下，泛起一片蓝光。

王乾小心翼翼，从怀中摸出一个玉盒，把那小针放在盒盖上，道：“是了，就是这东西在作怪。”

关三胜仔细瞧了那针一眼，道：“这是经过绝毒药物淬炼过的毒针，这些人可能都是死亡在此针绝毒之上！”

忽见王乾一跳数尺，大声叫道：“不得了！”

关三胜被他吓了一跳，道：“什么事不得了？”

王乾道：“咱们得尽快地找到铁木大师等一行，多延误一刻时光，他们那一群人中，就要多一分危险。”

关三胜似是仍未了解到王乾言中之意，愕然说道：“为什么？”

王乾叹息一声，道：“这些人紧握左拳之中，都有这样一枚银针，这些人的死，也都是这枚细小的银针作怪了。”关三胜点点头，道：“不错啊！这一点兄弟也早想到了。”王乾道：“这银针如何能这般巧地全打入左掌之中，实是一大关键。在这样沉沉的夜暗之中，纵然是手法极准的人，也难在一丈外打得这等准确无误。”

关三胜赞道：“王兄高见。”

王乾淡然一笑道：“关兄过奖！”微一沉吟，又道：“但这几人，都是中此银针而亡，千真万确，准此而论，那施放毒针的人，定然混杂在群豪之中，乘人都不留神的当儿，暗中施放。”

关三胜暗暗忖道：“我关三胜在穷家帮中，身居武相之荣，除了帮主和聋、哑二老之外，武功乃帮中第一高手，想不到此次凭吊闵老英雄之行，竟是黯然失色，镇静略逊了铁木、凡木，智计不如费公亮，而且连这个绿林大盗的判事之能，也似是高我一着，看来一个人想在武林中争得一席之地，扬名江湖，实是一件大不容易之事，除了武功之外，智计、镇静，都得超越常人。”

心念一转，平日的自负豪情，登时消减了甚多，觉着目下自己的声誉、成就，大半是赖穷家帮的威名托衬起来，心中对平时发号施令策划帮中大计的文丞又多生一分敬仰之心。

夜鹰子王乾目睹关三胜低头沉思不语，只道他在推判眼下情势，也不打扰于他，缓缓打开玉盒，把盒盖上的银针倒入盒中，合上盖子，放入怀中。

关三胜觉世间很多事，并非全要靠武功才能解决，心平气和了不少，回头对王乾说道：“群豪之中，甚多面目陌生之人，要想查出混人的奸细，也不是容易之事。”

王乾目光突然转投那荒凉的庙宇之上，道：“他们会不会跑入了这座荒庙之中？”

关三胜道，“咱们进去瞧瞧如何？”

王乾低声应道：“好！”当先跃上围墙。

庙院中，古木阴森，荒草及膝，触目一片凄凉景象。

关三胜后起先落，脚尖一点围墙，飞入了荒草院中。

王乾紧随而下，跃落关三胜的身侧，道：“关兄请和兄弟保持着一丈以上的距离，既易隐秘形迹，又可相互接应。”

这时，两人的敌对之心，似乎又消减了不少，关三胜居然肯听王乾的话，当下向后退了五步。

王乾顿了一顿，把兵刃归入鞘中，伏下身軀，仔细看了进出之路，才猛一展身，跃落二门旁侧。

关三胜看准他落脚之处，才借荒草掩身，向前走去，距王乾五六尺时，停下来。

两人就这样隐蔽身形而进，穿越过两重庭院，到了大殿之上。夜鹰子王乾轻步走到神案前面，伸手摸了一把，立时一皱眉头，脑际灵光闪动，回过头去，低声向关三胜道：“关兄，咱们藏到那神像后面去吧！”

关三胜答道：“咱们此行旨在找寻铁木大师等一行群豪，他们既然不在这大殿之中，咱们也该走了。”

转身向殿外面行去。

原来王乾伸手在那供台上一摸，只觉干干净净，毫无积尘，心中忽然一动，暗道：“这大殿纵然是常有人来打扫，但一夜风沙，也不能说这般的纤尘不染，分明刚刚还有人打扫过。心念一转，立时动了暗窥隐秘之心。

他凭藉江湖间丰富的阅历判断，自信之力甚强，但却不便对关三胜说清楚，如若万一料事有错，岂不留人笑柄。

关三胜掉头不顾而去，他也不便出手拦阻，正感为难之间，突见关三胜翻身一跃，重又落到他的身侧，反客为主地一把拉住王乾，急急绕过供台，向神像后面隐去。

夜鹰子看他一语不发的紧张神态，心知他定有所见，也不多问。

两人刚刚藏好身子，大殿上已响起步履之声。

夜暗如漆再加上供台、神像挡住了部分视线，无法看得清进入大殿中的人数，但听那步履之声，人数似是不少。

只听一个冰冷的口音问道：“他们确实走了吗？”

另一个低沉声音答道：“都走了。”那冰冷的声音重又响起道：“这大殿之中可曾搜查过？”

一个粗壮的声音，答道：“搜查过了。”

那冰冷的声音道：“这荒庙外面是否已布好暗桩？”

另一细声细气的声音答道：“方圆四百丈内，飞鸟也难逃过咱们布下的暗桩监视。”

那冰冷的声音急道：“既然如此，燃起灯火。”

但见火光连闪了两闪，登时亮起了两个火折子，片刻后火光大盛，照得全殿通明。

夜鹰子王乾偷眼向外一瞧，只见四支粗如儿臂的巨烛，已摆在供台之上，熊熊火焰，照得大殿景物毕现，人影憧憧，不下数十个之多。

但见那人影来回穿动了一阵，突然静止了下来，似是这些人，都有着一的位置，站好之后，就如同竖立在地上的竹竿一般，动也不动一下。

只听那冰冷声音重又响起道：“你们又有何事，快些说出来，我要立

刻北上，不能在此停留了。”

只听一个慢条斯理的声音答道：“眼下铁木和尚等一行，已入咱们掌握之中，三五日内即可一网打尽。”

那冰冷的声音，轻轻哼了一声，道：“铁木、凡木两个老僧，乃少林一派中一流高手，如若一念轻敌，势必被强敌兔脱而去，日后再想今日之机会，只怕再难遇上。”

那慢条斯理的声音，道：“王爷万安，他们一行人中，早已埋下咱们暗桩，明枪暗箭，双管齐下，两个老和尚武功再高，也难防个万无一失。”

那被称王爷的冰冷声音，重又响起道：“如若此功告成，下一步该指向穷家帮了，据闻穷家帮中，聋、哑二老复出江湖，这两人虽有残缺，但武功却是高不可测，欲一鼓而尽歼穷家帮高手，势必先把聋、哑二老除去不可。”那慢条斯理的声音接道：“王爷顾虑周密，属下敬佩异常，穷家帮能有今日地位，全仗文丞、武相两人之力，武相一勇之夫，实不足畏，那文丞据说却是一位足智多谋的人，不可轻视，只要能先把文丞除去，穷家帮就调度无人了。”

那被尊王爷的人听完话后，忽然举步而行，满殿游走。烛光映照之下，关三胜和王乾，都看到游走之人的一角青袍。突然间，又响起一阵步履之声，紧接着，响起一个娇脆的女子声音：“王爷万安。”

这声音异常熟悉，关三胜、王乾等一听之下，立时辨出那是闵姑娘的声音。

那移动的青袍，突然停了下来，一阵冰冷、嘹亮的大笑之声，响彻大殿，道：“你来的很好。”

白衣飘动，姗姗碎步，行约两三尺，突然拜了下去。

她似是看到了隐藏在神像后的王乾和关三胜，不时把目光投瞥到那供台下面。

只听那青衣人说道：“这几年来你混身闵宅，备极辛苦，虽然没有查出三宝的下落，但那闵老头子只要未死，决难熬受得非刑拷打，余下的事，我已重新分配了人手对付，你可以休息三月，再销假听差。”

拜伏在地上的闵姑娘，抬头说道：“属下有几件不请之求，不知王爷能否见允？”

青衣人突然冷笑一声，道：“怎么？你要和我谈条件吗？”

素衣少女道：“属下不敢，只是恳求王爷。”那青衣人沉吟一阵，道：“好吧！你先说出来听听吧！”

素衣少女道：“恳求王爷把属下在闵宅收得这几位心腹之人，拨在属下辖下服务！”

青衣人毫无表情的怪脸，缓缓由那素衣少女带来之人中，扫视一遍，道：“除了关外神鞭杜天鹄外，余下之人，暂行拨你辖下就是了。”

杜天鹄听得心头一震，暗暗忖道：“这人素昧生平，不知他如何知道我的名字？”

青衣人突然接道：“且慢，这位闵公子留在世上，怕是祸害。我一向做事，从来不留后患，还是早些把他杀了算啦！”素衣少女急急说道：“闵公子生性懦弱，难成大器，而且天赋不宜习武，纵有良师，也没法把他调教有成，属下和他相处数年之久，对他知之甚详，求王爷恩泽广被，饶他一条命吧！”那青衣人沉吟不语。

素衣少女又道：“何况他对父亲的作为，早已不满，属下曾试探他对今日情势看法，他曾叹息说道：‘家父自己造孽太多，今日情形，也算是他为人一个报应。’”

那青衣人仍是沉思不答。

素衣少女又拜伏在那青衣人的足下，道：“数年之中，那闵老头子，曾数度暗中算计于我，均得闵正廉暗中传递消息，才安然无恙，完成王爷之命。”

那青衣人似是被那素衣少女言词说动，冷漠低沉地说道：“那就让他服下本门秘药，拨在你的辖下吧！”

素衣少女道，“谢王爷格外赐恩。”缓缓站起身子。那青衣人转身，缓步走到供台前首位之上说道：“你们还有什么事情请命？”

大殿上一片寂然，久久不闻一点声息，显然已无人再提出请命之事。

那青衣人突然大步向外走去，一面高声说道：“既然没有请命之事，事情就依照原计划进行，半年之后赶往伏牛山铁盆谷中听命。”话说完，人已走到大殿门口之处。

突见白衣闪动，那素衣少女急步追了上去，说道：“王爷留步。”青衣人回过头来说道：“你还有什么事吗？”

素衣少女道：“属下余事未了，但强敌已树，今后行动，势必在中原武林人物监视下，故而斗胆相求王爷，那关外神鞭，拨留属下身侧听命，也好增强一点实力。”

青衣人沉思了一阵道：“你还要追寻三宝下落，实力不可不强，铁木、凡木两个和尚十分难惹，如能避免正面和少林冲突最好，志在暗取，明斗乃最下之策，关外神鞭武功虽高，但他在中原武林道上的声誉，却是没有镇压强敌的作用。”

他沉思了一阵，又道：“我原想把青城双剑，带回铁盆谷去，既然你有此顾虑，那就把青城双剑一并留下，听你差遣，以此等实力，中原、江南道上，也甚少有人能抗衡了。”

杜天鸮偷眼打量上官琦和青城双剑，只见他们一个个闭目而立，当下也仿作三人神态，静静地站在一侧。

那素衣少女道：“多谢王爷恩典！”

青衣人大笑道：“留下青城双剑，固然可以一壮声势，但亦将为你留下甚多麻烦，青城派中之人，必不愿看到他们两位长老，任你摆布，势必千方百计，和你为难不可。”

那素衣少女道：“王爷神机妙算，从未落空，自是有成竹在胸了。”

那青衣人道：“很好，你连我也动起心机来了。”

那素衣少女突然跪了下去，拜伏地上，迫：“属下不敢，王爷明鉴。”

青衣人道：“青城派如若不动此念，那还罢了，如敢枉动此意。那只有促使青城一门早日覆灭，我自会暗派接应你的用毒高手，你只管放心好了。”

素衣少女道：“王爷算无遗策，属下佩服异常。”

青衣人袍袂一振，微风飒然，人已消失不见，紧接着人影闪动，不下二十余人，疾奔出殿。

片刻工夫，大殿中人，已走出了一半左右。

那青衣人走后，素衣少女在这群人中，身份似是最高，纷纷向她致敬。

忽然间响起了一个沙哑的声音，“王爷临行之际，交代把青城双剑拨到

郡主辖下听差，不知郡主是否有意收录两人？”

素衣少女笑道：“青城派在目下江湖上实力不弱，我如不收青城双剑，岂不是对青城一派示弱？”

那沙哑的声音笑道：“郡主尽管放心，青城双剑已服下王爷交下特制的‘迷药’，王爷算无遗策，早已顾虑到青城双剑的武功高强，所以特别把两人服用的分量加重，除了王爷赐下的使者之剑，可以指挥他们之外，纵然青城派祖师复生，他们也不听受其命！”

那素衣少女忽娇笑道，“王爷武功通玄，善用百毒，世间无他不知之事，成就之高，前无古人，但他老人家赐与使者之剑，确使人有些不解奥妙，那不过是一把平平常常的短剑罢了，何以竟使人神智受制，听命于一把短剑的指命？”

那沙哑的声音，笑道：“王爷曾为这使者之剑，潜伏深山大泽之中，埋首苦究，费时十年，总共制成了此剑五把，一柄王者之尊，四把使者之剑，据说那王者之尊，奥妙之处，更超越使者之剑甚多，四柄使者之剑，眼下只有两人佩带，郡主佩带此剑时日已经甚久，难道还不知个中的奥秘吗？”

那被称郡主的素衣少女答道，“奥妙我已全解，不解的是这柄短剑之上，何以会有这等神奇的力量？”

那声音沙哑之人，似是不敢透露个中隐秘，敞起破锣一般的喉咙，哈哈一阵大笑道：“郡主甚得王爷宠爱，还是去问王爷好了。”

那素衣少女略一沉吟道：“我不过随便问问而已，并无必知其秘之心。”

她微微一顿之后，又道：“青城双剑，现在何处？”

那沙哑嗓音的人笑道：“就在大殿之外，郡主可是想先试试使者之剑吗？”

素衣少女道：“是啊！带他们两人进殿来吧！”关三胜、王乾已忍不住好奇之念，齐齐把头向外一伸。凝目望去，只见三个健壮大汉，押青青城双剑走了进来。两人神情茫然，一脸痴呆之态，似是忽然变得傻了起来。关三胜、王乾，都担心被人发现了形迹，不敢把头探伸出太多，只能勉强看到青城双剑。

第十回江边苦战

但见那素衣少女缓步走了过去，探手入怀，摸出一把寒芒闪闪的短剑。

装作痴呆的杜天鸮，微一启动目光，已然看出素衣少女手中之剑正是指挥上官琦的那柄短剑。

素衣少女走到青城双剑身前，缓缓举起手中短剑，在两人面前划了一圈。

说也奇怪，青城双剑登时把目光，投注那短剑之上，眼光一直随着那短剑打转。

素衣少女忽然把手中转动的短剑，疾向那供台上面指去。青城双剑目光随着那短剑瞧去，突然齐声怒吼一声，双手一扬，齐齐向那供台上劈了过去。

两股强劲绝伦的力道，同时而出，撞在供台之上。

但闻一声轰然大震，碎石、尘土满室横飞，那架作供台的石板，生生被震飞起来，撞在后面的神像上。

藏在供台上神像后的关三胜和王乾，被那横飞的尘土，打的满头满身，但怕暴露行藏，动也不动弹一下，一面运气，闭住呼吸，一面闭上双目，防止尘土迷入眼睛。

只听那素衣少女娇声笑道：“这两人武功，实在不弱啊！”那沙哑的声音应道：“青城双剑，在江湖上的威名，四十余年来，始终不衰，自非一般泛泛之辈可比。郡主有此两位高手相助，再加上一身出神入化的武功，无论遇上何等强敌，也不足畏了。”那素衣少女微微一笑，指着上官琦道：“那人的武功也不坏，关外神鞭，纵横白山黑水，也是关外武林道上的一流高手……”她目光落在袁孝脸上，沉吟不语，似在回忆袁孝的武功，沉吟了良久，才接道：“这猴儿模样之人，虽未见过他出手对敌，但我已从他迅快的身法中，看出他的武功，只怕不在青城双剑之下。”那声音沙哑之人，似是不相信那素衣少女之言，微微一笑，但却没有出言争论。

大殿中突然沉默下来。

良久之后，才听到素衣少女长叹一口气，道：“我潜伏闵宅之期，雷名远夫妇一直待我很好，如能留下他们两条性命，晚辈感激不尽。”说完，深深一礼。

那声音沙哑，身着长衫、儒士着装之人，赶紧还了一礼，道：“郡主言重了，叫我如何能够担当得起。”

素衣少女娇声笑道：“王爷对军师言听计从，只要你肯美言一二，救两人易如反掌。”

那声音沙哑的人，似是被那素衣少女一阵高帽子，戴的有点飘飘然，呵呵大笑，道：“郡主吩咐，在下怎敢不尽力而为，如有适当之机，定当代为请命。”

那素衣少女笑道：“有劳之处，容当后报。”

那沙哑声音之人低沉地说道：“郡主保重，我要先告别了。”关三胜、王乾，都被那倒塌的供台，遮去了视线，无法再看见大殿中的举动，只听步履之声，彼起此落，似是又有甚多人走出了大殿。

直待步履声停了良久，又响起那素衣少女清脆的声音，道：“金总管，船只准备好了没有？”

金少和道：“早已齐备多时，但候郡主起驾。”

素衣少女道：“好，咱们走吧。”

但闻一阵衣袖拂风，和步履交错之声，逐渐远去。

大殿又恢复一片死寂。关三胜轻轻拨开掩遮视线的碎石浮土，向外看一看，只见烛光通明，但已人迹全渺，大殿中所有之人，已走的一个不剩。王乾低声问道：“走光了吗？”

关三胜挥拳推开堆积的碎石浮土，道：“走光了！”振袂而起，大步走了出来。

王乾紧随而出，目光环扫了大殿一周，说道：“关兄可见到那青衣人的面貌吗？”

关三胜道：“说来惭愧得很，除了那位什么郡主的闲姑娘外，其他之人的面貌，一概未见。”

王乾笑道：“关兄不必自责，这个兄弟也未看到。”

关三胜凝目沉思了一阵，道：“兄弟在江湖走了数十年，从未听人谈过，有这一班人物。”

这时，天色已经大亮，王乾看看天色，说道：“关兄，有一事，咱们该早些解决一下，兄弟也好早决行止。”

关三胜看他神色之间微现惊愕，心头微微一凛，道：“什么事？”

王乾道：“咱们在那记死簿上留名之事，只怕不是虚言恫吓！”关三胜道：“兄弟并无异样的感觉。”

王乾微微一笑接道：“本来兄弟也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刚才在大殿之中见到那素衣少女手中之剑，忽然觉着此事异常严重了。”

关三胜似是被王乾这几句话启动胸中疑虑，脸色也随着一变，道：“不错，短短一柄宝剑，不知何故能使纵横江湖数十年的青城双剑，俯首听命？”

王乾道：“兄弟之忧，也在此处了，青城双剑神志被人迷乱，不足为奇，奇在那柄短剑的神奇力量之后……”

关三胜忽然觉着这位绿林大盗，不但武功甚高而且智计也确有过人之处，能以成名江湖，实非偶然，当下说道：“愿闻高论！”王乾道：“那短剑之上定然涂有一种极为难得的药物，而且和人服用的毒物有一种相克相辅，既冲突又调和的作用，服用的毒物控制了人的神智，那短剑上的药物，又控制了人服下药物的药性，因果相成，那短剑就产生了奴役人的神奇力量。”

关三胜叹道：“高论甚有见地，兄弟佩服得很。”

王乾道：“那用毒之人，如果真有此等之能，在那笔纸之上用毒，决无疑问，以此推想，咱们中毒成份就很大了。”关三胜想了一阵，道：“王兄高论，使兄弟茅塞顿开……”

王乾笑道：“关兄太谦虚，兄弟久闻贵帮中文丞唐璇，胸罗神算，满腹经纶，不知此言是否当真？”

关三胜笑道：“那酸秀才，确实有几下子，他能耐多大，兄弟没法子知道，但敝帮中事，大都由他策划，十数年来遣兵调将，从无一次失误。”

王乾笑道：“关兄此行可也是奉他之命而来吗？”

关三胜道：“敝帮近日有一件大事，酸秀才亲自带着十二高手，赶往处理，兄弟来此之时，他还没有回去。”

淡然一笑道：“目下咱们是否要追铁木大师等一行人呢？”

王乾一跃而起道：“追！为什么不追呢？几十条武林一流高手之命，岂是儿戏？”

放腿疾向前面奔去。

关三胜一面放腿紧追，一面笑道：“看来王兄的心肠比兄弟还要仁善，称你为绿林大盗，实在是有些冤枉了。”

王乾笑道：“不论哪一门行业之中，都难免良莠不齐，有好有坏，关兄可记得盗亦有道这句话吗？”

关三胜叹道：“兄弟未见王兄之前，常听人言，王兄手段如何毒辣，直待今日，兄弟才了解传言纯属虚构。”

王乾笑道：“在下不像关兄，上有帮主约束，下有弟子瞻瞩，举动之间，一点马虎不得，兄弟子然一身，四海飘荡，不论什么事，想到就做，无拘无束，不计情理，不管王法，只要行心之所愿，心之所安……”

这几句话说得十分豪壮，关三胜暗中叹道：“他这行径，名虽称盗，其实他所作所为，除了稍有任性之外，无不有豪侠之情，看来这侠、盗二字，真是不易分别……”

正忖思间，忽见王乾伸手一扯自己的衣袖，低声说道：“关兄，咱们隐起身来。”纵身跃入一片草丛之中。

关三胜自恃身份，不肯和王乾一般地藏入草中。

就在他正自徘徊瞻顾之间，耳际已响起一阵得得蹄声。那声音来势奇快，眨眼之间，已到了关三胜数丈之外。这时，一轮红日，已爬上东方天际，逐走了黑暗。

关三胜躲避不及，只好转头望去，只见一匹青色高大的马上，坐着一个身披长衫，头戴竹笠之人。

他那宽大的长衫，散垂在马背上，遮去了双腿、马鞍。青马仰首而行，从关三胜身侧走过，马上人头也不转过一下，似是根本不知道路旁站的有人。

直待那青马走过之后，关三胜忽然觉着，自己看得甚是留神，但却没有看清楚马上人一点可资追索的记忆。

除了那仰首而过的高大青马之外，似是连那马上人什么形态都没有看清。

忽听王乾的轻微叹息之声，起自身侧道：“关兄，你可看清楚来人了吗？”

关三胜摇摇头，道：“没有，但我确曾十分留心地看着他。”王乾笑道：“是啊！兄弟也有同感，好像他经常变动坐马的姿势，叫人没法记忆他是如何坐的。”

他微微一顿之后，又道：“好像那青色马背上，没有马鞍……”关三胜忽觉脑际灵光一闪，道：“不错，也没有看到那垂下的双腿。”

王乾笑道：“嗯！他似是盘膝坐在马背上。”

两人你言我语，猜想了半天，但仔细追索下去，却又毫无记忆，只是一番猜测而已。

两人都没有看清马上人的一切，甚至连他坐在马背上的姿势，都无法追忆。但奇怪的是两人的脑际之中，却留下了一个清楚但又模糊的印象，无法说清楚所见，但如能重见他时，立时可以辨认出来，好像那人的一切，都和世间所有之人不同。

远远地传来了江涛奔腾的声音，关三胜被那涛声惊醒了沉思的神智，忽然想起大殿中那素衣少女所讲之言，就要乘船他往。如果要寻找铁木大师等一行，最好在那素衣少女没有离开之前找到。

回头望去，只见夜鹰子王乾，也在望着那遥远的天际出神，似是也正沉

浸在回忆之中。

关三胜大步走了过去，低声说道：“王兄，咱们要早些找到他们。”

王乾还未来及答话，忽见两条人影，疾如流矢般急奔而来。片刻工夫，两人已到丈余之外。

王乾抬头望去，只见来人一式装着，全都是灰色打补的长衫，足着多耳麻鞋，但身材魁梧，斜背着长长的黄布包裹，一瞥之间，立时可以看出是穷家帮中的人。

那两人遥遥对关三胜一抱拳，道：“关爷。”

关三胜道：“怎么？帮主大驾到了吗？”

左面一个面如锅底，大腹大脑的大汉，道：“帮主和唐爷都到了。”

关三胜微微一笑，道：“酸秀才山来了，好极了！”王乾低声问道：“敢问关兄，这两位可是贵帮中铁卫、神行二杰吗？”

关三胜道：“王兄果是料事如神，实叫兄弟佩服……”他微微一顿，似觉此言太过捧奖，急急接道：“王兄，想早已见过他们了？”

王乾笑道：“没有，但铁卫、神行驰名江湖，兄弟虽未见过但已久仰大名了。”

关三胜微微一笑，道：“兄弟替王兄引见引见吧！”指着大腹大脑袋，面容黝黑的大汉，道：“这位就是号称铁卫的周大志。”王乾拱手笑道：“久仰，久仰。”

关三胜又指着右面一个面色紫红的大汉，道：“这位是神行柏公保。”

王乾道：“江湖传言，柏兄有日行八百之能，兄弟仰慕已久，今日幸会。”

关三胜又指着王乾，道：“这位就是名满江南道上的夜鹰子王乾兄。”

周大志突然一挺大腹，接道：“可就是杀害咱们帮中四个弟子的王乾吗？”

王乾看他一脸浑憨之气，心中暗道：“此人有点傻气，倒是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当下拱手一笑，道：“周兄不用多疑，兄弟已把经过之情，对关兄解释过了。”

周大志突然向前欺进一步，说道：“我们帮主已下令所属，追拿于你，委屈大驾，去见我们帮主一趟。”

夜鹰子王乾脸色一变，道：“周兄是请兄弟去呢？还是要强迫兄弟去呢？”

周大志道：“不论相请相迫，但大驾是非走上一趟不可。”王乾脸色微变，道：“如若在下不去呢？”

周大志双目一瞪大声喝道：“那就只好擒你去了。”

王乾望了关三胜一眼，道：“兄弟久闻贵帮铁卫之名，一夫当关，万夫难过……”

关三胜挥手接道：“王兄不要和他一般见识，有兄弟在，他决不敢在王兄面前放肆。”

微微一顿，目光转投到周大志脸上，喝道：“这位王兄已是我的366朋友，尔等如再无礼，当必以帮规论罪。”

周大志怔了一怔，抱拳对王乾说道：“兄弟不知大驾已和关爷交了朋友，开罪之处，还望海涵。”

王乾看他倏忽之间，大变两种神态，心中一面暗赞穷家帮的森严帮规，一面又觉甚是好笑，当下也抱拳还了一礼，道：“好说，好说。兄弟言语冒

犯之处，还望周兄原宥。”

关三胜道：“敝帮帮主驾到，兄弟必得赶往晋谒，顺便也好把近日见闻之事，禀报于帮主，王兄如若有事，尽管请便。”王乾微微一笑，道：“不知兄弟可否相随关兄一起，去晋见贵帮帮主一趟？”

关三胜道：“王兄如肯去，兄弟欢迎至极。”

周大志哈哈大笑，道：“你要早说愿去，在下也不致出言开罪了。”王乾道：“兄弟此去，和周兄相迫而去形势不同，兄弟此行，是以关兄朋友的身份，去晋谒贵帮帮主，解释昔年误会。”关三胜怕两人言语之间，再引起冲突，赶忙接口说道：“帮主现在何处，快些带咱们去吧。”

周大志回头遥指一丛林中说道：“那座树林之内，有一座无人的茅屋，帮主大驾，就停在茅屋之内。”

关三胜道：“眼下正有一件紧要的事，咱们快些去见帮主，也好请他裁夺。”当下放开脚步，向那座密林内赶去。

不大工夫，关三胜等人来到林边，柏公保通报。关三胜拱手一笑道：“王兄请啊！”

王乾道：“还是关兄先请。”

关三胜伸手握住王乾手腕，笑道：“咱们并肩走吧！”大步向前行去。

走约四五丈远，果见一座茅屋，矗立在林木之中。

茅屋中传来了一阵清越的哈哈大笑道：“贵宾远来，兄弟未能远迎，失礼之处，还望王兄海涵。”

话还来说完，茅屋外，忽然现身一个四十上下的面容清瘦，身着淡黄色打补丁的中年汉子。

此人相貌甚是慈和，但目光转动之间，却有一种不可鄙视的威严。

王乾急急上前一步，躬身一礼，道：“想来大驾定是领袖穷家帮，誉满江湖的毆阳帮主了？”

那清瘦中年大汉，笑道：“浪得虚名，怎敢承担。”

王乾道：“帮主儒雅风度，礼贤下士，见面尤胜闻名多矣！”这时，关三胜也走了过来，一手握拳，曲肘作礼，道：“拜见帮主。”

那黄衣清瘦大汉也不还礼，只微微一笑，道：“你辛苦了。”关三胜却恭恭敬敬地答道：“谢帮主垂顾。”

黄衣大汉突然对王乾一抱拳道：“王兄请入茅屋中坐坐吧！”王乾看这扬名天下，威镇中原的一帮雄主，对自己这般客气，心中大受感动。躬身还了一礼，说道：“帮主礼贤下士，兄弟感激不尽。”大步直向茅屋之中走去。

这是一座久无人居的荒凉茅舍，但已经打扫得十分干净，四张竹椅，一字横排，当门处，站着身着蓝衫，头带儒巾，手摇折扇的中年儒生。

王乾步入茅舍，那儒生已欠身作礼，笑道：“王兄别来无恙，还记得兄弟吗？”

王乾急急奔了过去，一把抓住那儒生之手，说道：“唐兄弟好吧，咱们十几年没见过面了。”

这中年儒生，正是主谋穷家帮帮中大计的逍遥秀才唐璇。关三胜也随后跟了进来，大声叫道：“酸秀才，久违、久违。”唐璇的目光自王乾的脸上移注到关三胜的脸上，道：“两位可觉着有什么不适之感吗？”

关三胜吃了一惊，暗道：“这酸秀才一向慎言，如若没有绝对把握，决不肯随便说话。”当下说道：“怎么？你看出我中毒了吗？”

唐璇缓缓点头，道：“不错，不但中了毒，而且还中毒不轻。”关三胜轻轻咳了一声，道：“你看能不能活过十日呢？”

唐璇忽然一张手中折扇，笑道：“兄弟既不能预言凶吉，如何能妄论生死，但就两位脸上肤色看去，此毒三日之内，还不致发作，先叙完别后之情，咱们再谈中毒之事不迟。”

关三胜笑道：“酸秀才果有过人之智，人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看来传言并非子虚了！”

唐璇松开了王乾的手，说道：“王兄请坐。”

王乾依言落了座位，回目对那黄衣大汉，道：“兄弟和贵帮中一点误会，不得不对帮主说明……”

黄衣大汉淡淡一笑，道：“兄弟已查明了事情经过，错在本帮弟子，和王兄毫无关联。”

关三胜道：“兄弟有辱帮主之命，愿受帮规制裁。”唐璇挥动折扇，笑接道：“错在兄弟调度不当，如何能怪到关兄。”

关三胜道：“这话怎么说？”

唐璇道：“我轻估了闵老英雄之死的严重，一念轻敌，满盘皆输。”

关三胜垂下头去，默然不语。

唐璇似是看出了关三胜不愉之态，轻摇手中折扇，接道：“兄弟言中之意，并非有意轻视关兄，实是指这次部署不秘，没有预料到事情如此变化，但关兄走后不久，兄弟归见帮主之后，已知此事失策，关兄虽然武功高强，如若强敌不肯斗力，关兄事先无备，难免吃亏，因此，力促帮主大驾亲征，赶来此地，一则凭吊故人，二则把此事办个水落石出。哪知到了之后，才知道和我预想的，又不知严重了好多倍！”他轻轻叹息一声道：“这不是我唐璇一人遇到生平未见的劲敌，而是整个的江湖形态，就要被此事牵动。”

关三胜听他言语之间，似已知道了闵宅经过，当下说道：“怎么？你酸秀才已经派人查过了吗？”

唐璇笑道：“帮主大驾也已亲临过闵宅，不过，兄弟只能观察大概，预测吉凶，至于详细经过，还待关兄相告。”

关三胜叹息一声道：“秀才说的不错，兄弟这次栽了跟头。唯一可以自相慰藉的，不是咱们穷家帮一帮而已，包括了当今几大名派的高手，如少林的铁木、凡木大师，青城派的青城双剑，甚至出了名的黄山费公亮……”

唐璇道：“关兄请将所闻所见，详述一遍给兄弟听听如何？”

关三胜似在寻思措词，沉吟一阵，把闵宅中见闻经历之事，极详尽地说了一遍。

逍遥秀才唐璇，并未立即作什么决定，听完武相关三胜的话后，急急挥摇两下折扇。

他每当遇上重大难题时，总是免不了这样的举动。茅屋中突然间沉默下来，似是都不愿打扰了唐璇的沉思。

蓦地里，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片刻后，茅屋门口，同时出现了三个身着灰色打补丁短裤短褂的人。

三人同时曲肘作礼，恭立门外。

那黄衣中年大汉，目光一瞥三人，低声问道：“你们查到了什么？”

左首一人道：“弟子在江畔巡查，遇到一行可疑人物！”黄衣大汉道：“都是些什么人？”

那人答道：“有男有女，一行不下七八个，弟子为了不启他们疑窦，未敢太过接近……”

唐璇突然插口问道：“这些人哪里去了？”

那人道：“登上一艘巨帆，停泊江畔。”唐璇凝目沉思，默然不语。

那中间大汉，接道：“稟帮主，弟子幸不辱命，寻得了铁木大师等一行人。”

黄衣大汉道：“他们现在什么地方？”

那中间大汉答道：“距此十数里一座祠堂中。”

右面大汉接道：“船只、快马、骡车，俱已备齐，但听帮主即可起程。”

那黄衣大汉回过头去，低声对唐璇道：“咱们走是不走？”

唐璇略一沉吟，道：“当世武林之中，从未听到过一个身着青袍的人，有如此神鬼不测之能，莫非那人就是传言中的滚龙王吗？”

关三胜一翘大拇指，道：“不错，酸秀才这一提，我倒想起来了，那人自称什么王爷，八成就是滚龙王了！”

唐璇道：“滚龙王不过是他另一代名而已，咱们要查的必需是他真实姓名，和落脚之地。”

那黄衣大汉目光一扫站在门口的三个短衣大汉，道：“你们退到林外等候吧！”

三人齐齐行了一礼，转身而退。

黄衣大汉微一沉思，道：“眼下咱们是否应该先和铁木大师等一行，会合一起，再共商御敌之策，或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法，直逼江畔，擒了那位闵姑娘再说。”

唐璇道：“铁木、凡木，乃至黄山费公亮，虽都是驰名天下的大侠，但他们究非一派掌门的身份，帮主如果亲往相访，有失尊严，不如由在下和关兄，代表帮主去见他们……”

他微微一停顿之后，又道：“兄弟劝他们来见帮主，共商大计，帮主一面派遣随行之人，设法延阻那位闵姑娘的行期，我预想此事在一个时辰之内，可以办好，只要能让他们晚走一个时辰，就可以了。”

那黄衣清瘦大汉，笑道：“文丞和武相，联袂而行，本帮主岂可坐而不动，咱们来分头办事，你们去见铁木大师，我当亲率十二高手，赶往河畔，阻拦那位闵姑娘的行期，咱们在江畔会齐。”唐璇道：“帮主切不可单独出手，正面和强敌冲突，待属下赶到时，再从长计议。”

折扇斜斜垂下，曲肘一拂，缓步出了茅屋。

室外，早已备好了骡车和一匹快马，关三胜纵身上马，唐璇却轻步登车。

他这骡车，乃自行设计的特制骡车，轮大车小，看去十分别致，全车之上，只可容坐两人，车前有一个可以合盖的车门，远远望去，如一只梭形小舟，构造灵巧，车身可以转动。

车前面已套好了两匹异常高大的健骡，一个斜带毡帽，灰布短裤褂的大汉，早已车前相候，唐璇登上车，那人立时纵身跃跨到前面一头健骡背上。

站在门口的三个灰衣大汉，顿时有一个走了过来，躬身道：“唐爷，可是要去找铁木大师等一行人吗？”

唐璇微一点头，答道：“不错，你带路吧！”

那人应了一声，转头向前疾奔而去。

唐璇目注夜鹰子王乾，说道：“王兄是骑马呢？还是和兄弟坐车？”

王乾笑道：“兄弟想试试唐兄这骡车。”纵身而上，坐在唐璇身后一个位置上。

原来这骡车形状狭长，只能坐两人，还要前后分坐。王乾登上车，看唐璇座位上，有很多铜环铁柄，心中甚是奇怪，忍不住问道：“唐兄，那些铜环、铁柄，不知有何作用？”

说话之间，骡车已急驰而行。

那拖车健骡，都是重金选购而得，脚程之快，并不输长程健马，再加上那赶车人，操纵灵活，骡车疾驰，竟然紧追关三胜快马之后。王乾暗暗叹息一声，忖道：“好快的骡车。”

那带路灰衣人，却放脚疾奔，走在关三胜马前带路。

唐璇忽然回过头来，低声对王乾说道：“兄弟未习武之事，王兄是知道了？”

王乾笑道：“一个人精力有限，你要一心一意习武，也难读这一肚子书了。”唐璇笑道：“万一有人袭击兄弟骡车，又该如何办呢？”

王乾怔了一怔，若有所悟地道：“是了！唐兄这车中铜环、铁柄，可都是装设的御敌机关么？”

唐璇道：“王兄不亏见多识广之人，一语中的。”

王乾微微一笑，道：“但愿兄弟有缘一睹唐兄这御敌机关的妙用。”

逍遥秀才唐璇挥摇着手中的折扇，说道：“这个得要看咱们能否遇上惊险的事，不瞒王兄，兄弟这骡车中各项布设，都非一两天内，能够完成，但若发射起来，只不过一时三刻便完……”

话至此处，回头一笑，又道：“所以，王兄这有缘二字，用的十分恰当，兄弟不会武功，遇上敌人来袭时，只有借这车子护身了。”

王乾不再说话，转头向外望去，但见两边的树木闪电般向后倒去，车行的速度，十分迅快，大有超越关三胜快马之势，不禁心中一动，暗道：“行车速度，如此之快，怎的我竟毫无颠簸之感。”

转目望去，只见唐璇折扇压在手腕上，凝目沉思，似是正在思解着一件甚大的难题，赶快把欲待出口之言，重又咽了回去，怕惊扰了他的思路。

耳际间缭绕着得得蹄声，和车轮的辘辘之声，不时传来一阵阵的喘息。

忽见那带路的灰布裤褂的人，陡然停了下来，说道：“唐爷、关爷，咱们已到了村子外面，而那祠堂就在此村之中。”

关三胜一收马缰，快马陡然停下来，道：“铁木、凡木、费公亮，都是当今武林中翘楚，咱们不能失了礼数。”

唐璇也举步下车，挥手对那赶骡车的大汉说道：“你们在村外等候。”

这是一座不大不小的村庄，大约有三四百户人家，那带路大汉，轻车熟路，带着三人转了两个弯，已到了祠堂门外。那大汉回头问道：“唐爷，要不要弟子先通报一声。”唐璇道：“不用了，你在外面等候吧。”手摇折扇，缓步而入。关三胜怕他有甚失闪，大迈两步，和唐璇并肩而行，以便暗中保护。

唐璇回头一笑，低声说道：“铁木大师和费公亮等，恐正为查询内奸之事烦恼……”说话之间，人已到了正厅门外。

但见那厅门紧闭，听不到一点声息。

关三胜眉头一皱，低声说道：“我先进去瞧瞧，酸秀才请退后一点。”

话还未完，正厅门突然大开，黄山费公亮缓步而出，目光一扫唐璇、关

三胜，道：“关兄才来吗？这位想必是贵帮文丞唐璇兄了。”唐璇微微一笑，道：“大驾定然是黄山费公亮了？”

这两人从不相识，但一见面，几乎能准确地叫出对方名字。这证明两人都异常地细心，对平时听闻之事，都能熟记于胸中。

费公亮道：“唐兄、关兄，请！”

唐璇虽不言，心中却甚感奇怪，暗道：这班人躲在这祠堂正厅之中，把门紧紧关闭起来，不知是何用心？忖思之间，人已缓步而入。

抬头看去，只见几十个衣着不同，携有兵刃的大汉，一个个盘膝闭目而坐，正中比肩坐着两个身着灰白僧袍的和尚。关三胜低声说道：“酸秀才，那两个就是铁木、凡木大师。”唐璇目光缓缓一掠铁木、凡木大师，然后目光移动，从群豪脸上掠过，他看得十分仔细，似是每一个人，都十分留心一般。费公亮看他一语不发，只管留心打量室中诸人、忍不住笑道：“唐兄，可都识得这班人吗？”

唐璇摇头道：“兄弟很少在江湖上走动，识人不多，不过，却能就这班人中，找出那潜伏的奸细出来。”

费公亮怔了一怔、忖道：这酸秀才胡说八道，非得当场要他出一次丑不可。

心念一转，故作惊讶之状道：“此事费了兄弟和少林派两位大师甚多气力，始终查它不出，唐兄可能指出哪一个奸细吗？”

唐璇微微一笑，缓缓退后两步，低声对关三胜和王乾说了几句，缓步退到费公亮的身边，和他并肩而立。

关三胜，暗中提聚功力，缓步向铁木、凡木大师走去。夜鹰子王乾和他相距三步多远，在身后随行。

这班人表面之上、都是在闭目调息，但事实上一大半都在虚应故事，听得关三胜步履之声，大都微启双目，望着关三胜的举动。关三胜走近铁木、凡木大师后，抱拳说道：“想不到，两位……”

突然回手一抓，迅快无比地向身旁一个身着深蓝劲装的大汉抓去。那大汉身子矫健，关三胜虽然在出其不意中，猝然下手，仍然被他闪避开去，飞起一脚，踢向关三胜小腹的“丹田”穴。两人一动上手，王乾刚好赶上，探手一把，向那蓝衣人左腕上面抓去。

群豪睁眼看去，似乎都不认识那蓝衣大汉，但见他手腕一沉，避开了王乾的五指，反臂一掌，拍击前胸。

王乾迅速退了两步，让开了那人的一击。

关三胜冷哼一声，右手迅速地劈出一掌，左手却施出大擒拿手法，疾向那蓝衣大汉手腕之上抓去。但那蓝衣人武功不弱，身躯闪动，竟然避开了关三胜击来的右掌，和左手的擒拿。

关三胜怔了一怔，道：“好小子，武功不错。”呼的一掌推了出去。

他在穷家帮中有武相之称，在江湖之上，也有着甚高的声誉，在众目睽睽之下，连出数招，未能收拾下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心中大生忿怒，这一掌用足了十成劲力，威势强猛绝伦，那蓝衣大汉挥掌一接，当堂被震得退后三步。

关三胜一击得手，立时欺身而上，右手挥舞之间，连攻三招。

这三招出手之快，迅过闪电，那大汉立时被逼得手忙脚乱。

耳际间响起了关三胜冷笑之声，左手又连续拍出两掌，右手却疾出一招

“惊鸿离苇”当胸推去。

那蓝衣大汉早被逼得如走马灯一般团团乱转，眼看这一掌来势险恶，难再躲避，只有举手来封。

哪知关三胜的掌势，突然一转，易打为拿，立时五指一合，紧紧的扣住他右脉门。

那蓝衣大汉突然一伸右手，一把银针，从手中跌落下来。

太阳光由开启的厅门中照射进来，强烈的阳光中，可见那银针泛起了一片蓝光，显然这些细如牛毛的银针，都是经过了极毒的药物淬炼过。

关三胜暗道了声侥幸，如果不是自己及时加力，扣紧了他的脉门，使他无力再打出那把银针，这样的距离，决难逃得过这次劫难。

正自忖思之间，忽听逍遥秀才唐璇高声叫道：“快点他的晕穴！”

关三胜回头接道：“他已无反抗之能，不用了……”语音未落，那蓝衣大汉脸色突然大变，满脸汗水，有如滚珠一般。落了下来。

唐璇轻轻叹息一声道：“咱们白费一场心机了。”

关三胜若有所悟地疾向那蓝衣大汉穴道上点去，可惜为时已晚，奇毒已经发作，当他手指触到他穴道之时，那蓝衣大汉脸色已变，气绝死去。

关三胜呆了一呆，道：“什么毒物，发作的这等迅快。”五指一松，那蓝衣大汉的尸体栽在地上。

费公亮缓步走了过来，凝望了那尸体一阵，低声叹道：“此人毫无服下怀中药物的机会，不知他何以死去。”

逍遥秀才唐璇缓步走了过来，说道：“那药物预藏口中，服用时，只需咬破外壳，吞入腹中，毒性立时发作。”

费公亮微微一笑，道：“江湖上传言逍遥秀才之能，今日一见，果然使人心折。”

唐璇道：“一介文儒，何德何能，敢当费大侠夸奖？”

费公亮道：“兄弟有一事心中不明，不知唐兄何以得知此人是对方派来的奸细？”

唐璇道：“此事说来十分简单，不论何人，只要稍为留心一点，就不难看将出来。”

费公亮道：“愿闻高论。”

唐璇道：“事虽简单，不过首先要得有鉴貌辨色之能，兄弟进入这大厅之后，发觉了每人的眉宇间，都有一种深深的忧郁，但那人的眉宇间，却是一股肃杀之气……”

他微微一顿之后，接道：“兄弟当时仍害怕冤枉了好人，又借重关兄之力，出手相试，如他不是奸细，决不致暗中运功戒备，关兄那出手一击何等迅快，如若事先无备，决难闪避得开，哪知他果然有了戒备……”

忽听铁木大师低宣了一声佛号道：“老衲等正为此事忧虑，如非唐施主妙计解困，这奸细只怕一时间还难查出。”

逍遥秀才唐璇拱手一礼，笑道：“兄弟奉了帮主之命，特来看望诸位。”

铁木大师笑道：“欧阳帮主大驾也来了吗？那很好，不知他现在何处？”

唐璇暗暗忖道：目下情景，还是人多嘴杂，无论如何，不能把关三胜、王乾所见之事，转述出口，略一沉吟，道：“敝帮主本欲亲身赶来探望诸位，但临时传到消息，那位闵姑娘出现江畔，而且已登舟待发，敝帮主和闵老爷子交情极厚，何况近日内传言纷纷，说那闵姑娘可能就是弑父正凶，敝帮主

怕她逃走，隐藏起来，无法寻找，故而急急赶去，准备拦阻她的行动，查问明白之后，再让她离去。”

费公亮道：“什么？那女娃娃儿已经离开闵宅了吗？”

唐璇道：“兄弟之言，乃敝帮中弟子禀报之言，决然不敢说谎。”

费公亮突然回过头去，高声对铁木、凡木大师说道：“老和尚，事已至此，还讲的什么我佛慈悲，你们不愿杀害生灵，但也不能再从中阻扰了，哼！如我费某之见，那闵姑娘早已被咱们生擒多时，哪还容她登舟待发。”

铁木大师缓缓站起身子，庄肃地说道：“有一件事，老袖必须相告诸位，者衲刚才运气调息之时，发觉了已经中毒……”此言一出，全场之人，无不脸色大变，目光齐齐转投到他的身上。

只听铁木大师长长叹息一声，接道：“老衲刚才静坐行功之时，忽觉丹田之中，有些异样之感，似是中毒迹象。”

唐璇忽然一挥手中折扇笑道：“不错，不但老禅师中了奇毒，就是眼下之人，大都中了剧毒。”

铁木大师目光缓缓由群豪脸上扫过，接道：“那妖女既然能在我们无法觉察之中下毒，想必有解毒之策，如能把她生擒活捉，不难迫她交出解毒之药。”

这眼下之人，大都是久走江湖的人，个个见多识广阅历丰富，在那记死簿留名之时，都已暗中运气戒备，是以对中毒一事，都感到甚为奇怪。

因为各人的武功造诣不同，中毒有了轻重之分，发作也有了快缓之别。其中大部分人已有了强烈的中毒反应，是以听得铁木大师提起去追那素衣少女，迫她交出解药，无不雀跃三尺，纷纷站起身子。

群豪鱼贯出厅，离开了祠堂。六八个短衣裤褂的大汉，早已在祠堂外面相候，一见唐璇、关三胜，立时以长揖拜见。

关三胜一挥手道：“帮主现在何处？”

其中一人道：“现在江畔，等候唐爷、关爷。”

唐璇眉头一皱，道：“可有什么紧要的事吗？”

那人迟疑地说道：“奉命接迎唐爷关爷早些赶往江畔，好像是……是……”此人似有难言苦衷，是了半天，仍然是不出个所以然来。

唐璇察颜观色，已知出了重大之事，当下说道：“不用说啦，快些带路去吧。”举手一招，那辆特制的骡车，立时急急驰来，唐璇举步登车，关三胜亦弃马不坐，相陪群豪，步行赶路。奔行迅速，片刻之后，已可见滚滚江流。

只见一艘高大的帆船，停泊江畔，岸上人影闪动，似是已动上了手。

铁木大师突然加快了脚步，向前奔去。费公亮、关三胜、凡木大师、夜鹰子王乾，紧随放开脚程，疾如流矢。

随行群豪，也都加了劲力，片刻之间，已到了江畔。抬头看去，只见一只双帆巨船，停泊在距岸四五丈处，在那大船与江岸之间，停着一只小舟。

小舟上站着一面色枯黄，猿臂蜂腰，双手如玉的少年，目光炯炯，注定了岸上诸人。

侧顾岸上，并肩站了七八个人，每个人的衣服，都如水淋一般，完全湿透。

一个身着黄衣大汉，双目一直盯着那小舟上的少年，呆呆出神。

逍遥秀才唐璇轻步走了过去，低声说道：“帮主，旁侧之人可是那小舟

之上的少年打伤的么？”

黄衣大汉道：“不错，八个人，没有一人能在他手下走过十招。”只听身侧一个脸色紫红的大汉，道：“帮主，我上去试试如何？”

唐璇接口说道：“不用啦……”

微微一顿，低声接道：“少林寺的铁木、凡木，以及黄山的费公亮，一行群豪，已到江畔，帮主可要过去和他们见个面吗？”

那黄衣大汉，似已被阻路小舟上那面色枯黄的少年武功吸引了全部心神，目光一直盯在他身上瞧来瞧去，竟然不知道铁木大师等一行人到，听得唐璇的话后，才回头望了一眼，大步走了过去，一面哈哈大笑道：“两位老禅师，久违了。”

铁木合掌笑道：“欧阳帮主别来无恙。”

且说唐璇目睹帮主走了过去，低声对神行柏公保道：“那小舟之上的少年，武功当真高强得很么？”

柏公保道，“一点不错，咱们帮中八个护法，均被他逼落水中。”唐璇微微点头道：“此人面色枯黄，但两只手却白如美玉一般，想必有特歹武功。”

他微一停顿之后，又道：“如果他不是练成特歹武功，定然用过了易容药物。”

铁卫周大志道：“唐爷，我想登舟去试他一试。”

唐璇微微一笑，道：“不用啦，帮主不肯下令让两位登舟，想必已看出那少年武功，不在两位之下，想他定已早有安排了。”铁卫周大志冷笑一声，道：“咱追随帮主，南征北闯，会过高手，何止数千百人，难道连一个娃儿也对付不了么？只要唐爷肯下令于我，看老周打他个鸭子下水，给你瞧瞧！”

唐璇笑道：“此事需得帮主裁决，恕我不便作主。”

铁卫周大志气的冷哼一声，别过脸去。

唐璇也不理他，微微一笑，低声对神行柏公保道：“你看着周大志，切不可让他出手。”缓步直向铁木大师等走了过去。这当儿，铁木、费公亮，和穷家帮主，并肩而立，正在指着那双桅巨船低声谈论。

只听铁木大师高宣一声佛号，道：“那夜老衲在闵宅之中，曾经见过此人，以当时情形而论，似是不像闵宅中人，眼下他独挡去路。替那素衣少女效命，可能是被药物所迷。”

那黄衣大汉道：“不错，敝帮中人和他动手之时，在下也曾极仔细地查看过他的举动，武功虽然高强但人却有些呆板，大师预言他中了药物之毒，只怕不错。”

费公亮忽然高声说道：“欧阳帮主，闵家那个鬼丫头，当真在那大船上么？”

黄衣大汉脸色一整，道：“费兄如信不过，不妨登舟看看，兄弟向来不打诳语。”

要知他乃一帮之主的尊崇身份，如何能受得费公亮大声大言的喝问，自己纵然能够隐忍下去，帮中弟子，只怕也不容帮主受气，是以沉下脸色，也可使帮中弟子怒气不至发作。

费公亮呆了一呆，冷笑道：“欧阳统，你就料定了我费某人，冲不过那只小舟么？”

关三胜一听费公亮直呼了帮主之名，不禁大怒、冷笑一声，道：“费公亮你如自信有能耐冲过那只小舟，尽管出手，阁下既非本帮弟子，大可不必

请示帮主。”

费公亮怒道：“老夫几年未下黄山，哈蟆、癞虫都成了精……”

关三胜大喝道：“你口舌干净一点，你骂哪个？”

站在不远处的神行、铁卫，眼看两个吵起来，立时急急奔了过来，站在帮主身侧相护。

铁木大师低沉宣了一声佛号，道：“两位不要吵啦，强敌当前，岂可先起内哄，请看老衲师兄弟薄面，各都忍耐一点。”

欧阳统微微一笑，抱拳对铁木大师道：“老禅师只管放心，兄弟已久仰费兄大名，一两句意气之言，决不致引起争执。”

费公亮余怒未息地大步向江畔走去，一面高声说道：“我就不信，他能守得那小舟不让人过。”忽听一阵急促的步履声响，四个劲装大汉，急奔而来，超越费公亮，纵身向那小舟上面跃过去。

费公亮看四人身法疾快，似都是武功不错的高手……就这心念一转之间，那四人已近江畔。

那小舟距岸约有两丈左右，单是这一跃登舟的武功，已看出轻身武功造诣的不凡。

那面色枯黄，守在小舟的人，正是上官琦，一看有人登上小舟，举手一掌劈去。

那登舟大汉双脚还未落上船头，上官琦掌势已到。

他自服那素衣少女药物之后，神智尽失，这一掌竟然用出了七成真力。

那大汉挥手一抡，登时被震飘空而起，一跤跌在水中。费公亮看得一皱眉，暗道：“这小子貌不惊人，名不传世，怎的武功这般高强，难道我看走了眼不成？”

心中忖思之间，那停在岸边的三个大汉，已齐齐纵身而起，飞跃抢登小舟。

三人似是早已计议妥当，跃起之时，分了三个方向，落上小舟。上官琦目光一转，忽的纵身而起，一掌向正中一个劈去。那人想不到他竟会飞起迎敌，大有措手不及之感，就在那心念初转，该让该接劈来掌力时，上官琦强猛的掌力已撞上前胸，闷哼一声，悬空打了两个筋斗，栽入水中。

上官琦一掌得手，身似风车般，旋空一转，扑向左面一人。右面大汉眼看上官琦向左面同伴袭去，立时一提真气，疾快绝伦地欺攻上去，举手一拳，击向上官琦的背心。

左面大汉运尽全力，硬接了上官琦一招“五丁劈石”，人已被震的身躯摇晃，马步不稳，小舟也随着动荡起来。

右面欺攻而上的大汉，眼看着拳势将要击中上官琦背心时，忽见他身躯向旁一闪，让到一侧。

那人用力过猛，一拳击空，身不由主地向前一栽，上官琦却随手拍出一掌，击在那人背心之上。

这一掌落势甚重，那大汉大喝一声，喷出一口鲜血，身子直向江中栽去。

那左面大汉眼看同伴背心中掌，心中吃了一惊，一怔神间，那大汉喷出鲜血，正好吐了他一脸，人也吃同伴向前栽去的身子一撞，两人同时跌入水中。

费公亮看他举手投足之间，竟然把几个在江湖甚得声誉的高手，逼入水中，亦不禁微生震骇，暗道：“此人武功如此高强，但却从未听人谈过，不

知出自何人门下？”

心念转动之间，人已纵身而起，直向那小舟之上飞去，人将接近小舟之时，突然一振双臂，破空直上，直飞起三四丈高，才向小舟正中落去。

上官琦右掌一翻，猛力向上推去。

这一次他大概用出了十成劲力，小舟一阵晃动费公亮怒声喝道：“你敢对老夫这般出手。”右掌潜运内力，一招“迅雷下击”，连人带掌，突然加速劈下。

两人掌力接实，那小舟立时一阵急急的波动，上官琦站立不稳，一连向后退了三四步远。

那小舟本已动荡的十分剧烈，上官琦重心移动，小舟动荡更是利害，江水波翻，溅了上官琦的衣履。

费公亮亦为这一掌震的身躯重又腾空而起，飞八九尺高，才停住上冲之势。

这一掌硬接，费公亮心头所受的震动，比这一掌给他的震动，尤为巨大，一沉丹田真气，趁上官琦身子还未稳住时，抢落在小舟之上。

这时，他已把上官琦看成劲敌，人一落实小舟，立时举掌劈出，想在上官琦身子还未稳定之时，把他推落水中。哪知上官琦在他掌势发出之时，突然纵身而起，灵巧的让过一击，飞身直扑过来。

费公亮冷哼一声，突然向前抢了两步，右掌当胸直击，左手横切肋间要害。

上官琦对这迅猛的威势，并不让避，双手一合，竟出一招“分云取月”的手法，一攻之间，把费公亮左右合击的两掌一齐避开。形势迫使费公亮不得不向后退开两步，以闪避上官琦的还击之势。

众目睽睽之下，费公亮连出数招，一直未能得手，心中大怒，暗道：“今天如下把这小子伤在手下，势必被穷家帮中之人，作为笑柄不可。”

心念转动，杀机陡起，忽然一抬右脚，欺中宫直踏而入，左掌施展擒拿术，专找上官琦关节要穴，右手却运劲握拳，猛攻硬打。他双手施出两种不相同的武功，巧取猛攻，兼而有之，单是这术分二用的武功，已足使全场之人，为之敬佩不已。但见上官琦身法奇奥异常地把费公亮两招一齐让开，拳脚齐出，反击过来。

他一出手，亦是快若疾雷闪电，眨眼间攻出五拳三脚。费公亮竟然被迫得退了两步，但一退即上，挥掌抢攻。他心中已没有了轻敌之念，欺攻出掌之间，无不快速绝伦。小舟上，展开了一场武林中罕见的恶战，但闻拳风呼呼，打得剧烈异常。

铁木、凡木、欧阳统，以及关三胜，都为上官琦的武功，暗生惊骇，想不到一个江湖默默无闻之人，竟然能和江湖上一代怪杰的费公亮，打个半斤八两，毫无逊色。

这时，那双桅巨帆船上的人，也被这激烈的打斗所惊动，杜天鹄、袁孝，都站在船头之上观战。

袁孝神情紧张，金睛乱闪，注定了场中搏斗情形，生怕上官琦难挡强敌。

片刻之后，那素衣少女缓步走出船舱，站在船头之上观战。

太阳照射在她美丽的脸上，江风吹飘着她的衣袂，只见她不时轻颦柳眉，似是异常关心那打斗的情形。

小舟被两人忽起忽落的身躯，震荡的左摇右晃，江水飞溅，日光耀射下，

闪闪如珠。

这是一场近乎惨烈的决斗，费公亮为了保持他江湖上的声誉地位，已然动了真火，拳势愈来愈猛，煞手连出。

上官琦亦似有着无穷尽的内力，和施展不完的奇奥招术，不论费公亮出手如何毒辣，攻势如何猛恶，他均能从容应对。

不大工夫，两人已力拚两百余招，而且愈打愈烈，双方似是都还有着极大的耐战余力，看不出谁有败象。

铁木大师轻轻叹息一声，回头对欧阳统道：“欧阳兄久在江湖上走动，可看出此人的武功路数么？”

欧阳统摇头，说道：“他拳路极广，有你们少林武学，也似有武当绝艺，有正大刚猛之学，亦有诡奇阴辣的招术，实叫人眼花缭乱，无法分辨。”

凡木大师接道：“两人好像都还有着耐战余力，看来这场相搏，还有得打的。”

铁木大师道，“如若那素衣少女手下之人，个个有此武功，今日之局，只怕要闹个两败俱伤了。”

欧阳统也看出费公亮已然全力出手，拳脚之间，毫无留情之处，这两人武功相若，势均力敌，费公亮功力虽然稍厚上些，但上官琦的招术，却是较他奇奥，占了不少便宜。

这是一场激烈绝伦，而又棋逢敌手的大战，以铁木、凡木大师，和欧阳统那等高人，也无法看出哪一个可稳操胜券，两人的胜败之机，是那样微小。

欧阳统凝目望了一阵，迫：“兄弟在江湖上行走了数十年，身经目睹之战，何止千百余次，但却从来见到这样武功接近的相搏，看来，咱们只能寄望于费兄久经战阵的经验胜敌了。”凡木大师道：“欧阳兄所见不错，贫僧亦有同感，唉！万一费大侠败在那少年手中，对他一世的英名，影响太大了。”凡木大师突然接口说道：“要不要小弟接他下来？”

铁木道：“他生性刚烈，这次已动了真火，你如去接他下来，只怕自己先要闹个不欢之局，何况，咱们武功，也未必就强得过费大侠！”

凡木道：“师兄话虽不错，但咱们总不能看着让他用一世英名，作这样冒险之战，万一他不幸失手落败，只怕……”

突听费公亮大声喝道：“接老夫一招朱砂掌试试？”

凡木大师听得他大喊之声，顾不得再接说下去，凝目向那小舟之上望去。

太阳光闪耀之下，只见费公亮右手艳红，一掌直推过去。上官琦看他掌色有异，不敢硬接，纵身一跃避开。

费公亮纵声一阵大笑，呼的劈了过去。

掌势未至，先有一股极强的热风，吹了过去。

上官琦眉头一皱，纵身疾跃，飞落船角之上，又把一掌避开。费公亮两击未中，不再迫赶，停在小舟中心，转对上官琦而立，缓缓把右掌举起。

这时，他手上的颜色，更加鲜艳，赤红如血。

铁木大师道：“费大侠已把极难练成的朱砂掌，练到这样的火候，这掌力极是歹毒，只怕那人再难拦得。”

上官琦目光一瞬不瞬的，盯住在费公亮那鲜红的右手上，似是已知道厉害。

但是费公亮那鲜红之手，缓缓推过来，这次出手极缓，轻描淡写，和上两次大不相同。

这时，那站在双桅巨帆后的素衣少女，似是看出了费公亮掌力绝毒，生怕上官琦受伤一般，回过头去，低声对身侧的杜天鹗吩咐了两句。

但见上官琦前胸一挺，突然伸出右手，食中二指一骈，疾向费公亮的掌上点去。

一条人影，由那双桅巨帆上飞落小舟。

铁木大师低宣了一声佛号，道，“费大侠恐已受伤。”僧衣飘动，纵身跃上小舟。”

他虽发动之势较缓，但身法迅快，几乎是和杜天鹗一齐落上小舟。

杜天鹗挡在上官琦的身前，铁木大师却落在费公亮的旁侧。费公亮目光闪动，望了铁木大师一眼，道：“此人练有天星指，专破各种奇门掌功，兄弟一时不察，吃了一次大亏。”铁木大师知他生来心高性傲，在众目睽睽之下，吃了这样一个大亏，心中仇怒之气，定然甚大，当下慰道：“武功相克，难免吃亏，这算不得落败，但不知费大侠伤势如何？”

费公亮道：“还好，在掌指将要接实之际，我已看出他的绝传江湖数十年的天星指，当时已把掌力撤回，如非应变及时，只怕我已重伤当场了。”

铁木大师低声说道：“费大侠先请运气调息，老僧试他一阵看看。”

余音甫落，铁木大师和欧阳统，已并肩双落小舟。

这小舟其长不过丈，宽不过两三尺，如何能载得这样多人，这两人落上小舟之后，舟身立时一阵急剧的晃动。

欧阳统的目光环扫了四周一眼，抱拳对那巨帆一礼，道：“在下穷家帮中的欧阳统，哪位可以做主的请过来说话。”

那素衣少女冷笑一声道：“原来是欧阳帮主，久仰，久仰。常听家父谈起大驾。”

欧阳统已听关三胜谈过古庙大殿中见面之事，微微一笑道：“郡主当真是闵姑娘吗？”

一向沉着的素衣少女，脸色一变，道：“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欧阳统突然纵声大笑道：“老朽和闵老英雄，交非泛泛，如姑娘果是闵老英雄之女，那就请往敝帮一叙，如姑娘不是闵姑娘，那只好屈驾本帮一行……”

那素衣少女冰冷的脸上，突然绽开了微笑之容，道：“如果我不想去呢？”

欧阳统道：“姑娘如果坚决不去，在下只好强行相请了。”那素衣少女环顾了四周一眼，道：“帮主如若自信有此能力，那就不妨试试吧？”

欧阳统冷笑一声道：“姑娘既如此说，我就不客气了。”突然举手一挥，站在岸上的神行柏公保，探手入怀，摸出一个形如牛角的东西，放在口中吹了起来。

一阵呜呜之声，缭绕耳际，回荡在广阔的江面上。

那素衣少女突然将手中的短剑，移指向欧阳统道：“打他！”上官琦应声而上，直跃过去，一掌当头劈下。

欧阳统一面挥手接架，一面笑道：“此人连经数战，纵是生龙活虎，也难再和本帮主动手了，何况他已服用过迷失神志的药物。”那素衣少女本已被他说得对上官琦动了怜惜之情，准备要杜天鹗换他下来，但听得最后一句话时，心中突然大怒，暗道：“我偏要把他活活累死。”

忖思之间，两人已打入紧要关头。

上官琦果然已有了后力不继之感。

如若上官琦神志清醒，未服迷药，定然知难而退，但此刻他神智不清，一心只想求胜，把那吹箫老人所授的武功，轮番施出，一味强攻。

他虽然内力不继，但招术奇奥，欧阳统竟被他迫得应接不暇，但觉他拳路、掌指，愈来愈是玄奇、常常把欧阳统迫得纵身跃开。正感为难当儿，忽听一缕箫音，遥遥地飘传过来。

那箫声传入耳际之后，上官琦突然停下手来。

欧阳统举掌当胸推去，上官琦竟似浑然不觉一般。

耳际间，响起一声大吼，道：“不要伤我大哥。”袁孝纵身一掠，直跃过来，挡在上官琦的身前。

其实欧阳统看他不举手封架时，早已自动停下了手，如若他有心要把上官琦伤在手下，袁孝身法纵然快速绝伦，也救援不及。但听箫声如诉，飘传过来，小舟上人，都不禁抬头向四外望去，希望探索箫声来源。

那站在双桅巨帆船上的素衣少女，突然挥动手中短剑，娇声喝道：“你怎么不动了？快些出手啊！”

第十一回扑朔迷离

上官琦望着那短剑一眼，怔了一怔，但却不肯出手。那素衣少女目睹上官琦不再听短剑指挥，心中十分恼怒，短剑一阵乱挥，大声叫道：“快出手啊！”

上官琦望着那宝剑出了一阵子神，仍然静静地站立不动。这时，那箫声愈来愈响亮，所有的人都可以听到那动人的箫声。

所有的人，也都似为这箫声感动，一个个听得全神贯注。这箫声非宫非商，简直像一个声音动人的娇媚少女，独坐在深闺之中，婉转地诉说她的心事，每个人的心神都逐渐地被箫声控制。

忽听袁孝大喝一声，纵身而起，跃入那滚滚河流之中，凌波而行，直向遥远的一只小舟上面奔去。

这三分像人七分像猴子的人，看去本不堪引人起眼，但他这凌波飞渡的轻身功夫，却使全场之人，为之震惊。

但见他疾如流矢一般，逐渐地消失在滚滚浊浪之中。要知他长的就不甚高，人到了百丈之外，就被那起伏的浪水掩遮住了身形。

这时所有人的目光，都投注在袁孝奔行的方向，目光中流露出惆怅和仰慕。

也许这些人，都认为那猿猴一样的人，终将葬身在滚滚的江流之中，对他表示出一份惋惜，也许是被那婉转的箫声所动，因为这时的箫声，变得更为凄婉低沉，每个人的脸色，也都变得十分凝重。突然间，箫声中断，一缕余音，袅袅散入高空之中。铁木大师高宣一声佛号，说道：“欧阳帮主、费大侠，咱们不能放她走。”

费公亮大声喝道：“不错！”双肩一晃，当先向那双桅巨帆大船上奔去。

他身躯飞掠过上官琦时，突然伸手点了他两处穴道。上官琦听得那箫声后，神智略复，剧战后的疲乏，使他觉得全身酸软无力，费公亮伸手点他穴道时，他竟不知闪避。杜天鹗本想出手阻止，但转念一想，上官琦已战至筋疲力尽，不如让他穴道被人点住，好好地休息一下，是以看到装作没有看到，置之不理。

费公亮点了上官琦穴道之后，大声喝道：“两位老禅师不用再存慈悲心肠了。快些冲上船去，先把那女娃生擒之后再谈。”说话之中，人已跃上双桅巨船。

欧阳统笑道：“费兄不用太急，谅他们也跑不了啦！”铁木大师四下望去，只见十几只梭形快船，由四面围了上来，每只梭形快船之上，站着四个身着灰色打补短衫长裤的人。每人身上都背着不同的兵刃，有刀，有判官笔，还有一个腰中高高隆起，似是围着软鞭一类的兵刃。

每只快船上的四个人，都是一样的装扮，也同样地带着四种不同的兵刃。

除了那船头上，四个佩戴兵刃的人之外，还有两个大汉一个掌舵，一个运桨。

共有一十二只梭形快船，合共有四十八名佩戴兵刃之人。这些人的着装，一望之下，立时知道是穷家帮中的人。就在他分心四顾之时，费公亮已然落身在大船之上。那素衣少女星目流动，打量了四周一眼，已看出陷身重围。她回头去，低声说道：“金少和，留心咱们的船。”金少和应了一声，步回

舱中。

那素衣少女缓缓转过头来冷漠地扫视了费公亮，道：“你就是黄山费公亮吗？”

费公亮道：“不错，正是老夫。”

素衣少女突然提高了声音，道：“杜天鹗，快些解开他的穴道。”同时一摇手中剑。

杜天鹗应了一声，大步向上官琦走了过去。

一直呆呆站着的青城双剑，一看素衣少女摇动手中的短剑，立时“呛”的一声，拔出背上宝剑，齐齐举步而上。

青城双剑在江湖盛名甚著，如若两个联剑出手，费公亮自是决难抵得，不由吃了一惊，拱手说道：“两位道兄，久违了。”哪知青城双剑理也不理，缓步直走过来。

铁木大师高声喝道：“费兄留神，两位青城道友，已经服了迷药……”

他喝声未歇，青城双剑，已然同时出手攻了上来，寒光闪动，各攻一招。

两个以剑术驰名了江湖数十年，此刻又正神智迷乱之时，虽各攻一招，但却是极为毒辣，寒芒流动，洒出了一片剑影。费公亮不敢用赤手封架青城双剑联手的剑势，纵身一跃，倒退而回，重又落回到那小舟之上。

铁木大师低声说道：“费兄请亮兵刃吧！青城双剑已然失了本性，不可大意了。”

费公亮微一点头，探手入怀，左手摸出一把铁尺，右手摸出一个金圈，大喝一声，重又向那双桅巨帆船上跃去。

青城双剑联袂守在巨帆旁边，一看费公亮跃了上来，立刻双剑齐出，横扫过去。

费公亮这次有了准备，早已运功戒备，铁尺一挥，一阵金铁交鸣之声，竟把青城双剑攻来的剑势一齐挡开，抢落在船缘之上。脚落实地，立时抢攻，金圈一挥，分向两人袭去。

这时，杜天鹗已缓步到了上官琦身后，伸手解他穴道。他虽然神志清醒，但却不能不听那素衣少女的吩咐，以免露了马脚，他缓步而行，无非是希望铁木大师出手阻上。果然凡木大师一皱眉头，纵身而上，左手一个，斜劈过去。杜天鹗闪身避开，还了一掌。

两人就在小舟上动起手来。

铁木大师目光环扫四周一眼，只见十几艘梭形小艇，已把那素衣少女的双桅巨船，四面围了起来，突然一动，道：“这些人可是贵帮中驰誉江湖的四十八杰吗？”

欧阳统道：“浪得虚名，大师见笑了。”

铁木大师轻声道：“老衲早已听到贵帮四十八杰，联手拒敌，能够连变七种阵形，而且每人都有一两种特殊成就的武功，威势不输我们罗汉阵，变化尤有过之……”

欧阳统道：“大师过奖了。”

铁木大师接道：“如非必要，最好不用他们出手，老衲去相助费大侠一阵。”

原来费公亮抢登上双桅巨船之后，被青城双剑联手的剑势挡住，难越雷池一步。

但见铁木大师宽大的袍袖一拂，身体凌空而起，直向那双桅巨船上抢去。

青城双剑突然把剑势一变，剑光突然扩大，寒芒流动，把铁木大师也包围在剑影之下。

那素衣少女冷笑一声，回手一招，船舱中人影闪动，一下窜出来十二个黑衣劲装大汉，每人都背着一柄长剑，怀中抱着一个茶杯粗细，两尺长短色如墨漆之物，迅速地奔到大船边缘之上，欧阳统右手向下一按，十二只梭形快艇，一齐停了下来，相距那双桅巨船不过两丈多远。每人对着一只梭形快舟。

只见逍遥秀才唐璇探手入怀，摸出一面红旗，不停地摇动。欧阳统知他有话要说，但眼下形势正值紧要关头，双方已经动上了手，但唐璇摇动旗号，又是最紧的旗号，势又不能置之不理，只好纵身飞下小舟。

就在他纵身而下的同时，那素衣少女也从双桅巨船上腾空而起，半空中打了两个筋斗，落在小舟之上，纤手一举，直向上官琦被点穴道之上拍去。

凡木大师左手一招“挥麈清淡”用了八成劲力，把杜天鸮迫退一步，同时向右侧横跨了一步，右手疾向那素衣少女身上弹去。那素衣少女左手五指伸张，反向凡木大师手腕之上扣去，右手却疾快地拍中了上官琦被点穴道。

凡木大师慈眉一耸，飞起一脚“魁星踢斗”把杜天鸮的攻势挡住，右掌一沉，直推过去。

这一推用出十成功力，一股暗劲，直逼过去。

但就在这一缓工夫，那素衣少女已拍中了上官琦的被点穴道，柳腰一摆，右肩撞在上官琦背心之上，双掌合起，挡了凡木大师推来的一掌。

她内力没有凡木大师深厚，接了一掌之后，人被震得退了两步。

上官琦穴道已被解开，吃她娇躯一撞，不由自主向前走了一两步，全身血脉立时活开。

素衣少女一退即上，双手齐出，展开反击，她功力虽然不如凡木大师，但招术诡奇，身法灵活，弥补了她功力上的不足，两人拳来足往，打得激烈绝伦，杜天鸮反而成了观战之人。

上官琦血脉活动之后，立时觉出疲倦难支，赶忙运气调息。杜天鸮默查形势，人数穷家帮中虽占优势，但势难全部登舟动手，上官琦、青城双剑，加上那素衣少女和自己，如若全力出手，这场大战鹿死谁手，尚在未可知之数。

同时，亦不知舟中是否另藏有高手，忖思之间，忽听欧阳统高声说道：“费兄，两位老禅师，暂请退下小舟，兄弟有事情请教。”

他内力充沛，字字如金铁相击，群豪虽在动手之中，但仍然听得十分清晰。

铁木大师、费公亮虽战青城双剑，二十余合后，仍是半斤八两，难分胜负，铁木大师心中暗感焦急起来，忖道：“少林青城两派，相处甚好，但如伤了青城双剑，势将引起两派的门户之争，如若不下辣手，两人剑招精奇，又难取胜。正感为难之间，忽然听到了欧阳统大叫之声，心中一动，暗道：“欧阳统这般相唤，或已有了取敌之策，当下低声说道：“费大侠，欧阳帮主叫咱们定有重要之事，咱们下去看看吧！”

费公亮似已不耐再和青城双剑缠斗，铁尺、金环已然频施辣手，听得铁木大师之言，神志忽然一清，忖道：“青城双剑服了迷药，心神受制，才会和我以命相拚，若我伤了两人势将和青城派结下不解之仇了。”

心念一转，应声而退，当先跃下双桅巨船，在那小舟上一借力，飞落岸

上。

铁木大师袍袖一拂，打出一股劲猛之力把青城双剑迫得向后退了一步，一个倒翻，落在小舟之上。

正在和凡木大师动手的素衣少女，突然叫道：“截住他。”

上官琦转头一望铁木大师，呼的一掌击去。

铁木大师挥掌封开一拳，还了一招。

上官琦蛮劲十足，竟然硬接了铁木大师一掌。

两人掌势接实，震得那小舟一阵摇动，上官琦却借机攻上，双手展开了诡辣无比的招术，着着击向铁木大师的要害大穴。

铁木大师和他相搏了四五个回合之后，已然觉出对手是生平未遇的劲敌，不禁暗暗叹道：“难怪费公亮、欧阳统那等身份、武功，都无法胜他，此人武功之奇，实是生平未见。”

这当儿，突然响起了一声长啸，一条人影，从天而降，落到那小舟之上。

这啸声尖锐刺耳，惊心动魄，群豪都不禁为之一怔。凝神望去，只见袁孝手中挟着一支白光闪闪的银箫，站在小舟正中。

他来的无声无息，在场群豪，都未见到他如何跃落到小舟之上。

只见他举起手中银箫，叫道：“大哥……”

上官琦茫然一笑，突然举手一拳，疾向凡木大师打去。凡木大师脸色一变，纵身让开。回手拍出一掌。

袁孝左臂一挥，封架开凡木大师，说道：“我大哥被迷药所迷，大师父不要和他一般见识。”举起手中银箫，就唇边吹了起来。一缕畏畏箫声，飘空而直。

箫声一起，上官琦立时停下了手。

铁木大师举手一招，说道：“咱们下船去吧。”当先纵下小舟。凡木大师、费公亮，紧随着跃下小舟。

那素衣少女圆睁着星目，怔怔地投注在袁孝的脸上，眼光中满是惊愕和怨毒。

上官琦忽然叹息一声，席地坐了下去。

青城双剑，也似乎是被那箫声所动，缓缓把手中宝剑垂了下来。

杜天鹗目睹上官琦和青城双剑萎靡不振之态，也赶忙装出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坐了下去。

那素衣少女目睹此情，心中大感惊慌，突然一挫柳腰，欺到袁孝身前，纤手一扬，疾向袁孝后背“命门”穴上拍去。杜天鹗吃了一惊，但又不便出言警告，心中空自焦急。但见袁孝身子一侧，横跨了两步，让开了那素衣少女一掌，头也未转，继续吹着他手中的银箫。

但闻箫声飘扬，那站在双桅巨船上的十二个黑衣劲装大汉，也逐渐被那箫声控制，缓缓向后退去。

那素衣少女一击未中，立时掌指齐出，纷纷袭向袁孝全身各大要穴。

袁孝一面纵身让避那素衣少女的袭击，一面继续吹着银箫。那素衣少女一连劈击二十余掌未中，突然停下手来，尖声叫道：“你不要吹了。”

袁孝怔了怔，取下唇边银箫，迫：“怎么了？”

他记得母亲发怒时，曾经有过这样尖锐又充满凄婉的大叫，所以当他听到这素衣少女尖叫后，不禁为之心神一震。原来那素衣少女眼看着上官琦、青城双剑等人，都为那缭绕耳际的箫声控制，心中已大感惊慌，哪知时间一

久之后，连自己也开始心神受制，惶惶难安，不禁心头大急。

她平常虽能保持着过人的镇静和冷漠，但当她心神受制时，却迸发出她少女该有的本性，不自禁地大声尖叫起来。箫声余音，散入高空，江面上又恢复了原有的寂静。蓦地里，一阵旋风卷过，掀起了一连串浪花，日光下闪闪生辉。但那美丽的浪花，转眼间又混入滚滚的浊流中，滔滔江水，向东逝去，永无休止，但那层层波浪，却一个接一个翻起来，前浪未平，后浪又起。

那素衣少女扫掠了那起伏的浪花一眼，似是想起了什么往事，轻轻地皱起了眉头，但她凝神思索了一阵，摇摇头，轻声一叹，变成了满脸茫然。

站在江岸上的逍遥秀才唐璇，一直在注意着那素衣少女脸上神情的变化。

袁孝呆呆地站了一阵，说道，“你为什么不让代吹箫呢？”

他天性纯朴，对敌友之念，甚是轻淡，问来是那样率直。这时，那素衣少女已恢复了镇静，冷笑一声，道：“你吹得太难听啦，别人听的难过。”

袁孝摇摇头一笑道：“我刚学会吹箫，自是吹的不好听了，不过，慢慢地我总是会吹好的。”

那素衣少女星目转动，嫣然一笑，伸出了纤纤玉手，道：“把你手中银箫，给我瞧瞧好吗？”

袁孝道：“不行，这银箫是我师父相赠之物，岂能轻易给别人乱瞧。”

素衣少女知他浑厚率直，说不行就是不行，勉强他也没有用，当下缩回伸出的右手，说道：“小气鬼，我瞧瞧也瞧不坏，怕什么？”

袁孝道：“我师父交待过我，这银箫不能给任何人瞧……”

素衣少女道：“你师父是什么人”

袁孝道：“我师父就是我大哥的师父。”

那素衣少女道：“你大哥师父又是谁呢？”

袁孝道：“大哥师父，就是我的师父。”

那素衣少女哼了一声，暗暗骂道：“看不出这猴头猴脑的人，竟然这般滑头，她知道像袁孝这等浑浑噩噩的人，如若对他发脾气，只有把局势闹的更僵，当下强忍胸中之气，说道：“那人叫什么名字？”

袁孝道：“你问的哪个？”

素衣少女道：“我问你的师父。”

袁孝道：“问我的师父吗？他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如何能转告你呢？”

素衣少女气得脸色铁青，但却无可奈何。

她刚才对袁孝攻袭，已看到他身负绝世武功，动起手来，心中毫无制胜把握，何况他手中的银箫，又是她最为害怕之物，只要他举箫吹奏，不但她控制的属下，难以禁受，就是她自己也有点无法忍受。形势逼得她，不得不强按下心中的仇怒，忍受着委屈，装出一副勉强的笑容，说道：“你贵姓啊？”

袁孝道：“我姓袁，我大哥姓上官。”

轻轻叹息一声，道：“大哥本是很漂亮、很聪明的人，可是……”他缓缓把目光移到杜天鸮的脸上，突然住口不言。

素衣少女心中一动，举手一挥，对上官琦和杜天鸮道：“你们回到大船上去吧！”

上官琦纵身而起，飞落到大船之上。

杜天鸮紧随上官琦身后，也跃上大船。

那素衣少女扬起玉腕一挥，低声对袁孝说道：“怎么样？你可要和我们一起回到大船上吗？”

袁孝望着跃上大船的上官琦长长叹息一声，道：“我大哥在那里，我自然也要去了。”纵身一跃，飞落到双桅巨船之上。铁木大师目送那素衣少女带着上官琦等进入舱中，才挥手对欧阳统道：“帮主相召老衲等有何见教？”

欧阳统回目望了逍遥秀才唐璇一眼，正待开口，唐璇已抢先说道：“两位大师、费大侠，昨夜迄今，恐尚来进饮食，兄弟已命属下准备好了素斋酒饭，请各位先行进点饮食，兄弟还有要事请教。”费公亮回头望着那双桅巨船，接道，“咱们去后，那素衣少女如趁机把巨船开走，咱们再想追她，只怕不易。”

欧阳统道：“这个费大侠尽管放心，兄弟已下令敝帮中人，严密监视那双桅巨船，只要一有行动，立时传警相报，一面出手拦截，江面兄弟已备有数十只梭形快船，无论如何，他们也难脱咱们监视。”逍遥秀才唐璇一晃手中折扇接道：“据兄弟的看法，几个时辰之内，这大船，决然不致有什么行动。”

费公亮道：“何以见得？”

唐璇道：“那素衣少女登舟甚久，如要他去，早就该起帆了，但她迟迟不肯扬帆，据此而论，兄弟想他们，可能呆在此地有所等待。”

费公亮道：“等待什么？”

唐璇道：“这个兄弟就不知道了，也许等人，也许等待援手。”抱拳对铁木大师等一礼，道：“兄弟走前一步，替三位带路了。”说完，当先转身，向前行去。

铁木大师等相随身后，走约二三里路，到了一棵高大的梧桐树下。大树下早已摆好了丰盛的酒席，四个灰布裤褂的人，相候树四人衣衫打补，一望即知是穷家帮中的人。

唐璇挥挥手，道：“你们在四面了望，一有动静，立时传报上来。”

四个大汉躬身领命而去。

铁卫周大志，神行柏公保，一直紧随在欧阳统身后而行，欧阳统肃容就坐，两人仍然并肩而立，一左一右站在欧阳统的身后。费公亮望了两人一眼笑道：“帮主身后两人，可是盛名江湖的神行、铁卫吗？”

欧阳统笑道：“江湖朋友们捧扬，费大侠见笑了。”捧起杯，接道：“诸位请先尽此杯。”当先举杯一饮而尽。

铁木大师道：“佛门戒酒，贫僧等以茶相代，聊表敬意。”费公亮饮完了两杯之后，说道：“帮主把我们召到此地，不知有何见教？”

唐璇微微一笑，接道：“诸位刚才出手，兄弟在一侧观战，看眼下情景，只宜智取，不宜力争。”

费公亮道：“唐兄说的不错，但不知有何妙策？”

唐璇笑道：“兄弟相请诸位来此，一来进点酒饭，二则共商谋敌之策。”

铁木大师道：“唐兄足智多谋，学富五车，想必已智珠在握，老衲等愿闻高论。”

唐璇微微一笑，道：“老禅师夸奖了，兄弟一介儒生，混迹江湖，我蒙欧阳帮主赏识，付以穷家帮中军师之位，愧无建树，以报知遇，说来惭愧得很。”

欧阳统道：“先生太客气了，数年借重大才，使穷家帮得以有今日之局，

在下对唐兄相助之情，迄今感激不尽。”

唐璇轻轻叹息一声，无限感慨地说道：“但咱们穷家帮目前已面临了前所未遇的劲敌，不过这强敌并非只时咱们穷家帮，对整个武林而言，也是极大的威胁。”

铁木大师道：“唐兄可是指那素衣少女而言吗？”

唐璇笑道：“她不过是其中一个马前小卒而已，真正的幕后人物，不知要比她厉害千百万倍。”

铁木大师道：“那人不知是何等人物，唐兄想必已找出线索唐璇道：“他就是江湖上传说的滚龙玉了，但他究竟是谁，眼下还无法弄得清楚，但那人武功高绝，智计过人，确非其他之人所能比拟！”

他微微一顿之后，又道：“不但如此，而且他举动神秘，始终以人皮面具，隐遮住真面目，活跃于江湖之上，有如见首不见尾的神龙，使人难测。”

铁木大师道：“唐先生这些话，不知何所依据？”

唐璇道：“兄弟如没有确实证据，也不敢随便乱说，大师请问这位王兄，和敝帮中关兄，就知兄弟之言不虚了。”

关三胜站起身来，说道：“此事是兄弟和王兄弟亲眼所见，决无半点虚假。”当下把古庙见闻之事，极仔细地说了出来。

这一番话，使铁木、凡木、费公亮等三个武林高手，也为之脸色一变。

费公亮沉吟了一阵，问道：“关兄等就没有看到那人的面目么？”关三胜道：“当时情景，使人无法抬头观望，因为那神前供台挡住了视线。”

夜鹰子王乾接道：“如若不是那神前供台，咱们虽可看的更清楚一点，但形迹亦将被人发觉。”

铁木大师道：“老衲虽然很少在江湖之上走动，但也听过滚龙王之名，此人已在江湖上露脸甚久，但真正见过他的人，却似极少。”

逍遥秀才唐璇道：“何止极少，可以说绝无仅有，这倒使兄弟又想起一件重大的事情来了。”

铁木大师道：“愿闻高论。”

唐璇道：“明似归隐，暗中领袖江南武林的云九龙云庄主，似是很久没有消息了，其人和我们帮主私交甚笃，兄弟也和他见过两面。”

夜鹰子王乾道：“唐兄这一提，倒使兄弟也想起了一件事。”群豪的目光，一齐转投到王乾的身上，似是对他的话，甚为关心。

王乾重重地咳了一声道：“云九龙每年一度，总要邀集几位知己，作洞庭之游，十年来如一日，从未间断。”

费公亮突然接口说道：“王兄可能确定云九龙是真正去游湖吗？”

夜鹰子忽然哈哈大笑，道：“当然不是，他每年邀请的大都是武功卓绝之士，而且一游三日，如说游湖，只怕他难有每年一度的兴趣，再说他们游湖的日期，也有一定时间。”

铁木大师道：“什么时间？”

王乾道：“好像是八月中秋之后，九月十五以前，总在这一段时间中。”

他举起杯来，干了面前的一杯酒，目光转投到欧阳统身上道：“兄弟如果没有记错，欧阳帮主，好像也是云九龙邀请的常客之

欧阳统道：“不错，数年之前，兄弟确实常常受他的邀请，但最近几年，帮中事务繁忙，无法分身，曾婉拒两次，以后就未再接到过他的请柬了。”

费公亮道：“欧阳帮主请恕兄弟饶舌，敢问云九龙庄主，邀人游湖的目

的何在？”

欧阳统道：“明里说是欣赏深秋白苇的湖上景色，但据兄弟观察，他可能在寻找一件什么东西，与游之人都已看出了此点，云九龙却一直没有提过。”

铁木大师接道：“老衲也常常听人说过云九龙，领袖江南武林，但却无缘一晤其人……”

唐璇道：“云庄主为人很和善。”

铁木大师接道：“但老衲却听人说过甚多的闲话，讲他故作忠厚，实则奸诈，假装归隐，实在暗中发号施令，指挥江南绿林，坐地分赃。”

唐璇笑道：“大师听到之言，不能算不对，侠盗之分，本就在一发之间，云九龙诚然做过不少伤天害理的事，但他也甚多仁侠行为，其人可算正邪之间，亦盗亦侠的人物，老禅师不论说他好坏，都该算对。”

铁木大师合掌宣了一声佛号，道：“老衲听人所谈，自是不足采信。”

唐璇道：“如若能有良师益友，常常劝戒得他不要任性，云九龙当不难成为当今武林中一代大侠。”

欧阳统无限感慨地说道：“云九尤其人如何，兄弟不作评论，但他一身武功，确为当代出类拔萃的人物，兄弟自叹弗如。”

费公亮道：“可惜这样一个英雄人物，兄弟却无缘会见，日后还得借重欧阳帮主之力引见一下。”

欧阳统道：“兄弟当效微劳。”唐璇一摇手中折扇道：“但最近云九龙却似突然在江湖上消失一般，听不到他一点消息了。”

费公亮道：“唐兄可是怀疑滚龙王就是云九龙的化身吗？”

唐璇道：“兄弟可以肯定他说一句话，滚龙王决非云九龙。”费公亮道：“世上尽多出人意外之事，唐兄别把话说得太满。”唐璇笑道：“兄弟索性说几句狂话，云九龙不但不是滚龙王，而且也可能已为滚龙王所害。”

费公亮道：“何以见得？”

唐璇道：“长江为界，势力明分，长江两岸，中原一带，不论发生何等情事，均无法瞒得我们穷家帮。不过敝帮欧阳帮主，做事一向持重，不肯轻举妄动，未查明来人底细之前，不论其人在敝帮地面上做什么事，我们都不轻易干涉。”

费公亮道：“如果他采花伤命呢，贵帮也不管吗？”

唐璇笑道：“这个，敝帮会派人暗中阻拦，不让他得逞，直到查明他底细之后，属于何门，敝帮就派人通知那一门派，自行派人拘回，以门规治罪，自然，如遇上他本门中不肯过问，或是江湖上独行大盗，敝帮当然自行对付他们。”

铁木大师点头说道：“老衲行经之处，民间无不把贵帮视作护世生佛，中原数省对贵帮可算感恩良深。”

唐璇接道：“但云九龙的作为，却和敝帮大不相同。”费公亮轻轻叹息一声，欲言又止。

唐璇目光环扫，似在查看铁木、凡木、费公亮等反应，一掠群豪之后，接道：“江南武林道上，虽然不能说尽为云九龙所控制，但却以他的势力最强，像滚龙王这般人物，如未得云九龙的允准，他决不会让他们在江南一带如此放肆。”

铁木大师道：“但眼下情景，是滚龙王横行江南武林道，云九龙却不闻

不问。”

唐璇道：“这就是叫人不解的地方了！不过滚龙王不是云九龙的化身，在下可以断言，因此兄弟担心云九龙已经遇难了。”铁木大师道：“以云九龙的声望，不管有什么事，黑白两道，早该传出此讯。”

唐璇道：“骗几年，也非什么难办之事。”众人听了，个个凝目而思，默不作声。

唐璇却潇洒地挥动了两下手中的折扇，接道：“兄弟虽未见过滚龙王其人，但综合本帮搜集的资料，确是一位文武兼具的一代才人，不论武功、智谋，都非云九龙所能比拟，斗智斗力，云九龙都非敌手。”

费公亮插口接道：“欧阳帮主既和那云九龙交称莫逆，何妨修书一封，派人赶往云家庄中瞧瞧再说？”

欧阳统笑道：“费兄吩咐，兄弟一切遵命。”回头对柏公保道：“你去借支笔来。”

柏公保应命而去，不大工夫，捧着笔纸走来。

欧阳统即席挥毫，片刻修了一封书信，回头对神行柏公保道：“你带着这封信，立时起程，赶往云家庄，面呈云九龙庄主。”柏公保接过书信向前走了两步，说道：“如果云庄主不在家呢？”

欧阳统沉吟了良久道：“那你就请见云夫人吧！要她当时拆阅，修书或口头回话均可。”

柏公保应了一声：“记下了。”转身急急奔去。

夜鹰子王乾突然插口说道：“如若云九龙借故不相见呢？”

唐璇笑道：“如以云九龙和敝帮帮主的交情而论，只要他在家，断无不见之理。不过能否找得云九龙，并非重要关键，只要能把那舟上素衣少女擒住，就不难查出那真正幕后人物。”

他目光又缓缓扫掠了群豪一眼，只见群豪一个个静坐不言。原来这些人自和那素衣少女等动手之后，已知强敌武功不弱，群豪都无信心能够单凭武功生擒强敌，是以无人接口。

唐璇轻轻一挥扇接道：“如果咱们凭藉武功，和那素衣少女等一行硬拼，纵然能够胜她，也必将有所伤亡，因此兄弟主张智取。”

费公亮道：“唐兄高论甚是，但不知用什么方法求胜？”

唐璇笑道：“以毒攻毒，他们擅用毒物，控制属下，咱们就用毒物对付他们；兄弟已传令敝帮中十二个精通水底工夫之人，把他们乘坐的巨舟，先行锁起，必要时可以把舟底打通，弄沉他们巨舟，然后在水中生擒他们，但转念又想到，他们既敢在水上停舟，或者也精熟水底工夫，兄弟才想改用‘迷药’，如能把他们迷倒过去，再生擒他们，当可免去一场大战。”

他目光扫掠过铁木、凡木，接道：“也许两位禅师对兄弟这等手段，有所不齿，但目下形势非常，强敌不但武功过人，而且其中大都是被他们用药物控制的无辜之人，这些人心神已非自己所能控制，剽悍绝伦，凶不畏死，兄弟刚才站在岸上观战，已看出一点端倪，青城双剑，固然已是正大门户中人，那面色枯黄的少年，说不定也是正大门户中高手，手如白玉，脸色枯黄，可能是用了易容药物……”

他说到兴致高涨之处，忍不住微微一笑，挥动了两下折扇，接道：“说不定那人洗去脸上易容之药，诸位都还和他相识呢！”

铁木大师道：“武林盛传穷家帮中文丞、武相之名，今日一聆高论，当

真是见面尤胜闻名了。”

唐璇忽然一整脸色，说道：“两位老禅师、费大侠，兄弟还有两句不当之言，说出来希望诸位不要见怪才好。”

铁木大师怔了一怔，道：“老衲洗耳恭聆高论。”

费公亮道：“唐兄有话，尽管请说。”

唐璇笑道：“兄弟看几位中毒发作时间，可能拖延甚久，不过，如不早些疗救，终究是个麻烦。”

费公亮道：“这么说来，唐兄能疗治此毒？”

唐璇道：“兄弟闭门造车，从书上仿效前贤，炼成一种解毒之药，但此物只适用于一般毒药，对这等奇毒绝伦的药物，不知是否有效。”

一面说话，一面探手入怀，摸出一个白磁瓶子，倒出来几粒丹丸，分送到群豪手中，笑道：“兄弟这解毒药丸，虽然未见得能医诸位毒伤，但服用没有坏处，却可保证，各位尽管大胆地服用下去。”

费公亮似是仍不放心，举起丹丸嗅了一阵，直待关三胜、王乾，把药物吞了下去，他才投入口中。

铁木、凡木两人，倒很大方地把药物吞下。

唐璇道：“平常服下此药之后，应该走动一阵，使药力早些行开，但诸位都是身怀绝技之人，自是用不着走动了，要运气调息一下，以助药力行开。”

铁木大师微微一笑，当先闭上双目，运气调息。

群豪个个依样施为，片刻之后，立时觉到一股热力在丹田开始滚动，缓缓向四肢百脉流行。

唐璇合上瓶塞，揣入怀中，目光缓缓由群豪脸上扫过，看他们眉宇间都泛起淡红之色，心知药物已经发生了效用，心中暗暗忖道：这药物行开之后，身体有一阵炎势难过，如果不在事先说明，只怕要引起一场误会。

忖思之间，铁木大师已经睁开了双目，两道奇异的神光，逼视在唐璇的脸上。

唐璇微微一笑，道：“老禅师可是觉得身上有点发烧么？”

铁木点点头，道：“不错。”

唐璇提高了声音道：“不要紧，那药力和大师身上的奇毒，接触在一起，药毒相冲，内腑中有了变化，大概不到一顿饭工夫，就可以转好了。”

就在人说话的当儿，费公亮和凡木大师都已睁开了眼睛，费公亮眼中充满了怨毒，凝注在唐璇身上，但在听唐璇解释之言后，怒意稍消，冷笑一声，问道：“唐先生的话，可是出自肺腑么？”唐璇点头笑道：“怪兄弟事先没有说明，自是难怪费大侠心中误会。”过了约半个时辰，铁木大师已然感觉出情势好转，回头望了费公亮一眼，道：“费兄觉着怎么样了？”

费公亮道：“兄弟还有些发烧，不知老禅师怎么样了？”

铁木道：“唐先生说的不错，老衲现在已觉身上轻松甚多。”费公亮尴尬一笑，道：“在下还未觉到。”说完，闭上双目，运气调息。

又过了一会闭目调息的费公亮，突然睁开眼来，笑道：“唐兄之药，果然功效神奇，兄弟已觉药力在发动中。”

唐璇笑道：“幸甚，幸甚，但望费大侠服下的药物，别再碰上意外。”

费公亮突然挺身而起，说道：“唐兄如果能够信得过兄弟，咱们借一步说话如何？”

唐璇道：“不知费大侠有什么教示？”

费公亮道：“兄弟有点事，想请教唐兄……”

唐璇微微一笑，一齐走向江边去。

只见两人走在一颗树下，对面坐下来，费公亮双手挥动，似乎在和唐璇磋商一个什么问题。

大约有将近一顿饭的工夫之时，两人一齐起身走了回来。凝目望去，只见唐璇已恢复了正常神情，脸色红润，笑容隐现。铁木大师长笑道：“两位都擅智谋，这一番谈话定然已有对敌之策。”

唐璇笑道：“费大侠不但武功强过我，就是谋略运筹，也不在兄弟之下。”

费公亮大声说道：“好说！好说！在下如何能及得先生万一。”铁木道：“两位不用客气了，谈论正事要紧，不知咱们要如何对付那素衣少女？”

唐璇抬头望望天色，道：“在下已派人携带‘迷醉’的药物，混在他们大船之下，也许天色入暮之前，就有消息，最迟也不会超过今夜子时以前。”

铁木大师道：“唐先生之意，是在等得到回音之后，咱们再去找他们，是吗？”

唐璇道：“如若迷药生效，咱们可节省不少力量。”

费公亮道：“如若被人事先防止，难以得手呢？”

唐璇道：“那咱们只另想别法……”

他微微一顿后，又道：“不过在下想来，这等攻其无备的计划，大概不致失败，可虑的是他们的援手，在迷药尚未发作之前赶到，及时解救。”

铁木道：“不知先生何以知他们还有后援之人？”

唐璇道：“在下在这附近查看敌踪之时，曾经发现了几处暗记，那暗记指示的方向，正是此地江畔，经兄弟综合所得，仔细研究，觉出那暗记，正是指示后援之人的路标，因此，兄弟觉着他们停舟此处，必有用心。”

费公亮笑道：“这么吧！兄弟先扮作渔夫模样，混入那双桅巨舟上瞧瞧。”

唐璇笑道：“不用了，那巨船四周，都有我们穷家帮中的快艇围守，逃走决计不会，船上有了什么变化，也逃不过我们派守在四周的临视。”

铁木大师道：“咱们离开那江畔，时间已久，不如返回瞧瞧去吧！”

他似是觉出自己此言，说的太过匆急，别人难以听懂话中含意，站了起来，接道：“老衲等此次南来，奉有掌门方丈之命，不论如何，非得查出閩老英雄的死亡经过，目下既难查明，看来只有把那素衣少女生擒之后，带回寺中复命，敝寺中门规森严，掌门方丈既已传出令谕，决计不能空手而返。”

欧阳统道：“两位大师，可想凭借武功，擒那素衣少女吗？”

铁木道：“如若贵帮能够施用迷药迷倒，老衲等自是愿意省些气力，不过那素衣少女似乎是此一事件中的关键。只怕贵帮也需要她招供经过，这一点老衲想请欧阳帮主破例赐助。”

欧阳统笑道：“这个在下自是应该帮忙，不过如真能生擒了那素衣少女，敝帮亦必要从她身上晓得一点真实情形，找出那幕后人和敝帮作对的原因。”

铁木大师为难地笑了一笑，沉吟不语。

欧阳统顿了一顿，接道：“此事倒有一个变通的办法，不知大师是否同意？”

铁木道：“什么变通办法？”欧阳统道：“擒住那少女之后，先由本帮追问出幕后之人，再由大师带走如何？”

铁木道：“不知贵帮要在何处讯问于她，可是带她回到贵帮根据之地吗？”

欧阳统道：“既有兄弟在此，倒不必带返回敝帮中去，就在此地问问她也是了。”

费公亮突然插嘴说道：“如若她不肯说呢？”

欧阳统道：“如非动手相搏，或是必须追问之事，兄弟一向不主张严刑逼供，但这素衣少女情形不同，无论如何，敝帮也要查个水落石出。”

夜鹰子王乾道：“帮主、大师，目下暂别谈此事，待咱们擒了那素衣少女之后，再谈不迟。”

铁木大师道：“事先如不谈好，事后争执，那就更叫人为难了，倒不如事先谈妥的好。”

欧阳统道：“大师所见极是，敝帮纵然先行查讯也决不致超过十二时辰。”

铁木叹息道，“帮主一言九鼎，老衲相信得过，目下老衲想借毒药还未发作之前，早些动手，也好助帮主一臂之力，早把强敌制服。”

逍遥秀才唐璇抬头望天色，接道：“诸位请再稍侯片刻，如若仍无消息，咱们再计划出手不迟……”他顿了一顿，正容接道：“诸位确实都已中毒，不是兄弟危言耸听，如不早日治愈，势必留下祸害不可，如果各位能够自疗，希望早日着手，万一不能自疗时，请到洞庭湖君山敝帮总寨，兄弟当设法替诸位疗治，限期不能超过两月，兄弟决定两个月内，一直在君山总寨，等候诸位。”

铁木合掌一礼说道：“先生的盛情，老衲感激不尽，我们少林寺中，也有疗毒的药品，但不知是否能够疗治此毒而已，如若无能疗治自当在限期之内，赶往君山请教先生。”

费公亮欠身而起，神情恭谨地说道：“兄弟只怕也要仰仗先生的大力了。”

唐璇抱拳还礼，笑道：“不敢，不敢，兄弟以得替几位疗治毒伤为荣。”

欧阳统突然长叹一声，端起桌上酒杯，说道：“诸位再请进杯水酒吧！”当先举杯，一饮而尽。

铁木眉头一皱，道：“帮主似有着重大心事？不知老衲等是否有幸一聆？”

欧阳统无限感慨地说道：兄弟自接了穷家帮帮主之位，已然二十余年，不但抱负未展，而且连年经历大变，一点雄心亦似江水东逝，如非十多年前巧得唐先生为筹划敝帮大计，只怕穷家帮三个字早已成为武林陈迹，难得几年来风平浪静，想不到闽老英雄之死，又牵出一番武林风波。”

费公亮突然大笑一阵，接道：“江湖上的风险，有如江水浪花，一波接一波，永无休止，兄弟封剑十年，绝迹江湖，但最后怎么样，仍然被牵缠得是非恩怨，逼得重入江湖……”

他也感慨地叹了一口气，道：“看来江湖盛名，如藤缠树，一旦涉足，永难拔身，你不找人，人会找你，活在世上一日，恐永远无法置身事外。帮主的威德、盛名，在座者无出其右，盛名已成，累所难免，听兄弟相劝，欧阳帮主还是死了摆脱江湖之心。”欧阳统抬头望天道：“今日可是七月十四了吗？”

铁木道：“不错，正是七月十四日。”

欧阳统说道：“诸位如果想要唐先生疗治身受之毒，务望在九月十五之前，赶往君山，过了九月十五，唐先生就不在君山了。”费公亮奇道：“不在君山了？”

欧阳统道：“不错，我和唐先生相约十年的限期已满，九月十五日，唐

先生即将和弊帮分手，放下他十年来一手策建的基业，避世深山！”

关三胜听得跳了起来，道：“什么？他要走了？”

欧阳统道：“我请先生相助之时，已和他约好了要帮助我们十年，目下限期既到，自是不能对先生失信。”他目光流露出无限依恋之情，望了逍遥秀才唐璇一眼。

关三胜突然大声叫道：“唐兄当真要走吗？”

唐璇轻轻挥摇一下手中折扇，道：“还有两月时光，到时再谈不迟，眼下，还是先谋对敌之策。”

穷家帮中内部之事，铁木、凡木、费公亮，都不好插嘴接口，但他们似是也觉得唐璇对穷家帮极为重要，他的走，对穷家帮而言，的确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一时间，酒席上完全沉默下来。

忽然间，一阵步履之声，冲了过来，两个身着灰衣的穷家帮中弟子，急急赶了过来。

从两人慌急的神色间，群豪都可以看出他们非无因而来，沉默微带哀伤的空气，突然间变得紧张起来。

唐璇霍然站了起来，问道：“敌人来了援手，是吗？”

那两个灰衣人，停了下来，齐齐抱拳一礼，由左面一人说道：“弟子等奉命巡查咱们在四面要道的明桩、暗卡，发觉了四五处桩子已经被人扫去。”关三胜大声接口道：“有这等事，咱们派的人呢？”

右面一个灰衣人道：“弟子等查了三明二暗，五处桩卡，派守的人都已死去多时。”

欧阳统也似是为此惊人消息一震，接口说道：“他们怎么样一个死法？”

右面那灰衣人接口道：“似是中了一种歹毒暗器，全身不见伤痕，但肤色却变成了铁青之色。”

铁木大师突然接口说道：“那尸体现在何处？”

两个灰衣人齐齐答道：“停放原处未动，不得帮主之命，我等不敢擅自移动尸体。”

唐璇道：“诸位请安心饮酒，由我和关兄先去查看一下，再作计较。”

费公亮道：“不行，这班人手段毒辣，无与伦比，由兄弟陪同唐兄、关兄一行，也好多一个帮手。”

欧阳统突然回头对铁卫周大志道：“你去召四十八杰，要他们留一半监视那双桅巨舟，分一半人赶来此地听候调遣。”铁木大师本想出言相阻，但一想人家穷家帮中内之事，自己出言干涉，未免不妥，当下把冲到口边之言，重又咽了回去。夜鹰子王乾突然站了起来，道：“我也随唐兄去一趟吧！”唐璇微微一笑，目光缓缓扫过席面，说道：“既有关兄随行，又有王兄相助，兄弟自是万无一失，诸位稍坐片刻，在下去去就来。”弹袖而起，吩咐那两个灰衣人道：“你们前面带路。”两个灰衣人依言转身去缓步而行。

他们素知唐璇不会武功，故而不敢放腿疾奔。

关三胜、王乾相继起身，随在唐璇身后而行。

行约三十丈，道旁突然转出一辆骡车，车上人一身黑衣头上戴了一个大草帽，掩遮住他的头脸，王乾几度侧目相视，但那人却似有意回避一般，巧妙地避过王乾的目光。关三胜低声说道：“这一段行程，只怕不近，先生还是请上车赶路吧！”

唐璇微微一笑，举步登上骡车，说道：“兄弟登车赶路，时间上要快速甚多，恭敬不如从命了。”

那两个带路灰衣人一见唐璇登上骡车，立时放开了脚步，向前疾奔。

只见那车前黑衣人，长鞭一扬，骡车立时疾向前面驰去，紧追在两个灰衣人的身后。关三胜、王乾，一左一右地随在车后奔行，一面流目四顾，打量四外的景物，又可兼护唐璇的安全。行约一盏热茶工夫，到了一个道口交叉所在，那两个灰衣人停了下来，伸手指着道旁一丛深草，说道：“咱们派在此地的暗桩，已经被人除去，尸体就在那草丛之中。”

唐璇折扇一挥，那架车的黑衣人突然一带缰绳，轻灵迅快地驰近草丛。

凝目看去，果见一具尸体，倒卧在草丛之中。

这时，关三胜、王乾，都已赶了过来，关三胜探手一把抓住那具尸体，想把他翻转过来，看看是什么人？”

要知穷家帮的势力遍及中原数省，人数众多，除了帮中一些武功高强，身份较高的弟子之外，大多数人，关三胜并不认识。忽听唐璇低声喝道：“关兄不可造次，别动尸体。”关三胜手指已和那尸体相触，听到微微一怔，道：“怎么？”

唐璇笑道：“防人之心不可无，你折一截树枝，把那尸体拨转过来，让我看看他的脸色。”

关三胜道：“酸秀才就是爱耍花样，我不信死了的人还会放出什么暗器。”他口中虽如此说，但行动却依照了唐璇的吩咐，折了一截树枝，把那尸体拨转过来。

唐璇凝目望去，只见那死者的尸体，满脸铁青之色，既似是中什么绝毒的暗器而死，又像是被人施展斩脉手法，斩伤了经脉，聚血而死。

他回头望了两个灰衣人一眼，道：“你检查过他全身没有伤痕吗？”

两个灰衣人双手垂膝，恭恭敬敬地说道：“属下等已仔细地查过了，尸体上确无伤痕。”

唐璇略一沉吟，笑对关三胜道：“兄弟不通武功，有劳关兄看看他，是毒药暗器所伤呢？还是被人斩伤经脉而死？”

关三胜仔细在那人身上瞧了一阵，道：“他身上确无伤痕，看来倒像是被人封穴斩脉手法所伤，行血积聚而死……”

他微微停顿一下，接道：“如果你不让我用手触摸那尸体，一时之间，我也没办法识出来。”

唐璇笑道：“你们在记死簿上写下名字的短短一瞬工夫就会中毒，何况你要极仔细地检查尸体，如果敌人在那尸体衣服上，放了烈性的毒药，使人立时晕倒，不知你如何防备？”

关三胜道：“这个……”

唐璇笑道：“不用这个了，我只问你，万一你中毒之后，怎么办呢？”

关三胜微微一笑，不再接口，用手中树枝拨转开那长垂的散发，极仔细的在那尸体头上也查了一遍，道：“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不是伤在暗器之下了，而且伤在背后，可能来人武功甚高，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伤了他的经脉。”

唐璇道：“这等武功，是不是算得很好？”

关三胜道：“不错，这应该是属于上乘武功，一般而论江湖上甚少有人具此身手。”

唐璇突然一整脸色，接道：“可见咱们遇上了劲敌，看来他们早已有备，

今日之局，鹿死谁手，倒是难以预料……”

他转过脸去，望了那灰衣人一眼，道：“那些尸体，现在何处，带我去看看。”两个灰衣人领命带路，又走了两处地方。这些人似都是被一种暗器所伤，或是被人所伤，每个死去情态，也都大同小异。唐璇迅速地看完了伤势情形，吩咐那两个灰衣人道：“你们设法把这些尸体集中一起，然后放起一把火来，把他们火化之后，装殓起来。”

两个灰衣人道：“唐爷放心。”

唐璇抬头望望天色，道：“咱们回去吧！”

关三胜知他一向心细如发，不论对什么事，非要查出个所以然来，但对此事却大而化之，不求深入，心中十分奇怪，怔了一怔，问道：“咱们就这样回去？”

唐璇正容说道：“不错，咱们得早些回去，重新部署一番。”低声吩咐那黑衣人道：“走啦！”

那黑衣人一拉缰绳，骡车突然飞奔而去。

关三胜、夜鹰子相互望了一眼，紧随在骡车之后，放腿而奔。车行迅速，片刻间已回到筵席之处，欧阳统等正在等候，一见唐璇归来，立时齐齐起身相迎。

铁木大师一合掌道：“先生可有发现吗？”

唐璇缓步下车，一面拱手还礼，答道：“那素衣少女停舟江畔，仍似是早有预谋……”

欧阳统一皱眉头道：“难道她停舟不发，是有意相诱咱们不成。”

唐璇举步入席，正容答道：“就目前情势而论，颇有此象，但咱们追踪来此一事，事先毫无计划，临时决定，纵然帮中早有内奸，也无法及时把此讯告诉敌人……”

话至此处，突然停了下来，目光环视了全场一眼，接道：“但目下情势，又使人不得生疑念，但不论如何，不外两个原因。”

费公亮向以料事准确自负，听得唐璇之言立时凝神推索。全场中立时沉寂下来，群豪似都在用心推索唐璇之言。大约过了一盏茶工夫，费公亮当先说道：“唐兄可是怀疑我们这班人中，有通敌之嫌吗？”

说话之时，目光炯炯逼视在夜鹰子王乾的脸上。

夜鹰子冷哼一声，别过头去。

唐璇微微一笑，道：“这个兄弟怎敢多疑，诸位之中，果有通敌之人，也无法在这段时间中把此讯传给对方。兄弟所指两个原因，乃敝帮中事，如果对方派有内奸，那内奸极可能就在我们帮主身侧。”

关三胜正容说道：“就在帮主身侧，你别胡开玩笑，追随帮主身侧之人，个个都有十年之上的光阴。”

唐璇轻轻地咳了一声，接道：“那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对方别有所图，刚好被我们赶上。”

铁木大师道：“老衲觉着，这第二个原因可能较大。”费公亮点点头说道：“兄弟也有同感。”

这时，突然传过来一声凄厉的大叫，一条人影，急急奔了过来。群豪被那大叫所动，一齐转头望去。

只见一个身着蓝衣的大汉，急急奔了过来。

他似是拼尽余力，向群豪这边赶来，但人却步履踉跄，显然不支。

欧阳统一皱眉头，低声对关三胜道：“你快去扶他过来。”关三胜依言奔去，可惜已晚了一步，那蓝衣大汉，已然力尽筋疲，摔到在地上。

逍遥秀才唐璇高声道：“关兄快把他抱过来，看看还有救没救？”

关三胜伸手一把，抓起那大汉的衣服奔了过来，轻轻放在唐璇面前。

铁木大师低头看去，只见那大汉年约四旬上下，脸色铁青，仅余下一缕细若游丝的呼吸，目注欧阳统合掌叹道：“阿弥陀佛，这人可是贵帮中的弟子吗？”

欧阳统摇头道：“不是，要是本帮中的弟子，在下也不致这般惊讶。”

费公亮奇道：“他既非贵帮中人，不知何以能混过贵帮弟子的监视？”

欧阳统道：“这就是兄弟的不解之处了。”他缓缓把目光移注在唐璇身上，接问道：“先生看他还有救吗？”

唐璇仔细在那大汉身上查看了一遍，道：“此人受伤虽重，但他元气尚未完全消失，只要点他几处经脉，再服用一点药物，就可暂时清醒过来。”

欧阳统道：“既然能使他清醒过来，那是最好不过，先生就赶快动手吧！我还有几句话要问他。”

唐璇探手入怀，摸出一个瓶子，低声对关三胜道：“关兄快些点他的‘期门’穴。”

关三胜依言出手，点了那人的“期门”穴。

唐璇一伏身子，把那玉瓶中药，倒出一粒，投入那蓝衣大汉的口中。

费公亮暗暗道：“唐璇一口答允替我们疗治毒伤，还不知他的医道如何。”当下凝神相望。

欧阳统双目注在蓝衣人身上，问道：“朋友贵姓？”

那蓝衣人目光环扫一周，答道：“我姓洪，哪一位是穷家帮的帮主？”

欧阳统道：“在下便是，朋友有什么话，尽管说吧！”那蓝衣大汉打量了欧阳统一阵，说道：“有一封信，请帮主过目……”他挣扎着从怀中取出一封信来递交到欧阳统的手中。欧阳统伸手接过，正待拆阅，突然逍遥秀才喝道：“帮主且慢，把信交属下拆看如何？”

欧阳统微一沉吟，把手中书信交了过去。唐璇伸手接过，放在折扇上，并不即时拆阅，目光却注在那蓝衣大汉的脸上问道：“这封信不知是哪位交给敝帮帮主？”

那蓝衣大汉凄凉一笑，道：“怎么？你心中怀疑我吗？”唐璇笑道：“哪里话，不过敝帮帮主一向拆阅来函，大部都是在下代行，这一次自也是不能例外。”

那蓝衣大汉吃力地说道：“好吧！不论你们哪个拆阅都是一样，我只要把这封信交到穷家帮的帮主手中，此行目的已达，你们哪个拆阅这封信都无关紧要，也与我不相干了。”突然挣扎着转过身子，缓步而去。

关三胜冷哼一声，道：“好啊！你要来就来，要走就走，世间哪有这般便宜的事，给我站住！”大步追了上去。

唐璇突然提高了声音，接道：“洪兄一路平安，请恕兄弟等不送了。”

一面摇手阻住关三胜，不让他阻拦那人。

只见那姓洪大汉的背影，在宽阔的路上闪动了一阵，逐渐远去。

唐璇把手中的信，缓缓举了起来，说道：“咱们不可不存几分防人之心。”

欧阳统伸手接过，展读了一阵，脸色突然大变。

唐璇似是已料定了这封信中必有动人心魄的事情，是以，当他目睹帮主

容色大变时并无惊骇之情。

倒是铁木、凡木大师，看的似是心中有些不安。

铁木大师合掌当胸，低声问道：“帮主可有些不舒服吗？”

欧阳统沉重悲苦的脸色，经过了片刻的冷静后，似是改变了甚多，随手把那封函件，揣入怀中。

唐璇虽也想一阅那函件，以明究竟，但却不便向欧阳统提出，只好闷在心里，暗暗忖道：过去，他不论什么重大之事，都须经我同意，不知道这一次何以不肯把那函件交给我阅读一番？铁木大师看他不理自己问话，心中甚觉奇怪，微微一皱眉头，提高声音道：“欧阳帮主可是有些不舒服吗？”

欧阳统自阅读那封信后，立时变得有些神不守舍，听得铁木大师大声喝叫之言，如梦初醒，口中啊了一声，道：“兄弟身体很好，多谢大师关心了。”

唐璇微微一笑，拱手对铁木大师说道：“老禅师准备几时回少林寺去？”他已发觉铁木大师对欧阳统的神情，动了怀疑，赶忙用话岔开。

铁木大师道：“这个就很难说了，老衲等奉命下山，查询闵老英雄的死因。一日查不出内情，老衲等就无颜回山。”

唐璇道：“眼下闵老英雄，似已是江湖一个疑案，唯一追查的线索，就是在那素衣少女身上下手……”

铁木道：“眼下情势只有如此，不能查出内情，只有设法把她逼回寺中去了。”

正谈话间，忽见铁卫周大志，带着二十几个身着灰色长裤短袄的人，急急奔来。

这些人背上都交插着两件兵刃，一个个精神饱满，步履矫健，一望即知，每人都有着特殊武功基础。

这些人相距群豪尚有四五丈，就一齐停下来。

铁卫周大志急步奔了过来，躬身对欧阳统道：“已遵帮主之命，调来二十四杰，恭请帮主吩咐。”

欧阳统经这一阵冷静之后，神志已恢复甚多，挥手对周大志道：“先让他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周大志道：“敬领帮主令谕。”转身向前走去。

欧阳统忽然想起一件事来，急道：“站住！”

周大志回身说道：“帮主还有什么吩咐？”

欧阳统道：“那双桅巨舟动静如何？”

周大志道：“和刚才一样，那通往巨船的小舟上，仍然有人防守，双桅巨舟仍然无起帆而行的迹象。”

欧阳统道：“咱们盯住那巨舟的梭形快艇，还守在四周吗？”

周大志道：“帮主没有下令，自是不敢撤守。”

欧阳统一挥手，周大志转身而去。铁木回顾了唐璇一眼道：“眼下情势，似是大风暴前的一段平静，强敌援手已到，贵帮中驰名江湖的四十八杰等精萃高手，也已准备集中此地，一旦动起手来，定然十分惨烈……”

他微微一顿之后，接道：“老衲之意，想在强敌还未现身前，咱们先行出手，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唐璇道：“老禅师如已胸有成竹，在下自是不便劝阻。”铁木大师笑道：“老衲想先去江畔瞧瞧那双桅巨舟动静，再看机会出手！”

欧阳统目光一扫唐璇，说道：“先生……”

唐璇不容欧阳统再说下去，接道：“眼下强敌援手、已经赶到，再拖下去，局势未必对我有利，如若两位大帅希望以武功制服那素衣少女，也不失为上策！”

欧阳统听得唐璇这么一说，自是不便再劝阻铁木大师，只好默然不语。

铁木大师拱手对唐璇一笑，道：“敝寺中掌门人令出如山，如若被那素衣少女免脱，老衲等空手返寺，实在无法向掌门方丈交待，也许我等躁进，有碍先生全盘计划，但情非得已，尚望先生海涵一二。”

说完，转身向江畔行去。

费公亮道：“在下和这两个老和尚相交数十年，理应去帮他们一阵。”

唐璇笑道：“费大侠尽管请便。”

费公亮微微一笑，转身一跃，疾向二僧追去。

欧阳统正待传谕帮中高手，赶往江畔相助，却为唐璇挥手阻止。

但见几条人影，疾奔而行，闪了几闪，消失不见。

唐璇目睹几人去远，才轻叹一声道：“两位少林高僧急于出手搏敌，无非是怕咱们抢了先着，那时，既不好相求咱们把那素衣少女交他们带回少林寺去，又不好硬逼咱们交出人去。”

他目光先停在欧阳统脸上，沉吟了片刻，接道：“另一件事，乃帮主刚才阅读那蓝衣大汉送来的函件之后，神态失常，也使他们大感不安，以帮主在武林的身份地位，竟然阅读过一封来函后，一副神不守舍模样，难怪别人多心，妄加推测。”

欧阳统轻轻叹息一声，欲言又止。

唐璇的目光何等锐利，察颜观色，已知欧阳统心中还有着无比的痛苦，当下岔开话题，道：“少林高僧抢先出手，志在捷足先得，帮主是否有意相助他们，还得早作裁夺。”

欧阳统精神一振，道：“纵然那素衣少女为少林派所擒，咱们也不能不予援手。”

唐璇笑道：“这个帮主尽管放心，两位少林高僧，纵然独力擒得那素衣少女，也将先送到咱们穷家帮来，请帮主审讯之后，才会带走。”

他一挥手中折扇，摇头一阵叹息道：“不过，他们铩羽而归的成分，大过生擒那素衣少女很多。”

欧阳统道：“铁木、凡木，乃当今少林寺中第一流的高手，不但在少林寺中有甚高的声誉，就在整个武林之中，也是身列第一流的高手，费公亮更是誉满四海，刚才和那素衣少女属下相搏，他们都没有用出全力，如若三人全力以赴，只怕胜算要多于失败。”

唐璇微微一笑，道：“帮主看法，自有见地，但属下却持不同之见，那素衣少女手下之人武功如何，不去说它，单是青城双剑和那面色枯黄的少年以及那个似人似猿的怪人，就够铁木、凡木和费公亮对付了……”

说罢微微一沉吟道：“铁木大师急于擒那素衣少女回山复命，又怕那素衣少女落在咱们手中，不便启齿讨回，故而想捷足先登，他们这一揽，对咱们安排之事，并无大碍，说不定还有小助，但帮主如若决定出手相助他们，那就不妨调派帮中几个高手登舟相助，既可保全和少林门下的交情，也算参与了这场搏斗，万一铁木、凡木武功高出属下预料之外，能够排除障碍，擒得那素衣少女，咱们也好名正言顺地参与审讯。”

欧阳统道：“先生说的不错，咱们到江畔瞧瞧去吧。”当先向前走去。

唐璇、关三胜、王乾等鱼贯而行、周大志带着二十四杰紧随几人身后相护。

几人到江畔时，双方已动上了手。

铁木、凡木已经冲过小舟，跃落到大船之上，正在和青城双剑相搏。

守那小舟的已不是那面色枯黄的少年，换成誉满关外的神鞭杜天鶚。

只见他软鞭飞舞，挟带着呼啸的破空金风，正和费公亮打的难解难分。

那半猿半人的怪人，以及那面色枯黄的少年，一直没有露面。

这两个人已在逍遥秀才唐璇心目中构成了威胁的神秘人物，也是他最注意的人物。

杜天鶚显然不是费公亮的敌手，手中的软鞭的招术逐渐松了下来费公亮却是愈战愈勇，攻势凌厉绝伦。

欧阳统一扫搏斗形势，低声对唐璇说道：“咱们可要派人助战吗？”

唐璇笑道：“请关兄去一趟吧！”

关三胜微微一笑，道：“我要帮哪个，青城双剑和铁木、凡木、正打的胜负难分，我出手帮忙，甚难出手，费公亮已抢得先机，控制大局，百招之内，定可得手，我去助阵，岂不是有着和人抢功之嫌。”

唐璇笑道：“你尽管去吧，只一登舟，定会有强敌迎战。”

第十二回初露转机

关三胜微微一笑，道：“是啦！咱们如不出战，不论哪方得胜，我们都还有着无法插口之感。”

唐璇道：“这不过是原因之一……”

关三胜不容他再接下去，纵身一跃，飞上小舟。

果然，在他飞上小舟的同时，一条人影，疾快地由那双桅巨舟上飞落而下，来势劲急，人还未到，拳风已至。

关三胜挥掌一接，只觉力道甚是强猛，右手疾出一招“流星赶月”，不容来人脚沾实地，全力反击过去。但见来人双臂一振，那已向下落的身躯，突然又向上升了数尺，让过一击后，重又迅快地落了下来。

关三胜凝目望去，只见那出手之人，正是刚才守在小舟上的面色枯黄的少年，不禁心头一震，暗道：“此人武功，在那素衣少女手下说来，最是诡奇，而且初出茅庐，籍籍无名，胜他不武，败了则将把一世英名，尽付流水。

忖思之间，对方已经出手，只见他右手一扬，虚飘飘拍来一掌。关三胜右手一伸，一招“金丝缠腕”，横里击出，擒拿手法中，暗含着点穴的招数。

那面色枯黄的少年，正是上官琦，但见他虚拍来的掌势，一点就收，身躯一转，让开了关三胜的右手横击，双手环劈击过来。他击出的掌势，一反常态，每掌都是虚飘飘的，但却迅快无比，倏忽之间，连续攻出二十几掌，抢尽先机。

关三胜似是已被上官琦疾快的攻势，闹的有些慌乱，对方连续攻出二十余掌，他竟然没有还击一招。

忽听铁卫周大志粗豪的声音，道：“禀帮主，咱们抓到了一个奸细。”

欧阳统回头望去，只见一个蓝衣大汉，被两名帮中弟子架着，遥遥站在两丈以外待命。

唐璇一瞥之间，已然看出那蓝衣大汉，正是刚才送信之人，不禁心中一动，慌忙别过头去，装作未见，暗中却敛神静听欧阳统如何处理此事。

及听欧阳统说：“他已经受了很重的内伤，不宜留在此地，把他送到一处安全所在，先让他养一下伤势……”

周大志道：“派哪个去呢？”

欧阳统道：“柏公保尚未回来，就由你送他去吧！”微微一顿之后，又道：“他愿意留下，你们不许多问他的来历，他要走就随他去，不许出手相阻。”

周大志听得怔了一怔，叹口气道：“帮主怎么吩咐，俺老周就怎么办啦！”显然他对欧阳统这般对待那蓝衣大汉之事，感觉到十分迷惘。

唐璇微微一皱眉头，道：“帮主可认识那蓝衣大汉吗？”

欧阳统轻叹息一声，道：“先生神目如电，可能已看出其中蹊跷，那蓝衣大汉虽不相识，但那托他送信之人，却是我多年来未晤的旧友。”话到此处，又是一声黯然长叹，默然不语。唐璇虽然觉着他言未尽意，但却看出他有着极深的苦衷，也不便追问下去。

转头看去，只见周大志带着八个帮中弟子，护送那蓝衣大汉而去。

忽见费公亮左手抓住杜天鹗软鞭，立腕如刀，横削过去。杜天鹗似是已无法封解费公亮削来掌势，松手丢了软鞭，跃向一侧。费公亮左手夺得软鞭，人却欺身而上，右手骄指如戟，疾向杜天鹗“肩井穴”上点去。

杜天鶚右肩向后一缩，让开“肩井穴”但却把肩头迎了上去。费公亮微微一怔，暗道：这一招他明明可以让开，为什么却故意把肩头迎了上来，难道他自恃练有什么内功不成？心中忖思之间，点出之势，也不禁随着一缓。

只听杜天鶚闷哼一声，侧身倒了下去。

费公亮眉头一皱，忖道：此人倒会撒赖，分明碰也没有碰到他，竟然倒了下去。

突然间，另一个闪电般的念头，在脑际之中掠过，暗自责道：人家存心相让于我，我怎么这般糊涂。向杜天鶚微一点头，暗示谢意，人身直向大船上飞去。

这时，铁木凡木凭藉一双肉掌，苦斗青城双剑，但却始终无法把刺来的剑势震荡开去，只不过把对方剑势稍稍震偏几寸而已。费公亮足落大船甲板，立时高声叫道：“此时何时，两位大师竟然还存着慈悲心肠，不肯亮出兵刃动手？”

忽听一个冰冷娇脆的声音传了过来，道：“你不用管别人的闲事！”

费公亮心中暗道：我们打来打去，无非是心想中擒于她，我如能设法把她诱下大船，再由欧阳统等截断她归路，不论何人出手把她擒住，这件事就算有了结果。

心念一转，冷冷接道：“姑娘如想和在下动手，咱们最好能打出一个胜败出来。”

素衣女道：“不许他人出手相助，姑娘极愿奉陪。”费公亮回目一瞥，道：“这甲板过小，又有青城双剑和两位禅师动手，姑娘如果有兴，咱们到江岸上决一生死如何？”

那素衣女忽然咯咯一笑，道，“你可是想诱我上岸吗？”

费公亮正色说道：“这舟上过小，动上手难以施展开手脚。”素衣女抬头望望那高耸的双桅，说道：“费公亮，你的轻功如何？”

费公亮道：“大概还不致输于姑娘。”

素衣少女道：“那很好，甲板上有人动手，但这高耸的双桅上，却是海阔天空，咱们就在那双桅上动手打一场吧。”

费公亮抬头望望那两根高耸桅杆，暗道：“我从杜天鶚手中夺得的软鞭，倒可以派上用场了。”当下呵呵一笑道：“这办法倒别出心裁。”当先一跃，飞上桅杆。

那素衣女双肩晃动，紧接着凌空而起，跃飞起两丈多高，左手一把抓住了挂帆用的绳索，身子一荡，直游过来，手中长剑一招“春风杨絮”，直向费公亮刺了过来。

费公亮左臂抱着桅杆，猛一吸丹田真气，身子突然又向上升高八尺，避开了那素衣女刺来的一剑，手中软鞭突然向下扫了过来。那素衣女抓住绳索一振，身子突然又向一侧荡去，避过软鞭一击。

两人交手一招，那素衣女已发觉自己吃亏太大了，费公亮手中软鞭长逾八尺，而且运用灵活，长短随心，自己手中短剑，只不过两尺七八寸长，剑势尚未能威胁到强敌，对方软鞭已扫到，双桅相距只不过一丈左右，费公亮手臂一伸，那软鞭可击到素衣女停身的桅杆之上。

但那素衣女却非得借重挂帆绳索，飘游过去不可。

费公亮近身一招中，发觉了自己占了极大的便宜，也证明了自己想法不错，当下手腕疾挥，软鞭急如骤雨一般，倏忽之间，已扫出去二三十招。

那素衣女除了无法闪避，用手中长剑封架之外，都凭借那绳索的游荡之力，避让开去。

费公亮看她人如穿花蝴蝶一般，飞来飞去，衣袖飘风，不禁心中一动，暗暗忖道：我如一鞭击在她借力的绳索之上，然后再向她下手，一时之间，她或将措手不及。

心念一转，暗中运集功力，突然一鞭，向那绳索上面扫去。那素衣女，虽聪慧绝伦，但她对敌经验，究竟不足，而且费公亮一直手不停挥地急急抢攻，使她无暇多想。

只听“啾”地一声轻响，软鞭正击在绳索之上。

费公亮一击而中，立时一挫手腕，软鞭突向外一挥。那素衣女吃费公亮强劲的弹震之力一送，身体突然向外飞去。费公亮用力一震那绳索之后，立即又用力向回一拉。这一震一拖，那绳索起了一阵强烈的波动。

那素衣女的身躯，也随着那绳索的波动，直向费公亮飞了过来。

费公亮手腕一抖，那缠在绳索上的软鞭，突然自行收回，紧随着一转一挥，幻起漫天鞭影，直向那素衣女打去。

那素衣女虽然在一上桅杆之时，已经发觉手中兵刃过短，吃了大亏，但她为人十分自负，爬上桅杆相搏，又是自己出的主意，不好意思改口，只好硬撑下去。

眼看那幻起的鞭影，罩了下来，只好一咬银牙，右手全力舞出一片剑影，护住身子。

耳际响起了一阵叮叮当当的金铁相击之声，软鞭和长剑相触数声，那素衣女的娇躯，又突然横向一侧飘游过去。原来两人都在兵刃上贯注了极强的内力，那一阵触击，彼此都有了强烈的感受，费公亮只觉握鞭的右腕一麻，抱着桅杆的左手，也突然有着一种难以用力之感，不觉心头一动，暗道：一个女孩子家，练成这等强劲的内力，实非易事。

那素衣女武功虽然诡异绝伦，但她腕力却难以和费公亮相比。这等硬打硬接，最是吃亏，所幸手抓软索，反弹之力甚小，一受到强力弹震，立时横向一侧游去。

费公亮望着滔滔河流，脑际中突然闪过一个新奇的念头，暗道：“不知她会不会水里工夫，如果她不会水，我只要看准向外游荡之时，用力震断绳索，把她抛到江中，或由穷家帮中的人下水生擒，或由自己跃入水中擒她。”

忖思之间，那素衣女又迅快地游了过来，手中宝剑震动幻起一片银芒，疾刺而至。

费公亮略一分心，对方已挥剑近身。

他手中软鞭虽有沾光之处，但亦有吃亏之处，那素衣女已冲近身后，他的软鞭，立时就失去了效用，在这等高耸的桅杆之上相搏，更是不易运用。

形势迫得费公亮不得不把紧抱在桅杆上的左手一松，左肢用力在桅杆上面一登，身躯陡然间直射出去。疾如流星，划空飘风，避开那素衣女的剑势后，左手疾向一条绳索上面抓去。

这一飘荡之力，十分强大，身体和桅杆几成平行。

那绳索长约三丈左右，他这般平行而飞，身躯直入江心，看去触目惊心。

这时，如若那素衣女一剑劈在绳索上，定然可把绳索斩断，把费公亮抛摔在江心中。

但她却左脚一点桅杆，身体也直向后面飞去。

这是一场凶险绝伦，触目惊心的恶战，两人都借那飘荡的绳索，互以兵刃袭击对方。

刚动上手，两人都不太习惯，无法控制那绳索游荡的力道，但动手过了十几招后，似是都已逐渐适应，也逐渐可以控制绳索飘荡之力，双方的攻袭之势，也随着两人对绳索的控制，更见强烈，鞭影剑光，满空飞舞。

不大工夫，两人已经动手相搏二十几个回合，费公亮心中暗自急了起来，忖道：“这般打下去，不知要打到何时，才能打出一个胜败？”

心念一转，杀机顿生，暗中提聚真气，准备运用强过对方的深厚功力，全力抢攻，忽见那素衣女，柳腰一挫一长，手中绳索，直向后飘飞过去。

原来在费公亮不耐久战的当儿，那素衣女也想出了一个克敌制胜之法，运用腰劲，推动绳索，直向后面飘去。

费公亮见闻广博、阅历丰富，一看那素衣女眉目的杀机神情，已知她定然想到了对自己的办法，当下一沉丹田真气，停下了飘荡的身子，以逸待劳。

只见那素衣女游荡的身子，疾飘过来，相距费公亮还有一丈左右时，突然一松左手，直向费公亮扑来。费公亮倒是未想到她竟然松了手中的绳索，这般冒险抢攻，不禁微微一怔，右手一振，手中软鞭突然疾飞而起，挟着一股啸风，直点过去。

一来一迎，势道快极，那素衣女似是早已有备，手中长剑，平胸而举，目睹软鞭点来，毫无惊慌之色，待那软鞭将近前胸之际，突然横剑一拨。

鞭剑相触，响起了一阵金铁交鸣之声。

那素衣女拨击软鞭的剑势，似已用出了全力，借那互击之势，平飞而来的娇躯，突然向上升起了八九尺高，左手一伸，抓住了绳索。

待费公亮警觉到想阻止时，为时已晚，那素衣女已然抓住了绳索。

这时，两人同在一根桅杆上垂下来的一条挂帆绳索上。

只见素衣女身子一转，头下脚上，用双脚挟绳索、挥剑向下攻来。

两人同在一条绳索之上，情形立时大变，那素衣女居高临下，相距甚近，费公亮手中软鞭，反而难以灵活运用，被那素衣女紧迫的剑势，逼得向下面滑落。

这时，那小舟上的关三胜和上官琦，已经打出了胜败，上官琦本已稳操胜算，关三胜落败在即。哪知将要取胜之际，突然觉着后膝处关节上一麻，全身劲力突然失去。

关三胜借机一拳，打在上官琦“肩井穴”上，上官琦身子摇了几摇，栽倒舟上。

原来杜天鹗看他攻势凌厉，关三胜勉力强撑，三五合内，非要伤在上官琦手下不可，穷家帮实力强大，上官琦如若伤了穷家帮的武相，势非和穷家帮中结下大仇不可，他未服迷药，心中清醒如常，觉出情势不对，立时突然出手，一指点在上官琦后膝关节要穴。上官琦骤不及防，暗算无声地来自身后，何况他正和关三胜打入要紧关头，耳目感觉，都不似平常那样灵敏，身受暗算，劲力忽失，被关三胜一拳打在肩井穴上，倒了下去。

关三胜赢得莫名其妙，不禁微微一怔，望了倒在地上的上官琦一眼，纵身直向那大船上跃去。

站在岸上观战的欧阳统，却是看得十分清楚，杜天鹗相让费公亮，暗助关三胜一举一动，都入了他的眼中，回头低声对唐璇说道：“关外神鞭杜天鹗，有意相助咱们。”

唐璇道：“帮主最好能紧守此秘，不可泄露出去。”两人说话之间，关三胜已经跃上巨舟。

但见那双桅巨舟舱门一起，五个黑衣劲装大汉，疾奔而出。这些人手中全都横着一把厚背鬼头刀，一字排列，挡住了关三胜。

关三胜大喝一声，一掌直劈过去。

攻袭的位置，恰是五人正中一人身体特高的黑衣大汉。但见五人齐齐向后退了一步，避开拳势，五把鬼头刀一齐闪动，纷纷攻到。

关三胜身子一侧，从那些绵密的刀光之中闪了过去，双手齐出，“二龙分水”，分袭左右两个最近之人。

他武功虽然不是上官琦的敌手，但就武林道上而言，已算是顶尖儿的第一流高手，对付这些不入流的角色，那可是轻而易举，但见他掌劈指点，不到十合，已被他连伤三人，夺过一把厚背鬼头刀。

一刀在手，威势大增，大喝一声，一刀震飞了左面一个黑衣大汉手中兵刃，右手一招“浮云掩月”拍在右边一个的前胸。

但见他掌劈指点，片刻之间，那五个黑衣大汉，都伤在他的手下。

这时，那素衣女也和费公亮打入了紧要关头，素衣女以近身的迫攻，逼得费公亮没有了还手之力，他原以取巧的软鞭，眼下反而变成了碍手之物。

但因那素衣女剑招凌厉，闪闪银芒，始终不离开他要害大穴，使他连换取怀中兵刃的空暇，也是没有。

忽听铁木大师高叫道：“两位道友这般苦苦相逼，可别怪老衲开罪了。”掌势一变，连攻三招，迫得青城双剑向后退了两步。

凡木大师借机施出一招“大开碑手”一掌击在左面道人手肘上，震落他手中长剑。

铁木紧随着欺身而进，夺下右面道人手中的长剑，紧接一招“分花拂柳”，击中那道人穴道。

青城双剑，二伤其一，另一个不禁微微一呆，吃凡木乘虚点中了右臂“曲池穴”，顿时一屁股坐在地上。

要知道青城双剑虽然未必能胜过铁木、凡木大师，但亦不致这容易落败，只因两人服用了药物，久战之后，神智逐渐地不清，稍一受挫，立时乱了章法。

铁木大师把两人移到一侧，低声对凡木说道：“你准备出手接替费公亮，我先到舱中看看去。”

凡木道：“师兄小心。”大步走到双桅之下，抬头望着费公亮和那素衣女动手情形。

这当儿，关三胜也向舱门所在奔去，眼看铁木人将入舱，立时纵身一跃，直奔过去，两人同时到了舱门口处。铁木停止脚步，回头笑道：“关兄先请。”

关三胜一抱拳道：“在下替老禅师把风。”

铁木不再谦让，举步入舱。

但见舱中八九个手中拿着兵刃的黑衣人，各站一个方位待敌。那似猿非猿的人却端坐在一张木案之后，凝神而思，不知在想什么心事。

铁木亲眼看到他凌波而去的绝世轻功，哪里敢轻视于他，当下一合双掌，道：“老衲这厢有礼了。”

袁孝似是正想的入神，对铁木大师之言，竟似未闻一般。铁木暗道：奇怪。运气戒备，缓步向前走去。

那些黑衣人目睹铁木大师由身侧走过，也都不出手拦阻，连眼睛也未转动一下，心中疑念愈炽，左手一伸，向一个黑衣人抓去。那黑衣人仍然静站不动，连那端坐在木案旁的袁孝，也似视若无睹。

铁木大师手指和那人相触，闪掠而过，心中微生震骇，忖道：“什么人武功这么高强，竟能点了那似猿非猿之人与这几人的穴道？”

站在舱门等候的关三胜，突然大步走了进来，笑对铁木大师道：“要擒那素衣少女，现在该是最好的时候了，趁他们援手未到，最好能一鼓而下。”

铁木大师看他对这些穴道被点之人，似是毫无惊惶之感，心中甚觉奇怪，回头问道：“老衲心中有一件不明之事，就教关兄。”关三胜笑道：“老禅师可是要问这些人穴道被点一事吗？”

铁木大师道：“不知何人有此武功？”

关三胜道：“此乃敝帮中人所为。”

铁木大师愕然说道：“可是贵帮中聋、哑二老驾到，还是贵帮中帮主所为？”

关三胜接道：“点制这班人穴道之事，虽是本帮中人所为，但却非聋哑二老，亦非敝帮帮主。”

铁木大师道：“敌人又被点了穴，但那点穴之人何以不见？”

关三胜被问得微微一怔，暗道：“敌人穴道受制，分明已有人到此，何以不见人踪？”

转头向四周打量了一阵，道：“也许他点了敌人穴道之后，溜下船去了。”

关三胜似是亦知这几句话，说的太过牵强，说完之后，脸上顿觉一热。

铁木大师微微一笑，道：“不论是什么人，点了这些人的穴道，都对咱们助力不小……”

忽听一声犹带童音的轻笑，传入了耳际，眼前人影一闪，两人头梳垂髻，身着蓝衣，年约十三四岁的孩子，并肩站在大舱正中。两个年龄不相上下，衣着也穿的一模一样，一般的咧嘴微笑，露出一排整整齐齐的牙齿。

关三胜一见两人，心中似觉异常欢愉，微笑问道：“你们两个淘气鬼，几时来的？”

左面一童笑道：“我们来了很久啦！”

铁木大师道：“两位小施主想必是贵帮中的左右二童了？”

左右二童相视一笑，默然不言。

关三胜道：“这些人可是被你们点了穴道吗？”

左面一童说道：“不错啊！我们奉唐爷之命而来，施毒之后，又点了这些人的穴道，可惜那素衣少女出去的太早了，致未能把她也毒倒。”

铁木回头望了关三胜一眼，道：“关兄，咱们把这些人怎么办呢？”

右面一童接道：“不用老禅师费心，我们奉命施毒时，已得唐爷之命，凡是受伤、中毒之人，只要未死，一律交由我们梭形快艇运走。铁木微微一怔，道：“运到哪里？”

左面小童摇头笑道：“这就知道了，也许要运回我们君山总寨，也许另有去处。”

右面一童道：“快艇已靠在船边相候，咱们快些动手吧！”左面小童应了一声，双手齐出，挟住两个黑衣人，奔出后舱，不大工夫，舱中的黑衣大汉和袁孝，都被左右二童，搬了出去。铁木轻轻叹道：“无怪贵帮主对唐璇那般器重，当真是算无遗策。”

关三胜微微一笑，道：“目下强敌大都被擒，只要迫使那素衣少女就范之后，这班人神秘的来历，就不难弄个水落石出了。”铁木点点头道：“关兄说的不错，老衲替下费大侠来！”心中却是暗自想道：这舱中诸人，都已被逍遥秀才唐璇生擒了去，如果那素衣女，再被穷家帮中的人或者其他之人擒去，开口向人讨取，那可是十分现眼的事……

忖思之间，急奔出舱。

抬头看去，只见费公亮和那素衣少女仍然各抓着一条桅上用来挂帆的绳索，借那绳索游荡之力，相互冲击。

铁木大师一皱眉头，忖道：他们这等打法，几时才能分出胜败？当下暗运真气，待费公亮荡游过来之时，高声说道：“费兄请停息一下，老衲有事请教。”

费公亮左手一松，飘落到铁木大师身侧，道：“老禅师有何见教？”

铁木道：“舱中隐伏的强敌，已为唐璇施谋生擒，目下这双桅巨舟上，只有素衣女一个敌人了？”

费公亮怔了一怔，道：“这话当真吗？”

铁木大师道：“老衲亲眼所见，自是千真万确。”

这时，那素衣女，也觉着情势不对，左手松了绳索，疾向舱中飞冲而去。铁木大师肥大的僧袍飘动，呼的劈出了一掌，道：“姑娘不用进去看了。”

那素衣少女右腕疾翻，食中二指，反点铁木大师的脉门，说道：“为什么？”

铁木移动脚下方位，身子突然向左横移了三步，然后一步回归原位，让开了那素衣少女一击之后，人仍然挡往舱门口处。那素衣少女柳眉微微一耸，高声说道：“你闪开让我进到舱中瞧瞧，才肯信你的话。”

铁木大师道：“如若这舱中有人，听得你这等呼喊之声，早已出来救你了。”

那素衣少女眼睛眨了两眨，一扭柳腰，突然向左面一条高桅上面冲去。

铁木大师早已示意凡木和费公亮留心她的举动、一见翻身夺路，两人齐齐发动，各自发出一掌。

铁木大师右手袍袖一拂，打出一股强猛潜力，一挡那袭来掌力，左手五指箕张，疾向那素衣少女左肩抓去。

原来那素衣少女闪让一侧，两人拍出的掌力，直向铁木大师撞去。

那素衣少女突然向旁侧一闪，纤手疾拂，猛向铁木大师左腕脉门上面扫去。

这一招来势劲急，迫得铁木大师不得不收回抓去的掌势。凡木突然向前欺进了一步，道：“女施主请恕老衲无礼了。”扬手一指，疾点肩后“风府穴”。

那素衣少女双脚仍站在原地不动，上半身却突然向一侧倒去，闪开了凡木一指，双手齐齐击出，一指袭向铁木大师，一掌拍向凡木大师。

铁木已存了必擒之念，暗中扬聚真气，蓄势以待，待那素衣少女纤指将要和肩头相触之际，突然一翻腕，疾向那素衣少女手腕上面抓去。

这一招乃少林派中七十二种绝技之一，招名“火中取栗”，形容这一招用的险恶，如若火候不到之人，大都不敢施用此招。那手腕一翻之间，身子也同时向旁边一闪，刚好把那素衣少女点来一指让开。

五指迅快如电，搭在那素衣少女玉腕之上。

这一招奇奥的擒拿手法，迅快无比，天下高手，能够避解此招者，少之又少，那素衣少女虽然机警绝伦，但仍然无法闪让得开，待她发觉有异时，已是晚了一步，只觉手腕一麻，全身劲力顿失。铁木大师轻轻叹息一声，道：“女施主请恕老衲无礼了。”伸手点了那素衣少女的穴道。

关三胜抱拳一礼，笑道：“少林武学，果不虚传，我等今日算是开了眼界。”

铁木大师道：“哪里，哪里。行险取巧，不足为训。”费公亮道：“大师刚才一招败中取胜之学，变化实在是出人意外，兄弟走了大半辈子江湖，今日也是初见。”言下之意，暗含求教之心。

但这等少林寺不传之秘，铁木气度再大，也不敢泄露出来，虽然听出了费公亮弦外之音，却是装作不懂，微微一笑，道：“费大侠夸奖了。”一把提起那素衣少女，纵身跃下大船。

群豪相随身后，跃登岸上。

欧阳统和逍遥秀才唐璇，早已在岸上相候，双双抱拳作礼。这时，那倒卧在小舟上的杜天鹗和上官琦，早已不知去向，环围在四周的梭形快艇，也都行驶他去，一只不见。

铁木眼见穷家帮中之人，要来片刻而聚，要走刹那无踪，心中暗暗佩服，放下那素衣少女，合掌对唐璇说道：“老衲实在佩服先生的妙算调度。”

逍遥秀才唐璇抱拳一笑道：“百无一用是书生，大师名满天下，唐某难及万一。”

铁木环视了一周，不见那些被擒之人，心中甚感奇怪。就在他微一怔神之际，关三胜等，都已跃登岸上。唐璇抱拳一个罗圈揖，高声说道：“敝帮中派出暗卡，传来快报，强敌援手已到，此地不宜久留了，咱们要早些走啦！”费公亮忽然冷然一笑道：“不知贵帮中人，何以知道来的强敌援手？而不是其他武林同道？”

唐璇笑道：“敝帮中人从他预留暗记中查看出来……”

他微微一顿接道：“何况敝帮在中原一带，活动数十年，只要在中原武林道上，露过一两次面的朋友，大概我们都可以认识，但这班人，却是个个面目陌生，只此两点，兄弟就斗胆指他们是那素衣少女的一伙人了。”

费公亮道：“就凭两点，决断来人定然是这素衣女的援手一伙，未免太过武断。”

唐璇微微一笑道：“诚然只凭那两点臆测妄决，可能招致来甚大的不幸，但不过咱们只要不和他们动手，纵然不是敌人，也不致造成误会了。”

他言词十分谦和，已替费公亮留下了台阶。

费公亮略一沉吟，道：“贵帮中发现来人，不知有多长时间了？”

唐璇道：“大约有半个时辰了。”

费公亮笑道：“贵帮中人半个时辰之前，发现了敌人，追来此地，通报至此，但强敌迄今未来，那些人纵然真是敌人，也是一班酒囊饭袋，不足畏惧了。”

唐璇已听出了费公亮弦外之音，有意和自己为难，不禁一怔，暗暗忖道：这人两番三次和我刁难，不知用心何在？当下淡淡一笑，道：“兄弟已暗中派人，把他们留下的暗记改过了，这班人依照那暗记所示的方向追寻过去，自然是找不到此地了。”费公亮呆了一呆，默然不言。

唐璇突然对铁木大师一抱拳，道：“老禅师可否把这位姑娘，交给敝帮

问几句话？”

铁木道：“老袖准备明晨带着此女赶回少林寺去，由此时到明晨这段时间，贵帮如何讯问老衲无不同意。”

